

MOMENT IN PEKING

BY

LIN YUTANG

雲烟華京

著堂語林

冊上

行刊店書智啟

MOMENT IN PEKING

雲 烟 藝 京

冊 上

著 堂 語 林

著 堂 語 林

版 廣 自 圖 書 啓

一 四 九 一

康德八年六月一日三版印刷
康德八年八月十日三版發行

定價國幣貳圓四角

(外埠酌加寄費)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編選人

王

麗

萍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發行人

宋

小

濂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印刷人

李

雲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印刷所

啓智書店印刷部

新京西長春大街一號九番

發行所 啓智書店出版部

振替 新京三八八〇番

京華 烟雲



全國各大書局代售

小引

小說也者，無非談些瑣屑家常。所以讀者諸君，當你們沒有較優良的消遣方法的時候，不第來一聽這些家常瑣談。

這本小說不在辯護當代人的生活，也不象許多晚近黑幕小說那樣，在暴露它的弱點。它既不在表揚古舊生活的規範，也不在擁護新式的典型。它不過是一樁故事，講那些當代的男男女女，怎樣長大教養起來，怎樣學着相依相存的生活過去，怎樣的愛與憎，怎樣的爭辯與寬恕，怎樣的忍耐與嫉妬，某種生活習慣和思想方法是怎樣構成的，尤其當他們在這個「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的塵世上，怎樣的圖謀適應生活的環境。

夫道，在太極之上而不爲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爲深；

先天地生而不爲久；長於上古而不爲老。

——莊子，大宗師

第一章

一九〇〇年七月二十那天，一個大清早，北京東城馬大人胡同西口，橫列着一羣驛車兒，一條線的直接到沿着大佛寺紅牆根南北向的那條小路頭。那班趕驛的伙子是起身早慣了的，天剛破曉，三三兩兩的都已等候好在那裏了。他們這一夥兒一個個是嚙舌的傢伙，那一天有了那麼許多淘夥兒候攏在一起，清晨的空氣裏免不掉激騰起煩瑣的喧擾聲來了。

羅大已經是一個五十來歲的老年人，便是這一家雇了大批驛車兒準備趕路的公館裏的總管家，正吸着旱烟管看那些驛夫們一壁還在喂牲口，嘴裏却不住的開頭笑，你嘲我的，我嘲你的，從牲口取笑到牲口的祖宗，牲口的祖宗取笑完了，取笑上他們自己的頭上了。

一個驛伙說道：「在這種時勢，誰知道這一程趕路回來還是活着呢？還是死了的呢？」

羅大插進嘴去說：「這一蹙挑你們賺了好銅鈔，還不知足呢？回來的時候着實可以拿出一百兩銀子來買塊地。」

那個驛伙却回答說：「一個人死了，銀子還有甚用處？那些外國的衛生丸可不認識人。潑吞只消一顆彈子穿進你的腦殼，不怕你不成曲死的冤魂。瞧瞧這頭驛子的肚皮！肉做的怎樣搗得住彈子呢？但是有甚麼法子想，誰能不到外邊去掙口飯吃呢？」

另外一個驛夫插口道：「那是很難說的。只要外國兵衝進了城，北京就也不是安逸的住所了。拿我來講，老實說就情願早些跟牠撒了手。」

太陽從東方慢慢兒昇起來，照射在這座公館的大門，讓那梧桐樹葉子上閃耀着一點點露珠。這座屋子便是姚家的住宅。那扇大門算不得瑰麗闊偉——只不過是一扇小小的黑漆門，中央釘一塊朱紅的木牌。梧桐的樹蔭罩着這個門口，一個驛夫正蹲坐在低陷於泥土中的石桌面上。清澈的晨光是那麼欣快，可不是誰也猜得出今天又該是一個炎熱而晴朗的天氣了。樹蔭下安放着一隻不大不小的茶缸，那是當夏令施濟給過路人解渴的。可是這個時候那茶缸還是空着。瞧見這一隻施茶缸，一個驛夫又開口了，他說：「你們的東家是作好事的。」

羅大回答他說：世界上再沒有比他東家更好的人了。他指指門柱邊貼着的一張紅紙條，可是那驛夫不識上面寫着的甚字。羅大乃解釋給他聽道：「上面寫的是贈送霍亂痧症痢疾特效靈藥。」

「嚶，這倒是罷不了的。」這驛夫猛的給提醒了。「你得拿些給我們來，好提防路上或許會出個岔子。」

羅大笑起來了，說：「你跟了我們的東家一路上去，還用擔心甚麼藥品不成。他老人家身邊帶的就只是藥，他老人家帶着和交給你自已帶不都是一樣嗎？」

驛夫們於是都想探聽探聽他東家的身世來歷。可是羅大只肯告訴他們說他的東家是開設着好幾片藥舖子的大老闆。

隔不了多久，那東家老爺踱出來了，來瞧車輛可會端整舒齊了沒有。他是一個四十來歲短小精悍的結實個子，

兩道濃眉分列左右，眼臉下生着許多水疱，還沒有鬍子，滿臉是那麽健康的皮色。一頭髮絲還是一色黑沉沉的。走路步調是年青的，跨着緩慢而安定的步伐。那就可以看得出這姿態是一個中國拳術家的身段。這種姿式保持着左右兩面的絕對均勢，隨時準備抵禦一種意外的襲擊，不論左右或前後。一足作自衛姿式向前跨進的時候，另一足牢牢站定在地面上，這樣永遠不怕會給人家來撞倒他的平衡的均勢。他踱到門口和那班驛伕們點頭招呼了一下，一眼瞧見了那只空着的茶缸，便叮囑羅大當他出了門以後，要天天和平常一樣的照顧着這只茶缸，休要讓牠空了。

「老爺真是個好人吓！」驛伕們異口同聲的歡呼起來了。

這樣，他踱了進去，接着，婀娜嬌嬌走出來了一個美麗的少婦。她生着一雙纖纖金蓮，頭上梳一個精緻的黑油油的髮髻，穿一件大袖子，鑲嵌三寸寬湖綠緞子滾邊的粉紅小襖。她很自然的跟驛伕們攀談起來，毫沒有一般深閨少女羞怯的神態。她問了問驛伕們可都經喂過牲口，一個轉身就走了進去。

「你們的東家老爺真是福氣人啊！」一個年輕的驛伕忍不住讚着說。「古話說的好，好人有好報，你們的東家老爺纔有這個好福氣。你瞧，這麼一位挺標緻的小老婆！」

「爛掉你的舌根！」羅大罵着說。「吾們的東家老爺從沒有小老婆！」這位姑娘是他的乾女兒，却是個寡婦了。」

這個多嘴的驛伕嬉皮癩臉地自己刮了耳光，其他的驛伕大家都笑了。

接着，另外一個當差的和一群漂亮的小丫環，不過十二三歲到十八歲那麽年紀，端着被褥包裹和小罐頭等走

出來了。那些驛快們看得呆了，可是再也不敢放一聲屁輕輕施批評了。後面跟着一個約模十三歲光景的男孩子，羅大告訴驛快們說，這便是小少爺。

這樣忙碌了半個鐘頭，將出門的這個家屬都走出來了。那位美麗的女人也在中間，挈着兩個小姑娘，這兩個小姑娘一律很素樸的穿着白洋紗衫，一個穿一條綠褲兒，一個穿一條紫色褲兒，只消看那姑娘的態度溫文雅緻與否，你很容易辨別出誰是千金小姐和誰是丫環；而眼前的事實，那少婦捏住着這兩位姑娘的纖手，便可以向驛快們表示這兩位是千金小姐。

所以這個年輕驛快搶上前說：「小姐，請到我的車兒上來，別人的驛子都是跛脚的。」

大姑娘木蘭付了一付，暗中作一作比較。旁邊的那一輛車兒的驛子瘦小一些，可是那驛快却生着較為有趣的神態。而且這個年輕驛快頭上還生着醜惡的瘡癤。木蘭其實在選擇驛快而非選擇驛子。

在吾們的生命中，那些小事物實在佔着很重要的位置，牠們的本身完全是無意義的，但是吾們從因果關係中來觀察牠們，不得不體認牠們是含孕着重大的後果的。假令這個年輕驛快而頭上不生着這個瘡癤，而木蘭也就沒有跨上駕着一隻瘦小驛子的另外一輛車子上去，則這一次旅程上所發生的經歷也許會不是這樣，而木蘭的一生命運亦必是另外一種遭遇。

在一陣擠攘中，木蘭聽得她母親在責罵坐在另外一輛車兒上的那個十六歲丫環銀屏，爲她脂粉搽得太濃，衣裳又穿得太顯，銀屏當着那麼許多人面前，漲紅着臉，真是羞恥；可是翠霞那個年事較長的十九歲丫環正幫着太太

上車默默地笑着，暗喜自己能妥善處理這一次旅程。聽了太太的訓誡而未致於過事裝飾。

那是一目了然的，這位太太是這一家的主宰。她是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年婦人，寬寬的肩膀，方方的臉蛋，神色是壯健的；說話聲浪是清礎而具命令的力量。

一個個就坐定當正將啓程出發，却瞥見一個十一歲小丫環名喚乳香的，却伏在門口哭泣。原來她感覺到自己被人遺棄，得孤零零跟羅大和別個男傭人們住在一起，未免傷心。

「讓她一起去吧。」木蘭的爸爸顧着他妻子說。「她至少會替你裝水煙筒呢。」

這樣一來，乳香便快活地踏進了丫環坐的那輛車兒。個個人都舒齊定當了。姚太太關照丫環們放下面前的竹簾，不許太多向外張望。

一共有五輛蓋蔽住的車子，駕車的牲口中間有一匹小馬其餘的通是驢子。爲首的一輛由舅父馮大爺和一個孩子領導着，後面跟着太太和大丫環翠霞，她手裏捧着一個二歲的孩子。第三輛車中是木蘭，她的妹妹莫愁和那位乾女兒她的芳名喚做珊瑚。另外三個丫環銀屏、錦兒、十四歲和小乳香，坐在第四輛車子裏。姚大爺獨個兒正好押隊。他的兒子迪，不願和他坐上一輛車兒，却躲到他舅父的一輛車兒裡去。一個男僕人羅同，是羅大的兄弟，坐在姚大爺那輛車子的外面，一腿垂蕩着。

對着那些來看熱鬧的人們，姚太太高聲的宣說此行係赴西山探親，沒有幾天勾留便將回來，而其實却是往方去均。

不論他們的目的地是往那裏去，旁觀者清清楚楚看得出他們是在逃避正在殺來的八國聯軍。聯軍爲了拳匪倡亂正在向北京進發。

於是一陣皮鞭連聲喝道，車輛發動了。孩子們都很興奮，因爲這是他們第一遭上他們的杭州莊子裏去，這個地方他們時常的聽見父親談起的。

木蘭大大的崇拜她的父親。她父親起初堅決地不主張離開北京，直挺到十八那天的晚上，而現在他們都已決意要到杭州的莊子去以策安全，他保持着極端冷靜的態度，有條不紊的辦理各種出門的準備。姚先生是一位貨真價實的老莊主義者，秉有不動心的工夫。

木蘭時常聽見她的父親講：「興奮激動是有害於靈性的。」他另外有句口頭禪謂：「自持而正，非禮莫能加諸身。」在後來的生命中，木蘭得屢度想到她父親的這句口頭禪，也就成功了。指示她的人生哲學，使她由以抽繹出不少興奮和勇氣來。一個世界，使你在裏頭永遠不會遭遇到非禮不義的行爲的世界，是一個善良而快活的世界，使得一個人有勇氣生活並能耐下去。

在這樣的情形下，姚思安却自始至終堅決的拒絕作遷地避難之考慮。他最高限度所能答允的，祇不過搗毀幾塊家中的大洋鏡和一架望遠鏡，這是他爲了好奇心所驅使，當牠古董看待而購辦的。他的住宅，剛剛位於被毀滅地帶的略略靠外一些。他對於妻子爲了避免屠殺劫掠騷亂而作逃難的種種懇請，總是置之不答。他絕不加以考慮。城廂四面擁滿了軍隊，姚思安覺得與其遷動，還不如靜止之爲上策。他相信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最後的決定操於神明。

他準備接受任何命運的來臨。

他的靜態的和冷淡的神情，往往會激怒了他的夫人。她詛咒他將來要爲了花園或骨董而死的。但是他夫人忍不住對他說：「假使你不愛惜你自己的性命，也得替你的孩子打算打算。」

這樣的實難終究打動了他的心坎，雖然口中還說：「你怎麼知道路上會比城中安全呢？」

所以這樣到了七月十八的下午，他們決定動身。他計算他們倘能雇着了騾車，那麼一直趕到德州，山東省境的第一個城池，只消八天到九天的路程，那麼他們可算達到了安全的境地了。新任的山東巡撫用武力把匪團驅出了山東省境，因而得以保全治安。匪團原來却是發源於山東的，因爲就在山東省境內首先發生了幾件重要案，內中有一件甚至釀了租借青島與德國的大禍，前任撫台毓賢且以此革職了。

有一天，這個新任撫台袁世凱邀請了一個匪團首領到他面前去表演他們的神力。他吩咐十個匪團員排成一字形，面對着一隊架着新式來復槍的隊伍。一通一個暗號，他的隊伍馬上開槍，奇怪得很，這十個匪團員一些沒有受傷；原來這來復槍是未經實彈的。那個匪團隊長何等得意，軒昂的嚷道：你瞧着……！語猶未了，這撫台親自掣出手槍，把這幾個匪團員一個個射殺了。這樣把匪團在山東的勢力一股氣推翻了，而經過一個時期的困閉，他們一起移植到直隸省來。

逃難而要穿過天津是不可能的。假使北京成了萬魔場，天津早已進了地獄門；而且上天津的路線，亦即直徑的趨向火線。從天津逃上京城的難民說：運河裡的船隻，幾哩長的擁塞住了，水上的行程一整天好容易推進個半里路。

所以他們舍水登陸，南向而趨德州，在山東的邊境，然後再搭運河上的船隻；又因為永定門外有土匪，他們得繞道蘆溝橋，遵陸路入涿州，然後再轉道東南向。

從德州下運河赴上海或杭州，亦為安全路線之一，因為東南諸省的巡撫總督，保護外人的生命財產而維持治安，因是匪團的禍亂只闖在北方。

「幾時我們纔動身？」姚夫人這麼問。

「後天囉。」她的丈夫回答說。「我們得準備好了驛車，然後還打行李。」

「怎樣叫我只化一天的工夫來得及打包裏呢？」她嚷起來了。「又有衣箱，又有皮貨，又有珠寶——還有你的骨董。」

「不用管我的骨董。」姚思安簡括地說。「讓這座屋子保持原來的樣式，動也不要動。沒有東西需要打包，除非幾件夏季衣衫和準備路上用的銀子。我們並非為快活而去旅行，我們是去逃難。吾將留着羅大和幾個僕人看守這所房屋。牠或許遭匪團的劫掠，或許遭兵士的劫掠，甚至或許整座屋子被放火燒掉，不管你捲起與不捲起地，穩鎖好與不鎖好衣箱，都是一樣。假使我們幸而得以避免，也就避免了；假使我們要遭損失，也只好損失了。」

「但是我們還有許多皮貨和珠寶將怎麼樣？」他的妻子又問一句。

「吾們將雇多少車兒？光是裝幾個男男女女的人就需要五輛車兒，我真不敢說不能找滿這個數目呢。」想了一想，他喚羅大到廳上來。羅大是個老家人，在姚家當差好多年了，而且是姚太太的遠房親戚。姚老爺知道他的爲

人是可以把全部財產付託的。

「羅大」他說：「明天我將和你打幾個包裹起來，包紮些磁器玉器和精品的書畫，把牠們收藏到安全的地方去。但那些座子和框架仍舊讓牠們留在原來的地位。倘有任何強盜闖進來，不用抵抗，祇請他們自己去動手好了。千萬莫要爲了這些沒用的撈什子去拚你的老命！那是犯不着的。」

他又關照馮舅舅他夫人的弟弟，他是一面替姚家管理全部的家務，一面照顧姚家開設的幾片藥舖和茶號的，去掉換些整碎的金條銀塊，以備路上化用。馮舅舅還去拜訪過一位御醫大夫，想設法一路弄到些公家的護衛照會。那一天夜深人靜，姚思安獨個兒睡在庭院西南隅的書房裏，特地夜半起身下牀去推醒了羅大，拉着他點了一盞洋燈，帶了一把草耙，一只鐵鎚，蹣手蹣足的一同走到後花園來。置樣年邁的主僕二人，挾了六件周漢鼎彝銅器和幾十塊寶玉石印，由姚思安親手巴巴細細的裝入檀香匣內，埋藏於一棵棗椰樹下面。這樣在燈火和七月星光下，主僕二人足足工作了一個鐘點。

多麼快活而興奮，姚思安在別人個個睡熟的時候，神不知鬼不覺的回進了屋子。夜露相當的沉重，羅大有些咳嗽，主張要去燉一罐熱茶喝喝。

姚思安是慣常一個兒獨宿的，他沒有小老婆。身爲一個富裕家庭的主人翁，除了他的書本子，骨董和孩子以外，甚麼也不能引動他的興趣。他的不娶小老婆有兩個原因。第一個因爲他的夫人不能予以同意；第二個因爲到了三十歲，當他娶了木蘭的母親以後，他的生活觀念有了一個頑強的轉變。本來是一個敏感的冒險的頑皮孩子，一變而

爲老莊主義的聖哲。在這一轉變時期以前，他的生命史完全可以說是他家族史上最黑暗的一頁。他曾經酗酒縱賭，鬥拳擊劍，馳馬宿娼，過過放浪的生活。而且他又出過路，熟悉社會上的一切情形。突然的他轉變了他父親在他娶親的一年後去世了，遺傳給他一份鉅大的家私，有藥舖子，有茶葉號，家分設於杭州，蘇州，揚州，北京，復在四川設有藥草莊，福建安徽設有茶葉坐莊，另外還有幾家典當。這個人在那一時期的精神的經歷可以說完全隱藏於神秘的迷宮中，所以他的夫人也猜不出究竟他的脾氣還是在娶了她以前還是在娶了她以後轉變的。他不但停止了賭博和胡亂的酗酒，因爲他實在是個好酒量，不但停止了調戲婦女和其他毀損身體的耽溺行爲，同時却也把做生意的心思也置諸腦後，於是幾月店舖的經營，都經付託與妻子的弟弟馮舅舅，馮舅舅確實是個能幹的商人。

一八九八和一九〇〇年之間，新思想尙在萌芽時期爲一般短期領導改革運動者所擁護，而此改革運動不幸以災禍的政變終局，當時的形勢既這樣波動，姚思安也頗在流行的書籍雜誌中吸收了相當新思想。

當羅大去替他做茶了，年長的姚大爺並不轉向他的妻子的房間裏去，那裏睡着幾個孩子，却跑到前面靠西邊的自己的書房裏去。他在土坑上躺了下來，想起今天應該幹的什麼事。當他開始作攝生生活，他總是睡在書房裏，他將恰當夜半爬起身來，蟠足正坐，自額角太陽穴以至面頰下頰而及於手掌足心作一定數量之摩擦，並控制丹田練習深呼吸而節制津液的吸咽。這樣促進其循環，控制其呼吸，日久功深，他可以在夜深人靜的時候，聽得其自身腸道液體的環流而補養其丹田，所謂丹田者乃全身精力的中心歸集之所。他這樣操鍊，大約須歷時十分鐘至一刻或二十分鐘，目的在鍊其氣。每當一定時間的間息時間，他必須定律的摩擦其掌心足底。但是他從不會使自己疲乏過度。

等到覺得非常舒快的時候，他將停息下來，他的身體由於血液的下注兩腿，灼熱發紅，真是一種甜美欣快的感覺。然後舒放肢體，縮下來睡一個暢適的睡眠。

羅大揀起門幃，捏了一把茶壺走進來，斟了熱騰騰一杯茶端，到牀前。姚思安喝了一口，漱一漱口，又唾入唾壺。

「老爺這一蹣路程是很吃力的，」羅大說。「你今天該息息了。我真說不定我們到底能不能找到騾夫和車輛。今天早晨這個打聽的人該回來有個回覆了。」

說着，又替他東家斟了一杯。接着說：「小的把這事情想過了，老爺是讓舅老爺留着，小的一個人擔當這責任實在太重了。但是……帶了翠霞，錦兒，銀屏，乳香……當這種時勢，帶着小姑娘就只找些麻煩在身上。」

「不差，」姚大爺說。「去叫老丁和老張來帮你守護這屋子。可是舅老爺是要跟吾們一塊兒去的。」姓丁的和姓張的是開設在莫理遜街上，離開姚公館南面不遠的一所藥舖子裏的老夥計。因為姚思安的舖子清清爽爽，只賣草藥和茶葉，跟西洋人絲毫沒有關涉，所以未蒙搶掠者的光顧。

「那很好。可是這樣便沒有旁的人手多了，」羅大回答說。「屋子裏倒要他人少，人越少，事越省。可是那舖子却怎麼樣？」

「姓陳的兄弟倆可以留在那裏。除了一些草根藥料紙張，也沒有甚麼可以偷的了。他們拿了這些東西去有什麼用呢？恐怕給他們，他們還嫌絆脚呢，所以關於舖子的事，我們只管安心的不用牽掛。」姚大爺說完，好像思索什麼似的，沉默下去。

這時候天色已經大明，天井裏已經有了聲息。羅大放下窗上的紙幕，自語的說：「今天又該是一個酷熱的天氣。夏天的晚上在北京總是風涼的，而在炎熱的白晝，閒閒屋子都係平房，居民都在窗上放下紗紙，使屋內像地窖。那樣不受熱氣的威逼。這一年，姚思安沒有像往年夏天一樣在屋頂和天井上面蓋搭三四十尺高的蘆席涼棚，涼棚的效用和一棵大樹一樣，給整個屋子蓋上一個大遮蔭，同時仍不阻礙空氣的流動。今年五月裏的北京城裏的火災太多，這樣用木柱竹架的蘆席棚將恰巧引那火焰來蔓燒下面的屋子。」

羅大撩起簾幃走了出去。姚思安靜坐片刻，定一定神，他聽見他的愛女木蘭在高聲的呼喚說：「爸爸，你已經起身了嗎？」

木蘭那時候還是個纖瘦的小孩子，她的骨格，說是十歲的年齡，還是見得瘦小的。她生着一雙明碧活潑的眸子。黑油油的秀髮編成一條髮辮，下垂肩後，而她的輕薄的夏裝使她的體態顯得格外細小。她時常跑到她父親的書房裏去聽父親說長道短，她父親也歡喜跟她這樣那樣的講。每天早晨，逢着她父親隔夜並未睡在母親的內房裏，她一定跑到前天井來向她父親請早安。這差不多是她起身洗盥以後不差志的第一件功課。

「你的母親可會起身呢？」她進房的時候父親這樣問她。

「他們都起身了，只有迪人和妹妹還睡着呢。」木蘭這樣回答了，接着問她爸爸道：「你爲什麼昨天晚上說那些骨董通是無價值的撈什子呢？」

「只要你認爲牠們是無價值的廢物，牠們便成爲無價值的廢物。」他說，這句話對於木蘭未免過於奧妙了。

「但是你可當真把這些東西通通拋棄了，你至少要替我把那些寶玉和琥珀收藏開，那是我要的。」

「我已經收藏開了，好孩子。」於是他一五一十把適纔掩埋的情形像煞一件諾大秘密介講給她聽，又把所埋藏的東西一件一件報給她聽，而木蘭一樣一樣的記牢了牠們的名目。

「萬一給人家發現了，掘了起來，將怎麼樣呢？」她忍不住的又問。

「你聽我講，孩子。」爸爸說。「甚麼東西都有牠宿命註定的物主的，你揣想想在過去三千年中，此等周代鼎彝曾經有過幾百個物主？沒有一個人在這個世界裏能永久享有一樣東西。不過在眼前我是牠們的物主。再經過一百年，誰將是牠們物主呢？」

木蘭聽了，未免掃興，接着又聽他說：「假使爲並非宿命註定的物主而掘獲了寶藏，他只瞧見一盞一盞的清水，」纔覺得還有希望。乃緊緊的問道：「那麼匣中那些寶玉的獸形玩物將怎麼樣呢？」

「他們會像小鳥一般飛開去的。」

「假使我們回來了自己去發掘呢？」

「寶玉仍歸是寶玉，鼎彝仍歸是鼎彝。」

這樣一說，使得木蘭快活起來。同時却也是給了她一個教訓，福氣不是一個人從外界所遭逢得到的，却留駐在一個人的內部。倘欲享受任何塵世上的福氣，一個人得先具一種能享樂容納的德性以保持牠。逢到一個有福分，值得享福的人，一盞清水會變成銀子，逢到一個沒有福分不值得享福的人，一盞銀子會變成清水。

此時，那個大了環翠，跑過來說：「太太要問老爺可會起身，假若起身了，便請您過去商酌事情。」

「那麼舅老爺起身了沒有？」

「他早已在那裏了。」

姚思安一手挈了他的女兒，穿過月牆洞，走到內院子，瞧見珊瑚兒正在忙着的搬運皮箱，中廳的地板上亂放着許多箱籠兒。珊瑚是他的乾女兒，已經是一個二千多歲的婦人了。她自小是一個孤兒，她的爸爸謝先生是姚思安至親密的朋友，自從她的雙親去世，姚思安像自己的女兒一樣把她撫養長大起來，到了十九歲，替她選擇了一個溫雅佳婿，完成了婚事。不幸她的丈夫第二年就去世了，一個孩子也沒有，因此她還是回轉了姚家。過去的四年中，便是這樣依傍着他們過活着。在管理家務和督飭傭僕方面，她倒是姚太太一個很大的幫手，她真是像木蘭和莫愁的大姊姊一樣，她的容顏上一些看不出有憂鬱的痕跡，她從不想起再嫁，完全像原來一樣那樣快活。很明顯，她已經沒有了性的感識，因此對於男人家，也不知道怎樣怕羞回避了。像木蘭一樣，她稱呼姚思安夫婦也稱爸爸媽媽。木蘭叫她大姊，因為這個緣故，木蘭本身雖則是姚思安的第一個女兒，却順次稱呼爲二小姐，莫愁稱呼爲三小姐。

珊瑚兒這樣又出力又能幹，致使姚太太依賴她漸如不可少的左右手，所以她在家務商酌的決定上，很具有相當的勢力。

「您真早啊，爸爸。」珊瑚招呼了他，一面趕快搬開幾隻箱子，騰出好讓他走過的路線。

「你還沒有梳頭髮，吃了早粥再料理吧。」他說。

她站起來笑了一笑，她隔夜編了一條髮辮，穿着一條大腳褲，望去真像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

「吃過早粥，天便熱起來了，還是現在料理清楚了的好。」她回答說。

姚思安走進西間，穿到後廂房，珊姐兒就在後面跟了上來，姚太太坐在牀褥上，舅老爺坐在牀邊一只椅子上，和他姊姊商量這一次出門的準備。馮澤安是一個三十歲的青年，穿一件半舊的白洋紗長袍，錦兒正在替莫愁小姐編髮辮。見了姚太爺進來，除了姚太太外，個個人都站起來招呼他，他走到姚太太對面的座位上坐了下來。木蘭靜悄悄的，等到媽媽身邊坐定了，凝神着準備諦聽他們商議的開場。中國孩子的生命中，有一個時期，他們的表面行動會突然的變成成人模樣兒，而其性情脾氣還是保持着孩子氣的素質。女孩兒家大率總在九十歲達到這個時期，男孩子則大概要等到十二三歲。他們懷着要裝成人模樣兒行動的抱負，要表示瞭解禮貌和生活軌範的態度，倘使不能做到這一點，使他們感覺到很失面子。此等瞭解成人的禮貌的孩子，態度總就嚴謹起來。但是木蘭還沒有長成到見了母親知道敬畏的程度，她的母親的年齡，本來已天然的傾向於嚴肅的性情了；不過自從一個病孩的天殤，她的對待兩個剩着的女兒，木蘭和莫愁，也就特地柔和起來了。

姚先生的替他孩子題名字，有一個特殊的方法——不妨在這裏補一筆——他特地避免那些普通中國女孩

子家題名傳襲地用慣了的那些文學字面，好像秋、月、雲、芳、翠、清明、雅、彩、牡丹、玫瑰，以及其他花草的名稱。他却從中國歷史典故中採取出來，這是很少的例子。木蘭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位女英雄的名字，這女英雄是有一首著名的詩歌所歌頌着的，她因為代父從軍，在外作戰了十二年，未被人識破，後來升為將領，衣錦榮歸，脂粉重施，恢復她的女兒裝束。

「莫愁」二字的字義爲莫須憂愁，却是古時一個富族的一位幸運女兒的名字。南京城外有一口湖，至今還稱爲莫愁湖。也就承襲了這個女兒的芳名而得名的。第三個女兒叫做目蓮，這個孩子自小就在弱多病，而她的題名的由來，係出於宗教戲劇中的一個佛教聖哲，他從地獄中拯救出了一位不信仰的母親——這一齣戲很活躍的描寫地獄苦楚，在民間很爲流行，因爲這齣戲的立意綜合着宣揚宗教的和孝道的意義。雖然她題了這個名字，又過繼給了西山一所庵堂裏的一個尼姑，這個不幸的孩子，還是短命死了。

姚思安轉向馮舅舅說道：「你還是早一些去拜訪那個御醫大夫。」

「誰害了病呀？」木蘭插口問道。

她母親便煞斷了她的話說：「孩子們只消用耳朵聽，莫要多開口。」可是接着她也轉面問她的弟弟道：「你去訪他幹什麼呢？」

「去想法想法，不知道能否託他弄得到一些一路上官家保護的證件。」

「爲甚不去請求官兵來保護我們？」木蘭又忘却了母親的告誡，忍不住插口來獻議。

經過這一提點，大家一時沉默了下來。姚思安望望馮舅舅，馮舅舅望望姚思安，姚太太呆呆的瞪眼望着兩個人。姚思安向這孩子一盼，面上發出一陣矜善的光彩，說：「她到會想主意，最好我們還是到官家那邊去弄一張安全護照，比較妥當些。」

「瞧瞧這孩子，」珊瑚兒插口道：「她還只有十歲，但是你莫要小覷了她。等到這孩子長大起來，我是要吃她不

消的。她將來會嫁一個囉吧的丈夫，那讓她一生一世替兩個人說話。」

這一來叫木蘭又快活又羞窘，快活的是獲得了意外的勝利，羞窘的是給珊瑚兒嘲笑了一番。

「小孩子想到什麼就說什麼，那裏知道這句話的意義呢？」她母親這樣說，特地要挫折她的驕氣。這倒是很正常的一種方法。

翠霞進來通知早餐已經端整好了。

「迪人在那裏？」姚太太牽拉着她的兒子。

「他在東花園中瞧銀屏喂老鷹，我已經告訴他來了。」

闖家來到庭院東邊的餐廳上來，還沒有用畢早點，羅大上來報告車夫已經來了。馮舅舅一只咬了一口包子，急忙忙出去去聽他。

車夫說城門外擠滿着軍隊和強盜，驛馬都不容易覓到，而車夫也很少肯冒着險趕這一程路，他們非得要多出些價錢，纔值得去挺一挺頭皮。他開出了一個價錢，使人大吃了一驚。要五百兩銀子，雇五輛車子，這數目據他說，冒着險趕十天路程還是一個極小的數目。斤斤論價計較了好久，這車夫絲毫不肯讓步，他老是說這一遭，或許會喪失他的騾子，車兒，喪失他的一切。馮舅舅向他們解釋，他們會設法領到官家的護照的，但是也不能減輕他的價格，因為這個車夫看來是一個很誠實的人，馮舅舅最後也答允了下來，雖明知這一遭是出了空前最高貴的旅費了。

馮舅舅回進來是長短一講，姚太太說這樣的車價是出世以來沒有聽見過的，可是沒有旁的辦法可辦，孩子們

聽見了有五輛車子一同出門，大家都覺得很起勁，就開始談論起怎麼搭搖坐車的問題來了。迪人歡喜和銀屏丫環同車坐，木蘭和莫愁都要跟姐姐。在孩子們覺得這一次旅行是有趣而興奮的，木蘭和莫愁還是第一遭出門，不論乘車子還是乘運河裏的航船。而且他們眼巴巴的要去見一見杭州母親和珮姐姐時常的在談起牠。

馮舅舅出去拜訪御醫大夫了，這位大夫，他可算是姚家的良友。這個御醫大夫答允替他們設法請領安全護照和其他護衛。也就是一路上給他們對付兵士的保障了。

姚思安說過他們只消帶些夏季衣衫，因而打包的工作也就輕鬆得多了，但也還把這闔家上下忙了一整天。只除掉迪人是例外，他還是在東花園中跟那老鷹嬉耍，還絆着缺屏，累得他旁的工作也受了妨礙。

這天晚上，太陽落山的光彩特別耀得炫紅，預示着明天是個大熱天。用過了晚餐，大家又圍坐着會議商酌一下，決定了明天各人乘坐不同的車輛怎樣分配法。

姚太太又清清楚楚的對各人關照了一遍，他們將乘着車子到德州，然後在德州掉乘船隻，又寫明了杭州住宅的地址，每人分藏一張——以防有人或許在半路上失散的話。於是吩咐個個早些去就寢，因為明天黎明時光都得起身的。

第二章

木蘭交腿兒坐在綳硬的藍布坐墊上，與八歲的莫愁妹妹和珊瑚兒同車，第一次嘗着乘坐北京騾車的震蕩顛簸味道。她的神經未免興奮起來，清楚地感覺到自身正在遼闊的世界中踏上閱歷的旅程了。

她們馬上跟騾夫攀談起來，他是一個有趣快活的人物，講給她們聽這樣那樣，他們幹些什麼，忌的什麼，講講他的笑話，又講講他們的得意的旅程生活。

等到車輛行進南城區域，他們瞧見許多屋宇，燒成頽垣殘壁，沿着城牆在這殘燬區域向西行，瞧見一大叢人擠着，站在設於曠場上的一座祭桌周圍，那祭桌東着大紅檯幃，上面設着高大錫燭台，燃着大紅蠟燭。幾個中國人，犯嫌疑的跪在地上受着審訊。

騾夫指指幾個姑娘幾個婦女，穿着紅襖紅褲的說這是匪團女團員。她們的纖小弓鞋露出在褲腳管下面，她們的頭髮則束成闊帶形的盤繞於頭頂上，像男團員一樣——男團員也穿着紅襖衫或紅假胸——她們腰間也圍着闊闊的腰帶，這使她們顯露出一種尚武的威儀。騾夫告訴她們這些婦女少女的隊伍，那不纏足的婦女，則爲招募的船娘。她們的首領本人就是一個運河裏的船娘，她們都稱她爲「聖母」。騾夫說，她雖則是出身船娘，可曾經坐着黃綾轎，由巡撫親自接進衙門。有幾個姑娘確然會拳術，可是大多數都是不會的，她們所具的本領她是魔術。她們得學習咒語，經過短期的練習。至少會爬上牆壁，因爲這車夫會目睹她們有一次高踞於屋頂。

這驛伏可曾見過匪國作法沒有見過的，他見過許多許多次數。

附着於他們身體上的這種鬼神便是猴王孫悟空，乃宗教色彩的神怪小說西遊記中所讚揚的角色。

這一切對於木蘭都是羅曼斯變成了現實。

這段故事還沒有講完，他們早已穿過了西便門，出了城，行到了城牆外的曠野了。

旅程的起初三天，總算很平穩，除了天氣的酷熱和車輛的顛簸，一切都很順利，每個人都在爲了腿兒酸楚而訴苦。他們每天開始行路時身得很早，在進早餐的時分以前總已趕過了一二十里路程，接着又趕一個早晨，而讓人驟在中午時分挺挺的休息一下，直到下午兩點時分再接續趕一般路。迪人和馮舅覺得腿兒酸的時候，總歡喜下車來步行那麼二三里路，不過過了第四天以後，身體好像跟這種顛簸的刺激相協調了。

迪人是個最不安頓的孩子，他屢屢的掉換所乘的車輛，有時要跟母親同車，有時要跟環們同車，這樣好幾次了；他的母親因爲縱容慣了他，也就遷他。當他跟銀屏坐在一起，他總是十分高興，銀屏比他長着三歲，又歡喜跟錦兒開頑笑，直弄得錦兒忍不住了，掉到姚太太的車上去，替換着抱抱孩子。

在第四天上，離開了涿州二天之後，踏上到保定的大道，又折而東南，一切都像很順利，謠言傳佈着說聯軍已進了北京城，散兵亂卒和匪團向南撤退。有一個謠言說巡撫裕祿和將軍李秉衡都已自殺，甘肅軍隊也向這個方向撤退。

有一個旅客帶着他的家眷，兩個女人三個孩子，也是逃難的難民，他比姚家較晚的抵達這客舍帶來了一捧令

人着慌的故事。他在當天早晨離開的保定，而直捷的奔向任邱來，因為聽說徐都統很能負責的保衛這裏城池的安
全的。

這件故事是這樣的：

有一個官府家屬正在趕赴保定的路上。裏面有一個女眷，手臂上帶一只金手鐲。適有一支流浪的部隊行過，一眼瞧見了這輝煌的金鐲，便向他們索取。這婦人遲疑了一下，突有一個士兵上前抽刀砍斷了她的手臂，搶了金鐲就跑。另一支部隊趕到聽見了適才發生的事情，明知這一只金鐲落在離此不遠的兵士手中，立刻向前開槍追擊。前面部隊中有些脫逃的士兵，正隱匿於路旁的稻桿後面，斜刺裏冷不防，把搶着金鐲的那部隊，候他們行近的時候，一個個發槍射殺了，這樣單單爲了一只金鐲頭，犧牲了七八十條生命。

這個旅途同伴講故事的時候，差不多竟是附耳低語，姚思安聽了也只是記在肚裏。他吩咐闔家用過晚餐早些就寢，不許丫環和孩子們走到房間門外去。這客舍只剩着一間房間容納他們一家十二個人，他們又不願意把自己的夥伴分散開到另外的客舍裏去，不料再添上這一家旅伴來，把這情形弄得更尷尬了。這間屋子裏只有一只土炕，凡十五尺闊，丫環只好睡在地板上。姚思安的爲人，很能顧憐到別人家的需要而不堅持自己應享的權利，因此他讓後到一家的兩個婦人睡在房裏，自己和馮舅羅同，與另一家的其餘人物統睡到房間外面，這一間屋子原來是又當灶間，又當餐廳，又當休息室的。

那時孩子們已在裏房間安安靜靜睡熟了，羅同也鼾聲大作，姚思安却不覺得有一些倦意。他在算計明天倘能

早些動身趕路，則落日前可以趕到河間府。

一盞小油燈掛在灶壁上發出熒熒的火光，四面靜悄悄，空氣好像很見安適，他掏出一支旱烟管默默的沉思着。這是他長期磨難中最後一次有着安定的性情來靜思。他後來迴想到那一天情景，不啻是天堂一樣——想到自己的愛人安適地睡在隔壁，而自己安定地抽着烟管，一盞油燈融融照於灶壁上面。

到了夜半，姚思安好像聽得他妻子在睡寐中大叫一聲，接着屋子裏發出擾雜的聲音。他走到灶壁邊提了油燈推門向室內一望，姚夫人已經坐了起來，拍拍木蘭的臉龐，撫着她的軟髮。孩子正睡在媽媽的身旁。

姚太太聽見了姚思安問道：「你在那裏幹甚麼？在這夜深人靜的時刻，你還沒有睡覺麼？」

「我好像聽見你在夢中驚叫吓！」姚思安說。

「是麼？那真是嚇得我非同小可。我做了一個惡夢，夢着木蘭在遠遠的山谷裏向我驚呼。我嚇得發抖，就是驚醒了，深喜這不過是一場空夢呢。」說着她望望木蘭又望望旁的孩子。

「那不過是一夢，」他說：「趕快就寢吧。」說罷也就退回去了。

接着，又來一陣暴雨，雨點的接續拍擊聲把姚思安倦矇矓的於不知不覺間送入睡鄉中去了。

七月二十五日的清晨，姚思安在睡眠中給室內的聲息鬧醒過來，見她們大部分已經起身，並且已經洗過臉。僕們等候在門口，在說，下過了雨，今天是涼爽而鬆快的一天。天際佈滿了層雲，看來這一天將整整的保持這個狀態。這裏離開河間府不過六十里，他們應該可以不甚費力的用一整天工夫趕完這一段路程。騾子倘沒有重負，可以省

省力的走一百里。一天假使趕長路，絆着車輛，那祇好跑六十里，至多七十里，却是有一頭騾子一腳踏進了一道深溝，幾乎跪下來掀翻了車輛，前面的一足看來受了傷，因此行路不由慢下來了。

八點鐘左右，他們開始動身。姚夫人叫翠霞來坐上她的車輛，替她抱抱孩子。木蘭坐的那輛車子駕着的騾子跛着足，行了約模十五里路，跛的愈見得厲害，屢屢的站定走不動，腹部不住喘息。騾子這種畜生是生着馬的體格而具有驢子的性情的，所以牠強健如馬而頑梗如驢。騾伏說：這情形看來不好，假使不放牠們慢慢的走，或許會乏斃的。畜牲和人一樣，牠們害了病就會倒胃口，不想進飲食。這條騾子今天早晨不過嗅了一嗅稻草，咬了一些些，你不能餓着肚子行路的呀。牠們是不是像人一樣嗎？

隨後，他們化費三個半鐘頭纔趕完了二十里路程。好容易趕到了新中驛，那時已經是一點半鐘。這一羣旅伴下了車，餓着要進餐。新中驛是歷來的郵傳驛站，那裏準備着坐騎專供傳驛使者的替換乘坐。用了這種替換坐騎的制度，便賴以從河間府輸送緊急的官報到京城——大約有三百里路程——只消十二個鐘點。近旁設有馬廄，有三四匹馬縛在一叢小樹林中。

因為他們已經趕到了河間府，想掉換幾頭騾子，以接續未完的一段路程，這一頭病騾的騾伏決意想弄一匹馬，至少來完成了這一天的路程。這個騾伏跟驛站的管理人是熟識的，兩下裏商酌一下也就同意了。

用罷午膳，大家休息在涼亭裏面。木蘭、莫愁、迪人三人則閒蕩入森林中，去瞧馬兒玩了。迪人立得太逼近一匹白馬，牠提起後蹄開始要踢了，這把木蘭嚇得且叫且奔，拉着她的妹妹驚惶地避開去。這種驛站上的馬匹是驍健的牲

口，姚思安慌忙隔着田畝呼喚廸人叫他趕快退回去。

姚思安的脾氣是易起感觸的。他的妻子把昨夜的惡夢告訴了他。她走在山谷裏頭，那裏在中央流着一條遼闊的大川，一面有一座森林。她一手抱着莫愁。她像煞聽見木蘭的聲音在呼喚，她突然的覺察木蘭不在身旁，好像不見她面已經好幾天了。起初好像這叫喚的聲音是發自樹頂的，可是當她轉身要向森林奔去，一切路徑都被攔斷了。正沒有辦法，却這得木蘭叫喚的聲音又起來了，很萎弱，又很清脆。這一次聲浪來自河的隔岸。我在這裏呀，我在這裏呀，那聲音說。這母親又掉轉頭來，聽見她的孩子正在河的對岸草地上採花。她尋不出橋梁和渡船，不知道這孩子是怎样渡到隔岸去的。她把莫愁放在岸上，伸足涉入這淺淺的湍瀨，忽然起一陣猛暴的激流，冲着他的雙足，站不住一個翻身，醒轉來覺自身還是好好的安眠在客舍中的土坑上。

這件故事使得人人都感覺不舒服起來，雖然聽她講完這故事沒有人講過一言半語。

所以這條跛足的騾子被遺留在驛站上，讓那騾夫回轉的時候帶牠回去。約摸三點鐘模樣，他們重又踏上征程，換了一匹新馬拖一輛裏面坐着姚姐兒和木蘭妹的車。這匹馬時常的向前馳突，那車夫還摸不出牠的性格和習慣，殊難於控制住牠。

相近五點鐘，當他們行到離城不過十二三里的地方，他們瞧見一羣一羣軍隊達遠地在左面橫越田野而來。姚思安說他還是騎了馬做領導，可是這一段的車道是比平常地面低着三四尺的，等他們爬上地平面，找不出可以通行車輛的路徑。在他們的前面和背後百碼遠近的地方，也行着一羣一羣逃難的難民。

突然間，他們聽得碎的一響槍聲，附近的田畝通被十五呎高的高粱遮掩着，而這些高粱又深深的密植於下面地上，所以他們雖然聽得聲音愈來愈近，總瞧不出兵士們究竟隱藏的處所。接着又來了幾槍，他們不能退回去，也決不定究竟選擇那一條路徑回去的好，而槍聲和人聲聽來好像前後兩面都在逼近過來。剛爬上平原，就發現七八個逃兵從交叉路掠過他們，接着就瞧見左面五十碼遠近有一羣一羣的軍隊。許多車輛都站定不敢彈動，姚夫人慌忙嚷着吩咐珊瑚兒趕快把姊妹倆送上她自己的車兒裏來。

纏了足的珊瑚兒，叫她從驟車上跨下來，是多麼費事的一回事，可是她畢竟跨下來。待自己先立到地上，然後伸手去抱珊瑚愁下車，把她送上媽媽的車輛坐好了，正待回身來抱木蘭，橫路口交通突然給混亂的擠塞完全遮斷了，後面的騾夫一壁在咒罵，一壁嚷喊着。可是前面寸步也行不上去。一瞬間，又是一陣槍聲，幾十個散兵騎着馬在人叢前面疾馳的過去。那驛站馬吃了一驚，發蹄直前的飛奔，因此帶了獨個兒坐着木蘭的一輛車子，跟着一羣兵馬馳突而去了。

一陣混亂間，沒有人弄得清楚究竟發生了甚麼亂子。這一羣散兵看形狀倒是急於奔逃，並非有意搶劫。姚家這一羣人馬，經其他過路的人羣馬羣擠得倒退了下來，又經後面的車輛一擠，不得不折入前面的車道上去，而各車牲口同時却沒命的發蹄奔馳起來。因為當時情形的混亂，加以灰塵沖天，什麼亦辦別不出。珊瑚兒當騎馬的散兵掃過的時候，急急躲上了姚夫人的一輛車子，隔了片刻，纔想起木蘭還是獨個兒在另一輛車子裏。向前一望，眼前只瞧出那雜亂的人羣，車輛，馬匹。一霎時，她的車輛也跟着其餘的一同衝了出去。此等牲口一等牠們發蹄奔馳，欲頓吶喊。

控制，無異對火車龍頭宣教。有幾十輛車子在她的前面，她只能巴望其中一輛載着木蘭。姚思安甚至還沒有知道木蘭是單身着。他想惡劣的命運已經過去，因為兵士們沒有停留下來搶劫他們。

當全體車輛向前突馳的時候，姚思安本能地只巴望愈快愈妙的離開那羣亂兵，等離得遠了再停下來檢點所遭遇的結果，但是他總以為闖家是向同一方向奔馳的。姚夫人的心，被兩種刺戟力所分絆着：第一，她巴望早些能超前去在，前面車輛羣中找到木蘭坐的那輛車兒，或辨認出牠的驢夫；第二，她巴望車輛放慢一下，好讓她回轉頭去望一望落在後面的人們。而實際上兩件心願通辦不到。這條車路的寬徑，只够單程交通。她屢次想跳下車來，總是給珊兒攔住了。

這樣的瘋狂狀態經過了七八分鐘，那些牲口開始放鬆下步伐，視線中已瞧不到一個兵士。他們至少衝過了橫路有五六里之遙。有一輛車子被撞翻入溝道內，車內一個婦人跌出來幾乎被後面奔上來的一輛車子較轆的軋過。另有一輛車子，裏面的乘客是認識這婦人的，趕快跳下來，那輛車子便在車道中央勒停了下來，致逼令姚家的車輛不得不也停留下來，馮舅舅跳下車來，上前去質問究竟。姚夫人陷入歇私的里亞的狀態，珊兒和翠霞急得哭了。指着前面仍在奔馳的車輛，越奔越遠的馬上將瞧不見了。不由大哭大喊說木蘭一定在前面這幾輛車子裏，他們應該緊緊跟上去，不應該停滯在這地方。

「木蘭還是獨個兒啊」母親嚷着。

這一個惡劣的體認銳敏的穿入父親的心房，也沒有時間來質問為什麼把木蘭遺留剩孤零的理由。一把拉住

那小馬，把牠從車身解了下來，躍上馬背，飛奔的追上前去。可憐這一來，也不過是徒然的追逐啊！

丫環們也都跟着下了車，聽見了這個消息，無不嚇得面面相覷，閉不出口來。嫻姐兒此時簡直帶跌帶衝的滾下車來：這一輛車子裏怎樣會在過去一刻鐘中坐上三個婦人，二個孩子，沒有人說得出原委。姚夫人緊張的抱住莫愁在膝上，翠霞則照管着那個小孩子。莫愁起初嚇呆了，簡直閉不出口，此時纔哭出聲來。難民一羣一羣的過去，有的站定了，瞧瞧跌在地上的婦人，原來駕她車子的那頭騾子，腿上中了子彈，而且要把牠從翻倒了的車輛輓具裏解脫出來，十分費事。有幾個人站住了諦聽一個十歲的孩子失散的新聞。有的很表同情，有的也不關心的過去了。

適人說他瞧見木蘭那輛車子的驛站馬廐着散兵們奔向右邊去的，不過他看不清楚，假使這樣那木蘭一定會開到另外一條路線上去，或許跟着這一羣兵馬一起去了。但是有趕車的騾伏在他一起，他會載着她上河間府去的，或許他們還能在半路上會合起來呢。

他們正在沒有主意，忽見駕馭木蘭車輛的那個騾伏從後面奔着趕了來，手裏拿着一支馬鞭，且喊且跑的過來。瞧見他空身沒有了車輛，人人都驚詫，爲之失色。

「她在那裏？」

「她向那一條路上去了？」

「到底孩子可安全？」

「誰知道？吾們一路奔跑過來，那匹馬吃了驚嚇，發蹄向前一衝，怎樣也控制不住……」

「那麼你怎樣會跟那車輛失散的？」

那車夫跟問話者一樣，語氣若斷若續的回答。他起初跟亂兵人馬一起向右邊轉了灣，奔了一程，他再向右邊一條路上轉過去，以圖與亂兵羣分開，那時發覺自己跟同伴們失散了，慌忙跳下車來去拿住那匹馬，誰知那匹馬兒靈勁得厲害，那裡想拉得住，韁索一脫手，馬兒早已直馳的奔去了。

這一件事情是確定的，便是木蘭至今還坐在車中。此外，便只聽見那車輛給高粱遮掩而失蹤了。不過他確信那驛站馬兒認識途徑，會自己尋回新中驛來，所以他急喘喘追奔來告訴她父母的。

這樣悲愁地經過了幾小時，姚思安仍然單身的跨着那小馬兒回轉來了。他追着檢視過每一輛車子，又曾迂迴轉過幾個彎，甚至望見了河間府的城堞，終於失望而放棄追蹤的念頭了。

這個車夫的主見由姚思安看來是對的，那馬兒自己會循着認識的路徑回轉到新中驛來。

時光已近落日時分，姚大爺和那車夫將乘車回轉到新中驛，那車夫好等候着車逢那車輛，父親好等候着重逢他的女兒。其餘人還是繼續前進，趕到河間府，那城門快將關閉了。驛夫關照好了今晚應該投宿的那家客舍，讓他們在那兒等候消息。

木蘭的母親一個整夜闔不上眼，默默地不住的流淚。天剛黎明，她催促羅同和她弟弟快些起身，去到北門等候木蘭。

第二天早晨九點鐘模樣，姚大爺也進城到了這客舍。那匹馬和那輛車子回來了，可是沒有了孩子了。他曾依着

老路繞尋索了一番，又到每一條橫路上去遍搜四野，毫無所獲。

這一個消息好像是晴天霹靂，木蘭於是確確實實失蹤了。她的母親於是號啕痛哭起來：「我的親兒木蘭呀，你不應該就像這個樣兒來離開我了，跟你的妹妹自蓮一塊去呀！倘若就是這樣的捨掉我，我這條老命便休想活了呀！」

「媽媽，」姍姍兒勸着道，「甚麼事情都是上面註定的，沒有人可以確定他們的前途是禍是福。你還是莫要這樣傷心，致妨礙了身體。要趕的路程還有長長一段呢，許多人的生命都還依靠着你。假使你的身體健康，吾們子女輩的肩頭負擔減輕不少。吾們現在還不確定到底木蘭可真失蹤了沒有，吾們還要想辦法去搜尋她呢。那完全是我的不是，我真不應該放她獨個兒……」

姚夫人竭力忍住了自己的感情，回答說：「那不關你的錯處，珊珊，那只是我的命運不濟，纔出了這樣的亂子。我不應該叫你把姊妹倆抱過來。可是誰料想得到會出這樣的亂子？假使任何不幸的遭遇會臨到木蘭身上，或許她是被綁架而出賣了……」她說不下去了。

姚思安立着一言不發。木蘭是他寵愛的女兒，她的遺失，這創痕在他心版上刻得太深了。聽到「綁架」這一個字，他像負傷的野犬似的溜開了。

錦兒本來默默無聲地靠在牆壁上，突然放聲大哭起來。她是一個十四歲的姑娘，差不多完全跟木蘭一塊兒長大起來的。她教會了木蘭做種種小孩子的遊戲，唱種種兒童的歌曲，她們是撒不開的兒童遊伴，而木蘭待她完全看

作自己的姊姊一樣，提到「綁架」二個字，不由促醒了她自己的命運，想起了自己失散了的父母。她一縱身的橫倒到牀上，忍不住的慟哭起來了。瞧着她的號哭，麴人和莫愁也哭起來了，於是這屋子充滿着嘈雜的聲音。翠霞挨到錦兒身邊，一把拉她起來說：

「太太剛剛心寬了一些，而你倒哭嚷起來了，致引得麴人少爺和莫愁小姐也哭着。」

錦兒坐了起來，止住了哭聲，還不住的拭她紅着的眼圈兒。銀屏向來是和錦兒作對的，冷刺刺的說：「自從今天早晨起，她老是一個人清坐着。也沒有給莫愁小姐洗過臉，也沒有給她梳過頭，直等着我去替她梳洗，她們兩個既這樣要好，天然要這樣掃興了。」

錦兒站起來，走出了這屋子，重又放聲哭出來，帶着受傷者的慘痛聲音說道：「我洒我自己的眼淚。假使我覺得要哭，與你有什麼相干？假使我與木蘭小姐要好，與你又有什麼相干？」

「我們大家都是服伺太太少爺小姐，沒有人干涉任何別人的事。」銀屏熱辣辣的回答說。

「這是反了！」姚夫人嚷着說？

珊瑚兒趕快走到隔室說：「這時候還是吵氣的時候嗎？我們顛倒得還不够嗎？」

「我不是有意要哭。」錦兒抽抽咽咽的說。「但是我想念着木蘭小姐，而當着太太說起「綁架」的話，我想到我自己。喔，我的親爹娘，假使你們還活着，我不應該像這樣的受欺凌吓！」

「當然吾們大家都是很傷心的，而且你因為沒有辦法幫她的忙，急爲哭了也是不錯的。」珊瑚兒說着，想安慰

安慰她，平平她的氣。

錦兒惡狠狠的說：「倘使她人少爺走失了，你看她哭不哭呀！」

銀屏在外邊偷聽着的，走了進來。那兒兒掉轉身來，推着她，跨出去，吩咐兩個人一個都不許再開口了。

木蘭的父母幻想着像木蘭那樣年齡和美貌所能引起的遭遇，心上所想的恐怖的感情，比死了還難過。不確定的心理，縈懷不釋的恐怖，到底猜不出她目前所遭遇的情形，一種他日或許還能在這城中或別的地方重逢的憧憬，巴望種種複雜衝突的心思，差不多麻痺了他們的兩顆心兒。

這天早晨，姚夫人除了說這麼一句：「吾一定要尋出她到底死了還是活着。」此外一句話也不說。她變成了一架機械人，只帶着唯一思想的控馭，旁的一樣也聽不出，一樣也聽不出。

到了中午，餐膳已經端出來了，她便機械地走到桌子旁去。她咀嚼着，但她自己不知道在吃東西。而錦兒呢，當她好好兒的在吃飯，忽然會讓飯盤從手中掉落下來，哽咽地走開去了。

驚異着姚夫人的靜態，珊兒說：「媽媽，你還得休息一下。你昨天晚上沒有好好的睡了。這一番尋訪至少得化幾天工夫。吾們一定要保養好身體纔是。」聽了這樣的勸解，姚夫人又機械地橫着到牀上，一句話也不說。

河間府是一個居有五萬人口的府城，位於四面圍繞着北通天津的河流的一片低平原中央。東面九十里，則為靠着運河邊岸的滄州。南面一百二十里，則為德州。構成一個三角形的尖頂。其由陸路北通河間府，水路東北通滄州，兩面差不多是等邊的距离。

他們既一心的找尋木蘭，乃到各家旅館裏頭，城門口，和入城的要道口去遍貼尋人告白，註明着接洽的地點，標明着對於幫同尋獲者所願出的報酬。報酬的銀額爲二百兩。婦女們一步不離的守候在那客舍裏，姚大爺，馮舅舅和僕人羅同以及幾個趕驟的車夫則四出到全城各處以及附近鄉村去搜尋。木蘭的母親一變而爲具有強力而陰默的人，不分晝夜的往各處私街小巷去徘徊暗伺，甚至到河面上去察看，一心要尋找她親生的女兒。

可是河間府，此時充滿了難民和迷途的孩子。木蘭並不是唯一失蹤了的遭難者。而且還來了幾個假冒的報告。木蘭的母親甚至趕出西門外去察視一個暴陳於河濱的女屍體。

姚思安騎了馬向附近鄉村去遍處尋訪，別人則徒步的出城去偵察，東向直趕到沙河橋，西向直趕到肅寧縣。可是絲毫沒有木蘭的踪跡。

這孩子或許陷入販賣童奴的盜黨手中。沒有再比這標的揣測近情的了。木蘭至少可以值一百兩銀子，人人這樣想，雖然沒有人說出口來。馮舅舅有一天晚上回家來談起一件事，說這班童奴販子係跟那些運河上的船娘聯手的。錦兒自己是小的時候被人拐賣過，證實這故事是對的，她說這些船娘待她還很好，當那時候，運河是北京跟南方交通的唯一主要路線。而在這路線上霸佔着絕大勢力的便是所謂「青幫」。清幫以運河爲大本營，具有完備嚴密的組織。自從津浦鐵路建築以後，這條運河便喪失了主顧，於是青幫與揚子江流域的「紅幫」相結合而構成「青紅幫」。這種幫會雖至今日，在上海法租界仍佔絕大勢力。他們因爲參加的人數衆多，難免良莠不齊，一部分遂有操業專事綁票搶劫的，但一部分確也很出力於慈善事業。他們的領袖且充當上海工部局顧問，水旱賑災委員會會長。

他們做起壽來，還受着政府最高當局的祝賀。這種幫會爲社會上安置失業份子的一種同團之間，共同享受，共同供應，所謂同產不分家，同產兄弟之間，極端仁惠，極重義氣，他們的始祖，蓋導源於一千年前。稗史上的英雄，是他們信奉的神偶，那些是忠勇的戰將，和偷富濟貧的俠盜。

經過幾天毫無結果的搜尋，他們就根據木蘭業經被拐匪綁架這一個原則，決定要沿着運河去進行工作。馮舅舅自告奮勇的提議他自己可先東行直往滄州，只消一整天的路程，然後便沿着運河而南下，每逢一個市鎮或渡口，便停流下來，搜求任何線索。其餘的人則繼續乘驟車南下，兩下裏到德州等候會合。

到此，只有二個希望可得朕兆。在第三天上，姚夫人叫進了一個瞎子算命先生，叫他推算推算那失蹤了的孩子的前途。她說出了木蘭的年月生辰，這算命先生說這位小姐生有高貴的八字，却因爲有雙子宮星照命，在十歲那年的頭上，要遭逢小磨難，不過她的命運自會襄助她安渡難關而逢凶化吉，她的交運很早，將來縱不貴爲夫人太太，亦當終身衣食無憂。問他將來可還有尋獲的希望？否他奧妙地回答說：「自有貴人相助，保護着她。」總而言之，他算着這樣的好八字，其命金起碼一塊錢。姚夫人却索興給了他兩塊錢。這一來把她的心情恢復過來，於是她虔虔誠誠的到城隍廟去燒香，在菩薩面前求了三檔籤，奇異得很，三檔都是吉利的籤訣。

這一天晚上，她做了一個夢，其情形跟上次做過的一夢相仿。佛她聽見木蘭清清楚楚的在叫喚：「我在這裏！我在這裏！」接着，又聽見她在對岸草原上採花，而旁邊却站着另外一個姑娘，她的面貌好像是從未見過的。這母親喚着木蘭叫她過來，她却在隔河喊着說：「請你過來吧，這面便是吾們的家，你却住在錯誤的一面了。」這位母親想去

尋找一架橋樑，或尋找一隻渡船，可是甚麼都沒有。於是她不知怎樣的好像很容易地在河面上行走起來，順流而下，下，一面早已却忘却了她的孩子。她經過許多城市，許多村落，許多廟宇寶塔，或在山巔，或在河岸，漸漸的行近一頂橋，聽見一個老年人疲憊地在橋上行走，仔細一認，不是別人，正是她的丈夫。一忽兒又聽見他身旁有一個年輕婦女扶挾着，這個婦女不是別人，正是木蘭。她在河面上向他大聲呼喚，可是他們好像沒有聽得，儘在橋上走過去。她這樣專心的向他們望着，致一不留神和橋柱一撞，頓時在水面上浮站不住，向下沉沒，也就醒了。

第二天早晨，她把這一個夢告訴她丈夫，使兩位老人家感到不少興奮。

第三章

木蘭的遭遇到底是怎樣。

原來當她發覺自己只剩孤另另的一個人，她倒並不哭泣。她忖，無論如何總得先跳下車來，再作道理。於是當那馬匹奔到一架橋頭，顛蕩着好像在盤算要選擇那一條路徑的時候，她毫不待慢的，即便乘機躍下了車。近邊一個人也沒有，只看見遠遠裏有幾個兵丁在奔走，她認識那方向便是她方才行來的路線，所以她依着這條路線奔回過去。可是奔了一程，臨到了叉路口了，不由不站住了脚。甚麼人都走開了，真是舉目無親的時候。慌張、恐怖的情緒壓上她的心頭，急得只有在路旁坐着啜啜底啜泣。不久，却又有一羣散兵一路走過來，內中有一個胖胖的有趣的傢伙站住了，問她發生了怎樣一回事。

「好伯伯，帶我回到我的媽媽爸爸那邊去吧。」她懇求地說。

「那麼你的媽媽爸爸在那裏呢？」

「我不知道啊。我們是打從北京來的。好伯伯，幫我去尋找我的爹娘吧。他們帶着錢，會來報酬你的。」

木蘭說。

接着又來了一個女人和幾個兵丁。她束着紅色的腰帶，木蘭認識這是紅燈照，因為她在北京見過。這個女人生着一個寬廣的臉龐，一雙天然足。那看得出這些兵丁是匪團員，而那婦人却是他們的首領。

「好孀母，謝謝你送我到爹媽那道去吧。」木蘭又請求的說。

「你要到什麼地方去？」那婦人和悅地問她。

木蘭想不起前面第二個城市河間府的名字，所以她回答說：「吾們是要上德州去的。」

「很好，德州便是吾的家鄉，你跟我一塊去吧。」

木蘭對於這個女拳匪感覺到一陣恐怖，可是畢竟她還是一個女人，而在眼前，她是唯一可能的救星了。

「倘使你能够帶我到德州，我的爹媽會酬謝你的。」木蘭說。

這婦人轉向那胖兵，吩咐他帶好這孩子。這個人倒是一個談諧有趣的人，木蘭的恐懼心也就消散了，雖然她喜歡喜他的粗暴醜陋的一隻手。那好像握得太緊而傷了她，同時，他又有一股大蒜頭的臭味。走了不長一段路，就聽見一匹脫羈的馬。這女人馬上吩咐那些兵丁去把牠扣住了，這個大胖子被奉命伴了木蘭騎上這匹馬。這對於木蘭實在是一種異樣的況味，因為騎馬這玩意兒，於她還是破題兒第一遭。這胖子一路上問了她許多問題，起初她特意小心的回答，後來也就壓服了她的恐怖了。這胖兵告訴她，他的名字叫做老巴，她又告訴他她的名字叫做木蘭，姓姚。那胖子聽了哈哈大笑，說道，因為她叫做木蘭，應該在軍隊中居住十二年，問她願意不願意。

走了一個鐘頭的路程，木蘭仍然瞧不到城池的影子，不由問起老巴來是何道理，因為她知道他們馬上應該可以達到一個城池的。老巴說：「你一定在想起河間府」。木蘭此時給提醒了，想起這個名字，便說正是這個地方。但是老巴告訴她，他們不能到那邊去，因為那城裡的軍隊要攻擊他們的。

木蘭此時真吃了一驚。太陽正在落日，這時間便是每個孩子天然要覺得疲倦而想安息的時間。但是木蘭的至親的父母遠遠地隔離着，她自己跟陌生人結着夥伴。她放聲哭了，哭了一回，睡去了，醒轉來又覺得可怕，於是又哭，哭着又睡去了。

當她第二次醒轉來，他們一夥兒正宿在一所鄉村枯廟中過夜。那女人投給她一碗粥和幾塊鹹大頭芥，可是木蘭不覺得餓。這婦人使她着地睡在自己的身旁，木蘭在白天趕得乏了，一忽兒呼呼的睡去了。

到了明天早晨，木蘭一睜開眼便放聲哭起來，這婦人正色的制住她，不要哭。

「好嬸母，請你送我到河間府去找我的爹媽吧。」木蘭哭着說。

「噢你說你是到德州去的，所以我帶你上德州。你倘使再要哭出來，我便揪你。」這婦人狠狠的回答說。

老巴自告奮勇願送這孩子上河間府，但是那婦人馬上嚴厲的說：「你倘使到了那裏，馬上會給槍斃掉呵！」吃罷了早飯，一夥兒重新出發，這一夥兒現在已有三四十人了。

木蘭聽得他們講起，知道他們是匪團會在北京東面參加過作戰，後來聽說官兵已在向京城進擊了，便穿越田野撤退了下來。又過了幾天，他們得悉北京陷入了焚燒劫掠的大混亂中，而且兵丁更復南下而追過來了。

現在又發現老巴和這個女隊長却是一對戀人，但是馬上要分手了。因為他要回到他自己的村莊去而不到德州去了。木蘭眼見要被剝留下獨與這婦人作伴，未免恐懼起來，要求他留着住下來。最奇怪的要算木蘭從老巴那裏學得了第一課的英語課程，居然懂得英語。老巴講了許多他所親見關於洋人的事情，又教了她一首韻文的英語歌。

字，也可算是一首詩歌。那詩歌是：

來說 come 去說 go

念四個銅錢 twenty fo

山薯薯 Potato

Yes | Yes | No.

媽拉巴子！抓來放火燒！

Yes Yes 兩個字說得最有趣，這兩個字他說的發音宛如「熱死熱死」。每次他念到這幾個字，使用力的念着而發聲狂笑。

路上走了幾天路程，德州仍然是無形無踪。他們所走的路線，係專事趨避那些被別的軍隊佔據着的主要城池。有一天他們在路上跟一小隊兵丁開了一次仗，結果喪失了四五個弟兄，這纔叫木蘭吃了一次大驚嚇。這一個淘夥裏眼前只剩下二十人左右。

有一處地方他們就擱了好幾天，在那兒，那個女頭腦跟老巴發生了一次爭論。老巴要那女頭腦跟他到他的家鄉去，而女頭腦要老巴跟她到德州去，老巴死不答允。木蘭聽得出他們在互相詛咒。他們現在已經是平常人一樣的人民。正在趕回去重操舊業的途上，木蘭的心坎裂於到德州去的期望，與畏怕那婦人的心理二者之間，老巴與她混熟了，很歡喜她，要帶她一塊兒走，但是那婦人具有較堅強的意志，老巴實在無法使她捨掉這孩子。在熱裂的爭論中，

老巴開口把那婦人叫出種種的名字，「賊婆娘」、「山東婊子」、「大脚道婆」、「拐子」、「搶孩子女匪。」

「我知道你要出賣這孩子，你這拐婆，我知道你的勾當！」他向她咒罵。回頭又對木蘭說：「我不能守護你了，那是沒有辦法的。你瞧瞧這婦人的樣兒看！」說罷就走開了。

木蘭睜大了眼眶向那婦人望望，可是一個字不敢說出口來。她從爸爸和錦兒那裏聽見過講起拐匪的話，這個名詞未免使她恐怖。她於是乃打定主意，等一個到德州便想法脫逃，現在却一句話也不說。

跟這婦人一起走，簡直是可怖的事情。她現在須步行了，而且得脚步趕緊的跟上這婦人。這婦人又關照她一路上，不許與任何男子交談，還得裝出是她的女兒的樣子。

儘幸得很，不到一天的工夫，在垂暮的時刻，他們趕到了德州。瞧見了這個城池，木蘭便想乘間溜脫，可是給那人一把拉住了，夾頭夾臉打了一頓，還恐嚇他，說假使二度再想脫逃，便用燒紅的燙鐵棒給她瞧瞧顏色。從此以後，她總是把木蘭攙着，不稍放手，他們走進了德州城，但是走過幾條街，又穿出了城門，領她到一個荒僻的鄉村，走進一間屋子，四面圍繞着樹林，隣近一條小川，不過十來尺闊。這屋裏有一個約模四十來歲軀幹碩大的漢子住着，木蘭因為一路走得實在疲乏了，也顧不得會有甚麼變化出來。他們把她鎖閉在一間昏黑的小屋子裏，當那婦人與高大漢子在外面客堂上商談的時候，她便睡着了。

到了明天天亮，木蘭環顧自身禁閉於這小窖中，只有一個窗口，高得使她伸手攀不着。這個婦人捏了一根紅熱的火，走進來對她說：「你要不要嘗嘗這味道？倘使你要想逃走，便將把你的眼珠子也燒得燙出來！」

木蘭嚇得幾乎昏暈過去，連連答允，不敢再逃。

在第三天，另外有一個六歲模樣的姑娘被關進同一間屋裏來。

眼前只有恐怖，未卜前途究竟將遭遇怎樣的變化。

此後有兩天工夫，木蘭沒有聽見那婦人的聲音，只聽見那漢子在不時的說話。

然後有一天那婦人回來了，很快活的大笑着。「一切都辦妥了！」那婦人喉嚨提得很高的說。

木蘭又聽出鑰匙插進門鎖的聲音。

「小姐」她說。木蘭已經那麼許多日子沒有人叫她小姐了。「你的運氣真好！我已經尋着了你的爸媽了，你今天就可以去見他們。我不是對你說過會送你去和爸媽會面的嗎？我待你好不好？」

木蘭聽到這個消息，說不出的興奮，不由迸出了熱淚。

這婦人把她拉到了客堂上，那裏陳設着一只香案，上面宴放着燭台，中央供一個神座，上面是一個褪了色紅臉

龐沒有鬚子的偶像，那是「濟公活佛」。

「我的爸爸媽媽在那裏，木蘭急着問。」

「不用吵，我們會送你進城的。」這婦人說。

「多謝多謝，佛天保佑你啊！」這孩子嚷着說。「那麼什麼時候我們動身呢？」

「待你打扮好了就動身。」

「那麼澹芳怎麼樣呢？」木蘭接着問。澹芳便是這幾天來和她同禁在一室裏的那個姑娘。

「沒有人接洽，那是她爺娘的責任。」

「那麼能不能讓我帶她去？」木蘭又問。

「倘使你的家庭肯出代價，」這婦人說。

木蘭乃返身奔到那房間門口喊着說：「澹芳我會請求我的父母來領你的。」

但是她語猶未了，却被猛力的一把拖開，那婦人嚴厲的責罵說：「誰叫你去管別人的閑事？」

於是那婦人就動手替她打扮，替她梳頭髮，編辮子，辮子梢上替她結上粉紅新絲線，又澆上許多生髮油，發出強烈的臭味，她還要木蘭在臉龐上敷抹香粉胭脂，但是這孩子拒絕她，說她從未用過胭脂，這未免惱了這婦人。

一個大漢端上幾碗沖調有紅糖的棗子粥，木蘭也分着了一碗。這班匪黨是迷信的人物，當其與被劫者分離，也有一種儀式。這孩子當臨着回去的時候，必須替他打扮得愈美麗愈好，要使樣樣都表現未來的吉利。

木蘭急着想動身，無心喝粥，只說她不覺得飢餓，但至少須嘗那麼幾口。「我就要到家裏去了，肚子也不餓，能不能把這碗粥讓給澹芳喝了？」木蘭說。

這婦人看看這孩子，又望望那碗粥，然後她親自端了去投給澹芳。「算你造化！」木蘭聽得那婦人喝着說。

於是他們乃開始舉行儀式。一個漢子燃了三支線香，向神座致了三個敬禮，乃走出客堂到後院子中，面向東南捧着香向天地作了三個揖。當他們儀節完成行將動身的時候，他們關照木蘭說：「說你將帶好運氣給我們。」

「我待帶好運氣給你們，天老爺將保佑你們，你們人人活待到一百歲。」那孩子說。

「對啊！」那婦人十分快活的高嚷出來。

他們大家下了等候在小川裏的一條船，木蘭隱隱還聽得出澹芳在屋內的啜泣，心上不由得替她難受。他們沿着這小川一路划入運河，靠上一艘大棚船中，船上飄着一面大紅旗。木蘭已經識得字，看得出這條船是屬北京南下的京官的，那個大字「會」字是這官府的姓。

一個婦人坐在船頭上，很留心的在注視木蘭那條小艇，幾個男孩子在她的旁邊，用驚奇恐懼的眼光望着。木蘭向她凝視了一眼，不知道怎樣稱呼她或怎樣向她施禮，使她極感失望的是她現在明白並非送她到爺娘那邊來。這婦人是不是她父母朋友？她記得出她從未見過她的面的。

一壁戰慄，一壁頹顏。一半刺戟，一半恐懼。木蘭被帶上了這艘大官船。那婦人伸出手來撫摩撫摩她，她看去像很和善，很文雅，很具慈母的周度。木蘭不知不覺的親愛她。

「可愛的孩子，你一定吃過一場驚嚇。」曾太太說着，拽她貼近她的胸懷。木蘭啞啞的淚珠兒奪眶的迸出來了。她知道所貼伏着的是一個良善女人的胸懷，像她自己的母親一樣。

接着，一件稀奇事情發現了。一個狀貌嚴肅的中年紳士走了出來。他生着一個高高的額角，帶一副眼鏡，上唇留一抹薄薄的鬚髮。他穿一件白色下襦，上接淡藍紗綾的接衫，手裏捧一只水煙筒，却不穿鞋子，只著白布短襪，着地踏着。蓋居住於這樣潔淨的河上，船舶中，女人家總還穿雙鞋子，男人家往往着襪而卸鞋，俾不致擦傷工細漆的船板。

這紳士帶着喜意的微笑走過來，曾太太說：「這位便是曾老爺，他心中疑惑，不知道你可認識他？」

木蘭弄得如墮五里霧中，說不出是也說不出不是，但只行了一個普通的禮，福了一福，顫抖而低低的說：「曾老爺萬福！我祝你！」

「你是姓姚，是不是？」曾先生說。

「是的，先生。」木蘭覺得這聲音好像在那裏聽見過。

「你的家住在北京那裏？」他又問。

「馬大人胡同，東四牌樓。」

「你的名字是不是叫木蘭，或你的姊妹有叫木蘭的？」

「我的名字叫木蘭，我的妹妹叫莫愁。」這孩子回答。

曾先生不慌不忙從衣袖裏取出一包用手帕包紮的東西，露着好奇的笑容解開這個包紮，鋪展在手掌上，原來是兩小塊朽腐的枯骨，都是一寸寬，八九寸長。一望而知是兩塊無足為奇的骷髏骨，人人可以在古園草地或廢物堆中拾得到的。

「這是什麼？」曾先生問木蘭。

木蘭雙目炯炯發光的說：「這是不是刻着古代記載的甲骨？」

「對哪！她是姚木蘭，世界上唯一能够識得這些古代甲骨的女子。」曾先生興奮不過，高聲的嚷起來，不獨木蘭

出其不意的嚇了一跳，連他的妻子兒子也都納罕起來。

木蘭猜不出到底怎麼一回事，忽然她記起他是她和父親有一天在天壇古董市場上遇見過的一位先生，那時他正在搜購此等甲骨。

「你是會老爺！」木蘭嚷着說。「你曾經到過我們的家裏的！」

「你知道我曾經在收集古書寶貝，是不是？」會先生說着又轉向他妻子，指指木蘭說：「今天我替你覓見了真正的寶貝了。」

會夫人心中在忖。她從未見過她丈夫像今天那樣興奮，那樣暢快，那樣不顧尊嚴。

不差，當一九〇〇年，木蘭或許的確是能識得紀元前十八世紀產品的所謂甲骨的唯一女子，這等東西，上面鐫刻着中國文字的最初形象，現在因其重要，已著稱於世，但當那時還剛剛從河南古代商都地方的沖毀河濱發現出來，僅有少數收藏家熱心考據。木蘭的爸爸，即為其中的一人，因此有一天木蘭跟着她爸爸遇見了這位會先生彼此攀談起來，木蘭的爸爸竭力稱揚他的女兒，就把木蘭做話題。說她怎樣怎樣愛好這等東西，因為牠們是稀有的古物。姚思安第二次在古董市場上遇見了這位會先生的時候，也曾約他到家裏來參觀他書齋裏的收藏，此時又喚了木蘭來，和他們一塊兒伴着坐了好久。會先生於是便想趁此拯救木蘭。不啻對姚先生略盡朋友之誼，一則他知道姚思安很寶愛這個女兒，二則也因為他自己看這孩子的伶俐聰明，未始不動憐愛之情，他對於今天做了一樁好事，心中頗覺自負。

那女頭目和她的夥伴立了這許多時候，目睹這一幕神秘的演出，也不甚清楚內中的詳細。會先生走進後艙，出來捏了幾塊紋銀，一把整秤，稱了一百兩銀子，包了起來，他授給站着的人道：

「這便是身價的款子，你可以走了。」

這男女兩人於是拿了錢，跨下他們的小艇，划開去了。木蘭心上要說起另外的一個女兒澹芳，但是胆怯，老是不敢出口，後來她講起了，可是會先生覺得這事情不干他的事。

幾個男孩子遠遠地站着，懷着好奇心望着木蘭，又疑惑，又歡迎，又不敢對她說話。那母親掉頭來捏捏木蘭的手，把三個兒子一個個介紹給她。「這是彬亞我的大孩子，這是襟亞我的二孩子，這是新亞我的三孩子，你今年幾歲了，木蘭？」

木蘭說她今年是十歲，而彬亞是十六歲，襟亞是十三歲，新亞是十一歲。

彬亞是很文雅的，襟亞則是個無可無不可的和氣孩子，新亞則是個小胖子，笑着他的滿足的笑容，兩眼閃爍有光。木蘭是個怕羞的姑娘。後來她覺得對於這個頑皮而坦直的小胖子，還是離開一些的好。

陌生的混亂心理慢慢兒過去了，木蘭明白現在是處於友善的夥伴中，纔鬆了一口氣問道：「我的爸爸媽媽在那裏？」

「他們不在這裏，一定已經朝前去了。我們會想法找着他們的，你且莫慌，暫時跟吾們一塊兒住下。」

「你們是不是也是行路的？你們要到那裏去？」

「我們要到泰安去，那兒是我們的家鄉。」

「你們可會見過我的爸媽？」

「沒有，吾們還不知道你們是動身南下的。」

「那麼你們怎樣會知道我的失散，又怎樣尋到我的？」

「到裏面來，吃一些東西，我來告訴你。」

曾夫人是約莫三十多歲的一位少婦，模樣兒生得很細小，却很齊整，跟她的高大丈夫兩下裏適成一個反照。她的丈夫年紀比她長上十歲，她出身於山東仕宦之家，却已幾代寓居北京，屬於一般閨閣千金的典型。她知書識禮，是會先生的續弦。會先生的第一位夫人於生了彬亞之後就故世了，彬亞就由這位曾夫人視同己出的撫養起來。這樣的職務對於一個有了相當教育程底的婦人是不認為難事的，她們認識一個賢妻良母所應該盡的義務。在她的溫靜謹慎的行動中，曾夫人富有和穆尊嚴的儀態。生長於高級家庭中，曾夫人具有高尚的中國型婦德，端莊整飭，馭下仁惠，理家精練，知道何時應該堅決，超羣何時應該溫柔從順，又何時應該寬容，假作癡聾，在管理家務或丈夫的技術上，寬容與細察同等重要。然而骨幹纖小的曾夫人畢竟是屬於神經質的，這一點與其萎弱的體格，使她易於感受各種疾病。在這時候，她的肌膚却是特殊的鮮潔，所以她顯得又年輕又美麗。

眼前，她第一先替木蘭打算，她對木蘭說：「你先洗了臉，我馬上會拿衣裳給你換的。」

一個姑娘捧一盆面水上來。木蘭洗過了臉，曾夫人替她預備好了一碗豬肉片兒湯。木蘭客氣地說，她還不覺得

餓，而實際她肚皮裏却已餓得慌了。幸虧曾夫人堅持要勸她吃，說辰光還早着，離開午膳的時間還遠着呢。木蘭推却不過，依着吃了。這是幾天來她第一次得到一碗清潔鮮美的食品下肚。這一頓，她有生以來沒有吃東西的胃口覺得像這樣爽。但是女人家對於瑣屑的事情一向特殊留意，這好像是她們責任那樣。尤其木蘭是一個伶俐的孩子，雖然她的肚子餓得慌，羹湯的滋味鮮而美，深恐狼吞虎嚥給人家笑話，還是慢慢兒的吃下去。曾夫人就坐在桌子旁邊，三個孩子遠遠地站着。

「這東西可還好喫？」當她喫完了。曾夫人這麼問一句。

「很好，多謝。而今好告訴我爸媽的地方了，甚麼時候可以去見他們呢。」

「我實在不知道。」曾夫人說。「我們沒有見過他們呢。」

「那麼你怎樣找着我的？」

「我找着你是不是我找着你的？」曾先生得意洋洋的說。幾個孩子今天瞧見他們的父親這樣高興，大家也覺得特別的愉快了。

「這孩子正問你，你應該正正經經的說出來。」他的夫人說。「我的好孩子。」她轉向木蘭說。「吾們已經化了四五天工夫來尋找你了。」

原來曾先生的得意，自有他的道理。尋找木蘭本來是很簡單的，也不算是難事。他的興奮，出於一般人對於辦事順利所能感到的情緒，而對於尋獲了一個十歲的孩子能具有欣賞古董的興味者尤其興奮。

原來會家一家本來要回返山東省泰山山麓的家鄉去的。他們在五星期前離開北京，却在天津被擋住了差不多三星期左右，當他們行到滄州下面運河邊上的一個村莊，會先生上岸去閑逛閒逛，却在一家茶館中瞧見一張手寫的黃紙招貼，揭貼於牆壁上面，乃是一張尋人廣告，他瞧見了揭貼者的名姓住址，引起了注意。原來馮舅舅打定主意沿運河步行到德州，俾能沿途探訪失孩的任何線索，而在各碼頭各村落每一家茶寮中揭貼了這樣一張招貼。

懸賞招尋失蹤女孩

失蹤——女孩一口名姚木蘭，年十歲，身穿白洋布短衫，紅紡綢褲，眉清目秀，髮深黑，大辮一根，天然足面小膚白，身高三尺，純粹北京口音，係在新中驛河間府之間失散。如有仁人君子，通風報信，因而尋獲者，酬銀五十兩，親將失孩送到者，酬銀一百兩。蒼天同鑒，決不食言。

北京馬大人胡同姚思安。

杭州三眼井雙龍茶號。

(臨時通信處 德州長發旅館)

會先生念了一遍，不覺喊道：「這是吾的老朋友姚晦旃和他的小女兒呀！——晦旃是姚思安的號。——這街道地址也是對的，他聽見過姚先生在杭州開設有藥舖和茶號。這女孩子的別緻的閨名也一些不差。他回到船上和他妻子談論起這樁事情，告訴她這女孩子是何等聰明。會夫人聽了說，他們自己這一家能圖家安全的逃過天津相近這許多戰亂的日子，運氣纔是何等好啊。」

曾先生名喚文樸本來是山東人德州便在山東省境，所以他的尋找這孩子倒是順路。加以他是一位現任京官需要的時候，有可以引用勢力役使當地官吏的便利。他知道運河上的匪黨中，向有綁架小孩，扒竊東西的完備組織。假使有人失竊了一只手表，而能立刻去到他們的機關裡去查詢，便可以在五分鐘內物歸原主。山東土匪的組織，其嚴密不亞於山西的滙劃商，而在那些日子，滙劃商可以安然輸送滿載銀子的車輛，穿越盜匪麇集的山林地帶，假使他們握有此等匪黨的北京機關所發蓋印簽名的保單，一路上的土匪見了這顆印記，無不尊重。匪盜倒不像軍閥時代的政府，一件貨物不會課二重捐稅。他們的諾言，却是一言爲定的。

現在假定這女孩子是落在綁匪手中，她一定會被帶着沿運河而下，大分總是送到南方去，那兒女孩子可以賣好價錢，德州又是匪黨的主要中心點。

他們一到德州，曾文樸立刻趕到長發旅館，想去訪晤他的朋友姚思安，到了長發旅館一打聽，那店主却告訴他說姚府這一批人已在六七天前離去了，但却留下二十兩花銀，和一封本城錢莊所出的兌款信用書，一經證實這孩子尋獲，便可支領酬款。他還在這錢莊上留着一張闔家的照片。

曾先生乃跑到一家酒店裏去，靜悄悄的掏出他的卡片授給掌櫃的，告訴他的來意。這掌櫃的很迅速的報告一羣匪黨的名字給他聽。半嚇半騙，曾文樸逼他領到了一個小頭目的家裏，便將這失孩的姓名、年齡、地址和狀貌告訴他。「假使你在這幾天內不把這孩子帶來，」曾文樸說，「我便咨照本城知縣抓你起來，以拳匪監禁。」

這人，連連自辯的說他自己也會聽見過這張告白，但是他一些不知道這孩子在那裏，也不知道究竟是否在他。

門這一黨海影的手中。他答允去進行調查，一等得到任何消息，他馬上會來報告大老爺。曾文樸一方面也答允有相當酬謝以補償他的勞役。

接連兩天曾文樸到這家酒店中喝酒守候，可是得不着甚麼消息，不過他總是心不死。到了第三天，有一個確實的消息來了，說木蘭便在德州的隣近。

有了這個線索，其餘的手續便簡單了。他賞給這報信的小頭目五兩銀子，答允當這女孩子交到的時候，再付他一百兩銀子。這小頭目躊躇了一下，他在想，雖則沒有把握，或能僥倖毫無困難的弄得到手，同時他對於一百兩銀子實在感謝不盡，雖然那數額也並不超過那告白上的報酬。

木蘭靜靜地聽着，那好像講了一樁神話，自己便是神話中遭難的女主角。當會夫人娓娓講這件故事，由她的丈夫在一旁加以補充校正的時候，一個頰長的年輕婦人，體態豐滿而端整，從岸上跨下船來，手裏挈了一個約莫六歲的孩子。她纏着一雙整齊的織金蓮，不過還能挺挺的直立。她穿一件紫色衣衫，綠色闊滾邊，不穿裙，僅穿一條褲，纏着卍字形黑滾邊，褲腳管下露出一雙紅色弓鞋，二寸半長，鞋面上繡着精美的繡花，鞋頭上絳着橫紋白線網。

纏小了的腳，式樣精美而工緻，是一種可喜的嗜好品，因為大多數小腳，論其均衡與角度，總不十分精美。主要的一件事，除了線條的純粹調和，厥為「端正的直立」姿勢，使成爲女人整個身體的唯一基點。這個年輕婦人的一雙金蓮，差不多可以稱爲標準的，又纖又小，又直立又整潔，圓而柔和的漸趨削小至足尖，並不平坦如一般通常的足也者。木蘭當初見這一對紅鞋兒從船稍相近的門口露出來時，不覺芳心爲之一怔，因爲她久已愛慕這樣的小足，她的

母親已將開始替她纏足了，但她的父親因為讀了梁啟超的天足論，感受了革新思想的感化，那時這種思想正把北京和全國各地鬧得滿城風雨，便堅決的反對纏足，那是自從與西洋文化接觸以後，影響到私人生活的時代問題之一。木蘭聽從了她父親，但心上却傾向於纏足。

這個少婦叫做錢桂姑，恰恰是一個絕頂美麗、榜樣當然的美麗，不僅僅依賴一雙足，她的整個身條顯示出她的美質，有如一尊安放於和諧的座子上的人像，她的豎立的金蓮支持着她的身體，文雅而穩定，作任何動作，她的身條總是很美的。一雙弓鞋所具的效果，使女人的步態，基本地依其高跟為支點，恰如今日西洋婦女所穿的高跟鞋，牠變換了走路的姿態，使婦女的臀部向後擺起幾如負擔不起的樣子，致不得不擺出一個豎立的姿勢，亦不能像穿平底鞋時那樣閒散的行步。桂姑的身條是很頡長的，生着一個適稱的臉龐和頸項，她的身體的線條，乃緩緩地作流線型的向外放展，直至腰部下面，乃見其圓滿均衡的褲子，漸漸稍小而收束於一雙微微上蹺的鞋尖上——宛像一隻勻稱的花瓶，你可以把玩數日，但覺其完美而講不出所以完美的緣由。一雙未纏的粗足，便將全部的破壞。這線條的和諧性。

這是木蘭初次會見桂姑時，一剎那間所感覺到的美的印象。由於女兒的本質，她深奇渴慕之情。後來當桂姑開口說話或笑的時候，她發現她的一張嘴生得稍覺太潤了一些，這是一個缺點。她的語聲則天生洪大而清亮的。

這位桂姑是曾文樸的小老婆，當她充當使女還沒有提升做姨太太的時候，會家家中人都稱她桂姐，現任升了

姨太太孩子們應該呼她做「姨媽」，但是有幾個孩子還是呼她桂姐，她也不以為忤。至於一家的男僕役則總得稱她姨媽或錢姨媽，錢是她的娘家的姓，她本來是會夫人母家的使女，陪着夫人陪嫁過來，就此到了會家。因為會夫人生了兩個孩子，又因為她時常的容易害病，而桂姐則頗柔順，她的從使女升為側室，亦很天然。這一遷升對於會夫人與桂姐間的關係，仍無變更，因為她對於正房太太，終是使女的身分。當桂姐廿一歲的時候，會先生正害着病，而會夫人却患着血虧胃痛，那需要桂姐去伺候老爺的毛病，扶掖他起坐，下臥，替他洗浴易衣。廿一歲的桂姐，照料這些親昵的事情，天然是怕羞的一個中國姑娘的心理，這些事情，只留待去伺候所服侍以終身的男子的，這界限是很嚴格地保守的，只有經過一定手續，許託以終身的男子纔能打破這界限。所以會夫人動議，等她丈夫病體恢復之後，桂姐就許給老爺充姨太太。這樣一來，使桂姐不消避嫌疑，她就一心的服侍他的病症，直至復原，使他非常的滿意。等他完全復原之後，他們辦了幾桌筵席，請了許多親戚，廳上設了香案，點了紅燭，即為舉行了納寵的儀式。會夫人非常快活。

從此桂姐是會夫人的閨伴和首要助手，同時對於會老爺則為妻子。女人家具有何等不同角色的混合功用啊！

妻子猶如一朶鮮花，牠可以得到襯托的花瓶的幫助，而越顯其美麗與名貴，亦可以被花瓶全部的糟塌掉。會夫人經過這一來，益顯得名貴而且十分安全，因為她是一個好好受過教育的女子，很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她知書識字，而桂姐却是沒有讀過書的，正房太太與了環姨太太的分別，可以由一種身分和地位的代表來保障。正室夫人可以束裙，而姨太太只可以穿褲子。桂姐想得很明白，不致於攘奪會夫人的地位，仍能以太太的身分去尊重她。出身於受人奴役的使女，到了這個地位，已經快活得不想變動了。

這些事情只要能公開，便是全部合宜而順當起來。置妾這件事情，所困難的地方係屬於社會的，不是屬於私人的；不關乎做丈夫的感想如何，却在乎妻子的感想如何，和姨太太自身的感想如何，而最關重要者，厥爲社會對他們全部的思想如何。

對於仰賴以終身的人覺得頗有用途，則亦有一種體面存乎其間，而桂姑自覺得許多地方頗有用處。

她生了兩個女兒，愛蓮現在是六歲，還有一個剛六個月的嬰孩。她却是忙着的照料家庭雜務和孩子，跟一般妻子和母親一樣。但是有一點不同，當吃飯的時候，她須站釐伺候太太和老爺少爺，就是她自己的孩子倒也坐在桌旁進餐。這是很平常的，因爲古時大官府家庭中，做媳婦的，並非是姨太太，而自身出身於官府大家，也得站着侍奉公公婆婆的進餐，以崇孝道。至於桂姑，這規矩倒很能嚴格遵守。她往往等別人吃罷了，始就坐進餐。偶爾逢着有其他僕役伺候着，不需要她的時候，由她太太吩咐了始坐下來。於是她將拉一只圓橙過來，斜欹着坐在愛蓮的後面，忙着幫那孩子進餐，所以實際上她不是自己在吃飯。這樣，第一點，表示她懂得規矩，第二點，表示她的有用，第三點，表示她不是貪婪。太太要說了：「你必須自己先吃，飯後還有許多事情要幹。」於是她纔稍爲噉幾口飯，接着又去照料孩子們。白羹湯，看他們好好的吃了沒有。等到別人將近吃罷，她乃開始迅速進餐，吃着碗碟裏所剩下的東西。或許她幼年時受了當使女的訓練，已慣常這樣的了。不過女人家大多數總能在食桌上知所節制，或欲遵守禮貌，或欲保持體態的苗條，固不論，但沒有一個母親當孩子正在喂食的時候急於自己取食的。

木蘭留心的看桂姑穿過從船梢通到中艙的走廊過來。此等船舶是這樣構造的，牠有一二間小的隔室，約莫

十尺深，四五尺寬，以分隔中艙與一面的狹廊。桂姑走過來的時候，高聲喚道：「可是姚小姐已經來了？」

「快些來見她，她已經來了半個鐘頭了。」曾夫人回答着說。

木蘭又注意着當桂姑穿過走廊走過來時，得稍稍彎下她的腰支。她走進中艙，對木蘭的臉龐很感興趣而好奇地端詳了一番，笑着說：「這位就是姚小姐麼？多麼漂亮的一個孩子！吓！無怪老爺要那麼熱心的尋找你，接連三日三夜睡不着了哩。」

說着又走近過來，緊緊的貼住木蘭身體，把她的雪白肥嫩的一雙手擱上木蘭的肩頭，對她說：「你現在到了這裏，這是我們的家，你要什麼東西，儘管對我說。」

「這孩子還不認識你是誰呢？」曾夫人說。「木蘭，這是錢姨媽。」

「叫我桂姐，小姐。」

「這樣也行。」曾夫人說。「但是你不用稱呼她小姐，就叫她木蘭好了。」

「木蘭，我介紹一位小妹妹給你，她叫做愛蓮。」桂姑說着，掉轉身望愛蓮，她正挨在隔室門口偷偷望着。愛蓮聽見了媽媽的話，越發怕羞起來，儘是向後退，她媽媽硬勁拖住了她，推到木蘭的身旁。「這位是木蘭姊姊。」她對愛蓮說。這個六歲的小女孩笑着，把臉蛋兒匿藏到媽媽衣裳的後面。

桂姑又把木蘭仔仔細細的打量了一番，打開一個紙包。

「可曾找到適宜的衣衫？」曾夫人問着。原來會府家裏沒有跟木蘭年齡相仿的女孩子，所以曾夫人吩咐了桂

姑到估衣莊上去找找有沒有可以買的現成衣衫。

桂姑一面打開着紙包說：「我找了好幾家舖子，都是些蹩脚衣料做的東西，也還找不到配她年齡腰身的。只有這一件，要再好的也找不出了。」

那是一件。鄉下姑娘穿的鴨蛋綠色洋布衫，腰身太大，木蘭穿了，看去頗覺發噁。

桂姑說：「爲什麼不去試試新亞的舊衣裳，他恰好與他長短相仿，像這般年紀男孩子，女孩子也沒有甚麼分別。」

這樣，桂姑特去找了一件新亞的舊衣衫，上好紡綢做的，經過屢次洗滌，牠的質料變得更其重厚而柔軟，牠的顏色則從湖白色泛成奶油色了。木蘭經過各人的慫恿勸解，纔穿了上身，因爲旁邊站着男孩子瞧着，她不覺羞得無地可容。衣衫的長短倒差不多，不過腰身在她的纖小骨格上未免覺得太寬博，而領圈也嫌大了一寸。穿了，形態很覺得滑稽，男孩子們都哈哈笑起來了，把木蘭羞得準備要覓地洞去鑽。

此時，飯桌擺設了出來，大家就座進午膳，木蘭坐在曾夫人的旁邊。

用過了午膳，曾先生領了木蘭到那家受託的錢莊上去，告訴他們孩子已經尋着了。錢莊上的當手乃準備償還曾先生所化的款項，但是曾文樸說不用着急，他要先跟她的父母碰碰面。他就在這家錢莊上寫了一封信，又叫木蘭親筆添上了幾句話。信中告訴木蘭的父母說她平安地住在泰安會家，等候她父母親自來領去，可不用擔心。這封信便托錢莊寄到他們的杭州分店，轉致姚家的杭州茶號。

第二天會家這官船便又起碇向家鄉進發。木蘭心神很感愉快，又混熟了彬亞、愛蓮等嬉頑淘伴，又與桂姐和會夫人住熟了，知道她們很歡喜她。桂姑雖在那麼大熱天氣，又要照料家務和嬰孩，還買了一匹山東府綢，替木蘭在兩天之內裁剪縫就了一件新衣。他們大家都要木蘭講那跟拳匪厮混的經驗，新亞睜開了眼睛靜靜聽着，覺得木蘭是一個勇敢的女郎。

過了初次尋獲木蘭時的興奮，曾先生又恢復了向日尊嚴的儀容。木蘭見了有些怕他，她對自己的父親是從未生過畏懼心的。

第四章

他們到了東阿，就捨舟登陸，改乘驕子東行，直指泰安。那時已近中秋，湖面上月明如畫，木蘭在東平湖隣近欣賞了一個陶醉人的月夜樂而忘返。第二天下午三點鐘模樣，就到了泰安城內的會府。會文樸老早已差了兩個男僕徒步先行，去通報會老爺將到的消息，於是知府知縣也都出西門來迎接。沿街的閒手和頑童，有的裸體麤集於城門周圍，企踵仰望着他們，紛紛傳語「北京來的官員將到」，當牠一棒很激動的新聞，木蘭厮混在這夥伴裏，倒也沾着一些光榮。等到會府回到了本鄉，木蘭纔認識他們這一家的勢力的雄大，而感覺到廁身官府家庭的妙處。幸木蘭的家庭雖屬富有而交游廣闊，而其父若祖固絕非官僚階級。

會氏府第位於東門附近，比連城牆。雖其堂皇宏巍不足以比擬有幾個北京的官府，但其構築意匠亦頗精緻。大門的前面，按連着兩邊長長的白牆，是兩座成爲慣例的石獅子，一方綠漆的四幅木質屏風置於進門的正中的當道，使屋外看不見內面的情狀。一個精緻小巧的花園，中央鋪有石徑，導入第一個廳堂，向那廳堂一望，但見畫棟雕樑，五彩交輝。當她轉過屏風，木蘭一股銳敏馬雅的香氣，原來廳前有兩株盛放的桂花。她感到一種異樣的感覺，自身得居住於這樣的屋子裡，牠是那樣富於家庭風味，又那樣適於居住的。

站在這寬敞廳堂中央，有一個穿着富麗衣衫的老年矮婦人，撐着一根紅漆拐杖，頭戴黑色女帽，中央訂一顆綠寶石。這位是老太太，會文樸慌忙趕上幾步，向她恭恭敬敬的打了一個參。

「哎呀！我替你擔憂着哩。」曾老太太顯出其鄉下婦人慎記日期的特性說，「自從我在七月初八得知你的回家消息，每天在等候着你，可是現在已經一個月零九天了呢。」

每個婦人都上前向這位老太太請安。最要緊的便是把新生的孫女兒捧上去給他察看。這位老太太說，她倒生得很美麗，雖則是個女孩子，桂姑聽了，好不開懷。

這位老太太高興得了不得，她的子息都太太平平的回來了，她不啻重活了一世人生。她沉重的說，幾個孩子都長大了，尤其是彬亞，說着，把那小胖子新亞摟入懷中。她說，她從想不到那桂丫頭會變成這樣漂亮的青年母親的，舊事重提的對她說，不久以前，她還是一個消瘦單弱的孩子呢。

老太太滔滔不絕的講下去，人人都諦聽着，很慎重的聽她所講的一言一語。第一因為她是一家最高的首腦，第二因為她是婦人，關於一家重聚的種種談話。天然以婦人爲獨佔的主宰者，男子固不容置喙。曾文樸和其餘的人挺的站立着。後來他把木蘭介紹給老太太，簡短地告訴說她是一個朋友的女兒，係中途與家族失散的，木蘭乃被領到老太太的面前，老太太把她週身審視了一番說。

「這樣美麗的一個孩子，眉清目秀，真是曾家的好媳婦啊！」

桂姑插口說：「老祖宗，還是請你做了媒人吧。」

說得人人都笑了，弄得木蘭十分尷尬，不敢抬起頭來。

老太太又說：「明天我該差人去接曼妮來，她正好給木蘭做同伴。她也長得長大多了。剛半個月前她還在這兒

呢……你瞧，再隔不了多少年，我要做會祖母了。」

各人都向彬亞望着，笑起來了，於是他害羞澀起來了。曼妮是會家小弟兄的表姊妹，是會老太太的內侄的女兒，跟老太太的母家一樣，姓孫。她的父親是一個窮讀書人，家境非常的困難。但是老太太歡喜曼妮長得美麗，舉止文雅，早已屬意配給彬亞做長孫媳婦。雖不是十足的童養媳，她却是時常到會家來住一程，只要會家去喚她，或她家過走得開的時候，會家可以說是本城的首富，公館花園都很闊大富麗，曼妮很願意在那裏多住幾天，因是便和表弟兄倆厮混熟了。

新亞捏着木蘭的手，領她走過石砌的天井，走到客廳裏來，那天井完全用石塊鋪砌的，經過長期的踐擦，表面已很平滑，這些石塊，係附近山頭上面採斫下來的。木蘭看這第二廳堂比了第一廳還要來得寬大，不過牠的構築，完全用粗線條的意匠，大塊的厚重木工，與第一廳的以華美勝者適相對照。

向西轉灣，他們經過一條有屋面蓋住的長廊，位於內院子的邊上，在牠的北端，接上幾間屋子，把木蘭看得又驚又喜，爲之眼花撩亂。這長廊的盡端，在西面開扇門，通入一個花園，種着許多梨樹，和幾株古柏。隔着屋面和城牆，遠遠地可以望見東嶽山峯。

「這便是泰山哪！」新亞說。

「是麼，她——爲甚這樣小呢？」木蘭問。

「爲什麼你說這樣小呢？這是孔夫子登過的泰山啊！」

木蘭見新亞有些慍色，慌忙說：「我的意思只說牠在遠處看來很小，恰像北京的西山，當然，等我們走到近邊去，我想一定會大起來的。」

「唔，你要知道，我們的山比西山大得多了，你可以從牠的山巔望着海，你却不能從西山望見海啊。」

「但是你沒有見過吾們的西山。」木蘭的父親在西山有一座莊子住着，她覺得需要想法辯護牠。但她接着說：「吾們不能幾時去瞧瞧你們的西山呢？」

「我得問爸爸，」新亞平和下來說。「誰大誰小，你可以自己去瞧瞧。」

這樣，幾乎鬧成的第一次爭論就和解下來了。新亞爬上一棵他爬慣了的梨樹，木蘭在下面仰望着，讀服他的敏捷。

木蘭覺得那真是一個好頭的地方。兩口兒留戀着，直等到傭人來找喚他們。

第二天，曼妮小姐來了。

曼妮是一個素樸的小市鎮姑娘，由她的那位貧儒的父親撫育起來，她受了純粹的經典型的女教。所謂經典教育並非指她的書本子上的智識，那不過是全部範疇中的「小部分」，却還指她的禮儀和正當的行為，如包括於久被信奉的所謂女教之四德：「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此四德代表堅確不可動搖的婦格傳統，欲確立此等婦格，閨女的訓誡實為重要的準備。這種傳統箴訓為古代婦女所服膺，且竭力求實踐的，尤其那些識字的女子，有一種確定的理想，定義明晰，久經確認，復經著名的賢妻良母的故事之詳細描述，儀禮行為的規律，可謂極彰明昭著。大概禮貌

這樣東西最關重要，因為一個好婦人不會不講禮貌無禮貌的便不是好婦人。「婦人的德性」應該勤應該儉應該柔順而與六親和睦。「婦人的容態」應該清淨整潔。「婦人的言語」應該柔和婉悅避免閒言閒語不得在丈夫面前道伯叔妯娌的短處。「婦人的事功」包括精美的烹飪縫紉刺繡關係出身於書香人家會就學讀書則亦包括詩文書畫當然此等學問上的技能沒有一樣能掩蓋比較重要的其他淑女型的事功的而且這種學問乃僅視為有助於瞭解生活的要領之所需但亦不十分嚴格的重視。文學因是而成爲一種奢侈的娛樂品僅足爲婦人品德的裝飾而已。也有某些固執的主張贊羣婦人的不妒，因是婦人的寬宏大量，常爲她的賢良的證明。丈夫要得了這樣的好妻子，總歡迎她們，比比他的朋友，不啻特爲僥倖了。貞操觀念在女子是被公認爲不可侵犯的，雖然她從未責望於不可能的男子。貞操觀念爲閩女十之八九十所嚴格實踐的，即如富貴家庭的丫環，亦至少十之三四重視貞操。貞操爲一種烈性，女子被教以論作聖潔的品性，將其肉體視爲不容男子接觸的偶像，所謂「守身如玉」性的理想，在女子春情發動期，在其信仰上具有重要勢力，在此實踐女性典型的慾望上，亦盡其直接職務，一個女子確實熾熱的信奉此性的理想，以無瑕白璧婦屬於她的配偶。

曼妮即爲此種古典的典型女性的良好榜樣，因此到後來在民國初元時期，未免覺得陳腐起來，她的型式，就好像一本古書裡躍出來的一張人物畫。她的典型很明顯已不適生存於現代摩登的日子了。

曼妮的美，美在她的眼睫毛，美在她的笑，甚至美在她的牙齒，和她的甜密的丰采。當木蘭第一次聽見她，她不過十四歲，已經纏小了足，木蘭自己是很活潑的，却倒讚美曼妮的文靜溫雅。她們同寢於內庭院邊的一間臥室裏，不到

幾天工夫，曼妮已很像木蘭的同胞姊姊了。那是木蘭第一次結交的真情友誼，她與曼妮相知愈深，愈崇敬曼妮的為人，木蘭天性是深情的人，但她除了對於妹妹莫愁對於父親母親以外，從未這樣熱摯坦白的愛慕過別人的。

曾文樸想起了孩子們自從拳匪肅禍以來，久已荒廢學業，不由深深的感到歉恨，便延請了一個老學究到家裏來分下午給他們授課。這位業師已經六十歲，姓方並無子息，便住在外庭院東邊課室的隔壁。他垂着一根辮子，戴着一副老光眼鏡，態度冷酷嚴刻，好像從不歡喜孩子的樣子。雖然當他說話給女學生聽的時候，也柔和着他的喉嚨，每天早膳以後開始授課，女學生在十一時左右下課，男學生則繼續至午餐時間，男女學生同讀詩經和五種遺規，那是一部論文的總集，內容係訓人以正當生活，學校訓練，子女對於父母的責任，治學的方法。自然，女學生的學業總是超過男同學的，除了彬亞常能背誦教師先生初起時性情很好，其後辰光越晚，脾氣變得越壞。

這些孩子個個都互相串通，當背誦者囁嚅繼續不下，則暗中幫忙，來欺瞞這位老師。

背書的方法，係命學生站到先生的案桌旁邊，把書本交給先生，背何着先生還記憶將所受的課業，依原文背誦出來，愈流利愈好，其身體則左右搖擺，直至背完為止。先生的視線却如此給學生所遮掩住，他儘有機會接受同學的幫助，或則低低傳語，或則暗暗將書本漏示給背誦者偷看。

曼妮往往慌亂而脫漏字句，她生性懶怯，記憶力不及木蘭。又因為她當着未婚夫的面在背誦，而且當彬亞想法要幫忙她的時候，尤使她慌亂得手足無措。實際她還是留心着要在未婚夫面前顯示優雅的儀態比之獲取老師的讚賞為重視。

木蘭對於課業很少不解的地方，所以每當晚間兩個女郎同居寢室，當木蘭在詢問曼妮以繹足經驗的時候，曼妮會突然間起某文某句的意義，兩口兒於是一同天真爛漫的研討起詩經中先生不肯解釋的幾首詩。像幾首描寫少女的淫奔，描寫男子的輾轉反側以求愛，又如紀述一個生七個兒子還想再嫁的寡婦的那些詩。先生只把這些章節當作宗教上的經句那樣略涉過去，他只要求學生們機械式的不解意義的記憶其字句。襟亞爲有意窘迫那些女同學，特地詢問先生爲什麼有了七個兒子的母親還不安於室，那先生只能簡略地回答他說那是諷刺大臣的不忠。

曼妮在學塾裏顯然又受激動又不舒適。當先生離開課室退入自己的臥室，孩子們留着本應該溫習功課練習書法的時候，往往七說八說使她漲得紅霞滿面。她總巴望快些到了十一點鐘，好跟木蘭一塊兒退課。女孩子們上課時間較短，因爲老太太主張女孩子家不宜過分修學，否則將爲學問太高而喪失其淳樸的天性。此外，女孩子家還須學習針線工作，所以曼妮和木蘭得進後院子去或在曾夫人的房間，或在老太太的房間內去做針線工作，她們一壁做針線，一壁就聽着講一切家庭的瑣務。

曼妮很高興，因爲她感覺到這些事情恰恰是女孩子應盡的職分。但是木蘭却愛好刺綉，因爲她愛好色彩，並歡喜調合各種絲綉的明艷的調子。她愛好各色各樣的色彩——飛虹，落日，層雲，珠玉，寶石，鸚哥，雨後鮮花。她愛好琥珀的半透明色。又常常在睥視她父親給她的一條三稜鏡，三稜鏡的分光色帶引着她成爲看不厭的神秘。

有一天，新亞悄悄迷了學，留入母親的房間裏跟姑娘們厮混。當他母親問他爲什麼退學，他回答說爲了肚皮痛。

桂姑說：「他的年紀還小着哩，不宜整天介逼他念書。我真不明白爲甚麼一個十一歲的小孩子，要拚命的讀完天下所有的呢。」

「好姊姊，」新亞說，「請你去對爸爸說說吧。我天天在這個時候念完了功課，在學堂裏呆呆的坐着是怪難過的。我並不跟大哥二哥一樣念幼學瓊林和孟子呢。」

桂姑微笑着說：「你實在要什麼，是不是想和木蘭頑？」

現在新亞很歡喜木蘭雖然木蘭特殊的不歡喜他，因爲他太頑皮。瞧着木蘭正在綉一只烟袋，他上前說，他也要做做綉花工作呢。木蘭不肯讓與他，却被他夾手一搶，把那絲線搶脫了針眼了。

「哼！木蘭說，因爲你把牠絆脫了眼，要把牠重穿好。」

新亞拿去穿了幾穿，總是滑脫穿不進去，姑娘們和他父母都笑起來了。

「好嫂子，」新亞懇求曼妮說，「替我穿一穿，我不跟你胡鬧了。」

襟亞和新亞時常呼曼妮做嫂嫂，跟她開頑笑，因爲她是彬亞的未婚妻。

「我從未見過像你們弟兄倆那樣的孩子，」曼妮咬着牙齒說。但是她心中却是暗暗的自喜，因爲這樣親熱的稱呼，確定了她在曾氏家庭中的地位。

「嫂嫂，替他做做吧，」木蘭說。這是一個順口的錯誤，因爲木蘭跟曾家並無親姪關係。

「你也來了！曼妮對木蘭說，或許我將來真的做你的嫂嫂呢。」

「不錯，將來或許會的。她是不是也會來做我們曾家的人的麼？」桂姑說。

木蘭臉蛋兒漲得通紅。頑笑現在輪到她的身上了，曼妮怎不勝利地自喜。她從新亞手中接過針線，穿進了邊給木蘭。但是新亞還不肯罷休，仍從木蘭手中將烟袋一把搶住，一定要親自試試。木蘭噘着嘴把針線向他一擲。

「這烟袋是替祖母做的。看你要把牠弄壞了纔算呢。」弄了一息，新亞也就放手了。

「這不是男孩子的生活。」桂姑說。「倘使他要去做什麼，不如學着打打花結和纓絡呢。」

這樣就是木蘭新亞合作的開始。花結纓絡這樣東西是很好頑的東西，色彩的配合亦可以跟刺綉一樣的繁多。有配在扇子上的纓絡，有配在煙袋上和水煙筒上的纓絡，又有蚊帳鈎上的和眼鏡殼上的纓絡，這些眼鏡係一般老太太隨身帶着，川一根絲線牽住佩在胸口鈕扣上。纓絡可以打成種種花結，有青，紅，綠，黃，橘，白，紫，黑各種不同色彩互相配合，另有金色和銀色，光澤尤爲別緻。打各種花樣時，須用上好綉花絨線，做纓絡時則用較爲強韌的絲線，此種絲線亦較易於給孩子們處理。木蘭和新亞學着打各種不同的花結，揀選其中幾根線，上面另外用綉絨纏緊。花結打成了種種型式——蝴蝶結，梅花結，和合結，雙喜結，八寶結，蚌殼結，華蓋結，蓮花結，花瓶結，鯉魚結，以及無首無尾的神仙結，木蘭和新亞尤愛綉古錢形的花紋，因爲牠又簡單，又美觀。那是用許多色彩不同的絨線纏繞在一個銅錢上。牠既有一個固定的模型，又可使用許多色彩的交配。這個花紋纏成了，乃連綴於一串纓絡上。大家做了一個獻給曾太太，爭着比賽整潔和色彩的美麗。

新亞因爲是一家中最幼穉的男孩子，太太未免是放縱一些的。她瞧着這一對男孩和女孩一塊玩着，做花結和

纏綿，感覺到木蘭遠比她的兒子聰明。於是腦筋裏起了一個意念，她乃對於木蘭特殊的慈愛特殊的憐惜起來。

吃過了午膳，妮又拿起她的刺綉生活來，曾夫人乃對她說：「妮，剛吃過飯就你生活是不相宜的。你這樣少活動會坐出病來。今天是寒露日，快到花園裏領了你的妹妹弟弟去看鵝，拾此牠們搖落的羽毛。你跟木蘭已經好幾天不到花園裏去了。」

花園的四面雖然圍着圍牆，妮除非有人結伴，單身是不進這花園去的。這是她受諸閨訓所遵守的禮儀之一點。因為她聽見父親講過，差不多所有中國戲劇與小說，其描叙一個女子之墮落，或一樁漫史的開始，無不以後花園為背景的，又每當孩子們在花園裏，尤其彬亞一個人在那裏的時候，她也沒有勇氣到花園裏去。

「你可要到花園裏去？」她對木蘭說，「倘使你高興的話，那麼我也去。」

「去，木蘭。」曾夫人說。「順便邀了男孩子們一同去。可是不論那一個都不許再捉蟋蟀，倘或捉了，不許帶進屋子。」

前一天，發生了一件事情，曾把曾先生弄得着惱起來。

幾星期前，當他剛到泰安，就趁着秋社的日子，照例有一番秋祭，來拜祠土神。當地官紳都得參與，曾文梓既是現任京官，又在自己的家鄉，少不得也換上頂戴去參加這祭典。這秋社的日子有時先於秋分，有時後於秋分，秋分總是在八月裏的，有句俗語說：秋分比秋社早，則本年應有豐盛的收穫，比秋社晚，則應該是荒歉年成。這一年，這秋社的日子恰巧來得很遲，因是民間欣喜歡慶，忙着舉行祠拜土神的典禮。

祭典完畢了之後，會文樸回家來把紅纓帽戰衣外套卸脫，這是大禮服，要待遇到家中任何祭典或重要交際需要禮服的時候，再來穿戴。牠是神聖不可侵犯的，孩子們不許碰牠一碰。會夫人總是親自把牠照管收藏好，旁人一個也不容顧問，因為牠是權位的標識，一家身分的說明，更重要的意義，爲牠同時是皇帝的賞寶物，這一套衣冠總是跟朝靴和幾把名貴摺扇一起貯藏在一隻衣櫥裏，那裏頭還保藏着祖父的遺物，這位祖父老太爺也會當過吏部侍郎，孩子們望見了這些東西，只覺得畏懼可怕，那裏還敢去碰牠一碰。

過了幾天，有一位欽差大臣過境，會文樸免不掉要去接待，乃又拿出這套大禮服，却發現那頂紅纓帽上的孔雀翎經過甚麼昆蟲咬壞了一大段，不覺大吃一驚，這事情非同小可，牠的兩邊，顯然被擦傷了，因而起皺，中央的香柱又彎曲了一段。會文樸於是很鄭重的要查問爲什麼會把這隆重的東西弄成這副樣子，他的妻子委實狼狽地說不出理由來，因爲這樣的情形，以前沒有遇到過。那時會文樸却聽到唧唧啾啾的蟲鳴聲，就在衣櫥邊拿到一隻蟋蟀。又在衣櫥的框架裏發現一個洞眼，這就是容許那蟋蟀從下面爬進衣櫥的通道。

「這蟋蟀怎樣會躲到那兒去的？」

「那是我的我……我不知道怎……怎樣會逃走掉的。」新亞瑟瑟抖抖的回答。他並不想溜開，却是站定着，瞧着父親把那蟋蟀向地板上一擲，經朝靴踏個粉爛，那是一隻好蟋蟀。會和懋亞的蟋蟀戰鬥過，屢戰屢勝。新亞嚇得不敢哭出來，雖然他的那顆心，肉痛得幾乎爆裂開。這蟋蟀怎樣會從放在衣櫥下層的他的蟋蟀竹筒內逃出來，他怎樣也想不明白。

「你是不是沒有別的地方安放這蟋蟀，一定要放進這間屋子裏來？」他父親說。假使闖這禍的是他的兩個哥哥，那這闖禍者不是就這樣責罵就好算了。事了的，但是新亞的年紀還小，他的父親有些偏護他。

這次應酬過去了，但是曾文樸第二天還是很着惱，因為他感覺到給同僚在筵席上看出了這磨損起皺的孔雀翎好生侷促不自在，雖然當場決沒有人來說穿。

所以那天曾夫人要這樣叮囑。

當時曼妮、木蘭和新亞、愛蓮一同到花園裏去。他們一直的過橋到花園的那邊，那裏養着兩隻鸚鵡。看了一陣鸚鵡，他們在草地上閒步着。曼妮却在尋找水金鳳，牠的漿汁可用以染紅指甲的，新亞並不留心甚麼鸚鵡羽毛或她們正在尋覓的花朵，因為他正在熱心的想再捉一隻蟋蟀，獨個兒走到橋的另一端，在牆根石底細細察聽蟲聲的出發點。

突然姑娘們聽見一聲洪朗的鳥鳴聲，她們回頭一看，瞧見彬亞和捺亞結伴而來，原來是彬亞假做的鳥叫聲，新亞却促口回答了一聲口笛聲。弟兄倆奔着過來，高聲報道說：今天放學，因為先生患痢疾，已經回家去了。新亞慌忙搖手叫他們靜些，因為正將捉到一隻鳴着銅健鳴聲的蟋蟀。蟋蟀的優劣，他可以單憑鳴聲來判斷，又假使牠的頭和腿生得雄健，便是好鬪手，稱為「將軍」。

姑娘們繼續尋覓她們的水金鳳。曼妮找到了一枝，木蘭就詢問她將怎麼把指甲染紅的方法。

「吾們先要多採些這種花。然後搗成肉漿，加少許明礬，擦於無名指和小指上，蘸些微露水同擦幾個早晨，那紅

色就不褪了。」木蘭的所以愛慕曼妮，因為曼妮好像知道女人家用得着的任何細微事情的。雖然她聽見翠霞染過她的指甲，却從沒有講出怎麼的染法，珊姐是個寡婦，從來未用過，而木蘭自己的母親，已經是四十開外的人，沒有心思弄這種浮華的消耗品了。

一忽兒，姑娘們又聽見一聲勝利的歡呼。她們大家奔到新亞那邊去。原來他捉住了一隻好蟋蟀，生着巨大而均衡的頭顱和矯勁的腿，加以修長而挺直的觸鬚。牠的顏色是帶深紅的橘黃色。彬亞說，這叫做「紅鈴子」。這種蟋蟀牠的鳴聲和戰鬥力確是雄壯的，馬上要拿他自己蓄養一隻出來和牠鬥一鬥，說着轉身飛奔的到屋子裏去拿那頭戰鬥員。新亞不願意把他的蟋蟀剛捉到手就上陣廝殺，但是他得接受人家的挑戰，所以他把那蟋蟀雙手捧住，讓牠從這一隻手掌爬到那一隻手掌，使牠激起狂怒。於是牠的觸鬚向上挺豎，雙目怒視，利牙開闔，顯露其有節奏的殘忍形態。

他們在乾燥的地面上撥清了一方草地，使兩隻蟋蟀相對的踞伏着了，但不使牠們馬上接觸，却用蟋蟀草驅牠們各自退回去，讓牠們互相示威一下，然後縱使接戰。其戰鬥力一望而知彼此難相匹敵的。在職業性的鬪蟋蟀場中，這樣的配檔，是不容許的。蓋參戰的蟋蟀必先稱量其體重，體重相等，然後可使配檔入局，開始對敵。現在彬亞的一頭「將」，軍軀幹短小，色黑如漆，雖也為精悍善戰的上品，終比不上新亞新捉到的那隻雄偉。接戰不過幾個回合，彬亞那頭蟋蟀早已折斷了一根觸鬚。

在木蘭的善感底芳心上，這種玩意簡直是慘酷的殘殺。由她的天真稚氣的印象想來，這些都是生就雄力爪牙

準備互相齧咬廝殺的巨獸。她好像在觀看獅子撲鬪。牠們的軀體生得這樣完美，頭顱這樣光滑，黑背上所映現的花紋色影精細，牠們的雙腿，宛如福州漆器。她委實不忍見牠們無論那一隻受傷，但是心捏得定那小的一隻必致被殺。所以她領了愛蓮，走開去了。

曼妮却不是這樣。她的個性是十分懦怯的，致對於虫類連蝴蝶也不敢觸及。但是她專心的注視着，因為彬亞的那隻快要輸了，她的意思要停止戰鬥，而替彬亞媾和。但是他的那隻蟋蟀倒是不服氣，鼓其餘勇，奮力作戰，那頭大蟋蟀頭顱早已受了挫傷，看牠好似勃然大怒。因是彬亞要贖一個結果，戰鬥乃繼續進行。兩個孩子用蟋蟀草驅刺着牠們結果，彬亞的蟋蟀傷折了一條後腿，翻滾倒地，未及重新爬起，已被無情的敵手猛嚙着曼妮一把抓住彬亞的臂膀，又驚又憐的不勝焦急。

那小蟋蟀再度勉力的支撐起來，但是大勢已去，不到幾秒鐘，早被敵人用毒牙啄死，踐踏在軀體上作勝利的朗鳴了。

曼妮抓緊了彬亞，眼圈濕潮潮的哭起來了。彬亞垂頭喪氣的站起來，抬頭聽見曼妮凝眸注視着他，與他分擔着憂慮……

「我告訴你趕快住了手，而你聽我的話。這次交鬪是不公平的。」曼妮說。

彬亞此時第一次認出曼妮的美麗，她的眸子是黑溜溜流露着年青的熱情，掩映着長的潤濕的睫毛。

「這一些些是小事情，」他同她說。「你是不是爲了這些些便哭了。」

「你應該要聽我的話。」曼妮說。

「下次我就聽你了。」彬亞說。

他伸手握住了她的玉腕，這舉動在禮教上本來是不應該的。這一親密而柔綿的互握，促醒了終身所不敢忘的情懷。

正在這時候，一陣呼聲驚醒了他們的甜夢。他們掉轉頭來，聽得愛蓮急嚷木蘭跌下來了。大家慌忙奔到那地方，只見彬亞飛奔的閃入屋子裡去了。

原來木蘭領了愛蓮走開的時候，那第二個孩子彬亞跟上來參加她們的淘夥兒，因為他自己沒有鬪得過他們的好蟋蟀。彬亞的智質相當聰慧，但是他却不及他哥哥弟弟那樣坦直而適於交際；他天性謹飭而易起狐疑，就在他尋常說話中很可以看得出，他老是譹默而寡言，而說起話來總躊躇不決，有時且往往重複再說一遍，好像覺得第一次所說的發聲有不對的地方，他的畏懼冷酷的父親的心理，愈加壓抑着他，使他益發失却自信之力。這個世界呈現給他的已經是困難的世界，再加以決不定主意，他的心象的活動形態大概是如此的。

「我沒有一隻好蟋蟀，是不是沒有像彬亞那樣的蟋蟀是難於尋覓的，我想我不見得會找得着。我可以捉到一隻好蟋蟀，但不見得能够捉到像那一樣好的。或許我能够，但大分是不能够的。所以也無庸費力的去尋找，就是找到了一隻，也是不會那樣好的。而且……」那顆心機械的鎖閉起來，讓那問題有首無尾的殘留着。又轉到另一個問題上去了。

和木蘭等結伴走入果園中，襟亞想起他們可以爬到樹上去找幾隻蟬脫殼玩玩。金蟬大概是在這個時候從乾乾的外殼中脫褪出來，好像一個姑娘脫卸了衣裳走出來，脫褪的路徑是背脊上一條罅口，脫褪之後，這一隻乾燥的空殼，仍舊頭足軀體完具的栖躲於極枝上面，與真的蟬形一般無二，除却這殼的質地是透明的，瞧見了棗樹上有這麼一隻蟬殼，襟亞爬將上去忽然心起了一念，要把木蘭捉弄一下。最低極的枝也離地有七八尺之高，木蘭却被哄着也迎着爬將上去。

她從未爬過樹，這新鮮的提議倒打動了她的心坎。襟亞幫忙攙引着她爬得高了，又扶她踏上一枝杈出的極枝，自己却脫身一瀉瀉下了來，讓木蘭孤另另的留在樹上。

這一來把她嚇得魂不附體。雙足一滑，她慌忙一把抓住較高的一枝樹枝，再用雙足探觸想獲得立腳的支點，竟探不着。當她這樣危險地吊着的時候，襟亞拍掌大笑，因為他站在地上可以仰望從她的短襖瞧見她的一部份肉體。他覺得這玩意兒是有趣的。木蘭嚇得實在支不住，一脫手從十二尺高的地方翻跌下來。她的腦袋撞在一塊凸出的石塊上，她躺着失却了知覺。愛蓮發急地喊叫着呼援。襟亞瞧見她太陽穴在流着血，慌忙溜逃了。

彬亞、新亞、曼妮瞧見木蘭昏倒了，大家吃了一驚。她的臉龐黏滿了血跡，面上染得渾紅。愛蓮嚇得哭着，弟兄倆奔入屋內，大呼「木蘭跌死了，木蘭跌死了！」

男傭人們聽見了，大家奔入後花園，曾夫人和女傭人們跟上來。曾文樸正在作午睡，給人聲鬧醒了，也跟來了。桂姑剛巧在前院子中，所以最後聽到這個消息。她正在喂鸚哥，聽到有人跌死，誤以為是愛蓮跌死了，一碗清水失手打

翻，潑得襖褲都被沾濕了，急急展開小脚，三步作兩步跨着，奔到後院子來，要不是靠住牆壁和走廊柱子，幾乎傾跌一交。

傭僕們把木蘭馱進太太的臥房，安放在土炕上，寐好了，老太太早焦急地等在那裏。孩子們慌得開不出口，立在後面。桂姑動手替她洗淨傷口。一房間塞滿了人。

「萬一這孩子有甚麼不測的事情發生，我們還有甚麼面目見姓姚的人？」曾夫人說。

「這事是怎樣發生的？」曾文樸質問幾個孩子。

「我們沒有聽見她怎樣掉跌下來，愛蓮和襟亞和她在一起。」彬亞說。

「襟亞到那裏去了？」

「我們聽見他溜逃的。」

曾文樸吩咐立刻去找襟亞來。

「你聽見的？」曾文樸對小愛蓮說。

「二哥哥叫木蘭爬上樹去，拿一隻金蟬，我等她爬上了樹，自己却瀉了下來，留她獨個兒在樹上，木蘭嚇起來了，他却下面拍手大笑，她愈加嚇了，一壁叫着，一壁翻下來了。」

「這個小壞東西！」曾文樸怒吼。

桂姑很着急她女兒所說的話。

「不要完全聽信小孩子的話。小孩子說的話總有不對的地方。」桂姑說。

「拿家法來！曾文樺！所謂家法，是一根木杖。」

全間屋子登時肅靜下來。

曾夫人勸着說：「你也應等襟亞來了聽聽他自己怎樣說。」

「他一定犯了罪，倘使不是爲何躲匿不見？」

襟亞一壁被人拖着進來時，早已急得哭了，因爲他們早已告訴他父親正在大發脾氣呢。

第一個見面禮便是左右兩下耳光。接着，他父親把他一把耳朵拖到天井裏，命他在地上跪了下來。那個管家的頭目見東家發怒了，上來替少爺緩頰曾文樺那裏肯聽。

家法帶了上來，襟亞母親聽見木杖咄咄三下的扑打聲，接着孩子在地上號哭起來。她急急地衝到天井裏來，縱身的遮住了孩子。

「你要打死他，先打死我！這樣小的孩子，而你這樣狠勁的打他！」

老太太聽見了也帶跌帶衝的奔了出來，吩咐她兒子住手。

「你瘋了麼？倘使這孩子幹錯了甚麼事，我還沾着，你可以告訴我。你不能爲了別人家的孩子來殺死我的孫子。」

這父親便釋放了木杖掉轉身來。「母親，」他恭恭敬敬的說：「倘使一個孩子不在此時管教好，將來長大了那

還了得？」

在這個時候，桂姑大聲說：「老爺，請息怒吧。那孩子已經醒轉來，大致沒有什麼關係了。」

丫環們把曾夫人扶了起來，掖着走進屋子裏去，男傭人把襟亞也抱了進去，他還哭着。桂姑揭起他的衣衫，瞧見背脊上留着青紅的傷痕。曾夫人瞧見了，心如刀割一樣，哭着到：「我的孩子啊！多麼命苦哪！他竟至這樣狠心的打得你這個樣兒呀！」

桂姑聽了，掉轉身來對準自己的孩子愛蓮頭角上，就敲了幾下毛栗尖，因為襟亞的受罰，都是爲她多了幾聲咀。

「這都是你的嘴舌不好！」桂姑這樣說。

「我沒有扯謊，愛蓮慌得哭了，「別人都在捉蟋蟀呵！」

這可更把桂姑急翻了。

「倘若你再多說一句話，我就擰爛你的嘴巴。她說着，喝止那孩子多講一句話。

曾夫人說：「不用太和她認真了。」

木蘭微弱地都聽得出這些聲息。她記得起當時怎樣翻下來的情形，睜開了眼睛說：「你爲甚麼打起愛蓮來？」她想坐起身來，却被桂姑揪住了。曼妮彎着腰伏在她上面，快活得迸出了熱淚，因爲木蘭恢復了知覺了。

曾文樸不響走到前進屋子裏去了，自己也覺得對待兒子太嚴酷了。別的孩子當家法帶上來的時候避入廚房去了。等到聽見父親已經走開，一切事情已經過去了，重新回到母親內房間裏，聽見木蘭和襟亞都躺在炕上，

亞側躺着，愛蓮還在啼哭。彬亞和新亞走近襟亞的身旁，問他覺得怎麼樣，不料會夫人呵嗚道：「你們還閒蕩着幹什麼？去念書去！」弟兄兩乃悄悄地走了出去！不知道念什麼書的好，只知道念書是保持自身餘下半年天安寧的最好方法。

老太太吩咐煨一些具藥效的菜餚給木蘭和襟亞安心。會夫人說：「今天晚上讓襟亞和她睡覺，否則怕他受了驚嚇，或許變成了嚴重的症候。」木蘭流失了不少血，但是她的病象倒是比較輕的，所以決定仍讓她照常的和曼妮合睡。這屋子裏忙亂了一天，桂姑還忙碌了一個整夜，不時替襟亞掉換背上的藥膏。

從那天以後，停了三四天學。教師身體還沒有復原。襟亞還躺着沒有起牀，曼妮沒有木蘭作伴也不願上學。等着木蘭和襟亞痊癒起牀，可以重新上學，花園裏早已披上濃霜，已是秋風蕭瑟，木葉轉黃的氣節。老太太說，依照古時的風俗，這時節是女孩子在晚上做針線，婦人們在晚上紡紗的時節。蟋蟀所以在每年的這個時節出現，就是爲了要提醒婦女們的紡織，聽牠們的啾啾唧唧的鳴聲，多麼像機梭的咯咯聲。

這樣就結束了木蘭在山東的短期學塾生活。她在進餐時和放學後，仍舊和男孩子們會面，但是襟亞總是含着蘊怒，他的年齡正當男孩子家厭恨女孩子的時期，而他的經驗告訴他，女孩子總是禍根。木蘭總想和他攀談攀談，他老是不理睬她，這個態度就變成了終身的成見，所以他此後永遠不喜歡木蘭。

木蘭從此也就不走進這個花園，因爲曼妮不願到那裏去，而天氣也冷了。

除了九月初九上了泰山一次，姑娘們也沒有出過門。那天他們園家的登泰山，除掉會夫人和桂姑的兩個孩子。

會夫人要讓桂姑出門，所以自願守在家裏照顧孩子，因為漸次秋深的時節，她的雙腿又發着舊病了。倒是老太太還和着興兒一同上山，因為今年得闔家團聚在一起，是不容易的機會，她是多麼歡喜，又加上她是特地信守風俗的。孩子們這纔恢復了愉快的精神，大家開開頑笑，木蘭始終不能忘却她這一遭初次上南天門的印象，當時和新亞同坐在一頂轎子裏，差不多像倒豎的形勢，懸宕在半空中直上山巔，兩人的身體那得不緊緊貼住。後來她和新亞再來遊歷這座名山，環境就完全不同了。

費力地爬到了南天門附近，木蘭不得不向新亞承認他的山確乎是比較的高些，而新亞志在模擬成人的模樣，抱着歉遜的態度，表示他巴望他的那座「卑微的山」會因為像她那樣高貴遊客的光臨而感到榮幸。

桂姑聽到了兩個孩子間的這一段談話，在遊玩玉皇殿的時候把牠告訴給老太太聽。「這樣小的孩子，已經學着講京話了，」她說。

老太太聽了，笑了，向新亞說：「小老三，你沒有做官先講官話，待你做了官，我就想法把木蘭配給你做夫人太太呢。」這是一種老年婦人可以不用顧忌的戲謔。

「那我一定還要來拜謁這位貴顯的夫人哩，」曼妮取笑着木蘭說。

年老的曾文樸先生心上發生了一種感觸。在山頂玉皇觀的大殿上，他想起了他的祖先盤算着他巴望能目覩三個兒子，一齊長大起來成為達官顯宦。他冥想着好像已經瞧見他們穿着朝服頂戴了。也覺得彬亞是個高潔的好孩子，易於成為學者。新亞那個最小的孩子，以其寬容的風度，可以過得去；只有懋亞，第二個孩子，最容易在仕途中順

利進展，因為他不多開口，而在他的靜默的背後，却隱藏着大量的狡猾智慧。但是他必須予以嚴格的訓練，使他的聰明導入正軌。曾文樸又想起還有妮來幫助彬，他對於她這樣一個媳婦，很感到滿意。他假使要把木蘭和新亞結成配偶，大致也沒有多大困難。木蘭看來是很聰明的孩子。他已經搭救了木蘭，又這樣待她，她的父母而拒絕他的提議，那未免是忘恩負義的了。由經過的遭遇看來，這一對配偶的結合，是出乎天意的。他用這樣的眼光看待木蘭，也就激發起了父性的仁慈態度，好像他將寄重任與她，而把兒子未來的幸福交託於她手中。這樣，到了他六十歲告老退休的日子，曾氏一門將是何等興旺幸福的家庭了。他又想到襟亞，覺得他的夢想還是不完全的，他願意知道他的第二媳婦將爲誰，她將是那樣的模樣兒。

所以他對襟亞特別的覺得慈祥起來，當他們在玉皇觀內進午膳的時候，他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情，這事情他在家中是沒有先例的。他用筷子夾了一塊肉遞到襟亞的面前。襟亞受了這不常有的寵愛，深深的感動着，老太太和桂姑只是默默地注視，明白襟亞前次的過失已邀獲了寬恕，雖然父親沒有說過一句話。

曾文樸的習慣，當了孩子的面，從不讚美或獎掖他，他這沒有幹過錯事，則一律是「壞蛋」，幹了些微錯事，則一律是「禍種」。他從未對一個請求說過一個「是」，就是對他的妻子也是如此；當他不反對或默不發聲，那麼他妻子知道他是答允了。他還是多對曼妮講話，因為她不是他的女兒，因是也不對她發出父性尊嚴的聲浪。所以午膳用過了，他對曼妮說：

「出去跟兄弟倆頑頑吧。可不要走近捨身岩。」那是一座峭壁，曾有人到那裡跳崖自殺過。

對於孩子們，這是一道赦免令，他們覺得嚴峻的父親今天對他們特別的慈愛。這一天是一次最完美的遠足。下山來，不過化他們一小時的時間。他們可以望見縣城安臥在平原上，一個方方的圈子。當他們進得城來，已經是黃昏時刻，滿街燈火了。

尤其使這一天成爲可紀念的日子的，爲木蘭的父親拍來了一個電報，好像在等候他們的回家，這電報是一星期前從杭州拍來，轉由省城郵寄到此的，電報在那時真還是稀罕的東西，會府闔家殊難於置信。一封信扎從杭州寄來，不過七天工夫，大家要看電報到底是怎麼一個樣子的，電報上對會文樸的這番義舉，首表盛大謝意，雖來生效大馬之勞，難以圖報，接敘姚思安對於女兒在會家的生活，極度放心，因爲他可以信託木蘭的生活，一定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樣，又說約莫小雪前後，這時期大約在十月中旬，他將親到山東來向會先生和會府闔家面致謝忱。又有幾句附寫給木蘭的話，說他們一家已於九月初一安抵杭州，闔家康泰，可勿掛念。此後對於會氏夫婦，應視爲「恩同再造」的父母，必須服從而崇敬，毋忘恩義。

這一天晚上，木蘭興奮得厲害，怎樣也睡不熟，她滔滔不絕的講怎樣跟着父親回杭州或北京，講北京的種種事故，把曼妮聽得出神，曼妮和其他的鄉下姑娘一樣，渴慕着想上北京去走一遭。

「你將來自會聽見北京城的，」木蘭說。「自有人會用花轎兒接你進北京城呢。」

「蘭妹，讓我們做了結拜姊妹吧，」曼妮提出了這個提議。

那是簡單的小孩子的盟約。她們也沒有焚香，也沒有到天井裡對天交拜，也沒有交換各人的八字庚帖。她們不

過對握住手，在菜油燈前立下了誓約，她們將終身結爲姊妹，互濟貧困。曼妮拿了一隻玉桃子贈給木蘭，可是木蘭卻沒有甚麼可以還贈給曼妮的。

經過這樣立下秘密的誓約，曼妮便把她胸中親昵的秘密懷抱透露出來。第一件情形曼妮說給木蘭聽的是：「你將來長成起來倘能嫁給了新亞，那麼我們便是嫂嫂弟媳婦，可以一世的同居於一個家庭裡了。」

「我很願意做你的弟媳婦，可不願嫁給新亞。」木蘭說。

「那麼襟亞」

「不，當然不會。」木蘭回答。

「這樣，你怎樣會成功我的弟媳婦呢，假使你不嫁給會家的弟兄？」

「我只想永久和你同居，却不願意嫁給他們任何一個。」

「你是不是不歡喜新亞？」

木蘭年紀還輕着，不知道甚麼是愛情，不過想到婚姻的事情覺得好頑。她笑笑說：

「我只歡喜彬亞，他是那麼文雅的。」

「那麼我就讓你去嫁了彬亞我就做了他的偏房也好。」曼妮說。

「那怎麼可以？你比我年紀大呢。」木蘭頓了一頓，又說：「我不歡喜男孩子，怎樣也不歡喜。我自己要做一個男

孩子。」

「噢，妹妹你怎樣講？」曼妮可謂是一個純粹的女性，她不能明瞭爲什麼一個小姑娘要做男孩子。「這些都是我們肉體上生定了的，不可變更的生理。」

木蘭接着又說：「我要做男孩子，他們有種種利益。他們可以出門會客，可以應試做官，可以騎馬，可以坐綠呢轎子，他們可以遊歷名山大川，閱讀世上各種書籍。像我的哥哥迪人——母親甚麼事情都逞他幹，他時常下令給我，和妹妹。他時常說：『你們這班女孩子，』這句話叫我又氣又恨。」

這是第一次，妮聽到她講起她的哥哥。「迪人可是個好孩子？」她問着說。

「不是，他真是個壞蛋。我的媽媽縱容着他，因爲他還獨養子，直到兩年前纔生了個小弟弟。他時常發脾氣，還要恐嚇人，攪碎東西，有一次真的把錦兒丫頭踢了一腳，並把她手中的盤子擲翻，羹湯潑了她一身。」

「你的爸爸不管嗎？」

「我的爸爸是不知道的。我的哥哥就只害怕爸爸，但是媽媽總是迴護着他。她對待我們女孩子都很嚴厲。我倒

是害怕我的媽媽，却從不害怕爸爸。」

「你說過你的爸爸不讓你纏小足。」

「不錯，我的媽媽要纏足，可是我的爸爸念了許多新出的書本，他說他要養大我起來成爲一個新式的女子。」

「這些事情都是前定的，」曼妮說。「好像我和你的會面，假使你不失散，我怎樣會和你會面呢？有一種不可見的力量控制我們的生命。但我却不明白怎樣叫做新式女子。不纏小脚怎樣好出嫁呢？」

一個幻想掠過她的心頭。

「姊姊，我倒想試試。你好不好替我纏纏腳看？」

這個提議，妮覺得義不容辭。她們掩上了房門，不別讓人瞧見，真的嘗試起來。木蘭起勁得只是吃吃地笑，伸出了雙足。妮脫掉了木蘭的鞋襪，用長長的白布帶把她的腳纏束起來，除了大足趾以外，把其餘的足趾一律彎摺到腳掌下面，用力緊緊的縛住，木蘭的一雙足只覺得僵硬簡直好像不中用的了。

第二天，她乃打定主意不再繼續的纏下去了，於是更其思想做男孩子，好有一雙男孩子的足。

第五章

姚思安於十月中旬到泰安來，回到杭州的路程太長，所以他決意把木蘭徑自帶轉到北京去。

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還出奔沒回來，正山慶親王和李鴻章全權的在和列強談判中，戰爭的範圍原來只限於華北。由於上海各國領事與南方省當局間的諒解，而山東省也由於袁世凱的主持，未曾牽入戰渦。所以姚思安一路北來經過的都是太平路徑。

姚思安到了泰安的第二天，他又吩咐他的女兒拜會氏夫婦做「義父母」。他親自搬了二隻椅子安放在大廳的中央，請會文樸夫婦倆坐下來，接受木蘭的叩頭禮，又在地板上鋪好紅氈毯，以俾木蘭跪拜。會氏夫婦把這禮節看得很鄭重，換上了正式禮服。姚思安本人也對他們作了揖，認他們做通家弟兄。這種友誼關係締結之後，一家的婦女可以去接見另一家的男人。會家在前夜已替他設宴洗塵過，這天晚上，姚思安也設宴還席，他們等到姚思安準備於三天後動身的那天，又設宴請了他。

會老太太也接受了木蘭的叩拜，從此木蘭便稱呼她做祖母，而稱呼會氏夫婦做爸爸媽媽。木蘭一生從未像今天這樣感覺到日身的慎重的。

曼妮和木蘭的離別倒是一樁不易解決的難事。木蘭會請曼妮帶她去拜訪拜訪她自己的家庭，曼妮歡遜了一番，說她的家庭是非常之卑陋的。但當會文樸於秋換時上濟南謁見總督的時候，她帶了木蘭去見過她的父母，開頭

笑地介紹稱她是結拜小姊妹，她們的姊妹誓約本來是秘密的。木蘭感覺到這是一個簡樸清苦的貧儒家庭，逗留了半天，吃了一頓粗糲的苦飯，曼妮的母親對於菜肴的簡薄，不住的表示歉忱。

現在真臨到要分手的時候了。孩子們都望着木蘭坐上轎子，曼妮沒有把木蘭送到大門口，因為她早已珠淚潸潸，啼泣着了。孩子們向木蘭遙呼說，他們將在來春在北京大家重行會晤的呢。

曼妮知道當會氏一家回嶺到北京的時候，她是不會跟着去的。她不是個「童養媳」而是表姊妹的身份，抑且她目前的年齡已達到不宜多接觸長成的男孩子的時期。那天寒露日在花園裏發生的事情使曼妮生了一個轉變。她發生了性意識的自覺，所以她越愛彬亞，則越規避彬亞。彬亞每當旁邊沒有人的時候，抱怨她這樣的態度，不過這樣訴苦的機會是難得的，有一次在有簾子掩着的走廊下單獨遇見了她。他慌忙立定了想和她攀談幾句，伸手去握住她的那隻粉腕，但是她急急抽掉了說：「倘使給人家瞧見了，將怎樣說呢？」說罷一轉身溜走了，讓彬亞呆呆地立了一回。他從此乃格外重視她底牌子的每一顧盼，聲浪的每一音節，和每次近身的機會。她天然地生長成古代小姐的古典派的典型。這種女子生而具有逗引人的魔力，却往往退縮，極少流露其愛慕的情懷，偶而表見其愛悅，則很巧妙，很謹慎。這樣一個女人，她是美麗的，遙遠的，不可捉摸的，巧妙地隱蔽着也巧妙地表露出來，施展其女性本能的遮掩的引誘力；她匿藏深閨而從幕後窺人，從不正面的對男性望上一眼。她身雖躲藏而對於家中動態，無不瞭如指掌。

木蘭的父親一向是歡喜木蘭的，現在覺得她加倍的可愛，好像她是死後復甦的愛女，當其餘家屬還沒有回來，

單單父女二人在北京度了幾個月的生活，這幾個月中間，他們每天的長談，更增進了不少感情。他們的房屋未遭劫掠，完好無損。大概因為牠的地位是在東城的中心，而破壞最厲害的乃是南城和東南城。那棵下面埋藏着古銅器的棗樹已經枯死了。只有他們造在西山的莊子却受着很重的劫掠。恐怖慘酷的故事講來也講之不盡。木蘭聽了頹垣殘壁和前門城樓上疊疊的彈痕，不禁毛骨悚然。

木蘭的母親和家屬在三月裏從杭州回來，特地把木蘭重視起來。她的母親對待她的態度轉變了。本來讓鋪兒帶她打扮，陪她頑耍的，現在她親自替她打扮，又讓她和莫愁一起睡在她寢室裡了。珊瑚爲了那天讓她單獨留在車中闖了禍，時常覺得過意不去，所以格外要引她歡喜。人人都要她講失散後的經歷。她就講那女拳匪，那老巴，和她學會一首英文歌，這是迪人最愛聽，而且迅速學會了的。又講講她的學塾生活，她的從樹上翻下來的前前後後，以及遊歷泰山的情形。她講得最起勁的是告訴她們曼妮的怎樣怎樣，所以上自姚思安夫婦，下至翠霞，老篋以及許多阿媽總之園家上下都知道山東有個曼妮。莫愁聽着她姊姊講得很驚訝，露着她新生相門牙，只覺得她姊姊是不可思議的人物。從此木蘭在家庭中被承認爲已經長成了的姑娘，而迪人的長子的地位，漸漸兒微落了些。木蘭於是開始照顧着莫愁和小阿飛。這時候她是十四歲，她的腦神經已經充分發育，她乃學着忍耐她哥哥施於她的凌辱。這差不多原則是女子教育的一部分。女子的態度一定要柔順服從；要穩重謹飭，不可對人生期望太奢，時常容讓男子享受較大的自由，施展放任的行爲。

會府在四月初回至北京來，後此兩家往還很密切，彼此熟悉起來，小孩子們也時常互相訪敘。令時令節，必交餽

禮物。木蘭的父親又主張會家應可免費到他店裡取兌藥物。會家當予以同意。姚夫人每年當冬令初期，必饋贈會夫人以上好人參、中國藥舖往往不僅發售藥物，還帶有各種貴重補品美味珍羞，好似燕窩魚翅、雲南的火腿、廣東的虎骨木瓜酒和蘇州的醉蟹，這種種都係和藥草一同運來，就不斷的有禮物餽送給會家。送禮的筒子，從未空着退回來。會家也往往把當令禮物還散過來。雙方家庭都是富裕的人家，用禮物來結谷友誼是很愉快而適意的一件事情。

有一天木蘭和她妹妹，被逃赴會家，用午膳，二人乃由老媽子周媽陪着一同去。用過午膳之後，會家又堅留木蘭住下用點心，而周媽因為她的丈夫差人呼喚，急須回去一次，臨去說定五點鐘會來陪領的。木蘭却吩咐她不必再巴巴的趕來了，她自己也很熟悉回家的路徑；那不過十五分鐘的行程，穿過一條兩面店舖的大街，不會有甚麼事故發生的。

在回家的路上，木蘭和妹妹瞧見一羣人圍着一個賣藝拳師正在哈德門大街人行道上表演。這個人半裸着身體，他的上身脫得精光，聲言要用他空手的掌邊把一塊四五寸厚的沙石劈開。

他真的劈開了那塊沙石，乃開始兜售其刀傷拳傷的藥料。接着他抽出一條青布，向衆人兩面翻來翻去，露了幾回，把牠鋪在地上，不一會，在牠下面捧出一碗熱滾滾的小蝦饅湯。

那時上等人家的姑娘沒有陪隨的人而在街道上逗留，好像是一件不體面的事情。木蘭還只有十四歲，她的妹妹是十二歲，她們忍不住貪戀那無拘束單獨在外邊遊蕩的興趣。很有味的看過了拳師幻術賣藝之後，一路走過去，瞧見一個賣糖山楂的人，這是冬令剛剛上市的東西。她們的唇角不由的盤滴着唾液，於是各人買了一串五枚同串。

的糖山楂噉着，說不出的愉快。再過去，又遇着賣西洋鏡的玩意兒，裏面有義和團和外國砲艦的畫片，兩個姑娘便掏出錢來，湊到鏡眼裏去，瞧牠一瞧，嘴裏還滿含着糖山楂。

正在看得興味濃郁的時候，木蘭覺得有人在背後一把抓住了牠的臂膊。她的糖山楂受了震動，掉落到地下去了。她慌忙掉轉頭來，一瞧是個迪人，未待開言，迪人望準她的粉頰上拍的打了一下耳光。

「你在這兒幹什麼？」他質問木蘭的說。

「我們正在回家。」木蘭忿怒地說。「你爲什麼打我？」

「當然我應該打你。」迪人回答說。「你們姑娘們乃舉着沿街亂闖的下賤婦人。一旦讓你放蕩在家外，你就失却了貞潔的觀念。」

「爲什麼你可以跑出來，而我們不可以？」

「你是姑娘，就是了。假使你不服，我就回家去告訴媽媽。」

木蘭當真發起火來了，說：「好，你馬上去告訴媽媽。你沒有權力打我。你沒有權力，我們的爸爸媽媽還活着！」爲了衛護自己起見，她又說：「我也曾把方纔的情形告訴爸爸。」

迪人走開了，姊妹倆又恨又氣，便取道回家。一路越想越覺到男女的不平等。最忍耐不下去的是受迪人的管理和辱打，他是她們知道不見得是個好孩子，他是最沒有資格可以訓誡她們的人。

迪人是不是會去告訴母親？她們方纔行爲雖不是十分合宜，但也並沒有十分錯處。她們沒有離開回家的路徑。

多麼遠。小孩子總喜歡聽西洋鏡。她們也會在家裏吃過糖山楂。

她們決定先看迪人有什麼舉動。進晚餐的時候，迪人一句話也沒有開口。木蘭的威脅謂將要告訴爸爸。她的意思即爲告訴他方纔在路上動手打她，而且還有許多講不得的事情，也怕她講了出來。他一生所怕的就是他父親。他盤算還是不開口的爲上策。

她們哥哥的這種虐待行爲使這姊妹兩加緊的團結起來，更熱切的想起男女間的差別。這使木蘭格外起勁的聽她父親講那新式女子——保持天足，與男人平等和現代教育。這樣狂活的西洋理想早已撼動了中國。

迪人不但是縱容而變壞了的孩子，抑且在家庭中喪失了他的正常地位。

迪人實際上是一個私生子，是他母親結婚了五個月就生產了的。他的母親是杭州一隊扇店老板的女兒，出身於普通的中流階級商人的家庭。當她初次與姚思安相識他已經是三十歲了，而她自己是廿二歲。自姚思安與她發生了關係，思安的父親堅決主張他應該娶她，因爲她也是好好人家的女兒。有人說，女家曾提出條件要求將來不可娶妾，但此說難於證實，因爲雙方都急於想掩沒旁人的誹謗，很迅速的完婚了。吾們已知姚思安青年時固放蕩不羈，爲所欲爲，後來不但改過自新，抑且連商業也無意經營而開始研習老莊學說。有一個時期，他曾上過一個騙子的當，浪費了一小部分家產，這騙子答允可以把點金術的秘奧教給他。姚夫人 馮氏，雖是個目不識丁的女子，却替他照顧着賬項，取取出租，拱着就把她的弟弟薦進來全權的管理他的營業。

他嫁着了富裕的人家，住在城內寬廣的屋子裏，使喚着許多傭僕了環，她未曾慣於這樣的繁華生活，却已望她

的兒子享受一切她所錯過的幸福。但是她缺乏有教育婦女的正常觀念，她不知道就是一個富裕家庭中的孩子，也應該怎麼的教養起來，迪人自小山女傭了環手中長大起來，甚至敢在母親面前任意把她們毆打，而母親不加喝止。他生得很漂亮，差不多是私生子的普通情形，肌膚白皙，奴奴一如他父親，他的性情當他脾氣好的時候是很敏慧而溫悅可人的。他還被縱容騎着強馬馳過城中街道。總之，他自認爲一個極非常的人物。既不肯遵守其他孩子應循的規矩，會在戚友家中應宴時臨席溜到門外和傭僕們談笑打諢。他的母親使他感覺到自己是一家的唯一後嗣，他的生命價值至少等於十個普通人。到了他十五歲的時候，姚夫人始認識他已經是根本縱容壞了，而且已沒有辦法補救的孩子。

他的父親的態度確是與此不同。他知道迪人恰和他自己年輕的時候一樣，他知道自己曾經縱容放浪過，致闖了許多亂子。不過一個父親越是嚴厲的對待兒子，則越是少見他的行動，因爲兒子竭力的在趨避父親的面，而姚思安之於迪人，常叫迪人極端畏懼見他的面。

剛在他們爲了匪團發作而逃難的前幾個月，迪人會拿一把小刀戳傷了另一孩子的頸項，怕人地流了許多血。他父親把他綁在庭院中一棵樹上，揪得個半死。這一來使他愈加畏懼更懷恨他的父親。這孩子吃了這一頓揪打之後，在床上躺臥了十天，馮氏便當着孩子的面告訴丈夫說：「我知道他應該教訓教訓，但倘使責打過份，一有甚麼不測，我活着還有甚麼兒老來又去靠誰呢？」

這樣，父親和母親的對待迪人，懷着反對的旨趣，於是乃想起迪人便是個「禍種」，只有讓他去放浪，讓他去種

蕩家。你或叫敢放任的態度，由他去墮落，或則用嚴厲的手段改造他，這方法或許會在體質上或心智上傷害了他，所以這兩條途徑都是要不得的。傳統的意見認為恐懼對於身體是一種害物，一個人而心亂胆裂，會引起種種亂子——胆是代表勇氣的。忠氏乃把迪人看作「冤家」，這是好吵嘴的浮薄戀人的口吻，也把他視作命中註定來向她討宿債的一個兒子，簡單些說，便是一個兒子命中註定要傾蕩家產的。

他的母親是根據環境而來的宿命論者，他的父親是根據哲理而來的宿命論者。

本蘭也介乎一個相反的方向之間。當迪人漸漸失却其重要地位，他仗着自己的能力的表現，漸見重視了。

姚夫人對待他女兒的嚴厲，恰與她對待兒子的寬容相等。她管教着女兒們叫她們操練着一般中國姑娘共通服習的工作。這一點，她是很合理的。女兒們雖生長於富裕家庭，但是她們不是永久居住在這個家庭裏，也不能永久享用這份財產。她們早晚將嫁出去，嫁到家產不同的家庭中去，所以她們務必具備婦女品格的重要德性：勤儉，端莊，禮儀，溫柔，從順，治家能力以及烹飪，裁縫，撫育嬰孩的技能。

不過待遇兒子與女兒的不平等，姓家比了別人家更見很厲害。

本蘭和莫秋到十九歲便開始留心坐相了，背脊要端端正正的挺着，雙腿要緊緊的並着，而迪人呢，坐在椅子上，任意歪斜，還要把雙足踹到桌面上。丫環們門着，本蘭和莫秋却需要親手洗濯自己的襯衫褲，（當然晒在偏僻的地方，絕不讓男性賓客瞧見一眼）廚房下去幫忙做麵餅蛋糕，做自己的鞋子，裁剪縫製自己的衣裳。她們所不做的事，只有舂米和碾磨兩件工作，因為這兩件工作會把手掌皮弄粗糙的。她們得習練女性交際上的常例習俗——怎

樣送禮，怎樣支付力錢給送禮的傭人，記憶不同節令各種應時的食品，婚喪喜慶的禮儀典式，記憶着父系母系的複雜的親戚關係種種稱呼，父親面上的伯母哩，叔叔哩姑母哩，母親面上的舅父姨母哩，伯父叔父的妻子哩，舅父的妻子哩，姑母的丈夫和姨母的丈夫哩，姑母姨母的妯娌和她們的孩子，以及姨表嫡表的兄弟姊妹，姪兒姪女和他們的丈夫妻子哩，姑娘們的女性智慧倒並無困難的都能記憶辨別這些繁複的親戚關係。木蘭還只有十四歲，可以見了人家的殯儀，一望就告訴出死者有多少兒子，多少女兒，多少媳婦女婿，多少孫子孫女在送喪，只看他們不同喪服下的表明。木蘭還知道新娘何時應該回門，小舅子何時應該上姊夫家去答拜，答拜時習俗上用怎樣四碗菜餚款待小舅子的。她知道新娘的兄弟不過略略的嘗嘗這四樣珍羞，却從不放量的吞嚥，這些都是生活的常識，又是有趣又是有用的。

馮氏又逐漸的和木蘭談起家常來了，瑣屑的家務不止一端，爲便於記憶起見，又叫她筆記下來。孩子這樣慢慢地襄助母親料理家務了，這是對於母親很有裨益的，例如端午節的節禮，收入送出都有筆記記得清清楚楚。

木蘭還得學習煎燉中國藥草的方法，純粹憑一些經驗，她知道了有些藥性的大概。她知道蟹不能和柿子同食，蟹性寒而饒性熱。她的辨別中國藥性，由其形態與氣味來下判斷。她很熟悉中國家常用藥的原理，以及牠們與食物的主要關係。

話雖如此，木蘭也有幾種非婦女的技藝；第一件是口嘯，第二件是唱京劇，第三件却爲收集並愛好古董。第一件是她在山東從新亞那裏學來而在北京精熟的。第二第三兩件却是由她父親鼓勵而成的。

木蘭的父親被她母親認爲腐化的惡勢力。當她母親發覺木蘭從山東回來以後在開始做口嘯，不覺大吃一驚。說這行動太不像女人。而她的父親却說：「這有甚麼關係？」因此就沒有人認真的阻攔她。她於是把牠練熟來，並在後花園中教給她的妹妹。母親也不再煩嘖的管她了。錦兒也陪着學，可是畢竟是丫環，她就不敢在太太面前公然吹口嘯的。

父親的腐化勢力顯得最明顯的要算他的教木蘭唱京戲。你想想一個父親竟教女兒唱戲，絲竹，舞，戲院子，完全握於妓女和男女伶人手中——都被道學先生認爲屬於社會地位很低的階級，假使不直捷的說不道德份子。不過姚思安倒不是道學先生，他是個思想自由的老莊主義者，而且他也不是守舊人物。他雖已戒除了賭博和無度飲酒，却仍愛好戲劇。爲了這個緣故，闔家中上自思安下至僕人，沒有一個不愛戲。姚夫人自己也時常帶着珥如和孩子們上戲院子，定一個包廂，由貼身丫環服侍着整整化一個半天。丫環們替她們倒茶，管理零件，又替姚夫人裝水煙筒。她們則喝着笑着，嚼着西瓜子，一面閒談，一面欣賞着。

許多客串的劇藝家的學習行腔演奏，都由反覆上戲院子觀摩而來。女人通常總是避忌的。但木蘭的父親却特地的教她唱京調，好像有意的在蔑視她的母親和一般社會。這也是姚思安的度量的寬宏處，他認爲這也是改革中國社會的要着。直至十六歲，木蘭還是時常的陪着父親上天壇市場去搜索古玩。

於是木蘭的智慧常識一天一天增進起來。母親拿智慧來教她，父親拿常識來教她。莫愁也迅速的跟上她姊姊。但是她的智慧的長進倒比了常識來得快些。

第六章

曼妮的閨女態，好比一枝初春獨放的寒梅，生長於堅硬彎曲的極枝上，並無綠葉爲之掩映，並無別樣鮮花作其伴侶，等到桂花李花及其他春令花透吐蕾荷的時候，牠已經孤芳自賞的退隱去了。

跟木蘭作了兩個月的閨伴，好像一場美妙的春夢。那時適當她是十四歲，恰好向木蘭施展其初萌的母性本能，並一種說不出的姊姊的情懷。蓋曼妮本來是沒有妹妹的，她從未跟別的姑娘同衾夜話，有如一般姑娘所歡喜的這一套，天然她遇了男孩子更將羞怯的不安定了她。直到十歲有一個弟弟出世，十歲以前，她是在獨生子息的環境中長大起來的，不過她的弟弟到了五歲又夭折了，那是木蘭回到北京去的後一年。曼妮的叔叔男女無所出，因而收領了一個孩子。她的祖父是會老太太的弟弟，把家產揮霍盡了，臨死的時候已很貧困，遺留下弟兄兩個，便是曼妮的父親和她叔叔，受着姑母的津貼在貧困家境中掙扎着。家庭好比樹木，有的繁茂，有的漸趨枯萎，不管你怎樣细心的培養。這家孫氏家庭好像是在衰落的路途上，他的後代漸漸及趨向於孤單了。

好像命中註定的劫數。在她弟弟死了一年之後，曼妮的父親又在春初逝世了。這使得會老太太想到孫氏一門的嗣續問題。

曼妮變成了繼承奉祠祖宗香煙的唯一嫡裔。老太太心上好不憂慮，因而更覺親切的看待着曼妮。

於是老太太又把曼妮母女倆搬到會家來居住，正好伴伴她的孤寂的晚境。曼妮的家庭還擁有數畝薄田和一

所自己的房屋，母女倆再靠了女紅收入一些，也還可以過活。不過會府第宅既這樣寬大，老太太也只有一个年老而萎縮的李姨媽作伴，也需要她們的遷入。

因爲老太太不願跟隨她兒子上北京。她在她年輕的時候已經觀光過京師的繁華，現在她的兒子已做了高官顯宦，她深深感謝上天的恩德，因而成爲虔誠的佛教徒，仰施行善事，足以造福來生，並蔭庇後裔的教訓。在城外西南角山麓的一座闍羅殿中，她捐助了四支前面的楹柱。她跟那裏的主持和尚交情很好，當這和尚建議重建大殿，她就慨然擔任了四柱的經費。這些楹柱上面都刻着凹凸未圍繞的金龍，一如山身曲阜孔廟大殿上的幾支楹柱，曲阜離開這兒倒也不遠。闍羅殿這名目未免攝引着她。她仰誠心的想取悅於這位陰府的王爺。闍羅殿的下面，有一座金橋。一座銀橋和一座煩惱橋，是人人死後到地獄去必須行過的路徑。人們最好還是在生前先去熟識了那兒的路徑。所以老太太堅持要和李姨媽守在家鄉，讓她兒子闖家的去住在北京。他們表面上雖都勸她到北京來團聚在一起，曾夫人暗中却竊喜她老人家的固守家鄉，那是一般婦女通常的心理，沒有婆婆在一起，自己便是一家中唯一的女主人了。

使她更其歡喜的莫過於跟李姨媽隔別。背着老太太，人人把李姨媽當作討厭的東西。李姨媽在會家的地位，身分不能下確切的界說，不過有些地方，她也未免自取其咎。她是家族制度下受惠者的一人，但她却並無好感。她現在已經是五十歲了，可是還有一般特別的孩子脾氣。當她小孩子的時候，適值太平軍戰役，她跟着父母從安慶逃到山東，她的父親充當了老太太的父親的衛士，有一次曾冒了犧牲自己生命的危險而救護了主人，所以當他死後，主人

家爲酬功答報起見擔任撫養遺孤的責任。後來老太太嫁到曾家，她設法把這李姨媽接了來，幫她領領她的兒子，就是現在的曾文樸，那是李姨媽已經是一個寡婦。曾文樸長大之後，她還是依着慣例，留住住在曾家，其地位低於親戚，而高於傭僕。

曾夫人初嫁過來就覺得李姨媽對她丈夫採取一種保護的態度，曾夫人倒受她干涉的地方比之老太太還要多。後來曾文樸做了大官，李姨媽自仗爲可以依靠終身的了，因爲她是自小把他抱大起來的。至於曾文樸呢，除了對她凡事忍耐也沒有旁的辦法，否則將被稱爲忘恩行義，反正他也不在乎多養一口人。

一天一天過去，李姨媽漸漸的懶得動手，多管傭僕們的閒事。她時常覺得被別人辱罵了或對她不敬重起來，傭僕們一些些細微的事情，她都要向曾夫人訴說。曾夫人一定要說那傭僕實在不是，否則她便將暴跳發作，說現在用不着她了。老太太好像是成了習慣，倒總是偏護着她的，老太太的意思原來在對一個無依託的人表示仁惠，這是富貴學者家庭中應該的事情。老太太來也獲得了一個閒談的伴侶。可是李姨媽太多講太平軍和她父親的功績，直使孩子們聽那造反的長毛和牠的勇敢將帥聽得頭痛起來了。

自曼妮的父親死了之後，老太太決意把曼妮配給長孫來舉行一次正式的儀式。彬亞乃奉命回到山東來，蓋依從老太太的計劃，訂婚手續說是很鄭重的禮節，並和曼妮父親的葬儀相繼舉行，讓彬亞也好正式參與喪禮。

彬亞的學校功課在本年春天，可謂被根本推翻了，因爲中國的全部教育制度在變更了。匪團的失敗，即爲極端保守派的失敗，因而掉來了一批比較開明的各部大臣。滿漢兩族從此獲許通婚，纏足開始禁止，更由詔書頒佈變更。

舊時試考制度，原來的書院更改爲大學中學小學，此等新式學校的畢業生既已通過了畢業考試，即授以貢生，舉人進士的頭銜。學校裏的課程也變更了，考試中歷來沿用的八股文章體裁也改用了時政論文。學校制度剛在萌芽時期，步驟非常紊亂，到底拿什麼來教授給學生呢？曾文樸自己也躊躇決不定主意，究竟他的兒子應該學些什麼，將來好入仕途，巴求上進？所以他釀彬亞且回到山東去，他的母親也陪着回鄉。

老太太想，還是讓曼妮母女住在會家做七較爲便利，所以曼妮母女倆在安鄂前就已搬入了會家。老太太吩咐在東院子另外騰出了幾間屋子讓孫家居住，並停放那口棺木。停放棺木的那間客堂前面，掛着兩盞大桐燈，上面標着「一個黑色的「偌大」字，堂前更張掛着白幔，把客堂遮沒了一半，這就表示這是孫家的喪居。老太太又指派了幾個男女傭僕幫忙料理喪事，使寡孤的母女倆得到不少的便利。當地官吏因爲知道這是曾府外戚舉喪，也都前來致祭。老太太又在院子裏設起祭桌，叫了僧道來誦經超度亡靈。

曼妮在七裏穿了一身素服，到了晚上便和母親在幕後睡着以守護這具棺木。起初的時候，這暗暗的錫幕，棺木，這黑夜的燭光，使她不禁害怕，縮緊着靠住她的母親。到了白晝，母女倆忙着照顧和尙們的素齋，和支付送禮僕役的力錢，未免使曼妮十分疲乏。不過四十九天做七的氣氛，使她很親切的感到父親的喪亡，又未免十分悲傷。

老太太得了彬亞母親的同意，做了一件非常的事情。曼妮還沒有過門，彬亞至多不過是一個未婚夫婦。但是老太太心中，要讓自己內侄的喪事有一個正式的女婿來主喪，在開弔的那日子，要有一個男人家來接待賓客，尤關重要者，要有一個人，在棺木旁邊當賓客行禮時向賓客答禮。所以叫彬亞擔當女婿的職務。那天晚上，彬亞聽見她們母

女倆委實疲乏不堪了，自告奮勇的願代替她們來守靈。

曼妮的感激自然不消說了。第一，因為獲得了表親家的幫助，得以這樣大模大樣的舉辦喪事，讓那死者也沾着風光，一方面曼妮替自己的家庭也感到光彩。她又感激當舉行喪儀的時候，彬亞將穿着已婚女婿的喪服，而且晚上還幫着她們在柩邊護靈。她又感激到自父親過世，母女兩人孤苦伶仃，現在家中總算也有了個男人家了，心上很覺得舒適寬放下來。她又感激到彬亞聽了老太太的吩咐，本來喚她母親作舅母的。現在改口過來喚做「媽媽」了！——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就是已經成婚的女婿也往往喚不出口呢。她又感慰着他對於一切事情都很合禮，又這樣年青，這樣美貌，這樣文雅。因是當他們這兩口兒，一個是十八歲的青年，一個是十六歲的少女，各人穿着一身素服，早夜在燭光下相值的時候，她的一雙眸子總是濕漉漉的，誰也說不出這還是悲傷的淚水。還是感激的淚水，還是憂鬱的淚水，還是快活的淚水。她自己也不知道啊。

可是從她心底感動出來的，無過於聽他呼她妹妹這一聲，而她自己呼他做彬哥，因為曼妮和會家是表親的關係。不能像同族子侄輩那樣排行稱呼，不能稱她大妹二妹三妹，而「曼妹」呼來又不順耳，所以曼妮的母親主張還是稱呼了「妹妹。」

在這樣環境之下，兩小無猜，表兄妹倆很容易斷混得熱起來。不過會夫人是一個嚴肅的人物，時常防範着她的兒子，唯恐鬧出失禮的行爲來。

「彬兒」她說：「你是天天跟你妹妹見面的，我也很愛她這樣文文雅雅，但却切不可有任何逾越禮儀的事情，

倘使你珍重你的未來的妻子的話，夫妻之間，第一要互相尊敬。」曾夫人出自書香之家，此等訓誡的辭句，好似從舌尖不假思索的翻滾而來。

經過此一番訓誡，兩口兒重新又避起嫌疑來，但彼此想望之情，却比較的反見殷切了。

有一次，彬亞來了一個嘗試，却被曼妮所拒絕了。那天晚上，曼妮母親到了廚房裏去，只剩下他們兩人在祭桌面前。他們又談起了木蘭和短期的家塾生活，彬亞告訴曼妮說，他曾見過木蘭，她現在長得高了一些了。他真不明白爲什麼一個女人在悲鬱的時候往往會比較在愉快的時候顯得更美麗，又不明白曼妮穿了喪服爲什麼竟會像神仙般的皎豔。他看來她真好像是一尊活活的觀音菩薩，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活仙女。可是他的聲音因爲多哭了，帶着鼻音，還是很熟悉很具人性的，這當然是屬於現實的一個世界的姑娘呵。

「妹妹，」彬亞說：「你在這兩年來，比起上次我瞧見你時也長成得多了。」

她因避開他的視線。

「你爲什麼這樣冷冷的對待我？」彬亞問她。

曼妮又把眼臉抬起來。這一來含着多大激動的意味。不啻是一種挑戰，她胸中不知有多少話要說，却不知怎樣開場。「彬哥，」她頓了一頓開口說：「你這話說得不對了。自從你替先嚴出着這樣的力，我母女兩人真不知道怎樣報答纔好呢！」

「但是你却是我這樣的疏遠，」彬亞說：「到現在你還講感恩報答那套客氣話。那還不够清楚我替你們擺

佈這樣那樣，都因為我心中沒有什麼你家我家的分別爲了你，我情願服三年的喪，百日之喪算得甚麼，只要你能不跟我這樣疏遠和冷淡，我們倆真不知要怎樣要好呢。」

曼妮的抗拒力在胸中消散了，她微笑的說：「我們還有一世人生，大家要好着呢。」

這嬌媚的聲浪與微笑，那時着實窩了彬亞的心，他覺得自己已經向一尊菩薩求愛成功了。

曼妮又想把話鋒轉到木蘭的事情上去。她告訴他木蘭和他已經結成了金蘭姊妹，說着，走到房間裏去，拿出木蘭贈給她的一副玉環，這是木蘭在山東時受了曼妮一顆玉桃的答禮。

「你把眼睛閉起來，不要動，讓我回轉來時再睜開。」她走進去時這樣說。

待她走回出來，她靠近了彬亞的貼身，叫他睜開眼睛來瞧她的寶貝。這玉環簡直很美麗，她的澄清的光彩與精巧的刻工可謂俱臻上乘。

「那不是很可愛嗎？」她說。

「唔，」彬亞回答說：「的確美麗，但是你還沒有親見木蘭收藏的全部玉器模型呢——有老虎，有象，有兔子，鴨，船，寶塔，燭台，神龕，菩薩再好的了。」

當彬亞接過這玉環來的時候，他乘機去握她的手，但是曼妮急速的抽回去，幾乎把玉環跌掉到地上。

「你不應該這樣底，」她漲紅了臉，噙着說。

彬亞不服道：「你那天門蟋蟀的那天，當吾的蟋蟀被咬殺了的時候，你却聽我握住你的手的。」

「從前是從前，現在是現在。」曼妮說。

「有甚麼分別？」

「我們已經長成了。所以現在我不能和你握手了。」

「我們現在已不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了麼？」

曼妮身體讓開一些，說：「彬哥，任何事情都有一個一定的規律的。確，我的身體是完全屬於你的。但現在還沒有到這個時期。且莫要性急。我們還有長長的一世人生呢。」

這一席話好像是一番說法。彬亞覺得身邊是一個具有控制他勸誡他的力量的姑娘，同時他也承認她是對的。從此以後，不論在山東或在北京，早早晚晚，耳邊好像繼續不斷的聽到空中的低語：「還有長長的一世人生呢。」好像冥冥之中有一個鬼靈追隨着左右向他在說話。

這樣便是造物玩弄人類的惡作劇。她可以從姑娘口中的一句低語創造出終身情感上的軟綿綿的壓力。沒有人可以說嘗過戀愛與痛苦滋味的一生要比沒有嘗過痛苦與戀愛的一生來得優美。不過在曼妮的一生中，差不多人人都要承認那况味是值得一嘗的。

過了三天，那是五七的晚上，免不掉有一番誦經奠祭的熱鬧，那晚上發生了一件事情，把彬亞和曼妮自然的又牽合得親密了一層。在誦經的僧侶隊裏，有一個二十歲左右的輕年的浮薄和尚，他在做法事的時候表面上裝做出掩目合掌一本正經的樣子，却時時在向曼妮飄着眼風偷溜，這本來是年輕姑娘最容易注意而感覺到的。曼妮芳心

中對這個小和尚的賊眼未免厭惡，她把這事情告訴過她的母親。

吃過了晚飯，李姨媽却很厲害的發作起精神病來，這次祭奠事務，原來都由曾夫人來一手主持的，有甚麼事需要商量，都去和老太太直接斟酌，老太太因為平常閒着寂寞，倒也很起勁的參與辦理這件喪事，因此李姨媽感覺到自己未免太不受人重視，給人家撇在冷角落裏了。她事前會絕食過，這是她時常幹的把戲，正當別人吃罷了晚飯，她驀地一下子跌倒在地下，雙眼向上一翻，轉動了一陣，怕人的眼光直線的瞪定了一閃也不閃。接着撒了一頭髮，高叫了幾聲，開始以鬼靈附身的形式發言了。裝像了曼妮父親的神態聲浪呼老太太做「大姑」哭嚷着說：「大姑救救呀！我正滾入了那火砂谷哪！呵，燙呀。我噲死了，救救哪！救救哪！」接着轉向曾夫人問道：「表兄爲什麼不來參加我的喪事呢？」

聽到這裏，曼妮母親忍不住放聲哭道：「呀，我的親丈夫哪，你爲什麼捨下我母女兩人去了哪？」曾夫人思想上起了那班和尚，他們今天晚上是準備全夜做法事的，她就差人去傳喚了來，叫他們用經咒來祓除這鬼靈。她一面寬慰到曼妮母親，老太太却是絕對相信她正可乘機與死去的內侄作對話，安慰附着了鬼靈的李姨媽說，她們正在竭力想法誦念經懺來替他超度亡靈呢。後來又問着說：「他」可會聽見一年前死去的兒子李姨媽回答說：「我早已向幾個小鬼打聽過，他們回答說：地獄是偌大一個地方，要尋找他，有了圖形還得化許多時間哩。」那些小鬼個個都貪銅錢，「他」須要先賄賂了他們，所以他們總要多化些紙錠下去給他應用呢。老太太乃問他可說得口喝，給他倒了一杯清水，李姨媽接到了手中，癡癡慢慢地停止下來，躺着失去了知覺，她的囁語也停止了下來。

曼妮母女通常是在自己住的那廂屋子裏進膳的，但是今晚老太太那邊特別張着一席筵席，母女倆被邀去同餐，便留了一個女傭人守靈，柩到了老太太的院子裏來。吃罷了晚餐，曼妮放下筷子很趕緊的回到自家那邊的屋子來，那屋子是在東南面的，必須在黑暗中穿過幾段走廊。正走了半路，一個僕人奔過她身邊朝前去說：「李姨媽有了鬼靈上了身了。說着又急急回身去喚那班和尚了，那班和尚住在南間屋裏。曼妮不知道到底怎樣一回事，未免膽怯，但乃硬挺着頭皮向前走過去，直到了月門下，那是通向東邊屋子去的一條路。這裏她聽見許多和尚正向着她走過來，心上起了一陣躊躇，要不要轉身隨着他們退回去，但最後決定還是打定主意向前走，因為最重要的還是在守護靈柩。於是她側身站在一旁讓那和尚們走過去。」

從月門向南折轉走過遊廊，轉了兩個彎，這地方有一條四十尺長的長巷把後面的進口路徑與她們的院子隔斷了，在這長巷的入口處，她聽見有個人影，仔細一看，原來是那個小和尚，一雙綠油油的眼睛在那裏張望轉動着。她馬上縮住了腳，一個轉身在角落裏隱藏了起來，一顆小心兒砰砰的跳動起來。這和尚在幹什麼？或想幹什麼呢？她不敢再向前走過去，也不敢向後退，退了深恐他會在後面跟上來。她屏息地等候着，過了片刻，再瞧一瞧，只見那和尚又在另一邊張望。又隔了幾分鐘，再瞧瞧，却不見了他。她心中想他一定退回去了，還是朝前走吧，走回到自家的院子裏來得比較安全而近捷。但是剛值她走到長巷的中途，只見那個小和尚穿過後進小門又飛奔的過來了。他好像出乎意外的在這裏遇到她，驟然的又立住了，他的細小的賊眼此時獷野得怕人。

她銳叫一聲，奔着慌忙的退回去。只覺得小和尚在背後跟來，但她却不敢回頭去望一望。在黑暗中，她拚命的奔

奔得愈快，嚇得愈厲害。

突然他聽見有一個人向她喚問：「妹妹，出了什麼亂子？」彬亞立在她的面前十尺遠近。等到她聽見彬亞已被接抱在彬亞的懷裏了。「彬哥，嚇壞我了！嚇壞我了！」她嚷着說。

「到底是什麼？」

「那小和尚！可在我的背後？」

彬亞夾着她的肩頭望過去。

「沒有什麼人，他說：『無論如何，你不要嚇，妹妹有我在這裏。』他深情地溫潤撫慰着她，他的聲調是那麼柔和而堅定的。」

曼妮的恐怖慢慢地鎮定了下來，她纔清醒地覺察適纔發生的怎樣一件事。至於她怎樣被摟抱在他懷裏，她不知道。至此她感覺到羞慚，又感覺到罪行的嫌疑，開始抽身的退却下去。因為容許一個男性這樣貼緊的抱住，是一種至親密的行動，等於容許接吻。

可是彬亞不讓她抽脫。「來，我們一塊兒走。我原來擔心着你沒有母親陪着要膽小，又聽見一羣和尚中沒有那小和尚在裏面就跑來瞧瞧你。」

他們又向她們的院子走去，他還是挽住着她的手臂，她的情緒還是很激動，但也聽任他。她感覺到已經讓他摸在懷裏過了，挽挽手臂是小事情，這樣，她的芳心暗暗的感到一種愉快，假使她還漲紅着臉，那在黑暗中沒有人能聽

得出。

「噫，你這慧大小妹妹，你是那麼容易受驚嚇的。有我會終身陪護着你呢。」彬亞這樣說，曼妮順勢的貼近靠緊他一些，她感覺到一種說不出的興奮與麻醉。

他們走進院子，一切都似舊，沒有變動。那小和尚顯然已回到了自己的房間裏去了。不過那個女傭人透了口氣說：「你們倒來了！和尚們全都走開了，我聽見有一個男子却屢屢的從窗格裡向內窺望呢。」

不多時，和尚們回來了，跟着幾個僕人，提着燈籠，後面是曾夫人和曼妮母親二人。李姨媽經過施誦幾次經咒醒了過來，自承說對於方纔的言動，一無所知，遂即由人扶着上牀去睡了。和尚們主張那天晚上繞靈柩誦經應該特別提早，多點幾對蠟燭，讓那屋子大放光明。於是木魚鐘磬齊聲迸發，和尚們懶洋洋的啓誦經懺，一屋子充滿了喧鬧聲。曾夫人陪着曼妮母親在那屋子裏坐了一個多鐘點。

「那真奇怪，」曾夫人說，「吾們太太平平的過了三十五天，家裏沒有重要的事情發生，却出了些意外的亂子，鬼靈附上好好的活人身上，一定有個道理，一定不滿些什麼，我不是說句誇口話，我們的佈置表弟喪事，總算舒齊的了。倘沒有祖母太太的這樣慈惠，不見得會辦得到家。現在沒有一件不是辦得井井有條，自安排奠桌以至誦經化錠，守護靈柩，那一樣虧了什麼，就是彬兒也還穿了女婿的孝服。我想表弟的鬼不會再有不快活的道理的了。」她這樣說，一半是在指摘李姨媽的發鬼嚙不是真情。

曼妮母親聽了，慌忙表示她對於她們的恩惠的深刻謝意，不過她是個謹慎的婦人，一句也沒有說到過李姨媽

的長短。

彬亞把那小和尚的行動告訴給他母親聽了，曼妮母女和阿媽又把那經過情形詳細的補充了一下。會夫人說：「那倒不難，明天我好託了別樣藉口去關照那法師把那小和尚差開了就完了，會夫人這樣說着，曼妮覺得真不失一種官太太的儀態，十分佩服她的尊嚴與鎮靜。十一點鐘模樣，會夫人領着彬亞回去之前，吩咐另外加派了兩個僕人來睡在客室內陪護她們。」

曼妮這一天晚上，怎樣也睡不熟，她的母親想，那只因爲她當晚吃了驚嚇，但是深深潛伏在曼妮芳心裏頭的却是一種異樣的說不出的混亂感覺。她不是在思索，她不過在以醒覺的女性本能體會着人生况味。生命對於她，好像是奇異而怕的，同時又是美妙而悲慘的。

對於一個在嚴格的守舊家庭長大起來的姑娘，容許一個男子來挽持她，即爲許託以終身的表示，根究孔教的嚴格觀念，這樣的姑娘已經失却了貞潔。一個女子的肉體，有如照相感光板，只要一度向任何一個男子暴露，不能再屬於第二人了。這情形在農家姑娘與茶室女招待便不同，但曼妮係在道學先生的父親教養下長大起來的，這一點她知道得更較深切。她默默地自語道：「彬哥，我是屬於你的了！」

彬亞跟母親回到北京去的時候，早已是春夏之交。彬亞和曼妮的關係，除了五七那晚上的純粹偶然遭遇以外，並未再增加更親密的程度，因爲曼妮到了第二天，又恢復了持重與羞澀的狀態了。他們倆彼此立在可望而不可即的境地，一半顯現着親密，一半顯現着冷淡的神情。所以彬亞的心中憧憬着曼妮，被上一層不可即近的精神的美感。

他愛着她，含着一胸不可磨滅的熱情。可是曼妮也有相當的缺點，她不是全美的，不能引起他的神性的感像，她是凡人的懦弱的纖瘦的，而且兩星期來，有些咳嗽，她也還善妒，這一點彬亞已經注意到了。彬亞有時談起北京的繁華生活，那些勝時令節，往來酬酢，倘或無意中提起了一個陌生女子的名字，曼妮就要問：「她是誰？」說時她的嘴唇顫動着，她的目光銳利地注視他一眼，然後又望到別處去。她想到自身是鄉鄰的姑娘，是他的窮表親，她信任他是愛她的，而自己的教育程度也適够做他的配偶，但是當他想到那些京城裏衣服都麗的漂亮姑娘，或許會與他接觸，未免使她爲之戰慄。一面他住在北京這樣的繁華社會裏，而她還是留滯在家鄉，還是一個鄉下姑娘。

再向下想，她實在也沒有可以責怪彬亞的地方。過了斷七，彬亞還參加了葬儀。他走在靈柩的前面，穿了女婿應穿的喪服。最使她歡喜而加倍安心的事情爲靈牌放入宗祠的時候，那靈牌上在亡親的左邊寫着「女曼妮與婿會彬亞同拜」一行字，這是會老太太的意旨，這樣，使彬亞的女婿身分合法的確定，就似老太太死在他們成婚之前，或有任何問題發生，都不能動搖了。

兩人間的一大障礙，厥爲彼此間在禮俗上不行通信。曼妮心中想，總有時候老太太或許會叫她寫封信到北京去問候問候他們僑寓的生活，但她決不應該寫私人信給彬亞。她的信將爲嚴格的商事化的而且是無情感的信，他們兩人會談論過這件事情，曼妮說她可以密地寄給木蘭，而由木蘭轉交。她又說彬亞可以請求他父母把她接到北京和木蘭去同學讀書。可是這願望沒有實現，她居住在家鄉與彬亞分隔着整整過了兩年。她巴望第二年的春天，彬亞或許會藉口掃墓回到山東來一次。彬亞確會請求過，但是他的父母因爲一輪旅程太長，深恐耽誤了他的學業不

肯允准那年夏天，只有桂姑帶領了她的三歲孩子回來過，曼妮只能在那裏很熱心的打聽關於會氏小弟兄的消息，帶問問幾個新丫環的名字。

第七章

詳細的敘述關於曼妮和彬亞在山東的這一段插話，亦是很關重要的，因為在桂姑回到北京去的次年春天，彬亞患了一場重病，會府便派人來接曼妮到北京去成婚。

彬亞的身體雖不十分結實，也是一個通常健康的孩子，和一般官家公子相彷彿，既不怎樣強壯，也無任何病痛，不過因為奮勉讀書，在發育年齡過於幽閉而缺乏運動，未免挫傷了元氣。孩子們在修學上越用功，往往越變成蒼白而瘦弱。那年的二月中，彬亞患着一場間歇的寒熱。曼妮得到了這個消息，知道這一年清明望他回魯來掃墓的希望，又成了泡影了。

自從彬亞兩年前離開山東以後，曼妮的心理大大轉變了。兩個月美妙的伴侶生活，使她在離別了他以後長留一種異樣的孤寂況味，她變成特殊的文靜。他們的靜默而安泰的戀愛環境在她芳心中產生一種情愛與憂鬱的鏗和的印象，所以她特地把穿着喪服來與戀愛連想在一起。她縫製了幾襲白布衫，時常替換洗濯，保持着整潔，而且發生愛她們的情緒，這心理又使她愛聽佛經，又很有味的瞧看門前行過的喪儀。在她的心上，現在喪儀即提示愛。別人只認為她因為喪逝了父親纔這樣慘愁，但她母親却知道內中的底蘊，因為每逢木蘭有信來提起彬亞的消息，甚至接到任何從北京發來的信，她必會活潑幾天，然後又恢復她那孤獨的靜默。她母親又看出她每當展開木蘭的信，扎一朵紅雲暈透了她的粉頰，她的小小的口唇微微地顫動，顯出她那特有的容態，李姨媽說穿了曼妮的心事，說她在

戀愛，但老太太不願意把兩小口兒在婚前拉攏得太密切。老太太慣常了和曼妮母親倆結伴，所以搬往北京去同住的問題根本推翻了。曼妮的生活，可謂全在等候十九歲時滿了三年之喪到北京去成婚，而目前她已經十八歲了。所以在這一年的清明節，她到父親墳上特別悲傷的痛哭了一場，哭得太厲害致受了感冒。當彬亞病癒復元的消息達到她的時候，她正抱病臥着，一聽到這個消息，那感冒症悄悄溜去了。

彬亞的病吃了幾帖藥，也就迅速的痊癒起來了，漸次復元的時候，體力一時還未恢復，白晝也祇是軟弱思睡，這樣差不多有一個月模樣，他一面吃些丸藥，一面靜養了六個星期，始重行上學。

到了四月梢，彬亞突然又臥倒了，這一回的疾病是一陣一陣的發抖，頭痛，又加頸項強痛。他的父母認爲這是上次的流行性感胃的復發，上次的藥劑既很靈效，不妨把上次所用的柴胡湯再來試用一次，可是過了一星期，毫無起色，纔着急了延請大夫來診療。由於木蘭家的介紹，他們熟識了那位御醫，就請了這位御醫來替彬亞把脈，他一診了脈，不說什麼，便開了一服發表劑的藥方，用些桂枝，甘草末，杏仁來發發汗。

木蘭那時已經十四歲，讀過幾本醫書，她的不尋常的父親又鼓勵着她常和這位御醫接談。所以當她到了會府一看了這張藥方，知道這是傷寒症初期的標準治療法，回家的時候，就把這情形告訴給她的父母。

傷寒症是一種嚴重的症候，是醫生們最擔心，最鄭重地辯論着，最詳盡地著述到，而其意義最暗晦最不容易明瞭，可謂是中國醫學上最複雜的一種病症。她包含着數種不同的病症，而寒熱循環，現代稱爲「腸窻扶斯」。中國醫書上稱牠首先侵襲三陽體系，然後延及三陰體系，三陽體系係指小腸，大腸，食道，膀胱，幽門，爲營養體系，有時吾們說

「六陽體系」則包括膀胱、膽囊和胃臟。至於肺、心、心包絡、脾、腎，肝則總稱陰臟體系，司呼吸、循環、排泄的作用。陰陽二字的意義是含有關聯而互濟的意思的，並非獨立而相互排斥的。營養體系的臟腑（陽）維持並建立體熱和體力，其循環體系的臟腑（陰）則司節制、分泌液體以潤滑體質機構。尤以腎、肝、脾三者，以分泌液體來保持體內機構均衡為牠們的主要任務。

在第一期，那病症還只侵襲着陽表，只需要小心的看護。彬亞那時感覺得喉管嘴唇乾燥而並不口渴，眼花耳鳴並胸口脹滿。大夫跟家屬講，這病症是很厲害的，會夫人心中認為這也許是青年期的心理病，老太太把這一對青年男女接合得太過分了一些了。又過了半個月，熱度還不肯退，而他的脈搏本來一向很浮而容交感察的，現在却漸次沉潛了。這使她未免情急起來，她馬上想到去接曼妮這一來有二個理由，第一個理由，她還是認為這病源的大部分是出於戀愛關係，所謂想思病，治療這種病症，最有把握的辦法為與所愛的人見面，一經接觸，病象無不立即減輕。第二個理由，她相信「冲喜」的效驗，這辦法就是替臥病的人成婚。她並非打算立刻替彬亞舉行婚禮，要看辦這手續是否必要，但無論如何，總要把曼妮接了來住在身邊，到必要時就方便得多了，那位大夫眼看病勢已瀕絕望，醫藥治療很沒有辦法，而且他一生治療傷寒，從未有把握，就竭力懇息會夫人的這個提議，這種辦法現代的醫生稱為混合心理治療法。

會夫人又問過彬亞，他是否要曼妮來瞧瞧他，彬亞說是要的。

因是會文樸就拍發了個電報到山東去。他那時在袁世凱手下還兼著着電報局副總監的職務。袁世凱在那時

身兼數顯職。一方面爲直隸總督，一方面兼到路礦督辦，電信督辦，爲當朝最有權力的一人，而尤其顯要者爲主持軍事訓練總部，訓練着一支使用新式來福槍的新軍。曾文樸由一位同鄉又屬同僚的牛思道的介紹而認識了袁世凱。袁世凱就派他充任電報局總監。所以他拍發了一個比較詳盡的電報，請求他的母親馬上讓曼妮母女倆來京，並說明彬亞病勢怎麼的危重。

這電報對於曼妮不啻是一個青天霹靂，那毫無問題她必須迅速趕去。老太太和曼妮母親把這事情商酌一下，老太太向曼妮母親附耳低語說道：「那一定是爲了要緊替那病人沖一沖喜，否則不會這樣指明的。要你們母女兩人一同去的。」但是曼妮母親沒有把這話告訴曼妮，因爲她未便告訴她。雖然由航路旅行比較舒適，曼妮撇開了這一切考慮，告訴她母親說她們務要乘車轉北上，這樣只消一個星期就可以到北京了。老太太得了這個消息也很驚訝，蓋彬亞是她的長孫，在家族制度中是佔着很重要的地位的。於是她也要上北京去走一遭，但她說她將帶着李姨媽乘船晚着幾天動身，一面派了一個男僕，一個阿媽，陪着母女倆先行，又差了一個小丫環叫做小樂的貼身服侍曼妮，這小丫環的全名叫做四樂。

北京的會公館接到了她們動身的回電，計算路程至少需十天。彬亞的病勢早已陷入極端嚴重的危境。他的體格十分的消瘦，熱度還是很高，脈息很細軟，時時嘔吐，四肢寒冷，他又說覺得下腹冷痛，虛弱而脹滿。從各方面現象看來，據說是陽臟內陷，而病症三延及陰臟。他的身體好像已經乾癟，喉管發燥，眼神呆滯。那位大夫不再用桂枝，甘草來表熱，却認爲需用溫性藥劑來緩和陰臟，因爲他體察出這病象是一種陰寒，由於分泌器官失其正當功用。爲了這個

原因，他開了一服溫暖劑，用的是乾薑葱白豬胆之類。可是病勢愈形嚴重，乃再用較猛的藥劑，甚至如大黃、芒硝來開了一張處方。

大家乃熱烈的盼望着曼妮，一面籌劃她與病人初次相見的佈置。大家所以熱烈盼望她的蒞臨，因為她現在是彬亞的唯一醫療者與救主。彬亞曾屢次詢問他母親曼妮是否會來，並何時始可到達。當他熱度增高，心境不清的時候，他會囁語似的念曼妮的名字。有一次桂和獨個兒陪着彬亞，聽他清清楚楚的念道：「妹妹，你爲什麼不私奔了出來？」「還有一生一世的人生呢。」桂姑聽了，就把這話告訴給他母親，使他母親益發相信曼妮的到達，會使彬亞大見起色。

不過現在又有一個難題焦慮着曾夫人，桂姑和她們的丈夫。彬亞的病勢比了當時決定去接曼妮的時候又增重了許多。這一點使他們最初擬舉行婚禮以對抗病情的計劃未免加上了一重新的考慮。要顧到曼妮的將來。在病勢略爲輕鬆的時候不至這樣困難，但因為彬亞的生命到了危如累卵的階段，未免對曼妮似乎過份。「吾的兒子病勢這樣厲害，叫我怎樣向曼妮開口呢？」曾夫人說。她總已望着曼妮到了，讓兩口兒見了面，彬亞或許有個轉機，不過不舉行冲喜，未免所望過奢，而冲喜是一個最後的挽救手段，因為大夫早已用盡可能的方法了。曾夫人當然可以很婉轉的提出這個意見，但倘這動議而能發自曼妮的母親則比較的可以減輕一些爲難的情形，她心中盤算，曼妮母親一定能够想到此，因爲在這樣情形下，那趨勢也很明顯，否則不會特地指明要請曼妮母親同來的。曼妮已經正式給聘定了，改嫁別人是不容考慮的事實。但是到底她和她母親能否同意？蓋冲喜雖屬很通行的舉動，然亦不可無

坤宅之完全同意而舉行；這固然是任何人婚娶一定的實情，但這裏還需要與未婚媳商量。

一個姑娘而嫁給躺在病榻上的男子，有時竟嫁給已經死了的男子，完全是一種犧牲的義舉，絕非金錢所能購買得到的。他或許不幸而不起，這是很可能的，雖則大家的預想總希望他會痊可。寡婦在宗法社會裏是看得何等鄭重聖潔的，不能輕易的冒險。就是平常的寡婦也不能強迫，何況這種的寡婦是加倍受人重視的。上面普通的守寡稱爲節，下面未曾實際成婚的守寡稱爲貞。假使本人不願守節與貞，無人能強迫寡婦守節，童女守貞。那像立誓進修道院以終身的一種誓言——完全爲個人自主的行動。

曼妮或許甘願爲愛情犧牲，好像許多姑娘因爲他們的愛人死了，立志終身不嫁而拒絕任何婚議。

曼妮母女倆在五月廿二日下午三點鐘模樣抵達北京，那天正是飛沙很盛的一天。所謂飛沙乃北方特有的現象。接近地面處並無風潮，却是半空中有一層密集的黄塵波動的掩蔽了整個天空。太陽若隱若現的露着好似一隻藍色圓盤，使這座京城罩上一重奇異幽靜的氣氛，好似一個過早而冗長的黄昏。

曼妮特別的興奮，因爲她到一個久在夢中縈想的城市而且到彬亞的家中。她還未曾知道彬亞的實際病況，心上非常的性急，她一路瞧着北京的街道，特別注意漢族和滿洲婦女的裝束。她的母親，小丫環、小樂和那個阿媽同樣的激動，因爲除了那個男傭人以外，她們都沒有到過北京來。

曼妮又想念着木蘭，她事前當然已把行將來京的消息通知她。彼此闊別了四年，不知道她現在長成怎樣個模樣兒？她又想到目前所處的環境，因爲是表親，她到會家去住一程，本來沒有甚麼關係，但是自己現在已是長成的姑

娘了，會家的弟兄亦必長大了許多，最小的新亞亦已十五歲了——她將怎樣與他們見面，又怎樣開口攀談呢？她是彬亞的未婚妻，未婚夫妻是不便互相見面的！但是假使不去見他，叫她從山東巴巴的趕來幹什麼呢，那麼倘若見面時將怎樣避免旁人的笑話呢？那許多孩子，許多成人，許多丫環與僕人！

當她在默思着此等煩惱的問題的時候，車輛拉到一座大公館的前面。白色的圍牆伸展至百尺以外，進口處有廿五尺寬的浮凸鋪道，兩面有夾牆，內向傾延一直至大門，那扇大門是明亮的朱漆，釘着金黃的銅環。大門的上面有一方黑漆的匾額，上面寫着四個金字「和氣吉祥」。大門旁邊掛一塊白漆酒金長牌，上面寫着「電報局副總監會公館」。幾個采絲字，鋪道前面雄峙一對猙獰的石獅子，對面豎立着照牆，照牆的前後左右，路面特別放寬，以容車輛的轉身。曼妮在山東從未見過像這樣的場面。

會府上早已準備好等候她們的蒞臨，但却未料到來得這樣快。當那守門人報告說她們已到時，滿屋子頓時現出騷動的現象。襟亞、新亞弟兄倆正在學校念書，所以只有曾氏夫婦，杓姑生的二個女孩子和男女傭僕在二門口來迎接她們，剩下杓姑一個人陪着病人。

彬亞正在睡眠狀態中昏沈着，杓姑不敢分身。她聽得外面婦女們的嘈雜聲浪和傭僕們的喧嚷。她的女兒愛蓮迅速的跑進來告訴她說曼妮是怎樣怎樣的美麗，身條怎樣的長，穿着怎樣的衣服。杓姑慌忙掩住她的嘴唇阻止她開口，但是一聽到曼妮的名字，彬亞早已睜開了眼睛說：「她在這裏麼？」杓姑慌忙奔到他的牀前，輕軟地說：「彬兒，曼妮已經來了。你知道了很快活，是不是？」彬亞的熱度還是很高，祇萎弱地微笑，閉一閉眼睛又睜開來說：「她是

不是當真來了麼？你不騙我的爲什麼她不進來聽我呢？」

「你太性急了，」桂姑說。「她們還剛剛到哩。她身上有孝，不能就隨身的沖進病人的臥室裏來。」

「她們在路上要行多少日子？那好像很長很長。」

「只有六七天。不要在這些問題上煩勞你的頭腦。她們來得已經很快的。你生着重病，甚麼都不知道呢。」

「現在我可以復原了麼？」彬亞說。二十歲的患病青年，說來真像個小孩子。

「當然你會痊癒的，讓你的心鎮靜一些，休養休養你自己，等到了香花開的時候，我就可以陪你和曼妮到十海去欣賞了，那好不好？」

她端了一盅暖藥湯喝了，喚了個僕人來陪護着他，自己纔抽身去會見曼妮母女。

會公館是一座很富麗的四進的大第宅，正屋的東面是一條狹長的空地，沿邊列種着一行高大的榆樹，並有一段一段曲折迂迴的遊廊通至西邊一個隱而不顯的院庭。彬亞已經移住在西廂最後一進屋子中，有一行牆垣在後進中庭間把牠與父母的屋子相隔離。他的屋子前面，可以望見一個三十尺寬的天井，裏面有一座假山，一個魚池和幾枝種在缸內的石榴樹。他搬到這座屋子裏來，因爲這裏特別的幽靜，也因爲他的病勢轉趨危急，設有不測之事發生，不致令正屋蒙不祥的印象。

桂姑得從這間後進偏屋穿過一扇六角門來到後進正屋然後再從這後進正屋穿到第三進大廳，那兒曼妮母女還在跟會氏夫婦坐着談話。

曼妮穿一件素色的藍襖和一條綠色褲子，因為他的重孝已經滿了。髮辮上打一個黃結繫一朵黑花。她的個子並不高，但桂姑覺得她比了去年在山東見面長得多了。他們正在談論着一路的經歷和彬亞的病況，可是會夫人還不敢把彬亞危急的真實話告訴曼妮母親。曼妮母女倆瞧見桂姑挈著愛蓮走來，從椅子上站了起來，桂姑向她們道了萬福，表示着歉忱說：

「來得遲了，請伯母原諒。」那是稱呼上的習慣，母親總依了孩子的稱呼來稱呼親戚，所以桂姑依著愛蓮稱孫太太做伯母。桂姑接着說：「一路上母女倆辛苦了。我陪着彬兒，他一向熟睡着，還只愛蓮跑進來告訴我說你們到了的時候纔開醒的。他急急的問起你們，又問曼妮妹妹爲什麼不進去瞧瞧他。」

曼妮微微紅暈着臉，她的母親回答道：「請他自在。吾們身上還有孝，不宜直捷的沖進去，先要洗了臉，換了衣服呢。」

這話提醒了，會夫人想起曼妮與彬亞相見的手續。

「不錯，不錯」他說。「我們這一次真對你們不起，煩勞你們母女倆遙遠的趕來。我們因爲覺得彬兒的病是由心上來的，他已經是個長成的孩子了，又跟曼妮厮混慣了的，倘若兩口兒見了面，他的心上快活了，這病勢也許會迅速一些好起來。我在膳午時候還跟桂姐講起你們快要來了，先要選好一個吉利的時辰。今天晚上戌時却是個吉利的時辰。再坐一坐息一息力，嫂嫂，你洗過了臉可以先進去瞧瞧他，曼妮到了晚上這個時辰纔進去。你們一定很乏了，我領你們去瞧瞧替你們預備好的房間。」

會夫人的這一席話，隱示她的重視曼妮的蒞臨，過於她的母親。一方面表示對她母親的敬意，因為平常像領她們去聽臥室這種事情是託桂姑去辦的。曼妮母親推辭了一番，會夫人却堅持要親自陪去，說有許多話要說呢。所以她吩咐桂姑回到彬亞房間裏去陪病，曼妮母女倆乃向會文樸和桂姑暫時道別。

她們的行李早已搬進了在「靜心齋」裏預備好的房間，這是在正廳西面隔別的一座房子，西偏另有一扇邊門可通彬亞住的一座院子。會公館裏各座院子係個別的各自構成獨立的單位的，這樣的型式，使親族同居一宅，很感便利。此等院子前面總有一個小天井，佈局的氣象很僻靜而完美，無需乎與他屋相毗連。當曼妮走過一段一段格子遊廊，穿過一扇一扇小門，心中忖：這樣一定認不出回來的路線的了。

她們住的屋子是一座三間朝南正屋的院子，西端有一條走廊通到傭僕的臥室。靠南邊圍繞天井的白圍牆，有一叢稀疏的細竹，夾到一支淡藍色的石筍，約模八尺高低。這所在顯現着幽靜單純的特色。而且這天井毫無障蔽的陳露於天空下面，當皓月上昇，蕩漾的月色，映遍了整個院子。

再西面是一所家祠，建築在一片曠場上，一部份生着幾枝果樹，另有一座破舊涼亭，一堆廢物堆，形成荒蕪的景象。家祠後面便是現在彬亞住的那所屋子的——一個天井。

給曼妮母女倆住的那座屋子，是公館挑選出來最適宜於族外家庭居住的地方，牠完全跟正屋的隔離，可以用作讀書人的書齋，可以用作藏嬌的別室。一個人可以終老其間，或著書自娛，或怡情養性，完全忘却外面還有一個世界的存在。

會夫人對她們表示特別的禮敬。她親自照顧她們的屋子，床褥，衣櫥，梳台，以及其他一切設備，並領導小樂和阿媽到灶間裏去。端上龍井茶杏仁羹，會夫人並告訴她們稍待尚有餛飩給她們當點心。

一個傭人又搬進了一對新坐墊，新痰盂，一隻白銅水烟筒，和一張新的綉花檯毯。會夫人見了責罵道：「你爲什麼不早早安排好直等到這個時候？」她知道曼妮母女倆來得比預期的日子早了些，所以這不能算傭僕們的過失，不過她故作此言用以表示敬客的意思。

「倘若缺少甚麼，儘差小奴去告訴相妯好了，」她說。

曼妮母親回答說：「我們這一次這樣匆匆忙忙的趕來，致沒有帶甚麼有價值的禮物來，却反而承你這般客氣煩勞了你。這樣的房間真是配給神仙住的，我們的福份真不知可能當得起呵？」

「福份！太客氣了。」會夫人回答說。「我們只怕你們還不肯屈就呢。我們今年該是運氣壞。自從今年春天，這屋子裏沒有太平過；不是這個病便是那個病。我巴望你們母女到了，我們的運氣可以轉佳過來。我的這個彬兒到如今差不多病了一個月了，看來像一些沒有轉機。」

「他現在怎樣了呢？」曼妮母親急急的問。

「一個年輕輕的孩子怎麼經得起這麼長久的腹火煎燒？」會夫人說着，心上想準備把這真情吐露出來，接到說：「他是大便祕結，而小便頻數，常常說冷痛，又覺得腹部脹滿。他的四肢部是冰冷而軟弱，昨天替他換襯衫，瞧見他的肩膀骨瘦得凸了出來。千不該萬不該，我們在起病時不該不就替他請大夫，我們只當他是上次患過的感冒！現在

大夫替他開着保持元氣的藥方，用來治療他發熱，你知道這種熱是和表熱不同的，藥方裏用着硝石，硝石這樣藥是要等到血內發現了毒素纔用的，我在想，這樣一個年輕輕的孩子，究能受得住多少硝石呢？任何疾病都打從生機活，力失調發生的，但即經由受寒中暑等外感的媒介而顯露出來，那好像一杵樹，假使樹存根強，樹枝自然繁茂，假使樹根損傷了，樹枝便枯萎起來了。到了這樣毫無轉機的地步，彬兒父親和我都想起假使你們來了，彬兒的心境咽喜了。他體內的生機活力將重新萌發出來，所以我們纔拍電報來請你們。我的這個可憐的孩子……」曾夫人喉住了。

「放心吧，」曼妮母親說。「這樣一個好孩子，不會年輕輕出甚麼岔子的。吾們巴望佛天菩薩保佑他，吾們凡人再盡力的設法，只要能够使他好，我們母女兩人沒有一樣不肯去做的。」

曾夫人含着眼淚說：「倘使你母女兩人救活了我兒的性命，你們真是曾家的大恩人了。」她忍不住又對曼妮說：「曼妮小姐，我懇求你救救我兒的性命。」她的口氣竟不像是一位伯母和未來的婆婆，竟好像一個病孩的愁苦母親向一位可能的救命恩人所說的話。

講起了彬兒的實際病況，曼妮的心尖開始繃縮起來，一陣一陣的刺痛，使她的淚點像斷素珠般一串一串的滾出來，還不敢哭出聲。但當曾夫人向她說「懇求你一一語的時候，她實在忍不住了，跑到隔壁去伏到床褥上痛哭了一場。

曾夫人聽得隔壁掩抑住的哭聲，情緒不由緊張一下，這纔明白曼妮方才爲什麼突然的離開而沒有回答她的懇求。

她定一定神，又接着說：「倘若天爺有眼，他應該保佑這一對小夫婦使他們完成美滿的良緣。」她說到這裏再也說不下去。她感覺到自身好像便是曼妮的母親，急急走進隔房在床褥上坐了下來，想安慰安慰她。曼妮坐了起來，羞澀得無地可容，會夫人緊緊抱住了她。這一來又催動了她的淚潮，索性貼伏在會夫人懷裏啜泣起來。

這位太太和這位姑娘之間，兩顆心兒同時產生了默契。

這時候桂姑的丫環香薇一直站在門簾的外面不敢跨進來。會夫人抬起頭來瞧見簾子外一個人影，便喊道：「是不是香薇有什麼事情走進來？」曼妮羞澀地轉臉過去，俯倒了脖子不發一聲。

香薇說：「我是差來請示孫太太，餛飩可要此時就端來，還是再等一等？」

孫太太說：「吾們還不餓呢。」她是跟着會夫人走進來的。

會夫人又帶着勸意的問孫太太，不妨拿來吃一些，孫太太說，這時候的心緒，不像吃東西的樣子。會夫人乃吩咐香薇說：「你去關照現在，還用不着，再過一個鐘點，讓她們息一息，便送到這兒來好了。」說着又轉向孫太太：「你們還剛剛到哩，我不應就把自家的煩惱來累及你們。我該告辭了。」

曼妮母親說，等她洗好了手，換好了新衣裳，撒掉頭髮上的黑結，她馬上要去望望彬亞哩。這是不錯的，喪事已經過了，第三年的孝服便是黑色的。半小時內，便會有一個丫環差來領導她們到彬亞那兒去的。

會夫人說：「你該勸勸曼兒叫她寬懷一些兒。」曼兒兩個字是一種親熱的稱呼，她毫不遲疑的隨口說了出來。接着又說：「她該好好的息一息刀，今天晚上當她去望彬兒，你替她打扮打扮，讓彬兒瞧見了格外歡喜一些。」

香薇跟了會夫人回轉去。她的房間離此倒不遠，不過沿路有一行遊廊，半邊砌牆壁，曲折紆迴，適於暇時漫步而。不宜於有急事的時候。是以她們大家走到了桂姑的房間裏去。會夫人正想在桂姑房裏假寐一下，桂姑却走出來報告彬亞的病況說：「自他醒了之後，沒有睡去過，不住的反覆詢問爲甚，曼妮還不進來。」

「我從未瞧見過像這樣親熱的一對兒，曼妮哭得真像個淚人兒。」

「可會向她們說起沖喜的事情？」

「她們剛才到。我不能這樣性急的向她們開口。也不知道她的母親可願意不願意。」

「不過他們兩口兒的生命早已繫結在一起了。」桂姑說。「人們怎能解開天上月下老人結着的紅絲結呢？便會對曼妮說起，假使她本人答允了，她母親是不會反對的。我自從去年回到山東去走了一遭，已跟她混得很熟了，她真心話也肯向我說。當然小姑娘說到婚姻事情總管怕羞的。」

「這意思再好沒有，」會夫人說，她母親不久就要來瞧彬亞，你可以向曼妮獨自說一說。」

會夫人乃走到彬亞那邊去等候曼妮母親。走出桂姑房間，她遇見了襟亞新亞剛從學校回來，二人都很起勁的要瞧瞧他們的表姊姊，但會夫人阻着他們說她此時還要將息一下，要等候她派人來喚他們時纔會面呢。

房間裏香薇正在把方纜所見的告訴給桂姑聽說：「我瞧見她們婆媳倆哭做一團。」說着，吃吃的笑。

「可是曼妮哭得很厲害？」桂姑很感興趣的問。

「我怎麼看得出呢？我走進去的時候她完全背向着我，只看見她的肩頭在顫動，一方白手帕掩住着她的

臉。」

曼妮母女倆，待會夫人去了，還是第一次清靜下來，曼妮心頭感到深切的痛苦，不住的在屋子裏走動着，這地方是這樣幽靜而安適的，天井裏放着一只四尺對徑的金魚缸，裏面養着幾尾金魚。曼妮瞧了，環們怎樣美麗的裝束，不覺有些慚愧她想，他們的詞閣人着實比她的老子在世時捱利得多。

一架大牀是鑲花烏木的，牀柱鑲着黑棕兩色交砌的花紋，帳子是淡綠色的洋紗，金黃的帳鉤具有很精細的意匠。牀頂板的意匠分成三格，每格俱嵌有三色繡畫的綢緞橫幅，中格爲一對鴛鴦游戲於紅蓮花葉之間，右格爲幾隻燕子飛翔於富麗牡丹花的上面，左面是一隻杜鵑正在鳴春，她聞到一種異樣的香氣，仔細一看，發現帳子裏面每一牀柱的背後繫有兩只含着露的白刺梨香囊，她在牀上坐了下來，瞧見褥子上那潮濕的淚痕，不由的感到慚愧。

這是一間西邊的屋子，向南伸展的，所以牠的南端接着西端天井，下午的斜陽從窗格透進來。這一天下午，這屋子看來好像異地的黃昏，一只平滑的紅木檯子安放在那邊窗下，檯上有幾只竹製的筆筒，大約年代已久，化成了深棕色，南面壁上倚一頂書架，西面壁上張掛幾幅草書立軸。這間屋子顯然會用作書齋的。

這間屋子的佈置，很引起她的渺想。坐在牀上，她瞧見西南隅在書架旁邊有一個磁器觀音像，約模二尺高，模型很精美，完全純白色，臉上顯露出一臉仁慈的笑容，儀態十分沈端，每一個婦女沒有不知道這觀世音的。全部尊號叫做「大慈大悲救苦救難觀世音菩薩」。曼妮自然而然的走到這個佛像面前，默默地祈禱。那是一個小姑娘束手無策時仰賴慈悲救主的祈禱，懇求一個未來命運的玄妙的解答。

曼妮母親慣常讓她獨生女兒在這樣沉默的狀態中，所以她自管洗盥更衣，一而等候小樂回來幫她整理散亂的行裝。小樂是一個胖胖的鄉下姑娘，缺了門牙，她還是第一次走進這樣宏偉的宅，未免有些倉惶，她是差出去拿把新掃帚和借一柄鐵鏈的，可是這個差使花了她二十分鐘。待她走回來了，曼妮母親問她說：「你這麼長久是在那裡？還有許多事情等着你做呢。」

「太太」她回答說：「我從未見過像這樣的房屋，完全迷路，走到了前門去——不知道怎樣走法的——那守門人問我要什麼，我告訴他說我要到後面廚房裏去，他聽了不覺發聲大笑。他乃告訴我一直向裏走，到了第三進向東轉彎，可是在回來的時候，我仍舊走了許多冤枉路纔尋了回來。」

孫太太乃叮囑她說：「現在我們到了北京來，住在這麼一個大公館大花園裏，人多口雜，出言一定要十分留心，有人問你什麼事情，總要先想方纔回答，也不要太多講話，你肚裏想說多少話，嘴裏只好說一半，其餘的一半讓牠嚥在肚裏好了。那不像在鄉村裏頭，你得知道，看看別人怎麼行動，學些規矩。」

孫太太乃喚曼妮來與洗曼妮因為在山東時在會府上住得久了，也知道怎麼應用外國貨的肥皂了。

一個在彬亞房間裏服役的名喚雪華的丫環從邊門走了過來，却不直接的走到曼妮母女身邊，一直的走到東邊傭僕們坐着的地方，說她是來等候孫太太端整好了做領導的。小樂乃再走進來把這話傳達，孫太太便又叮囑他說：「你瞧見沒有，這便是規矩，你倘若跑到別的院子裏去，你也不能直接的奔着太太少爺面前說話，你先要對他們的丫環講。」

孫太太乃吩咐雪華走進來，雪華乃進來說：「我們的太太有請孫太太說，倘若孫太太舒齊了，我便來領導孫太太。」

孫太太乃跟了雪華走出去了，又剩下曼妮一個人。不，一個傭人端來了一碗雞肉餛飩，又說孫太太已在裏面用了。曼妮的心曲還是很混亂，腿兒因為趕了長路，也還有些發抖，吃了一碗熱餛飩，身體暖和了不少，就到西廂裏去躺一下。

却不知不覺迷迷糊糊的睡去了，差不多剛瞌上眼，就瞧見一座枯廟，孤立於滿鋪着白雪的荒地上。她就在這雪地上行走，大雪片還在紛紛的飄着，她心上不禁在狐疑，爲甚自己祇剩下單身在這裏，她的伴侶到了那裏去了呢？她向那枯廟上的匾額望望，一瞧原來是人家的祠堂，但因爲那匾額剝落得太厲害，這家人家的族姓已經辨認不清了，她走了進去，只見內部實在荒蕪得不堪了。天氣差不多像是黃昏時分，她身上又寒又有些胆怯，想燃一個火把，在地上找到了一束稻草，可是找不到火柴，正在沒有主意的時候，忽然聽得外面有人呼喚的聲音，她掉轉身一望，瞧見一個穿一身黑衣的女郎，挽着一籃木炭，微笑的說：「曼妮瞧瞧這裏，看我帶來了什麼東西來給你了。」那女郎看去好像是木蘭，曼妮想起她與她已經有幾年不見面了，對黑衣女郎走了進來，曼妮正在默默自語的說：「可是那裏去找火柴呢？」那黑衣女郎好像是聽得出她心中的語聲的，接上來說：「瞧，那面不是一盞永明燈，有着火焰嗎？她抬頭一望，果見一盞油燈掛在神座的前面，於是兩個姑娘一同取了稻草，在燈火上點了起來，做成取暖的火把。接着二人又往裏面走，却叫曼妮吃了一驚，原來裏面狹長甬道內有幾具棺木排成一綫的直行，突然又有個一身白衣的婦人站在

甬道那端，她的臉兒生得真美，很像那位觀音菩薩。「曼妮走過來啊！」那婦人向她叫喚。曼妮終是胆怯不敢穿過那條甬道，可是她心上很想接近那個慈祥的臉容。她請求那黑衣女郎陪她一同走過去，但是那黑衣女郎却說：「不行，我還是站在這裏替你看管那火把，等着你回來。」好像有一種異樣的誘惑力吸引着她穿過那排着棺木的甬道。這條路暗晦得緊，她躊躇起來，那觀音菩薩又笑着呼喚她，叫她不用怕，她將領她去看她的宮殿，她走過去在甬道的盡頭處隔着一條深深的溝道，僅用一塊棺材蓋充作橋樑，那白衣婦人却站在溝道那邊，曼妮向她說：「我走不過來呢。」她却說：「可以走過來的。你一定要過來。」那塊棺材蓋不過尺半闊，而且上面是拱形而兩邊向下彎着的，而曼妮的足，又是纏着的小足，她不能嘗試那不可能的事情。「你一定要過來，你是可以過來的。」那聲浪在說出乎意料之外，她真的跨了那橋樑了，喔！她踏上了珠花玉樹的寶島，滿眼是畫棟雕樑，朱樓金屋，寶塔迴廊，背後的枯廟。一剎那間已經隱沒，這座神仙宮的四面，盡是一片雪白的平野。曼妮發覺本人也穿着一身縞素，轉覺得愈白愈美麗。水柱懸同在銀樹上，大氣好像又稀又薄。那婦人說：「你瞧見了這一切沒有？」她走得愈快，那婦人愈像觀世音菩薩。她們一掛掛過了大理石的平壇，走進一座宮殿，這座宮殿，她知道，是「永明宮」。那座大殿上有許多男女孩童捧着花籃，有的在照顧香案上的香燭，這些男女孩童彼此談笑混在一起，毫沒有羞澀的樣子，孩童群裏有一個穿綠衣衫的小姑娘走出來迎接她。說她瞧見了她回來，真是說不出的歡喜，於是她突然感到好像她是從前到此地來過的，這宮殿好像很熟悉，所以她自己也祛除了一切羞澀態度而自在與男孩子們談笑起來，斯混着了。那綠衣姑娘問道：「和你一路丟的那伙伴那裏去了？」曼妮經這一問，立定了尋思一下，可是一些也記不起這伙伴是誰。綠衣姑娘又說：「那

都是你的不是，你們兩人竟一同捨掉這地方而奔出去了。」於是曼妮一切都想到了。她本來是一個果園中的仙女，愛上了一個年青的園丁，這是違犯這裏的規律的，爲了這個緣故，他們兩人一同被驅逐出去，讓他們去戀愛，去受苦。她此時明白爲什麼她得比較她的情侶受較大的磨難。

那個白衣婦人此時又來領她走開，說她的朋友正等候着她。於是走回到大門口，冷不防那觀音菩薩用手指輕輕一點，把她推了出去，她只覺得好像在半空中跌了下去，忽然聽得有人在呼喚，「醒轉來，醒轉來，曼妮！」她四面一望，原來又到了那座枯廟裡頭。那黑衣女郎還等候在那裡照顧着火把，而發現自己却乏力地躺在地上。

「我現在在那裡？」曼妮問她說。

「你一向在這裡，你一定做了一個夢。你約模睡了半小時。瞧瞧這火把，牠差不多快燒完了。」

曼妮望望那火把，那情景何等逼真，她想她真的做了一個夢。

「我方纔在做夢，夢見一個奇異的美麗所在，等她走過了排着棺木的甬道，又跨過棺蓋板舖的一座橋樑，而你
不願跟我一同走。」

「什麼甬道？」黑衣女郎問。

「喏，在那兒哩！」曼妮回答着，坐起來尋找的向牠望去。

「你是在做夢呵，那裏有什麼甬道——不過是個天井罷了。」

「我不相信。除非你在做夢。我要跑去瞧瞧去。」

黑衣姑娘一把拉住了她，「胡說，你是做了一個無意義的夢而激動起來了，我們都在這裏，外面還下着雪。」

正當那黑衣姑娘愈拉愈緊。她又聽得有人在呼喚：「曼妮你在做夢啊！」她驚醒過來，只見桂姑站在她身旁拉着她的衣袖微笑，她躺着的地方，原來是會公館裡的一間臥室。

「你一定疲倦得乏力了，」曼妮說。

曼妮坐了起來，心神有些模糊。「你來了幾時了？可會累你等得長久？」她問。

「並不很長久，」桂姑回答着說，總是含着微笑。她在她身邊坐了下來，緊緊的捏住她的臂膊。

「不要把我捏得這樣緊，」曼妮說，否則吾又將醒却這個夢了。

「你在講什麼？」桂姑問。你可會醒了沒有？

「那麼你再擰一把，」曼妮說。桂姑依着把她擰了一把，曼妮感覺到這一擰有些痛，乃自忖：這一次或許我真的醒了。」

「你做了怎樣一個夢？適才你還在跟人爭辯說別人是在做夢而自己並非做夢。」

我在夢中做了一個夢，做着一個稀奇的夢……其後我從第二個夢醒轉來，醒入第一個夢，火把還在燃燒，地面上還有白雪……喔，我給這樣纏得昏頭昏腦了！

說罷，一眼又睜到書齋壁角放着的一尊觀音像，她的臉龐真是夢中穿白衣向她說話的那婦人的臉龐，她於是想起當地入睡前她會很詳細的諦視過那觀音像的臉龐，而那觀音像所裝配着的那堂座，很像她夢中所聽見的

宮殿。

桂姑這一回一個人走過來，沒有帶了環，想暗中悄悄的跟曼妮講幾句話，因為這幾句話的話題很難於啓齒，她想怎樣引起一個開端。「你還沒有梳理過頭髮哩」她說。「你得稍爲打扮一下，然後到了晚上去看他。」

「去看誰？」曼妮佯裝不明白的這樣問。

「看他。」桂姑狡黠地笑着回答說。「你巴巴的趕到北京來假使不爲了看你的彬亞來，還來看誰的呢？」

除了桂姑外，以前沒有人當面對她說穿過看未婚夫的話。因是她繃繃眉頭感很着狼狽。「怎麼可以？」她說。「你在跟吾開玩笑。」

「說那裏話，吾跟你正正經經。特地請你來的最要緊的目的就是要叫你去見見彬哥。不然的話，我們也不用拍了。電報來了，平常本來未婚夫婦互相會面不大有的。但是也沒有旁的辦法。」

「可是假使我不去瞧他他便怎麼？」

桂姑知道曼妮不過爲了怕羞，纔這樣在閃避。「當你的爹爹去世的時候，有一個人願意穿了孝服，把他的名字刻上神位還寫明是女婿，現在這個人生病了，你却瞧也不願去瞧一瞧麼？」

「那不是我的不知道感恩，只因爲怕給人家笑話。」曼妮回答說。「訂婚是由父母作主的，現在假使不願禮貌當他睡在被窩裏的時候去瞧他，旁人將怎樣講呢，那真叫我要羞死了。」

「你不用擔心這一點，這不比得偷偷摸摸的幽會，而且男人家一定沒有在那裏單單是他的母親，你的母親和

我所以沒有人來會笑你起來，快些，讓我來替你編髮辮。」

曼妮說她不敢煩勞她，但桂姑再三的要替她梳頭，領她到了梳粧台前，叫她坐了下來。桂姑打開那黑漆的小鏡匣，把裏面嵌着鏡子的匣蓋豎了起來，桂姑站在曼妮的背後，覺得這樣的位置講起她心頭要說的話來倒比較的便利，因為他可以從鏡子裏窺望曼妮的表情。他打鬆了曼妮的頭髮，絲披滿她的肩膀，構成她那小小粉白臉龐兒和煇紅芳唇的底紋。曼妮的眼圈兒還紅着。

桂姑說：「你不用騙我了，你一定哭過了的。」

曼妮轉身來搶住了她的木梳，蹙着眉頭說：「奶奶，倘若你要跟我開玩笑，我就不要你替我梳頭了。把木梳給我吧。」

桂姑把她揪住了，用力把她的身子旋回去，仍舊使她面對着鏡子說：「吾們倘不趕緊的梳粧，要來不及舒齊了。襟中新亞都已放學回來，正等着和你相見呢。」

曼妮聽了她的說不動了，辮子編好的時候，桂姑望鏡子裏的曼妮臉蛋蛋說：「瞧我真不能怪彬亞了爲了這樣標緻的一個臉蛋兒，假使我是男人家，也要想得病倒了，哼，假使我在病中有這樣一個美人兒來望病，我的病準會痊癒了的。」

桂姑在鏡子裏瞧見曼妮的眸子抬起來向她望望。

「你當我是什麼？我不是藥草，爲甚可以醫好人家的毛病呢？」

「比藥草還靈呢。你是一個活神仙啊！」桂姑說着，用兩隻手指把她的頭髮接按平滑，又說：「這話我沒有告訴別人，原來彬亞屢次問起你了，不多幾天前，我一個人在他房間裏，那時他的寒熱正高，他喚着你的名字說：妹妹你爲什麼遠遠的離開着我呢？」

曼妮羞得紅透了脖子，纖小的唇兒又顫動起來。在她的心上，只巴望此時能立刻的奔這彬亞房間去瞧瞧他。

「老老實實告訴你，」桂姑接着說：「曾家園家都把你當作救彬亞性命的神仙看待，只有你一個人會使他快活，他瞧見了你，感受的痛苦也會輕鬆了。」

曼妮羞得拾不起頭來，雙手掩沒了他的臉蛋。桂姑在她背後坐了下來，雙手捉住了她的肩膀，對她說：「我知道這事情是很使你爲難的，但是你們彼此不是陌生的，你們是自小表兄妹一塊兒長大起來的，現在這事情是爲了表哥哥的願望，他的病正在厲害當兒，不是呆守傳俗的禮儀的時候。」

曼妮抬起頭來，眼圈兒濕潮潮的說：「可是我們還沒有結婚，而且倘若我瞧見了他，又有什麼用呢？我怎樣可以服伺他看護他，即使我心上願意的話？」

桂姑明白曼妮的話，她不單是想瞧瞧他，還思實際的去服伺他呢。乃對她說：「我想，目前你還未必早早晚晚的去服伺他。他所想要的就不過是見見你的面，和你談談。假使你能幫助治好了彬亞，曾氏一家真不知要怎樣的感謝你呢。在眼前，當然是不方便的，太太昨天晚上還跟我說過，假使你們兩口兒結過了婚的，你可以一天到晚的照顧着他，沒有人會說一句話的話，又說轉來，當你去和他見面的時候，吾們大家都在那裏，那好像是一次很隆重的訪問。」

曼妮很留心的聽着村姑又接着說：「曼妮，我們當初拍電報給你的時候，太太本想接你來趕快完成了婚事替彬亞沖喜，所以吾們還邀了你母親一同來，但是現在彬亞的病勢又沉重多了，吾們不知道將來的變卦會怎樣，太太也不敢開口講這件事情了，萬一有甚麼說不得的事情發生——你還是這麼年青。」

曼妮毫不遲疑的回答說：「萬一有甚麼不幸，你我想我還會嫁給別人麼？他們這樣恩情的待我，假使我不知道感恩，便不能算人類。」又正色的對村姑說：「奶奶我可以把我的心思告訴你，我生爲會家的人，死爲會家的鬼。」

這是一句簡明嚴正誠實的話，她說這幾句話沒有感情作用，可見她的心上認爲這是應該的事情，一些不成問題的。

「天然，我從未疑惑的相信你一定會答允的，村姑說，吾們大家巴望沖了喜以後，彬亞心上高興起來，那毛病就會好了。但是爸爸媽媽當然還要顧着你的將來，他們總要等你自己願意了纔進行辦這件事情。旁的辦法已經一樣也沒有了，這就是爲什麼一時很難決定下來的道理。」

「無論，無論什麼……什麼事情，只要能療治好他的毛病……」曼妮哽咽的悲泣地說。「萬一有甚麼不幸的事情發生，我只有削髮進尼姑庵去……」

「不要胡說，」村姑說。「事情還不至壞到這般地步，爸爸媽媽也不會放你，還有你自己的母親在，你早已是會家的人，你的命運跟會家的命運是聯合在一起的了。吾們好好的等着——誰知道明年老爺太太不會抱孫子？吾們還得吃紅蛋呢？」

「你又來和我取笑了。」曼妮歎口氣說着，立起身來，側轉過去。

香薇立在門口外面通報說：「二少爺三少爺要見曼妮小姐。」桂姑低低的向曼妮耳語叫她把淚痕拭乾了。「那都是我的不好，休要讓她們瞧見你紅着眼圈兒。」新亞還是很頑皮，你知道的——還是這一股小孩子脾氣。」

曼妮走到鏡子面前揩乾了淚痕，桂姑吩咐香薇把襟亞新亞領到中間一間，那便是會客室。此時桂姑想起告訴曼妮，木蘭會差過傭人來問過曼妮幾時可以到，曼妮就在今天晚上去通知木蘭說他已經到了。曼妮正在對鏡撲粉的時候想想，今天一天的經歷真好像在夢中。接着就聽見新亞在外邊叫道：「曼妮我們特地來拜望你這位天仙，這位天仙還在撲粉呢。」

從鏡子中，她瞧見新亞正立在房門口。

桂姑呵喝着斥責道：「怎麼一個小叔叔可以偷窺嫂嫂的閨房？倘使不去，好在客堂裡，我叫曼妮不來見你。」

曼妮雖則是生來膽怯的，就是輕微的激動，也會使他心跳，可是此時重新聽見新亞的聲音，倒也很覺得悅耳。這使他想起四年前與木蘭共同過着的快樂生活。走出去的時候，他臉上端着笑容，襟亞和新亞瞧見她墨黑的眸子，在頗長的睫毛下面閃動着，她的步履是多麼溫雅，端方，恰恰在門口外面立定了下來，互相施禮一下，襟亞長大多了，他的臉龐比較的清瘦而拔長了些，新亞却還是那麼短短的胖胖的，肌膚愈見得紅活了，他張口滿足的大笑着，弟兄倆都穿一件家常的青灰縐紗長衫。比較起來，天然新亞來得美秀一些，他的眸子是圓大的，他的嘴唇是厚重的，笑的時候，有一副深深的笑渦，雖不開口，也好像在問——「好，現在你將怎麼樣？」襟亞已經是十七歲了，態度比較的支持。

重，不輕易張口嬉笑了。

「大家都已長成了，却一個也不懂得規矩，不聲不響的呆瞪着，趕快給你的姊姊作個揖。」桂姑對着弟兄倆說。弟兄倆依言作了個揖，曼妮也還了禮，可是誰也想不到開口作什麼話，香薇站在旁邊，很有趣的看着。曼妮柔軟而輕微地讓了坐，弟兄倆坐了下來，自己也在門房口揀了一只座位。新亞還是一眼不霎的望着她笑，像好她是一個稀奇的陌生人。

「襟亞，新亞，吾們大家差不多有四年不見面了，現在你們二人都長大得許多了。」曼妮先開口說。她的聲音，因為說向彬亞的兄弟，特別的懇摯，這是從前所未有的。接着又說：「你們剛從學校裡回來，是不是你們的先生好不好？你們現在讀的什麼書？」

「喔，吾們讀着天文學，地理學和算學。」襟亞回答說。

這幾種學科的名詞，曼妮雖則已經聽見過，但因為牠們都不是女孩子家要學的科目，一向不去注意，所以聽來很覺着生疏模糊，她的父親生前會竭力反對，詛咒這種古怪而誇張的新式科學，甚麼天文學，地理學，以及生理化學，這都是那些學時髦的壞蛋纒附護牠，他們甚至還反對纏足！曼妮把襟亞讀過的想了一想，問道：「那麼你不再讀中國的老法書了麼？」

新亞說：「吾們還讀着左傳，但是有一位先生說牠完全是沒用的廢物。自從吾們離開了山東，詩經就不讀下去了，你還記得有一個生了七個兒子的母親還想再嫁的事情嗎？吾們多麼愛讀這些書呵！現在吾們甚至在教室裡朗

誦也不行了。

他們當年同學生活的情景，一時又湧上曼妮的心頭，她和木蘭共同居的幾個晚上，她們共同辯論詩經的情況，還是歷歷如繪。這幾首古詩的音節，現在好像在她的耳裡叮嚀響着。

「你還是個頭皮的新亞……」曼妮說，但是新亞跳起來岔斷了她。

「喔，吾們還學習英文哩！Go! morning! Fat! e, H! a! i! c! r, B! r! o! t! h! e! r, Y! o! u! a! r! e! m! a! y! s! i! s! t! e! r, Y! o! u! a! r! e! m! a! y! s! i! s! t! e! r, I! a! m! y! o! u! r! b! r! o! t! h! e! r! o! n! e! t! w! o! t! r! e!e! f! o! r! a! t! e! v!」新亞是個北方人，念不正的短音，又把 am 與 I 混，I 誤作 I a，襟亞聽了咯咯而笑，曼妮尤則聲笑不可抑。

「念的是什麼念的是什麼？」她問着。

「One, two, t:ee, f!o!u!r, f!a!v!」新亞拔着手捐重念一遍。「You are may sister, You-you are may sister, P!u!s! i!-i!-m!e!s, b!r!o!t!h!e!r,」

新亞說罷大笑，襟亞又咯咯而笑，曼妮聽不出他講什麼，只聽得出彬亞一個字，不覺忸怩起，「來好，」她說，「你學了外國話專來取笑別人的。」

「我不是在取笑你。我你說是我的「Sister」新亞發急底說：

桂姑聽了問襟亞道「m!e!s! e!s! 是什麼？我知道他一定在講曼妮。」襟亞不去回答她，却撲嗤的笑出來，累得曼妮絞頓地漲紅了脖子。

這時候，曼妮的母親由雪華陪同着走了進來。襟亞、弟、兄、倆早已跟孫太太在別間院子中會過面了，見她進來，大家站了起來，她瞧見他們正在嬉笑，而曼妮惱得幾乎要哭的模樣，便問桂姑道：「這是怎樣一回事？」又對新亞們說：「她還剛到哩，你們不能欺侮她。」

桂姑回答道：「我也弄不清楚呢。你還是問新亞吧。」

襟亞回答說：「吾們不是有意的在欺侮姊姊。新亞在告訴她，吾們在學校裡怎樣學習着英文啊。」

「我聽見他說……」曼妮要說出彬亞二個字，欲說又咽住了。

「聽見說什麼字？」新亞追問這一句。

「不要管牠。當你講着外國語，我知道你在取笑我。曼妮規避着他的追問這樣說。」

桂姑對襟亞說：「新亞到底說的是什麼？」

襟亞乃解釋道：「好，讓我來講新亞說襟亞是他的哥哥，曼妮是他的嫂嫂。」

「這幾句話也沒有多大關係。」曼妮母親說。但是曼妮撇起了嘴巴，頓着足。新亞乃走到曼妮的身畔，柔和地說：「不要動氣，我不是在取笑你。」

曼妮此時的態度，哭又不好，笑又不好，因為新亞雖則是頑皮，她心上却是很歡喜他的。

桂姑乃領了襟亞、弟、兄、倆回到自己的院子裡去了，從此以後，新亞每當與曼妮見面要和她開玩笑的時候，總用英語來稱呼她。可是新亞和襟亞幾個人除了這幾個簡單的初步英文字以來，誰也不會講較流利的英語。

第八章

這天晚上會府上排了筵席替曼妮母女倆洗塵。曼妮在筵席上那樣的雙頰紅暈顯得容光煥發，就是謹嚴的曾先生也情不自禁的要看她幾眼。桂姑是照例忙著底敬茶她招待客人可謂十分週到使得孫太太非常的感動，莉亞到也保守着謙恭有禮的態度和表姊攀談，德亞却是沉默着因為他年紀大一些了，又有他父親在面前有些膽怯。

曼妮坐上筵席說不出的羞澀，真好像已經是新娘娘了。其實還有更深一層的意義，她是正要闊別二年的情人重逢了。各色菜肴她都是略為嘗嘗。她具有熱戀的嬌態，眼珠格外的明媚，玫瑰色的熾熱的面頰襯托着排貝樣的皓齒，雙腿有些抖動，她正要奉着母命去幹一件私人祈望的事情，這一桌的筵席，談話，莉亞的聲音，侍奉她的僕婦種種情形都在這極度愉快的氣氛裡繞着，她浮動着但只有一個思想佔據着她的心靈，就是「我不是能援救彬亞疾病痊癒的神仙？」三萬六千個汗毛孔，個個都發出一種超乎自然的力量，準備來效勞。她感覺着奇異的興奮的願望，震撼她的身體，只巴望立刻收場了這酒席去探望他，已不是她的心而是別種力量控制了，紫紅色的暈潮衝上了她的面頰，胃裡咯咯的作聲，額角上流着汗珠。

席間的談話，她到第二天一切都模糊的忘却了，只覺得四周的目光，連僕役在內，都集中在她的身上。各色菜點上齊了之後，有幾件水菓端上來，她連啜了好幾片生梨纔覺得舒適些了。

曾氏夫婦住在後進的屋子裡，彬亞的院子就在這屋子的西端，屋子的前面接連着一條長廊，這長廊比院子高。

出三尺中間隔着一堵牆，有個六角形的門戶，每邊種一棵桃樹，這院子是用二方尺的厚磚鋪砌的，中間嵌着彎曲的石子路，砌成各式的花樣，院子裏有個小假山和一個小池，三排長長的石級通到走廊裏，這屋子一共有三個房間，東面另外有一間東面另外有一間是傭人的臥室。

桂姑不等水菓上席就急急的離席去替彬亞安排這祥瑞訪問的事情了。雪華見桂姑向她道了喜，問他新娘可來了沒有？雪華的說新娘原是一句戲話，桂姑聽了只是微笑，說道：「別胡說。」

彬亞吃過一碗熱的鷄汁銀耳，舒舒服服的睡了一會，一覺醒來，額上還有些汗點，一盞洋油燈已經點好了，安放在桌子上，火頭旋得很低，他問雪華這是什麼時候了，雪華告訴他，他們正在吃飯，孫小姐快來探望他了，彬亞就吩咐雪華把燈芯旋得高些，這樣在她來的時候屋子裏可以顯得格外光明一些。他又要熱手巾，雪華就用熱手巾替他揩一次臉，雪華是個聰明負責的女孩子，所以派她服侍彬亞的病，她本來的名子叫梨花，因為要避會太太自己的閨名（玉梨）的諱，所以改名叫雪華了。

桂姑走進來覺得房裏很明亮，這種情境在上星期是從未有過的。

她吩咐雪華到階沿上去等候着客人，自己在彬亞牀前陪着，不着五分鐘，便聽見雪華在院子裏呼喚道：「她們來了！」她走前去扶掖着曾太太，曼妮隨在她母親的後面，小樂扶着桂姑候在房門口迎接她們，這三個女人堵塞了門口，把曼妮隔在後面，她祇得站在門限上興奮地等待着。

忽然露出了一個空罅，彬亞的床帳已經起了，從開着的門裏曼妮望見彬亞的瘦削的臉龐和巨大的眼窩正在

注視着她垂下她的眼臉。

曾太太過來拉了拉她的手，領她到彬亞床邊，她對她的兒子說：「彬兒，你的表妹在這裏。」

對於一個十八歲的姑娘，這真是個難堪的情境，但是曼妮鼓着勇氣，語音顫動的說。

「彬哥，我來了。」

「妹妹，你來了，」彬亞說。

彼此的對話便盡於此了，但是對於彬亞這是另一個境界。

曾太太深怕彬亞出言失了體統使曼妮爲難，就讓她離開了床畔坐到床端的一張桌子邊。這柔和燈光射出紅色的光圈，照着她的面龐和翡翠的耳環，她的秀髮和玲瓏的直鼻的浮彫型的輪廓格外的顯明，曾太太請曼妮母親在一隻椅子上坐了下來，她自己坐在床沿，而桂姑仍然是立着。

桂姑對雪華說：「你可以和小樂到外面去侍候着。」

彬亞從緞子被頭裡伸出手臂來，曾太太要把他手臂放進被裡，說他不要受寒。

「我現在覺得好得多了，」他說。他母親靠過去摸摸他的額角，真的，熱度已經退了，孫太太也說的確比下午見他時好多了，桂姑過來診察着的脈搏說：

「的確的，我不信仙藥有這樣的靈驗，你們母女倆人一到，勝了十個太醫，曼妮在下午還爭辯說她不是仙草，我說她勝似各種仙草，因爲她是彬兒命中的福星，福星高照，病魔自然逃去了。」

曼妮忍不住欣喜的微笑了，但是聽了桂姑講着她，就對她母親說：「她是喜歡和我開玩笑的。」

「萬事都由天定的。」曼妮的母親說。「疾病都順着天意，只要天老爺佛力保佑，病人就會痊癒了。這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我們母女二人那裏敢當呢。」

會太太快樂的說：「醫生下午來過說，照這樣的情形下去，稍隔幾天，他或許可以吃些陳糙米粥，人定要吃些米料，米是要緊的養料，能够吃了粥，進步就快了。草根樹皮僅是治病，決不能靠牠恢復本原的。」

彬亞躺着靜聽這關於他的消息，他的左手露在外面，放在綠緞子的被面上，曼妮見他那手臂的晰白憔悴，看得有些出神了。

會太太心上很覺得滿意，站起來對曼妮母親說：「你今天路上辛苦了，請早些安息罷。」曼妮母親也站起來了。這是出乎彬亞意外的，曼妮心上未免有些勉強，但只得站起來了，但是桂姑說：「曼妮纔來，他們表兄妹已經二年不見了，該讓他們多談一會，你們請先去，我留着伴他們。」

「這也很好。」會太太說。這顯然是預先安排好的。

當桂姑送太太們去了，回到房裏，彬亞對曼妮說：「曼妮來，坐到這邊來。」可是曼妮坐着有些彈動，桂姑說：「表哥要你坐近些，不妨就坐近些，這樣，他可以和你說話便利些了。」

曼妮羞怯地移動過去，覺得正當和刺激的事情。她斜坐在牀頭的邊沿上，她雖則這樣矜持，也情不自禁的摩撫着被面，彬亞要她坐得再近些，她不依的說：「彬哥，這算什麼呢？」可是實際上她身子却移近些了。她的粉腕不自

覺的輕輕地放在他伸在被面的手臂上，他快活地順勢握住了她的手，曼妮裝做不知的任他撫摩着。

「妹妹，你長得這樣美麗，我見了你纔會痊癒呢。」他說。

曼妮懇摯地向着桂姑望了一眼，好像說：「我將怎麼呢？」

「妹妹，我已經等得如此長久了，我望着你來，而今天又等候了整整一個下午，我有許多話要對你說，可是現在無從說起，一句也想不起了。這也沒有關係，畢竟你已經來了。」他已經有些氣喘了，但是還繼續說：「能够看見你聽見你的聲音，多麼快啊……可是我總非常的乏力呵。」

「彬哥，」曼妮說，你不要太多講話，我已經來了，你可以痊癒得快了。」

她的敏銳的目光瞧見他在迸着汗點。

「他在出汗呢，」她對桂姑說。「我想我們該拿把熱手巾給他纔是。」

桂姑回到藏藥煎藥的房間裏，那裏有一只小爐在燃燒着，一壺水總是燉在上面的。她絞了一把熱手巾，拿來授給曼妮。

「這是什麼意思呢？」曼妮說。

「要你替他揩臉啊，」桂姑說。

「我要你，」彬亞對曼妮說。

曼妮受了這句話的激動，歪着身子斜倚過去替他揩着臉，心上似覺從來沒有這樣的愉快過，即使要她終身看

護着他，她總無不樂於依從的。

桂姑把彬亞的腦袋扶了起來，三個腦袋很近的聚在一起，曼妮輕輕的耳語道：「外面有人嗎？看見了什麼樣子呢？」

「我早差他們走開了？」桂姑耳語的回答，她解開了彬亞的領口，曼妮勇氣百倍又替他揩了頸項，再從牀架上取乾巾替他揩拭。

「你看他是何等的消瘦啊！」她說。彬亞握住她的手道：「謝謝你，妹妹，你還要再離開我嗎？」

曼妮略爲退縮一些說：「你放心吧。」她起身來拿了濕手巾回到後房間去，立着向四週察看了幾秒鐘，才走出來又去到了椅子上面。

「坐到這裏來！」彬亞說，曼妮又得依從了一次，走過去坐到牀沿上。

「你也在發汗了！」桂姑說，於是曼妮掏出一幅乾手帕揩拭他自己的額角，彬亞在注意她的每一個動作，當她斜過身去把手巾放在床架上，他聞着一陣香氣，他的衣服幾乎拂拭着他的臉，他朝着燈光賞鑒她的頭髮、鼻子和耳環的富有魔力的輪廓，他又第一次的看見她胸部隆起的線條，這是平常所祕密深藏的妙物。彬亞簡直神往於這新奇魔力的下面，默默地靜臥着。

曼妮聽見院子裏有了足步聲，回到桌子邊的坐位上，彬亞不肯放她，她指指外面，雪華撩起簾子對桂姑招手，叫她過去附耳說，曼妮小姐要去時可以吩咐她伴送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

現在曼妮也想著該是回去的時候了，可是她還想多坐一會，她很想和雪華親近一些，尤其是現在她正美真著雪華的服侍彬亞的職務，因此她說：「爲什麼不叫雪華進來呢？」

雪華也很喜歡乘此機會去和她接近，接近這位未來的「新娘」，再則她很服膺着曼妮的溫柔 and 美麗。

「請坐。」曼妮說。

「不敢當。」雪華回答道，「小姐，請你想我粗鹵，你到了這裏來，我還沒有敬你一杯茶呢。」

「我們都是一家人，不必客氣。」曼妮說。

雪華走到了後房間去，不多時，端了一杯茶過來，曼妮喝茶的時候，再去拿炭加旺了爐子，這是她當僕人的職務，她拿了一小籃的炭，還進來說：「你看，這班傭人，不使喚他們，自己老是不肯動的。」

「你自己也可以休息了。」曼妮說。

「啊，這倒沒有什麼，我得進去把爐子燃燒得旺一些，少爺在睡着之前就要吃銀耳湯了。」

「晚上是誰伴他的？」曼妮問着說。這時雪華走到了裏面去了。

「啊，倒不一定。」杜姑說，太太和我輪流的伴他，等他熟睡，可是前幾天我不很舒服，我們整夜的坐着伴他輪流的去睡一下，有時香櫛來替換雪華，有時鳳兒來，她們都睡在西首房內，我們大部靠着雪華，在他的病中，她却是從未偷懶過的。」

「你聽見嗎？」當雪華回進來，曼妮對她說，「他在稱讚你的功勞呢。」

「這也值得讚嗎？」雪華正經的說，「這是我的責任，我也慣常了。而且他是需要有人服侍的，倘要你眼見沒有人好好的服侍他，你也不會就此走開了。只要大家見我受着太太的信任，不要在背後講我的長短，並肯聽聽我的話，我已是很滿意了。」

「你要人幫助的時候，」曼妮說，「可以來叫小樂來幫忙，不過她是個愚蠢的鄉下女兒，可是她非常忠實，肯學習。我有心願，假使你肯教導她，我要他來跟你學些禮貌和規矩。」

雪華連連稱謝，她覺得曼妮的是歡虛而和氣的，她見彬亞疲倦了，就說她也要走了，可是彬亞留住她說：「妹妹，不要去。」

桂姑走到床邊問彬亞可要喝銀耳湯麼，他說：「叫妹妹不要去，倘使她去了，我就不吃東西。」

「曼妮，」桂姑說，最好請你等他喝過了湯再走吧。」

曼妮不便再拒絕了。雪華又到後房去了，曼妮靜聽着水匙和碗移動的聲音，慌忙跟過去幫着動手。雪華是很乖巧的人，不去拒絕她，也不去暗笑她。曼妮讓雪華端了銀耳湯出去，自己還自留在裏面向四面看看，只聽得彬亞突然的叫道：「妹妹，妹妹在那裏，她去了嗎？」

她慌忙奔到外面，立到他面前。

「你倘使去了，我就不要喝了，」彬亞說。

「妹妹仍舊在這裏呢，」桂姑說，「可是她也要去睡覺的，她長途跋涉，一路上很辛苦了，今天下午纔到這裏，你

也應該讓她去將息將息纔是。」

「但是你總該不是就離開這裏的不是嗎？」

「彬哥，你請放心。」曼妮回答說，我就住在這屋子裏，而且我會再來望你的。」

於是曼妮就走了，雪華撐了燈照着陪送她，在路上，曼妮爲了雪華服伺着彬亞秘密的向她道謝，後來一想，說句話未免失策了，好在雪華早已被她的柔情密意籠絡住了，很欣喜的向她道了晚安彼此分別了。

一等雪華回來，桂姑立刻過去告訴會太太方纔的一幕喜劇，並告訴她彬亞所說的曼妮去了就不吃東西的說。她們可將怎麼辦法呢？當然不會順彬亞的意思讓曼妮去一直的服侍他的，就是曼妮也不肯不顧禮貌而輕易答允下來。這確是一件困難的問題，她們漸漸的認定只有結婚可以解決一切，所以決定在第二天和曼妮的母親商議這件事情。

曼妮這一次可謂是完全勝利的探望。凡她所說出的，所做到的與所聽到他對於她的情感表露，都已超出了他向來所敢期望於這一次初次會面的程度。這天晚上，她幾個鐘點躺着回想每一件所見的東西，他說的一字一句和他的種種動作，一件一件的體味着。

第二天早晨事情演變得非常迅速，曼妮纔用罷早餐，短短的散步了一回，剛穿過屋子走到祠堂南面空地上，一個女傭跟來告訴她說木蘭小姐來了，她就和小樂急急的回進去。

木蘭坐在客堂裡正和曼妮的母親談話。木蘭的模樣兒變動得使她幾乎認不得了。她不但長大的許多，而且比

在山東時穿得漂亮得多了。她的儀態那麼端莊，那麼大方，而且她具有北平女兒的特性姿態和流利悅耳的聲調，她已不再是曼妮所想像的流落姑娘了，這雙眸子不變，還是木蘭的眸子，沒有錯誤，曼妮走進來細細的審視了她的臉龐一番，半咬着芳唇，好像當審察她的朋友的時候，正抑制住衝動，抑制住奔過去擁抱的熱情，木蘭也被曼妮的姿態改變所呆住了，躊躇了一會，木蘭不禁喊道：「你這前世的冤家，我想着你等着你幾乎累得要死了。」

木蘭會開玩笑，可是曼妮是不會的，她只是熱烈的叫一聲「木蘭」，她實在一半有些畏懼木蘭的風格和態度。「她們互相走了攏來，曼妮說：『真的，你是木蘭嗎？』捉住她的手，拉到自己的房裏去。」

「我聽說你來了，昨晚一刻也睡不着，」木蘭說，「到今天，我起得這麼早，甚至母親戲問我可要跟漢子私奔。」曼妮的情緒漸漸地恢復了，鎮靜下來又覺得自己是她的姊姊了。木蘭仍舊比她短些，她是曼妮在世界上唯一可與開誠密談的人。木蘭到了，曼妮在這新奇的北京環境裡，得到了力量和安慰的泉源。「我們期待了長久，巴望着聚會，可是想不到會在這樣的場合見面，」曼妮說。

「彬哥怎樣了？」木蘭問着說。

曼妮紅霞滿面，訥訥的說：「這早晨，我的母親使小樂去問過，雪華說他睡得很好。」

「你不知道上星期我們真是那樣驚嚇……你見過他嗎？」木蘭問，但是曼妮儘是不作聲，裝做沒有聽見。「我們一同進去望望他好不好？」木蘭接着說。

「你還是先問問太太，你想我的地位真是何等爲難，我不能隨隨便便的去望他——隨便了便是不合禮，人家

「將怎樣的議論了！」

桂姑闖進來叫道：「木蘭你的好朋友是昨夜來的，我看你是比了從天上落個月亮，在你懷裡還要快樂呢！」

曼妮和木蘭的手放開了。

「桂姑奶奶」木蘭說，「等一回，我想進去瞧瞧彬哥，可以和曼妮一塊兒進去嗎？她這樣路遠的來，你應當讓她們聚聚。」

桂姑起初摸不着頭腦，後來大笑起來，笑得二個少女都非常的窮窘了。

「我並不說其沒有見過他，」曼妮解釋着說。木蘭轉過眼光懷疑地望着曼妮，「那末，你們早已見面過了！」她笑着再問桂姑，她們是否可以一同去望望彬亞。

「當然可以的，不過先要讓太太知道，我現在要去了，太太要請曼妮的母親過去商議事情呢。」

木蘭望着桂姑的背影，待她走開了，她問曼妮道：「他們要商議些什麼呢？」

最後曼妮終於告訴了木蘭會太太怎樣對她講的話，和桂姑所說的「沖喜」的意思。她把大部份探視彬亞的情形講給她聽了，只是沒有告訴她那真真動人的一幕，她提及新亞的惡作劇和雪華的辛勞。這事情木蘭也承認的，但她還告訴曼妮，她聽得僕役們都誹謗雪華，說她想將來要做彬亞的姨太太，於是曼妮再講述她的離奇美妙的夢，說是夢裡雪中送炭的黑衣女兒就是木蘭，木蘭很奇怪這夢的意義。

「至少」曼妮說，「過去二十四小時裡遭遇的真像是個夢。」

她們手牽到手，走曼妮和木蘭立在書房裡那尊觀音的面前，靜靜的注視到這玉潔冰清的佛像。

「這神像自從我昨天見了之後，使我出神了一回。」曼妮說，「她似乎有一種很大的力量，致我一心要對她焚香禮拜。」

「這是明代的福建瓷器。」木蘭說這是希有的寶物。」木蘭沉思着回到房間裡，一會兒忽然回過來說：「你記得不錯，這角裡有只三脚香爐，我們就可以實行的。」

她出去叫傭人拿了一些線香來，一方面她們小心地捧着這白瓷觀音和硬木座子到靠西牆的桌上，木蘭拿些香灰裝入這銅香爐裡，傭人送來了一包線香，她接了便吩咐他們走開去。

「幾年前結義姊妹的宣誓，我們重新來舉行一次儀式好嗎？」木蘭這樣問了曼妮熱切的贊成。於是她們就燃了香，福了三福，把香插進香爐，對面拉着手，在觀音面前，宣誓結為姊妹，終在相互的推誠相待，共濟患難，曼妮還默默祈禱彬亞的早日復原和他們未來的幸福。

不久，鳳兒帶了愛蓮過來，說彬亞已在更換襯衣，稍待她們就可以去看了。

「母親在和姑母講話，」愛蓮說，「講的是曼妮姊姊的喜事，商議要不要等候祖母來了再結婚。」

「這樣快嗎？」木蘭問着回過來向曼妮道賀，但是曼妮只是默默的不做聲。

她們一同進去見了彬亞，曼妮覺察他的景象又變化了，昨天晚上的光輝褪了色。沒有燈光，彬亞是出乎意料的灰白和憔悴，呼吸急促，聲音柔弱，說話時斷時續，手和手指顯得很瘦削。木蘭問起吃些什麼藥，雪華說還是這藥方，只換了兩味。他現在的藥是大黃硝石和甘草，那大黃是要浸在酒裡的，她說上星期病勢沉重，他發熱時說着囈語，因此太醫就換了藥方。

這是一個簡短而正式的探望，又是曼妮在婚前的末一次訪問，可是曼妮自己並沒有知道。她們走出來時，雪華告訴木蘭說婚期是快了，因為消息已經傳佈在女僕之間了。曼妮聽見了很鎮靜，好似她早有準備，而且是歡迎的。

「恭喜你，孫小姐！」雪華說，「彬亞可以多一個人陪侍，我的肩胛也可以減輕些了，我聽說就在二三天內呢！」

「太太說，」鳳兒說，「孫小姐在結婚前，不用再去看他了。」

木蘭並不去向曾太太請早安，因為她知道她們正在討論「成人的事情」，所以就和曼妮回到她的屋子裡，鳳兒也領着愛蓮走開了。

「請你告訴我，」曼妮問道，「你想這病怎樣硝石不是製造火藥的嗎？」

「自然是的，」木蘭回答說，「她曾經和太醫談過，「這是治療血內實熱的病的，可以治乾熱消硬塊，力量很大，可以消化金石，有實熱的服了可以清血，可是不可亂用，否則恐怕有傷身體。」

「這怎麼可以？」曼妮說，「她聽了人吃火藥很震驚，「我總不明白？」

「這是這樣的，」木蘭說，「身上有毒就以毒攻毒，毒得了清毒的功效，假使沒有毒的，那末要傷害身體的。」

正在講的時候，曼妮的母親回來了，面上顯着憂慮的神色。

「曼妮我的孩子，」她的母親說着又咽住了。木蘭想或許是她妨礙着她們，就說：「我要去見寄母了，你們母女倆可以談一回。」但是曼妮不讓她走，回頭對她的母親說：「木蘭像我的親妹妹一樣，要說什麼就在她面前說好了。」

曼妮的母親望望兩個姑娘，覺得她的女兒很需要仗木蘭的幫助，她自己是新娘的家屬，在曾家沒有可以商議的人，所以很煩惱她現在似乎覺得木蘭比自己女兒有商量，話也對木蘭講得多了，「曾家的意思，要幾天內幹大喜，藉以鎮壓彬亞的病魔，曼妮也可以方便些去照顧他。曾家待我們這樣的好，我也很難拒絕他們，但是我告訴他們，須要和曼妮自己商量商量，會舅母說假使曼妮答應了，那使她很感激，桂姑說曼妮一定願意的，結婚愈早，對於彬亞愈有益……曼妮這事情影響你終身的幸福，我做母親的不能強迫你，你的父親已經死了，而我又是個女人，而且又到了異鄉客地，我怎能擔起這重任呢？」想起了她的已故的丈夫，孫太太不禁滴下淚來，就用手巾掩着拭。

曼妮雖已知道了將要臨到的事情，還是靜靜的聽她母親講，現在她並不跟着母親一齊哭泣，只是毫不遲疑，簡捷的說：「媽，你決定好了。」這句話等於說她是情願的。

「在什麼時候？」木蘭問。

「他們想在後天，」孫太太說。

「怎麼，預備的時間也沒有了！」

「現在我們不能依照常例的辦起，初他們想要等祖母來，但是她要在一星期之後才可以到，所以決定趕快辦了。就算我們不預備通知親戚朋友，也不辦喜酒宴客，而且因為我們人地生疏，完全是這裏的客人，太太說由她擔任一切的籌備事宜，在這樣的大家庭裡，錢又多，婢僕又多，辦些事情沒有甚麼困難的。我現在是手足無措，全沒有主意了。」

「我有個意見，」木蘭說，「結婚究竟是結婚，也不可太草率，把曼妮嫁給會家，只是坐在紅轎子裏，從這屋送到那屋子，這樣的把她出嫁，未免面子上不好看。曼妮現在畢竟是待嫁的新娘子，不應仍住在婆家屋子裏，他好似我的親姊妹，我早有這意思，請她到我家去住幾天，我會經告訴過母親，她說很歡迎她去住，現在我要請你們母女倆和我們一同住下，這婚禮就從我家裏出發，我的父母都很歡迎，假如你不嫌我家鄙陋，我就去告知父母，在下午來迎接你們。」

曼妮和她母親聽了很歡迎，她母親說：「曼妮你看怎樣？人家待我們這樣的好。」

「我擔心要煩擾了人家，」曼妮說，「妹妹，我也想到你府上來拜候，拜候我只在幾年前見過尊大人，從沒有見過你的府上，可是我們怎樣可以把這事情煩勞你們呢？」

「不要這樣說，」木蘭說，「我的妹妹莫愁也很想見見你，她本來今朝要和我一同來的，但我對她說：你剛纔到敝地，家父家慈今天便要請你們二位到舍間來便夜飯，我們見了面，太高興了，所以還沒有告訴你。」接着又對曼妮的母親邀請了一遍說：「孫姑母，請你不要推辭，我要在曼妮做新娘之前，和我一塊兒住幾夜呢，你且看曾伯母一定

贊成這主意的其實也沒有再好的辦法了我們和會府好似一家人這婚事又並不鋪張這完全是我們自家人的事會家也不見得會防我們私下放新娘逃走出去的呢。」

「你看媽我的妹妹怎樣的會說話」曼妮說。

接着木蘭就去見會太太她也覺得這辦法很好於是木蘭回過來和曼妮母女倆告別了約定當天下午來迎接她們」

第九章

曼妮的婚事辦得很週到。這一點要感謝木蘭的力量。在親戚朋友之間，並未分發喜帖，所以除了木蘭全家和另外一家牛姓之外，並沒有旁人知道這次的婚禮。事後曾先生曾太太對別人道歉說是因為新郎有病也沒有預備喜筵，所以未曾通知。當時新娘先去居住到另外人家的公館裏，以便迎娶的儀仗通過街市，並照例的交換禮品。

木蘭在下半天帶了她的妹妹莫愁和她母親的丫環翠霞坐了馬車到會府來，接曼妮母女。曾太太伴着孫太太，桂姑則伴着曼妮送到大門。全家的丫環和僕役都出來爭着看曼妮，覺得人家已經把她當新娘看了。

到了門口，曾太太對孫太太殷殷勤勤的話別，她們現在是除了原來的表親之外又是親家的關係了。首先曾太太對於婚事的籌備因為匆促容有不週到的地方表示歉意，她說如此草草的舉行婚禮，未免薄待了曼妮，可是將來定當補償，而且在家中曼妮無論如何可以處於長媳的地位。

在分別的時候，桂姑對木蘭和莫愁說：「新娘是交託給你們了，假使不見了我要在你們兩人中捉一個去充新娘的。」

「對於你或者可以，不過彬亞中意不中意呢，這倒是個問題哩！」木蘭巧妙地反駁，一面笑着握住曼妮的手拉她跨進馬車，曼妮掙脫了靜默的走進車子。

「我愛你又是恨你。」她坐着說。車子也開始行動了，丫環小樂和她們乘在一輛車子上，莫愁去和孫太太和翠

霞乘在另一輛馬車裏。

「有些東西是可以代替的。」木蘭說，「只有救星是不能代替的。」曼妮也想不出怎樣去駁覆她，只是說：「妹妹你嘲弄我嗎？你的舌頭怎麼不爛呢？」

「一個新娘娘說出了何等不吉利的話了呀！」木蘭說。

「我認爲你的妹妹莫愁比你誠實。」曼妮說。

「不錯。」木蘭說，「她做個女孩子固然比我好，我却甯願做個男孩子，但是她永不會願做男孩子的！」

小樂也想說幾句話，她說：「曾太太和桂姑奶奶似乎不用着急，我們的小姐怎會跑掉呢？就是跑掉，也許是跑回會家去，她不是嗎？」

木蘭忍不住笑了，「這纔是你這個誠實的姑娘啊！只有我是不誠實的，假使你跑掉，我可以斷定你的一雙小腳就是在你夢裏也會郭橐的帶你到會家去的。」

曼妮聽了小樂的話，本來要笑出來了，但是被木蘭的話一激，咬着嘴唇說道：「你們沒有一個誠實的，我不和你們講了。」

木蘭把掛在胸前外衣裏面的那只曼妮送給她的翡翠桃子拿出來說：「好姊姊，饒我這一次罷，我不過想引你快樂快樂呀，她緊握着曼妮的手說：「爲什麼你在着惱的時候會這樣的美麗呀？」木蘭萬分欽慕曼妮的美麗，她的櫻口，她的明眸。曼妮也緊握她的手說：「我想你是雪中送炭的黑衣女郎，你却是在火上添油哩！」

「好一對聯句聲調又好」木蘭說她們都笑了。

姚思安的書房給曼妮母女倆和她居住了下來木蘭父親乃暫時的睡到她母親房間裏去。

姚家的屋子外表是樸實無華無非是掩蔽着內部的富豪當然比不上曾家屋子的壯麗但是堅固結實大小適宜和佈置精雅而且絲毫沒有敗落鄉紳的氣象曼妮才明瞭木蘭得以養成她的品格和自信力的環境天花板裝飾幔帷牀舖古玩厨單條字畫紅木的矮桌扭曲的盆架種種細木工的小物件和精美的佈置都足以證明他們的樂逸雖然曼妮並不留意那些古瓶和翡翠印章的價值那姚家富貴的感覺却是曼妮和木蘭之間的友誼的一種障礙她願意或是她和木蘭一樣的富或是木蘭和她一樣的貧。

這間書房有三間房間北京的房屋每間的面積通常總是特別的寬大東首一間是臥室其餘二間其實是一大間用花榻子分開的中間一間的後部有一個紅木屏風約莫六七尺闊掩蔽着後面的門口屏風上鑲嵌成一幅宋宮的圖畫畫中有一座高塔曲線形的塔頂高伸到雲際一羣野鷺向着遠山飛去幾個梳着高髻穿了狹領衣衫的宮女有的在吹笛有的立在石壇上閑看荷花池裏的游魚全部圖畫鑲嵌得很精緻黑漆的背景襯托着半透明的白色綠色和緋色的畫面用寶石鷄血石和碧璽嵌成宮女的衣服綠翡翠嵌成荷葉玫瑰紅的寶玉嵌成荷花還用具殼點成水中的游魚屏風的右部是一幅秋景石巖石嵌成的蘆葦披列在岸上令人看了感覺到秋涼的意味這屏風真有一幅人生富貴夢的圖畫。

在木蘭的家裏曼妮感覺到異樣的風味在這裏行動比在曾家自由這屋子可說是婦女的世界木蘭的母親是

主人，其次是珊姐一個寡居的螟蛉女兒木蘭的弟弟只是個六歲的孩子。她的哥哥她人常常不在家裏，也不計在內，所以這家裏可說是只有珊姐和木蘭第二種感覺是這裏父母與子女之間沒有拘束，姚思安有時和孩子們說和珊姐親密的談話使曼妮見了非常的詫異。

姚思安的性格比身材細小的曾夫人固執，根據他的道家哲學，他完全採取無爲而治的主義，讓太太去管理家事而他自己只保持幾種個人的權利，他破壞他妻子管理兒女的規律的權利也在其內，他讓妻子設想她是主人而曾夫人則使她丈夫感覺到他是主人。實際，姚思安對於孩子們的感化勝過姚夫人而姚夫人也能影響她的孩子以對抗姚思安。這是一家之中各個人物的交互作用，所以沒有一個真真正正的主宰。不過在舊式家庭生活中男子可笑地終是擔任着次要的角色，不論像姚家或曾家都是這樣的。

曼妮處在新的環境裏和珊姐、莫愁、姚太太們聚首一堂，幾乎忘掉了她自己的地位，似乎跟彬亞生疏了。後來別人散了，單剩下她和母親在房裏休憩着，一個老媽子送上一碗鷄汁湯，這是特別請新娘吃的東西。曼妮喝完了，正在內房裏卸粧，羅大舉起簾子，報道蔣太醫來訪，原來羅大剛纔辦差回來，並沒有知道曼妮等一行住在這裏，所以就引太醫進書房，就坐。曼妮聽見了，趕緊走到外面來，太醫還誤認她是丫環，就問姚老爺在那裏，曼妮回答說裏面，可是她站定了，不動，使得蔣太醫摸不清頭路，假使她是賓客，那末不會趕出來，假使她是使女，她應該去通報。他覺得她覺得她或許不是婢女，而是個賓客，因此踱到西邊去，避免和婦女交談，伴作不見的獨自坐了下來。可是，不多一回，他覺得這少女正在向着他走過來了。

「太醫」她說，我可以請教一件事情嗎？」

他驚愕的從眼鏡裏向着這美麗的臉龐瞧瞧，覺得一向在這屋子裏沒有見過。

「當然」他站在職業的立場上這樣說，「有人不舒服嗎？」

「不，關於會家少爺的事情。」

這老醫生真是越弄越不明白了。他也知道未來的新娘已送到了北京，不過她是住在會家的。難道這是愛上彬亞的一個丫環或其他戀人嗎？」

「他的病情怎樣，你看他能不能痊癒嗎？」曼妮繼續的說。

「經過情形很好，或許他現在將要復原了。」太醫回答。

「是嗎？」曼妮又問，她的聲音顫動着，對生病的青年男子這樣的關切並不合禮的行爲，這醫生是歡喜和美貌的女人說話的，他是探她說：「像這種情形，一半靠人力，一半靠天意，一半靠藥力，一半靠病人本身的活力，他是病得久了。」他覺察她聽了這話有畏縮的神氣，因此他懷疑或許是在和新娘本人講話了。

「你是她親戚嗎？」他微笑的問曼妮。

曼妮紅透了耳根，支吾的說是——是的。」

一會兒，羅同進來送茶，瞧見一個少女在和老醫生講話，吃了一驚。

「是孫小姐嗎？」他問道，你已經到了，可是我還沒有知道恭喜你。」

這醫生興奮地立了起來，「那你是孫小姐了！」他說，「我們等待你了好久，現在你來了，你表兄的病可以痊癒了，你是比較任可醫生有效，不是離開婚期沒有幾天了嗎？」

曼妮很窘迫的弄得舉止失措，只得叫喚她母親道：「蔣醫生在這裏！」說着宛如游龍般的溜到自己房裏去了。

第二天早晨，珊姐、木蘭和她的妹妹一早就走過來和曼妮母女商議籌備婚嫁的事情，珊姐替曼妮剔拔臉上的汗毛，同時別人在旁邊觀看，說笑着。這種修面方法是不用剃刀的，牠只用浸過水的細紗線把汗毛夾着絆出來，也可說是旋出來，左手的兩只指頭把紗線張成一個線圈，一個線頭啣在珊姐的嘴裡，用牙齒咬住，還有一頭用右手拉着，把線的交叉的地方靠住臉龐，右手一拉一放的移動，這交叉的線就旋過來絞轉去，把汗毛連根捲起來，珊姐的技巧很精熟，所以曼妮一些也不覺怎樣刺痛。

孫太太的心中非常煩悶，憂慮着能趕好新嫁娘的衣裳，新娘將怎樣的裝飾頭飾、衣裳和裙子？用那一種式樣？怎樣可以做一打鞋子做她女兒一部份的粧奩呢？珠寶首飾又怎樣？東西要分裝幾箱，跟着迎婚的儀仗過去，和怎樣可以裝滿要陳列出幾套被褥？男家雖然已經答應擔負一切的排場，但是他們究竟能辦那幾件呢？」

木蘭和她妹妹在曼妮房裏挑選送給她的禮物，陳列出了箱子和盤子，滿裝着翡翠、珍珠和赤金的首飾。曼妮的房間竟像一月珠寶商舖了，曼妮自己沒有多少飾物，她也從沒有夢想到這許多的東西，更想不到木蘭的一家會這樣仁愛的對待她，木蘭和莫愁每天送她一副耳環，和一隻鑲珠的金簪，一副耳環是銀的嵌到天藍的翠羽，一副是兩

一只紅色紙匣裏裝的是新娘帶的小珠子的鳳冠和一個珠翠的頭冕，下面垂着一串彩色寶石，還有一只翡翠如意，這完全是裝飾品，可謂毫無實用。可是在婚禮儀式中是不可少的，往往只是放在桌子上給大家看看，算是幸運的象徵。不過這如意原來的功用早已模糊不可考，當牠做指示方向的指揮棒，又太笨了。箱子裏是一件繡着彩色的荷花的大紅緞子短襖，一件彩色花紋的披肩，和一條深藍緞子百褶裙子，有花色簡單的潤邊繡着淡綠間着藍色的波浪形花紋，小樂也光了一身新裝。照例這首飾箱如意和皮箱應該放在扛架裏，走過街道在大衆面前顯顯風光的，可過現在會文樸和會夫人竭力想保守秘密，所以就這樣的送了來。

但是曼妮的高興情緒沒有維持得長久，她推說要給愛蓮、木蘭和莫愁的禮物，留下她母親，讓她自管去檢點整理，自己却帶着愛蓮溜進了自己的房間裏去了。

「彬姐的身體怎樣了？」她問這個小女孩了。

「我聽說今天不十分好，今天早晨太太急急的去請醫生。」

「醫生怎樣呢？」

「我不知道。」愛蓮說。

桂姑和曼妮的母親與姚夫人商討婚事的排場，結婚的時間是明天下午五點鐘左右，桂姑和姚夫人認爲新娘身材並不高，最好梳個盤龍式的髮髻，小樂是她的貼身丫環，便擔任新娘，由雪華在旁照料，又討論到新娘的母親怎樣參加這婚禮的問題。

「我以為在這樣的情形下，一切俗禮可以免除的。」桂姑說，新娘的母親可以一同來好了。」

「這怎麼可以呢？珊姐說，」孫太太是新娘的母親，那能留住在新娘的家裏呢？」

「不過，他們原是親戚，現在只是舊親上加一層新親戚關係，我們要選擇對於新娘最便利的事情做。」木蘭插口說。

「不過你的意思當然不會說叫新娘的母親去接引新娘出花轎的罷。」莫愁說。

「莫愁說得很對。」孫太太說，「我想還是一同去的好，假使留住在這裏，使我心裏很不安，但是我有個意思：曼妮的婚事還缺少一個媒人，姚太太再好沒有，就請她引導了曼妮吧。」

「很好很好。」木蘭的母親說，「至於孫太太呢，我想她實在也不能住開的，這至在視新郎的病況進步得怎樣纔決定呢？」

「那麼現在可怎樣了？」曼妮母親問着桂姑。每個人差不多都急切等候着她的回答。

「不見得怎樣好。」桂姑遲緩的回答着說，因為不肯欺騙她們，又不要引起她們的憂慮，接着又說：「昨晚他沒有好好的睡熟，到了今天早晨，他又說喉嚨口覺得乾燥，他的目光顯得很遲鈍……我們說請醫生來診視了一番。」

她們都靜默了一會，桂姑接下去說：「最好不讓曼妮知道。」

「我想在這種時候不要拘泥於禮節了。」曼妮的母親說，「我是耍伴着她居住的，我們最好還要徵求曼妮自己的意見。」

小樂乃去請了曼妮出來，她走來的時候眼圈兒紅紅的，沒有人再敢提起彬亞了，照曼妮的意見，她母親最好要伴着她一同去，即使不跟隨迎親的儀仗，至少前後的一同去。

「你們究竟是親戚，愈不拘禮愈好。」木蘭的母親說。

事情這樣的決定下來了。

曼妮深思的憂慮了整個下午，在這情感非常措置和預想的交叉複雜之下，她更覺得她是受命運的支配者，知道沒有別的辦法，只得歡迎明天別人替她佈置的一切支配。她已經忘掉了珠寶首飾，她腦海裏感到的結婚，已完全改變了景象，她似乎是去接任做看護而不是做新娘，她並不像一般的新娘那樣的興奮，可是也並不畏怯。

這天晚上，木蘭一定要拉着曼妮到她房間裡和她一床睡一夜，在床上，新娘對她說：

「妹妹，你這次對我這樣的盡力，沒有你和你的父母，我們真不知怎樣纔好呢。誰不想有一個隆重的婚典？但是這時候，形式只好管不得了，快樂的理想只好待異日再求實現，你以為我要裝扮三天像個傀儡的模樣，像通常的新娘專給人家做賞鑒品，引人快樂嗎？一經結婚我就要更換我新娘的服裝，去服侍她，照料他的湯藥，這是所以我要母親住在近身的道理，我會經考慮過，我們二人和雪華和小樂可以輪流的伴夜，他痊癒了，就有歡樂的日子。萬一有甚麼不幸，我只有去長齋禮佛，繡繡佛像來消磨我的餘生，公婆決不會讓我飢寒的。」

木蘭從沒有從新娘的口中聽見過這樣驚人的話，覺得非常佩服。

第二天，五月二十五日，是曼妮的大喜正日，她母親得了珊瑚和木蘭的幫助，把一切事情預備好了，他們只在等

花轎的準時到來。這時候，會家的情形却非常熱鬧，籌備的事情，真是千頭萬緒，紅帶子，花綵，和大紅燈都得張掛起來，新娘的臥房也得裝飾一下，每樣東西都要更換新的，桌子，燭臺，面盆，痰盂，便桶，甚至於門帷，和彬亞床上的被褥——每樣都是新的，除了那隻彬亞的臥榻。端午節家家掛在門上的大蒜，萹蒲都要除下來，換上紅綵，裝在門的上面和沿着門柱的地方，原來中國風俗，每逢端午節，人家往往有種消毒工作，在屋子裏焚着萹蒲，用以驅除邪氣，小孩們胸前掛着絲綢包紮的香料，在這百病叢生的夏天，防止傳染疾病。現在彬亞的臥房也照樣的薰驅消毒了一番，再讓彬亞住進去，意思是要在可能範圍內把病室的空氣更換一下，到處興著快樂的紅色，以便驅除潛伏着的惡魔。

在這熱烈籌備的空氣中，彬亞的病勢加重了，他覺得頭暈，東西看不清楚，腸胃又不舒服，舌上顯着厚厚的一層舌苔，他覺得體內發熱而四肢冰冷。脈搏則是衰弱而遲鈍。醫生要用三個指頭重壓在腕上診察脈搏，這是血壓減低的徵象，舊式醫生診病要根據脈搏的強弱情形的差別，好比現代的醫生要根據熱度表一樣，不過這全靠經驗來體察出來的，彬亞神志尚清，可是宗氣衰弱得厲害，不能多講話，整天的在半睡半醒的狀態中，只模糊的覺得這一天是他結婚的喜期。

雖然屋子外表沒有喜事的表示，屋子的內部却充滿了快樂的氣象。全部的僕役丫環都穿了新衣，就是雪華的頭髮上也加上了首飾，她還戴了一副耳環。曾文樸今天不去辦公，襟亞和新亞也不上學，他們奉着命去辦東西，還得買些爆竹，前面屋子裏有一班樂隊，預備迎接花轎，不過彬亞住的一進屋子裏只有一班小堂名，另外僱傭一個堂唱的贊禮人和一個伴房娘。

新娘的梳粧頭髮和插戴首飾，得費不少時間，所以提早了午膳。等花轎一到，曼妮戴上花冠，臉上還用一方紅綢張掛着，遮了使旁人窺不見她的臉龐兒。她母親比花轎早一些出發先去了。木蘭的母親則坐着媒人的轎子排在儀仗隊伍裏。新娘的花轎又密密的遮了起來，把新娘完全掩住了，瞧不見路上的情形，也瞧不出花轎拾到什麼地方，路上的人也瞧不見新娘。

在新郎的家裏，全家連僕人都等在前廳迎候新娘。這屋子裏充滿了太太小姐丫環，其中有的是牛家的人，牛先生是會文樸的同寅。

愛蓮和麗蓮跑到門口去等着，不一回，她瞧見這一隊人由樂隊領導着來了，爆竹燃放了，門裏的樂隊也預備吹奏了，一長條三尺闊的紅布，舖在新娘要走的路線上，從門口經過院子一直，到後面廳堂。愛蓮瞧不見新娘，只瞧見了花轎，包着天鵝絨繡着金線花紋的轎衣。一群小孩子，和隣舍的婦女們，擁在花轎後面，愛蓮和她妹妹幾乎被擠了出去。

新娘的花轎一直的拾到第二個院子停下來，抽掉竹扛，把短一些的木扛換進去。姚太太在媒人的地位第一，下了轎，就有人招待她，端上桂圓湯，同時新娘還是躲藏在這黑暗的轎子裡，又覺得悶熱，又有些昏眩，不知道究竟到了什麼地方。姚太太曉得婚禮是要在祭祖廳裡舉行的，這廳堂就在彬亞的屋子的面前。因為新郎自己不能親自參加，所以要在祖先的前面行禮，使這婚禮顯得鄭重些。他們得繞到長長的一段路纔得到祭祖廳，而新娘還得坐在轎子裡從邊門拾進來，經過幾處走廊。所以太太小姐們都抄近路直捷的奔進去了，隣舍的孩子們却被推到了外面。

新娘的花轎抬到了祭祖廳前，在階沿上停息下來的時候，這一羣太太小姐丫環和孩子早已先到了。鼓吹吹打起來。贊禮人戴了插着金葉假花的紅纓帽，唱了四句口彩。於是喊道：「請新娘升堂。步步高升！」

姚太太和伴娘走近花轎，解下轎門，拿去扶手板，扶着新娘跨出來。曼妮緊閉在轎子裡頭，頭上又戴着重重頭冕，真個悶得幾乎半死，到此方得舒鬆的透一口氣。但是紅綢還是掛在她的臉上，面前一些也瞧不出什麼。姚太太和伴娘左右扶上着她，曼妮低頭的一步一步出轎走過來。

在音樂和爆竹聲中，她被扶着跨上石階。木蘭走近過來，在她耳邊低聲的告訴她說：「姊姊，我的母親和我都在這裡。」曼妮只能向下瞧見地上婦女們的脚步，她也認得出木蘭那雙未經纏過的天足。

木蘭感覺得太太小姐們和丫環的目光一齊的集中到她的身上來。在這種場合，男女兩性的界限是暫時的消滅了。陌生的男人可以虎視眈眈的賞鑒平日藏在深閨裏的少女。而少女們也有機會看看附近的陌生男子，所以木蘭的每一種官覺，都敏感地活動着。她不但用她的眸子去感攝和觀察這一羣人像，並且利用她的耳朵，鼻子，汗毛孔，和每一支神經。而且木蘭所感覺到的，莫愁和其他的少女們也都同樣的感覺到。婦女們往往可以不用顯然的張目四顧，就可以覺察誰在屋子裏，誰是相憎和誰是互愛的。這種官能，西方人很神秘的稱牠為「第六官能」。現在是完全正常的官能。婦女在這環境中能够聽見二個人談話，把別的婦女評頭品足，從衣裳到鞋子耳環全部都討論到好像讀書人、目十行的情形。這是婚禮甚至於喪禮所以能够激起婦女們的觀賞熱情的緣故。

這許多人中間最引起木蘭注意的是牛太太她是一個四方臉的老婦人，生着狹而低的額角，頰長的上唇皮和潤而敏感的嘴巴。這種臉兒據說是幹練的婆太太和統治者的相貌。譬如男人生了這種「馬面」的也能做大官當大權。不過在於婦人是乖僻實踐，憎愛專一的混合體，往往會產生驚人的結果。這種人物往往是幹練和禱和溫柔的。可是一旦決心要爭奪權利就沒有人可以阻止他多少美麗的嬪妃，失敗了，消滅了，多少青年有爲的英傑被這種相貌的女人謀害了！

曼妮對這些來賓毫無興趣，她只覺得要到一個地方去完成一件幾乎不能勝任的事情，但是這件事情具有嚴肅的意義。是注定的命運的實踐，這命運是生前早已注定了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前定的，不可避免的——任何事情似乎都屬於天命。未來的命運還沒有全部揭露，不過她的心中已經擺定了主意，一些沒有懷疑。

伴房娘過來揭開了新娘面紗的一角，於是會太太拿一根裹着紅紙的秤，把紅綢輕輕的挑開，秤有「稱心意」的意義，所以用秤來取個吉利的口彩。大家靜默了一回，接着一陣輕輕的讚歎的聲音，好像一個美麗的石像揭開了幕了。

曼妮還是低着頭，機械地移動着，祇知道依着指定的命令做去。贊禮人喊着：「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與跪叩首！再叩首！三叩首！」她的膝部不由自主的跪下去，她模糊糊糊曉得是在祖先的桌子面前叩頭。雖然她是在單獨的行動，新郎並沒有到場，她並不是立在正中而是立在右邊，左邊地上還放着一個「拜墊」，算是留給缺席的新郎的。

後來兩只椅子排在廳的正中，請新郎的父母坐在上面，受新娘的跪拜禮，兩個人都穿着官員的禮服禮帽和靴。

子，胸前都有繡着彩色龍蛇和花紋，使他們穿了顯得格外的寬大和莊嚴了，他們却都張開了口歡笑着。贊禮人又喊出跪叩首，於是曼妮依着命令再跪下去再叩首，再立起來。

曼妮站了起來又被動的立在西首對着賓客和親戚，因為新郎還睡在病榻上，所以新郎新娘相對行禮的一節取消了。她又被動地用手拉着短襖下端先對媒人姚太太深深福了一福，再對桂姑弟兄和姑嫂們福着行禮。

於是贊禮人唸一套頗具辭藻的吉祥詞句，祝禱一對新夫婦百年好合，五世其昌，這樣「新人」就送入洞房了。音樂再吹奏起來，爆竹再燃放起來，新娘由伴娘護送，後面跟着雪華和她的貼身丫環小樂，踏着紅布向後面的屋子走去。曼妮的母親本來是非正式的在近邊觀禮，現在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裏去了。曼妮緩步的走過那屋子，那裏僅僅三天之前，在一個幽靜的晚上，每一件東西在她面前幻象地搬演過，現在覺得恍似隔了幾年了。

當她跨上階沿，只見一片紅色金色鋪着她的眼簾，廳堂的牆上掛滿了金字的紅綢幛子，桌子和椅子蓋着繡花的大紅桌布椅披，門上裝着紅綠的花彩，地毯上也蓋上一層紅布，屋子正中的桌子上放着銀燭檯和景泰藍香爐及花瓶，一對三尺高的金字的紅蠟燭，雖然天色還沒有暗，已經點好了，中央牆壁上掛一個大紅幛子，裡着一個三尺高的「囍」字。爆竹的硫磺氣充塞於空氣中，曼妮嗅着了幾乎昏暈過去。

在婚禮進行的時候，彬亞的母親和桂姑都要離開了他的臥房到外面來，雪華也要去參加當伴，新娘的丫環雪華預先打扮好了，等花轎子一到就急急的到前面院子裡去。只留下一個老媽子侍候着彬亞，新娘踏進了彬亞睡的那座屋子，雪華慌忙趕上前去照料一切安排。通常太太小姐們都將跟着新娘擁進新房的，但是現在曾太太和桂姑

預先安排定當，只讓少數人進去。她竭力要避免提起個「病」字，對親戚們解釋說是人太多了恐怕煩擾新郎。首先進去的是罷不過的伴娘小樂和雪華三人，桂姑跟着也後進去了，再輪着木蘭和莫愁。還有木蘭的母親要乘此機會望望彬亞也讓她進去了。曾太太招待了其餘的賓客到第三進廳堂裏去用茶點。

彬亞躺在牀上，蓋着新的被褥，他知道這是他結婚的日子，也曉得房間裏的東西都換了新的，桌子上還燃着紅燭，那佈置喜事的喧鬧已經使他疲乏了，所以早晨衣服也沒有更換。新娘花轎子的到達，音樂的演奏和爆竹的聲響，把他從夢醒了過來。雪華先進來告訴他說婚禮已經開始了，她得離開了房間外面去一回，十分鐘過去了，不見有什麼動靜，他覺得無精打彩的朦朧地睡去了，直到音樂聲的爆發重新把他喚醒轉來，過了一回方才神志清楚，覺得自己是醒着，這響着的是他婚禮中的樂聲，他自己也弄不清雪華走開了多少時候和他自己睡了多少時候。却想不出新娘爲什麼還沒有來。那老媽子走過來，輕輕的推着他，告訴他說，新娘在過來了，直到這時候，他方纔完全的清醒了。

他瞧見了新娘有人伴着走進房間來了。她的面幕已經除掉，他可以瞧見這房間已經改變得幾乎認不出了。伴房娘扶着新娘走到牀邊照例要請新娘在牀口上坐下來。彬亞用力想支撐着坐將起來，桂姑慌忙阻住了他，他只得氣喘吁吁的又躺下去。滿口吉祥話的伴娘說了幾句鸞鳳和鳴一類的話兒之後，說因爲剛纔新郎新娘的相對行禮是未履行的，現在新娘該對新郎行一個禮，曼妮雙手拉了短襖角福了一福，於是她轉過身來斜坐在牀沿上，她的背心不是完全對着新郎。

新娘總是不開口的，新郎也尋不出說話的資料。曼妮坐到牀沿上，覺得已經完了一樁心願，不過說不出這心願是什麼，說來奇怪，她此時却不像預想時那樣的畏怯，在房間裡見到的是熟悉的臉龐，最使她安慰的是木蘭的臉蛋兒。她望着她微笑着，她也還她一個微笑。她因為曾經住過這屋子，見過這新房，而且認識桂姑和雪華，所以不像普通新娘那樣的羞澀。木蘭首先過來對新郎新娘道了賀，別人也隨着上來道喜了。

木蘭的母親上前詢問新郎的病況，這時彬亞神志尚清楚，還能夠認識她，乏力地稱呼了她，和她說了幾句。他能夠這樣的說話，使得每個人都覺得愉快。

「彬亞，恭喜你。」木蘭的母親說，「你有了這樣賢慧的新娘，靠了她的命運你一定可以馬上痊愈了。」

這時候，曼妮還不便公然的對新郎看；現在他在講話就垂機看了他一眼。她瞧見這影響她終生幸福的人臥在她的面前，而他的從速痊愈，都是她的責任，她覺得心中很甯靜，似乎已獲得了報酬。她已經獲得了他了，假使他而竟復痊愈，那她的人事已經盡了。

「謝謝你。」彬亞回答姚太太說，「煩勞了你，將來起牀了，一定再過來謝你的。」他用手摸索着說，「我可以坐一回嗎？」

「不能，不能。」她們齊聲的說。

照風俗，新郎和新娘應該喝一杯合歡酒，吃的東西是一杯酒，和一碗豬心，算是吃了之後夫妻倆可以永結「同心」。別的禮節可以省掉，這禮節似乎不能省。所以客人散了，就來喝這杯合歡酒。雪華拿進一只矮檯子放在牀上，一

切預備好了，別人都避開去。伴房娘想留着侍候侍候，可是桂姑却吩咐她也走了出來，又叮囑新娘說這不過是一種形式，不要讓彬亞吃過了量纔是。

門闔上了，曼妮羞答答的望着彬亞坐了一回，她的心跳動得厲害，但是說不出甚麼話，彬亞伸過手來她就把手給他，他乏力地揭着說：「妹妹，從此你逃不走了。」

「就是你飄遂我，我也不逃的，彬哥。」曼妮說，「我來服侍你，有了我，你一定會痊癒，無論什麼事情，我都願意去做，甚至可以日夜不睡覺等你的病好。」

「很抱歉，我不能起來和你一同行禮，你瞧我是這樣的荏弱呵。」彬亞說着，他的聲音是非常之細弱。

「請你不必介意，」曼妮說。

「事情都還滿意嗎？」

「很好，都滿意的，」她回答說。

「妹妹，辛苦你了。」

「你靜靜的睡一下，一切就會好了。」

曼妮立着靠近他，可是中間放着那矮桌，她頭上戴着高高的冠冕，掛滿着珠串，所以很不便利。

「我們來喝吧，」她說着舉起兩杯酒，一杯授給彬亞問他說：「你能不能拿起牠嗎？」他顫動着手接過一杯，曼妮拿了另外一杯敏捷地與他的一杯交碰了一下，不等他潑翻又迅速的接了他的一杯，把兩只杯子一齊放到臺上。

她是不會喝酒的。

她又拿了一只湯匙從碗裏舀了一小片豬心和一些湯汁想餵他吃一些，把那湯碗移近了他。可是他躺了下去，她的冠冕又重，終究沒有餵成。他的手興奮得顫動了，可是他剛只咬了一些，湯汁已從嘴角裏回了出來。她慌忙把那湯碗放下來，汁水已經灑在新被而上了。她乃把湯碗放到了矮桌上，從架上拿一條毛巾，揩拭他的臉龐和頸項，又發現她自己的衣裳也給沾污了。

「給我吃一些心，剛一些些就夠了，」彬亞說。

「我本來要想給你的。」曼妮說，她就用牙筷夾了一片遞給他，可是彬亞說：「不，你先咬一口。」於是曼妮咬去了一些，把餘下來的給他，他就吃了。

「此後，只要你一個人來服侍我好了，」他說。
這樣，婚禮是完成了。

第十章

木蘭當着人家都坐在正中客室裏，把這院子細細看了一番。這房間的窗櫺後面是一間狹長的屋子，只有四五尺深，經過兩個邊門通到一處幽靜的砌着石磚的庭院，中間有石櫨石棹和石階沿，石櫨上放着幾盆花和矮紫杉，還有瓷器的銅鼓形的檯子。木蘭望見在牆頭那邊有一棵高大的樹，種在百碼以外的隣家。這裏真是美麗而幽靜的一角。木蘭從關着的窗裏望到彬亞的後房，曼妮正在拭衣裳，她就叫道：「弄好了嗎？」曼妮抬頭一望，瞧見了木蘭，就說道：「請進來。」木蘭就穿過狹狹的後廳，走了過去。這後房裏排着一隻小小的新牀，配着簇新傢俱，是曼妮的寢室。

「你有這樣美麗的庭院，」木蘭說着，要拉曼妮去一同欣賞一下。但是曼妮只走到門口立定，窺望了一下，這庭院已完全屬於她的，而且她要在這裏消磨她一生中多少白日和黃昏。這時雪華開門喚那伴房娘過去，說湯糰和雙喜餠都已經預備好了。

她就走過去把栗子，蛋糕，湯糰，餃子，和雙喜餠都拿進來。曼妮也沒有吃的心思，雪華說：「現在你且吃一些。今夜的晚餐他們會送過來。」

「她今天晚上是不是想不去參與這喜筵了嗎？」木蘭問，「新娘是要去敬酒的。」「不錯，」雪華說，「不過照規矩，她現在還沒有正式的拜見翁姑，必須要到明天纔去拜見，所以她今晚將不必離開新房了，照通例喜筵是在第三天的，不過現在我們是不拘形式，而且人數不多，連孩子在內只有三桌，到的客人只有姚家牛家太醫夫婦二人和我

們自己一家人，你的運氣好，今夜不會有鬧新娘的事情了，因為這祇是一個家屬的宴會呢。」

雪華說了，又勸曼妮吃了一碗湯糰，和幾只餃子，這餃子像一般的北方人一樣，是曼妮歡喜的。伴房娘請曼妮脫卸了結婚的禮服，說不多一會就要預備晚間的事情了。

曼妮聽得彬亞房間裏有呼喚的聲音，就對雪華說：「他在喚你呢。」雪華走到前房去問他說些怎麼，彬亞聲音萎弱的說：「我喚了好幾聲了，新娘在那裏？」

雪華笑着快快的跑回後房說：「新郎在尋你呀。」「我們都該死，他喚了好幾聲，我們一個也沒有聽見，直到後來新娘自己聽見呢。」

曼妮走進前房去了，木蘭想着一件事情，走到正中屋子裏，問錦兒道：「銀屏呢？」

「她說是肚子痛，婚禮舒齊了立刻就回家去了。」錦兒說。

「你看見她人嗎？」木蘭問。

「沒有，我想他也回家去了。」錦兒說。

木蘭不說什麼，只是差人去告知曼妮，說是到母親那裏去了，就帶着莫愁和錦兒一同走了。

他們走進曾太太的房間，正有四位太太，她的母親，曼妮的母親，牛太太，和蔣太太，一同坐着談話，蔣太太的女兒坐在另一角裏，他們姊妹走進門就了一個禮，牛太太說：「姚太太，恭喜你這樣美麗的女兒，很討人歡喜的。」

「我的丈夫在家裏也常常的讚賞她們的。」太醫的太太說，「聽說她們家務又會做，文學又好，除了縫紉，烹飪，

和刺繡之外，還懂得天文、地理、數學和醫學呢。

「這是不確的。」這女孩子們的母親謙遜的說：「這全是承你們夫婦愛她，所以寬容她們的。」

「木蘭莫愁來，讓我賞鑒賞鑒。」牛太太說：「她們不是容貌像舞台上的美人兒一樣的能够娶得她們做媳婦的，真是好福氣呢。她們的品行你瞧又何等的文雅端方。在這新式時代，養女兒真不容易。女孩子也要進學堂，也要寫文章，跑出學校，她們要講自由戀愛，樣樣學時髦，只是不注重品行，這世界不知要變成什麼樣子了？」

她的說話聲調清晰而自然，宛然是一個慣於管理別人的口氣，沒有人可以違逆她的意思。她說：「考古說：『女子無才便是德』。以前，女孩子最要緊的工作是學治家，學習侍奉長輩和管理小輩，生兒子和教養女兒，她們有的會念書，有的不會念書，怎麼可以強迫她們念書呢？但是現在時勢變了，她們都要進學校，都要念書了，可是回來了還是嫁人的，她們學的東西都沒有用處，有許多人只知道四五得二十，和五五等於二十五，可是也能够昇官發財呢。」

說話時她細細的相着木蘭和莫愁，回頭來對她們的母親說：「你沒有替她們纏足嗎？」

「這是她們的父親不允許。」姚太太說。

「不纏足算是時髦了。」牛太太說：「我們素雲十歲就替她纏足了。現在她却不要纏了，我也由她。現在官家已經在禁止纏足，漢人的女孩子都要變成大脚，像滿洲女孩子了。」

素雲聽見她的母親提到她的名字，就旋過身來，她的母親吩咐她說：「過來，素雲和姚妹妹談談。」

素雲立起身來，斯斯文文的走了過來。她的服裝舉止行動和講話都講究文雅，要適合人家閨秀的風度。她一些

沒有孟浪的言動，保持着超然謹飭的態度，不是缺乏女性的嫵媚憨態，却是過於矯揉造作，總之她是個虛偽社會的產兒。她慣常把香氣撲鼻的手帕掩着鼻子，好似惟恐給旁人染污了的樣子，這無非在表演古美人西施的顰笑和捧心的姿態。

幾位女太太比較起女兒們，腳來了。素雲的每隻腳背上都拱起着一塊肉，很不雅觀，這是因為曾經纏過了的緣故，但是這雙腳比別人的腳來得小。木蘭却是貨真價實的大腳，這倒是一件使木蘭自己覺得不快意的事情。

「姚家小姐的腳大了一些，比較的好看呢。」素雲說，「無論怎樣的放，總是不够大的。」

「不用客氣。」木蘭說，「就是不纏足也是小的好看。」

這是素雲對木蘭第一次的勝利，素雲認為勝利了，可是木蘭還沒有感覺到，素雲繼續的說下去。

「昨天我在譚侍郎公館裏，譚小姐也是不纏足的，她設訓練總部徐會辦的女兒的腳也是任其自然的。種種官名在素雲的唇邊滾過，和塗了滑潤油的水車輪一般的圓滑，木蘭不認識官家的女兒，不能講些她們的事情，這是素雲對木蘭的第二次勝利。

木蘭是歡喜美麗的女孩子的，所以還很喜歡和羨慕素雲。她的妹妹莫愁比較切實一點，她認為這是趨炎附勢的脾氣。後來在家裏對木蘭說過，她一些也不喜歡素雲。

牛太太和一部份的女人一樣，對於未來的遭遇抱有先見之明的意思，這無非是頭腦清楚，可以不受瑣屑事實的擾亂，而簡單的確定應有的情形罷了，現在她正在計算會家姚家和她自己的孩子的前途，她有兩個兒子，懷玉十

九歲和同瑜十七歲懷玉已經和陳家的一位小姐訂婚同瑜年紀還小她希望將來能和達官顯宦聯姻。姚家沒有功名，所以他巴望和會家締婚，他有個女兒素雲現正十五歲可以嫁給襟亞或是新亞她知道木蘭和會家是很親近的，或許木蘭會和他們任何一個弟兄結婚，因此他很注意木蘭同時還留神觀察襟亞和新亞的性格。

常態的人或許要選擇比較年輕的和活潑的新亞的，可是牛太太是變態的人物，她要選個女婿。將來能够做官，她確切的明白做官的人應有的特性，這是和做人完全不同的。照那時的情形，好人不能做官，活潑的人不能做官，無忍耐心的人不能做官，誠實的人不能做官，學者不能做官，太聰明的人不能做官，敏感和謹慎的人不能做官，太有膽量的人不能做官。即以當時貪婪的官僚而論，也不是屬於同一典型的，因為官的來源有許多出處，好比一個海裏面積備着全部官家的子孫，和全部失業無法謀生的人，自然有的是誠實的，有的是學者，有的是活潑的，和有的是謹慎的，但是在滔滔「宦海」之中，風浪起伏，有的沉有的浮，只有那些具有活潑的精神和智慧再加上一些殘酷的氣味的人方纔能够成功。在這巨萬的現任官員之中，一個人既不太誠實，又不太急躁，又不太勇於負責，又不熱心改革，又不太敏感，又不太謹慎，又有强有力的靠山，他一定可以功成名就。

襟亞的智慧，學問，和馴服保守的性格都屬合乎常例，而且是靜默和機警，他最大的德性是膽小，這性格可以保證他不會遭遇困難。至於新亞是太坦白，太急進。襟亞的特性是遇事退縮，他的嚴厲的父親已經把他的膽氣完全驅逐了；至於新亞因為是幼子，所以放任得不知馴服，牛太太最後決定，認為有了他自己這樣的後盾，襟亞一定可以飛黃騰達，可是新亞就不可知了，或許還有着紳士們所恐怖的思想，所以她一腔熱情，全注在靜默而小心的襟亞身上。

牛太太不是冷酷批評家，却是個懷野心講實際的幹練人物。她不是一面訓練着丈夫，一面還推動着他使他步步高升嗎？他不是一個庸庸碌碌的人物嗎？她不是替他增殖了偌大財產嗎？她的丈夫不敢在她面前說他的得做度支大臣，不由於她的與王太太的關係，王太太是她的表姊嫁給了一位大學士。她的丈夫姓牛，而她母家姓馬，北京的茶坊酒館裡流行着一隻短歌，把他們的姓連起來，諷刺這位度支大臣的貪婪，左面便是四字句短歌之一：

黃牛並蹄， 白馬托托；

牛馬齊觀， 百姓碰禍。

牛太太有個渾名叫做「馬祖婆」，形容她的權力大，有人當她的面前也把這個名字叫她，她心却暗暗窃喜，牛大人則大家稱他牛財神，因此另外有了一隻短歌，講一頭牛從搖錢樹吃銅錢，裝滿了牠的便便大腹，這隻歌的意義未免太不客氣了。

好牛不踏後園地， 好馬不吃門前草；

搖錢樹下， 吃個肚皮飽。

搖錢樹是一種樹，她的極枝上滿掛着一串一串銅錢，牠的果實是一片一片金片，圓圓的宛像榆樹子。人們只要上去搖一搖，那掛着的金錢會紛紛跌落到地上，只消去拾取好了。

這時，婦女們聽說牛大人到了，他帶着普通的排場，四個轎夫，和八個保鏢，這些人都要給賞封和飯食，曾文樸迎接他到前廳上，木蘭的父親和蔣太醫本來也坐在那裡，他們打拱作揖行了禮，大人長大人短的彼此寒暄，木蘭的父

親冷冷地忍耐着。

牛大人起初不明白他自己飛黃騰達身居要津的原因。其實都是他妻子事前替他安排好的。他的臉是一堆肉塊，並不是生得好好的肉，但是自從他升了官，北京的相面先生都說這是「福相」的。確根據算命先生的哲理，肥表示和氣，所以就是福氣，但是在這種場合，牠不僅是快樂和氣的臉，更談不到聰明，只是無能和貪婪的特徵。

他生長在金融家的家裡，在北京和天津開設着好幾家錢莊，這世紀的中葉，考試制度和文官制度開始腐敗了，各種銜頭和官職都可以購買而且有一定的價格，尤其是在逢着水旱饑荒，政府要籌款的時候，因此，牛大人也買了一個舉人的銜頭，後來又他得到了軍機處的一個肥缺，專管購辦軍需品的事務，這樁買賣着實不差，因此賺了許多錢，牛太太的堂姊是一個某大臣的夫人，靠了這層親戚關係，他就在官海裡一帆順風起來了。

牛大人因是便有恃無恐，往往在別人面前裝腔作勢，只除在他的妻子面前。她比他長着一歲，他自信他並不是個愚蠢無能之輩，常常對別人訓話，表示自己的材能，特別是對於僚屬。他們當面是恭而敬之，曲意逢承，背後就把他取笑着。他在家裡，懸有禁令，不可觸犯他的名諱，所以僕役們只是背地裡取笑他，當他的面不敢提「牛」字。北京有條牛尾蘄蘄和一處牛毛巷，一個諂媚他的幕賓特地起了個名詞叫牠「大人蘄蘄」和「大人巷」，大人也贊成這個意見，但是這是個危險的例子，有個牛家的僕役該詣地倡議牛尾蘄蘄應該叫做大人尾巴蘄蘄，那就更加滑稽了，而且牛奶也應該叫做大人奶。

講到其餘的情形，以外表而論，他是一個受人敬仰的大臣，他並不是個壞人，只是好奇的人去私下探察他的私

事當他經營他的度支部事業的時候，由牛太太經營他的錢莊業務。這些錢是婦人的發達，實際上牠們是接受以存款爲名的賄賂的合法機關。牛大人有時痛罵官場的腐敗，罵得痛快淋漓，沒有人及得他，他也注重辭藻，引用成語，這是官場中談話時很需要的技能。不過屢次的漏洞百出，像有一句成語叫「鶴立雞羣」，他有一次在演說的時候，自謙道：「今天我很榮幸和你們聚在一處，」好像「鶴立雞羣」有幾個發覺了錯誤，只好忍着笑。可是牛大人一些也不覺得後來傳開去，變成了一則官海趣話。

晚上，少不得請到場的賓客吃杯喜酒。

第三進廳堂裏堆着三桌酒席，廳上掛着喜幛，是姚家、牛家和太醫送的。木蘭的舅父馮淳安到了發酒的時候才來。除了男的女的這樣的混雜在一處，還有三家人家的孩子。襟亞和牛家的大兒子坐在男人的桌上，新亞和牛家的小兒子同四個女孩子坐着另外一桌，還有一桌坐着婦女和小孩。牛太太是新娘的母親，又是近，所以請坐了首位。木蘭的寄姊珊瑚姐沒有來，姚太太說她有些不適意，而且也需要留一個人管管家，因爲不能把全家交託給丫環們。

男客們喝酒談話的時候，會太太向女客們道了歉意，因爲新娘不能來敬酒，但她邀請她們在席散後過去看新娘。太醫的妻子和牛太太一向跟着木蘭，所以很爭着要去瞧瞧。牛太太舉杯祝賀新郎和新娘的康健，她還祝賀會太太並且稱贊新娘的。

和着說：「我這媳婦，不論老老小小都喜歡她，從小她是個聰明端莊。」

的女孩子，雖然她是我自己的姪女，牛太太，我也要在自己人面前讚她呢。你們看她今天粧扮了新娘，真是像天仙一般。但是過後你們還可以知道她確是個三從四德的女子。我應該謝謝她的父母，教養得她這樣的好，我只希望彬兒有福消受。」

大家靜默了一回，因為沒有人願在這天提及病字。

曼妮的母親看了這快樂的景象，心中不免感觸，她已經失掉了丈夫了，她想使他親眼看見曼妮的出嫁，不知他要何等的快樂。一方面她現在可不能去見她的女兒了，直要等到明天纔得相見，一則因為她是岳母，再則因為她是一個寡婦，照例不能進新房的。現在經會太太提起了她和她的丈夫教養曼妮的話，她一陣心酸，眼淚從眼角裏流出來了。

會太太和其他的女客都立刻明白她流淚的原因，相姑急忙轉變她的注意力，「我敬你一杯，擔保你明年做祖母，你的孫兒將來一定做大官，你還可受皇封。」於是每個人都和着歡笑。

「我是個沒用的女人，」曼妮的母親說，「而且也不懂得北京的禮節，就是這次婚事，我一件事情也沒有辦過，甚麼都是男家替我們母女倆幹好了，他們待我們真好，我祇管嫁掉這一塊肉，希望她做個孝順的媳婦，不要失却長輩的歡心呢。」她的手指拭着眼皮。

酒席散了，曼妮的母親回到自己房間裏去休息了，賓客們去看新娘，男客只有馮澤安和太醫一同過去，這時新娘早已準備好她們的光臨，伴房娘和雪華已經替她換了衣服，但是頭髻仍舊戴着，恐防驚擾了新郎，所以曼妮坐在

後房給她們欣賞。這後房開間很小，一下子便擠滿了，賓客們都是近親密友，所以沒有人說笑話，也沒人作弄新娘。新娘站在床前任人觀看，從頭髮上垂着珠串，她是美麗極了，木蘭和莫愁走近她身旁預備去翹衛着她，其實她也用不着保護的。

太醫走到前房去看了彬亞，同出來別人讓他坐，他說：「不必，我快要去的。」他是個談吐柔和的老人家，飄着白鬚，嘴裏含着「一枝二尺長的烟管」。

「這位便是太醫。」木蘭對曼妮說，然後再對大家說：「這兩個都是新郎的醫生，一個醫身一個醫心。」

曼妮羞得臉都紅了。她聽了太醫這名子，就想起二天前和他會見時的緊張的情形，雖然別人沒有知道。

不一會，賓客們散了，祇剩下伴房娘和二個丫環在房裏，她們幫她卸裝，一切預備好了，伴房娘說了幾句吉祥話，然後請新娘到新郎房裏去安息，隨手把房門闔上了。

現在只有曼妮一個人和彬亞在一處了，他正熟睡着，曼妮恐怕驚醒了他，因為休養是他極需要的。晚上的一切都預備好了，所以她一些也不做聲。於是輕輕的拉攏帳門，回到她自己房裏去了。

那裏她獨自坐在紅燭光下，尋思了好久，想到過去的種種和未來的種種事情。

第十一章

這天晚上，木蘭全家的人回去，已經將近十點鐘了，木蘭的父親却是一面孔顯着怒容。他剛在婚筵上發覺迪人這孩子竟私自的溜走了，婚嫁是重大儀節，膽敢這樣隨便，未免太不知禮。一路上回去，姚太太無意地又提及銀屏說，她也已經回去了，說了慌忙又轉變話鋒。回到了家裏，木蘭的父親第一件事情便問珊瑚道：「我那逆種在那裏？」

「不要問我，」珊瑚直捷的回答。珊瑚這一句回答，未免有些蹊蹺，她是向來難得生氣的，而且從來沒有粗暴的說過話。

「這是什麼意思呢？」姚思安說。

「我姓謝，」珊瑚說，「我不能管這裏的事。」

她這樣的講話，是從來沒有聽見過的。她自幼在姚家長大起來，像他們自家的女兒一樣，他們也從未把她當做外人的對待，她的稱呼也是依着次序叫「大小姐」的，而且她是個樸實而快樂的女子，她的人生觀也非常單純，並沒有甚麼野心，所以這樣的話真不像是他所說的。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木蘭說。「是誰冒犯了你，珊瑚？」

「你不是說，因為不舒服，自願，留在家裏的嗎？」木蘭母親也插口的說。

「並沒有人冒犯我，」珊瑚強作笑容的說，心上正在後悔方才的這種表示，尤其是在姚大爺的面前。

莫愁用肘子輕輕推着木蘭，低聲的說，「珊姐的眼圈兒還紅着呢。」一定有人冒犯他的。」莫愁說，「我想一定是大哥。」她覺得一定有過事故發生，而且一定是迪人闖了禍了。

木蘭的父親又追問道：「這放蕩的東西呢？」

「他睡在他自己的房裏。」珊姐說。

姊思跨着沉重的「虎步」走開了。大家都淌着一把汗，只聽得錫兒這丫頭忍不住的吃吃笑聲。丫環們像翠霞、錦兒和香薇本等候着服侍太太小姐們的，現在都吩咐先去睡了，她們依着吩咐走開去，都很起勁。巴望家裏又有甚麼把戲鬧些出來。

丫環們走開了，珊姐才把方纔的事情講出來，原來她正在獨個兒進午餐的時候，僕役進來告訴她說，少爺因爲有些不舒服，所以回來了，便在自己的房間裏進餐了。她加一句的說，這時候，銀屏也回來了。她是從西首邊門進來的。

「你們切不可告訴爸爸。」珊姐說，「那時我覺得有些不對，我想假使他有什麼不舒服，應當去瞧瞧他。所以我到東廂去，誰知他一些沒有疾病，正由銀屏在旁服侍着吃午飯。我走進房的時候，銀屏正在替他挖耳朵，兩個人都在歡笑。他們總以爲我是不知道他們已經回來的，瞧見了我，不由十分侷促。迪人訕訕的說，「我不歡喜擠在婚禮的人叢中瞧熱鬧，所以回來了，銀屏恰巧有些頭痛也回來了。」我也不說什麼別的話，只問他喜事人家的情形如何說着，我也不走開，就坐了下來和他攀談。他漸漸的顯出不耐煩了，問我爲甚不想去睡了呢。我說我要等着你們回來聽聽新聞，現在還不想睡呢。他乃在房間裏來的踱着，忽然有一塊繡花紅手帕從他身上掉了下來。我也不知道這是

什麼東西，他臉色却窘得緊，慌忙的俯身下去拾了起來，就在這時候銀屏溜走了，突然他開始責罵我了，說：「我已知道你的好意了，但是我還是要歡喜什麼做什麼，用不到你的干涉。」我說我根本不明白我干涉了你什麼事情。」他就說：「我稱呼你一聲姊姊不過是客氣，我姓姚，你姓謝，這是我的家，你不應該來管我的事情。」我真是莫明其妙，氣得說不出來話，只好走開了。」

「讓我來叫他回你道個歉吧。」木蘭的母親說。

「不要把小事化大事了。」珊姐說：「你待我這樣的好，我願意終身的侍奉你到老，但是一且你老百年了，木蘭和莫愁都結了婚，那時這裏就不再是我的家了，我只好去自願目的了。」

「媽」木蘭說：「你不能聽任迪人這樣粗魯的待姊姊，放縱他就是害了他，即使我們是女兒家，早遲要離開這裏的，但是這裏究竟還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決不允許一條壞魚來傾覆一只金魚缸的！照這樣下去，姚家不知道要弄到怎樣結局呢？我不信只有女孩子纔應該學好，男孩子偏可以與壞樣，男女是平等的。」

「木蘭」她母親喝住了他的話，因為這幾句話是異端——從新學說裏學來的。

「我知道」珊姐說：「銀屏現在是二十歲了，迪人是十七歲了，這事情不可放任下去，萬一有了甚麼事故發生，對於我們的名譽纔有影響呢。」

但是木蘭只聽見她母親這樣說：「我希望他會慢慢的改過的。」這話差不多說了一千遍了。

銀屏纔來的時候只有十一歲，是木蘭的舅父從杭州買來的，她比迪人長着三歲，就派她服侍這少爺，自從進門

到了現在了，她是個聰明能幹又是美麗的姑娘，不過有些甯波腔的粗魯動作，未免不很雅觀。至今她和別的丫環爭噪的時候，說道「我」家，還是有着甯波習慣要指指自己的鼻子的。

翠霞是個北京姑娘，說得一口動聽的北京話，還有着北京人的德性，她賣到姚家來，在銀屏之後，到現在也已經有了八年了，還有錦兒和香薇也都是北地女兒，所以在姚家銀屏是唯一的南方姑娘。幾個北方丫環常常要聯合起來對付她一個人，那幾個北方丫環也學會懂得了南方言了，因為姚太太說話還是帶着強烈的餘姚口音，當銀屏和她們的太太用本鄉土語說話的時候，她們都不歡喜聽，不過就大體而論，她的行爲倒是循規蹈矩的，而且做事很盡實，所以她能夠獨力抵抗那些北方姑娘的聯合陣線。姚家的孩子都講的北京話，只有迪人和銀屏接觸得多了也學會了甯波話，用甯波士語「阿拉」代替那個「我」字，在爭辯的時候，還要指着鼻子來加重語氣哩。

珊姐離開了迪人房間之後，迪人巴望銀屏自然會自己蹣回來，恐怕惹起別人的注意，所以他不敢叫喚。可是她已經嚇跑了，暫時不敢回來，等了一刻鐘還不見她的影子，迪人忍不住發起脾氣來了，他是慣於任意妄爲的，口中並不呼喚銀屏，却是用手一揮，書琅的摔碎了一隻杯子，一個老媽子，她是知道這一切情形的，聽見了聲音，就走進來問他可要什麼，他瞧着這進來的不是銀屏，獅吼似的叫老媽子滾出去，發狂似的縱身倒在沙發上喘氣。

不料他的父親却不聲不響的在向他們口走來，迪人好像見了妖魔似的吃了一驚，而他父親又是一副銳利的目光直射着他，臉上一些沒有笑容。雖然沒有給他父親撞見甚麼錯事，可是在這種威厲的逼視之下，他自覺得有了種種過失，既不讀書又不睡覺，姚思安瞧見他頭髮揚亂，臉上現着猙獰狂妄的神色，就狼狽的走到他面前責問他爲

什麼逃席，迪人未及回答，姚思安不由分說，早對準他的項頰上重重的打來，這一下拳術家出手的耳光，何等有力打的迪人眼花撩亂，一交跌倒在沙發上。他父親也不再說話，回身走出去了。

迪人頸項痛了幾天，精神上說不出的痛苦，他也猜不出究竟爲了甚麼要吃這一下毒手，不知道珊瑚姐可會把這事情講了出來，他的兩個妹妹又不睬他，他的母親又是冷酷的對待他，就是銀屏也嚇得不敢和他接近了。

木蘭直至曼妮婚後的第三天才去探望她，那天曾家祖母和李姨媽也到了，祖母使人送了些禮物給木蘭，並說要和木蘭見見。她就領了她妹妹去拜望曾太太。曼妮那時已經沒有了一切新娘的形式，已在像平常妻子那樣的服侍彬亞了，倒是木蘭想不到的小樂和雪華兩人則做了曼妮的副手，彬亞的病狀似乎進步些了，曼妮艷麗煥發的足足愉快了一個星期，這是她一生最快樂的一個星期了。

曾太太從山東帶了些粽子來，這時候端午節已經過了，因爲她知道她的孫子歡喜吃粽子，所以特地做起來。其實他們全家都歡喜吃這東西的。彬亞自幼便愛吃粽子，婚後第七天的晚飯時，一定要吃粽子，曼妮不忍過於拂逆他的意思，便吩咐雪華去向曾太太請示，曾太太說，只讓他稍爲吃一些，曼妮乃給他吃了半隻，把另外半隻留了下來，可是半只粽子只够男人家的一口，彬亞吃完了就把她身邊的半隻奪住，曼妮和他搶了半天，終於讓他拿去吃掉了。他有力氣能够奪東西吃，使她心中覺得很愉快，但是她懇求着說：「彬哥，最好少吃些。」而彬亞竟沒有聽她的話。

到了半夜，他開始覺得肚痛，愈痛愈厲害，曼妮整夜的坐在他旁邊，極度的驚慌。到了黎明時分，他的病勢突轉得

極度沉重。魯白色的晨光透進紗窗的時候，她差了雪華去告訴他的母親，自從母親來了之後，彬亞清醒了約莫半小時，突然的頹弱下去，太醫趕到了一診他的脈搏非常的萎細。曼妮仍然壯着膽保持着鎮定的神情，她把櫻唇湊上他的鼻孔替他噓氣，當時他好像有些東西粘住他的喉嚨，阻止了呼吸，禁不住連連咳嗽，她就彎下身去從他口中吸出了一塊黏膜，假使神明而有良心的話，他們決不能坐視這種景象而不救他了。可惜神明是瞎子，也許是聾子，或許這天神明恰恰請了假走開去了。

正當中午時分，彬亞竟溘然長逝了。

曼妮緊緊抱住了屍身，叫喚着：「彬哥回來，彬哥回來！」不住的把嘴巴就着他的鼻孔吹氣。彬亞的父母也覺得這熱誠而無效的掙扎，比了新郎的死亡更為慘痛。

不多一回，祖母走來了，偕同她的母親硬拗理曼妮拉開了屍牀，拉到西首房裡，把她掀在牀上，躺了下來，祖母就坐在她身旁。木蘭和莫愁也陪着母親來了，她們覺得她還是何等年輕的一個小姑娘，可是誰也想不出方法援助她。木蘭在想：「假使你自己是正直的，那末所遭遇的事情無有不是正直的，這句古話到底對不對呢？」

李姨媽便是幫助會老太太做粽子的人，這天晚，她當了桂姑面在說，曼妮帶了壞運氣，罩上了彬亞，全是家倒了運，連累了會家，暗指說彬亞的死亡，是因為他做了那注定要絕子絕孫人家的女婿的緣故。桂姑聽見了，就直率的責罵李姨媽不該詛咒祖母的母家，望他們絕代，這事情後來給祖母知道了，不由非常的憤怒，自以此以後，李姨媽失掉了老太太的歡心，她在會家的地位也因而降低了。

木蘭自從彬亞死了以後，要等到他的屍身殮殮，過了才重新上會家來走動。她聽說曼妮不肯飲食，而且憂傷過度，臥病非常的危險。在第三天，桂姑來請木蘭去安慰安慰曼妮，因為再沒有別的人能够安慰她了。

「昨晚，」桂姑對木蘭母親說，她母親和我費了全夜的勸導她，可是她總不開口，就是問她，也不回答。她母親和我商議了一下，決定要請木蘭去作伴她幾天，其餘的事情，有我們會照料的，我們需要的只是請木蘭去作伴她。」

木蘭的母親答允了，木蘭就和桂姑乘了馬車回去。桂姑路上又低低的告訴木蘭說，請他去還有別種理由，就是要個機警的人監視着她，恐怕她一時悲鬱過分了要尋短見。這個殉節的事實或許值得詩人的歌詠，值得建立牌坊來紀念，或許可以很動聽的在民間傳說和在地方史上記載着，可是會家並不需要這些因為他們着實是愛她。

木蘭這次幫助人家料理喪事還是生平第一遭，而接近棺木實在覺得是件可怕的事情。但是後來她知道曼妮却住在與棺木隔離的另外一所屋子裡，就覺得即住過夜也沒有甚麼關係了。

曼妮經別人的勸解，已住在初到北京來時第一次和木蘭見面的那所屋子裡了。這前後十幾天裡，有了多少的變遷，木蘭有一種感覺覺得曼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力量，的犧牲者，受了某種人或某種事情的欺騙——她自己是絕對的不知道什麼。

她走進房間，瞧見曼妮睡熟了，她的母親陪守在旁邊，看得出精神是萬分的疲乏，就勸她也去休息一下。當她坐下來，看着這遺棄的年輕新娘，忽然有一種感悟：曼妮在第一個下午，在這屋子裡做過一個夢的景象，像日光一般清楚的湧現到木蘭的腦海裡來。木蘭現在明白曼妮夢中所瞧見的排列着棺材的黑暗走廊和架在溝上做橋的棺材

板是代表彬亞的喪事，但是橋的那邊還有長明之宮可以讓曼妮平安地生活在裏面。既然有了「死亡」當然還有「來生」。她可能指點曼妮明瞭這一點嗎？

木蘭雙手捧起了觀音像，捧到牀前的桌子上，讓曼妮張開眼來就能夠瞧見她。曼妮蓋曾經夢見她——木蘭就是雪中送炭的黑衣女郎。

她輕輕的叫小樂去問雪華或美娟要一件黑色的衣裳，拿來了就穿了上身，坐在曼妮的牀口上。

曼妮睡醒轉來，木蘭便喚道：「姊姊我送炭來了。」

曼妮張開眼睛瞧見了觀音，又被見了在夢裏見過的黑衣女郎。

「是你嗎，妹妹！」她聲音微弱的問。

「是我。」木蘭說，我在雪天來給你送炭的。

「我在什麼地方？」曼妮問道，「在下雪嗎？」她向屋間四面望望，我爲什麼到了這裏來？

「你現在是在會家祠堂裏吓。」木蘭說，「外面在下着雪。你夢見你已經結過婚做了新娘了，你的丈夫彬亞又死了，他死了之後你是非常的悲傷。但是你看屋子後面有一條走廊，那走廊後面還有一座橋，再從那棺木板的橋過去，有一座宮殿，彬亞正在那邊等候着你呀，你還記得嗎？」

「妹妹，你在騙我，曼妮說，「外面並沒有下雪。」

正在這時候，恰巧有一陣夏天的驟雨，沉重的雨點落在院子的磚地上發出響亮的滴瀝聲，瓦上的水很有節奏

的從鉛皮水落管子裏流下來。

小樂喚着關照拿洗臉水進來的聲音，又把曼妮帶回到現實的境界裏來了。

「不，彬哥是死了！曼妮聲調遲鈍的說。

我已經欺騙你，但是也可以說沒有欺騙你。」木蘭說，「並不是下雪，但是你瞧這美妙的陣雨。」

可是在雨聲裡，她又聽得遠遠裏有鐘鼓的聲音。

「這是什麼？這好像不多一回在空中聽見的音樂。

「這是和尚在那邊院子唸經吓，」木蘭說。

「彬哥死了我知道的。」曼妮反覆的說。

木蘭在曼妮醒的時候這樣神妙的把夢境和現實混在一起，使得死亡這件事失去了一部分的刺激性，覺着也好，好像這是在夢一般的非現實的境界裏。

這幻境解脫了痛苦和悲傷，使得曼妮瞭解上天給他注定的命運，這對命運的接受，極救她脫離苦海。她信仰命運，信仰上天給她的恩惠，和信仰觀世音菩薩，現在她疑信參半，覺得她自己是觀音宮中的仙女，覺得她一定和彬亞在前世犯了什麼罪惡，所以這是一種刑罰。

同時，人人都待她很好。她還是要做會家的媳婦。因為活着的人們和死者的靈魂都希望她繼續的和她們的家一同生活。曼妮的心靈在會家今世和來生，同樣得到了一個安身的地方。

喪事三朝的下午，她在靈柩面前慟哭了一番，這風俗上循例的舉動，桂姑和雪華聽見了她的哭聲，就對會太太說，最惡劣的時期已經過去了。她們很感謝不蘭。

自從父親過世，曼妮這一番第二次穿得滿身縞素。上自髮髻，下至鞋履，全都是白色，本來自從她父親的喪事之後，她愛好喪服中的白色，好像再沒有別種顏色和她相稱的了，穿了白色的衣裳，她具有一種神祕的美。喪禮有時純是一種交際的集會，有時是誇耀和豪華的盛典。有時喪禮是對死者表示愛的舉動，那末這典禮是簡單的嚴肅的。曼你的服裝不是第一次了，她曾經爲她的父親和哥哥服過喪。不過她這次替彬亞的服裝是義不同的，這完全是她切身的感情，對她充滿了精神上的意義，當她每天在她丈夫的靈柩前慟哭，還親點燃祭桌上的香燭的時候，總感覺到一種現實的感傷，在木蘭和曾家的人看來，她的這樣盡禮，具有說不出的美麗和莊嚴。

曾文樸在南城買一塊墳地，因他想他們這一家總是永遠安居在北京的了。但是老太太却竭力反對，因爲她的丈夫葬在泰安的祖墳上，而且她自己將來是要去合葬的，要把彬亞的屍體運回山東原籍，目前是不可能的事情，因爲曼你吃不消長途跋涉，所以這靈柩就移到彬亞的屋子前面的祠堂裏，放到明年春天再來決定主意。

事情是如此的安排下了，曼你便該永遠和她母親住彬亞逝世的那所屋子裏，由雪華和小樂服侍她們到了晚上，她是特別的膽小的，因此她母親和她睡在一隻牀上，那白觀音像也供在她房裏的桌子上。曼你漸漸的信仰佛教了。雖然她要什麼都可以辦得到，但是她把臥室竭力佈置得簡單樸素，珠寶首飾，她永遠不與接觸，只保存一副銀燭臺和那新婚之夜用過的一盞洋油燈罷了。

不久她就開始吃長齋，來超度她的丈夫的靈魂，又從事於繡佛像。好像她在這富麗的私宅裏已經立誓修行做尼姑了。這所屋子地點清靜，和喧鬧的塵世隔絕着，庭院裏點綴着石榴樹、魚池、石橙和盆景，只有一片清幽的景色。

這年冬天，衝破這院子寺院般的沉寂空氣的是來了一個小孩子。

曾文樸固很關心他長的續嗣問題，她的妻子私下問曼妮：你的母親是否有生個遺腹子的希望？第一個月曼妮的月經沒有來，她告訴了她的母親，她母親告訴曾太太，她欣喜的認爲她的媳婦果真「有喜」了。但是曼妮對她母親說，這是不可能的，她對木蘭發誓的說她至今還是個處女，於是木蘭告訴她的母親，她又告訴曾太太，這樣全家都知道這是沒有希望的了。

曾太太上祈着，除了彬亞的續嗣問題以外，這漫長夜，對於這年青的寡婦未免太感寂寞了，尤其是這第一年的冬季，有了一養子，可以給她心靈上一些安慰，免除他的憂思，因此曾文樸寫信給山東的家族，那時恰巧有一個一週歲的孩子，他的母親願意把這孩子嗣給曼妮，這孩子送到了北京，曼妮很愛他，當他睡在曼妮的懷裏，她感覺得自己已是個母親了，已經替彬亞獲得一個續嗣了。

這孩子的字題他叫做阿善。

第十一章

自從曼妮嫁到了曾家，木蘭到曾家走動格外的密切了，所以曾府上也不再把她認作客人看待，完全像一家人一樣。她常常留着在曾府吃飯，有時得了她母親的允許，就住下過夜了，關於她和曾家孩子的婚事，她們雙方父母還沒有談及，因為他們的父母希望不時的和她見面，假使正式訂了婚就不能了，這樣無拘束了。不過他們心上早已暗暗默許，認為她的父母在未知他們談判之前不會把她許配給別人的。假使說曼妮是兩只腳都在曾家，那末可以說木蘭已經有一只腳踏進了曾家了，要是她想跑脫曾家隨時可以捉住她的後腳的。

木蘭的父母還沒有切實的決定主意，尤其是她的父親，更沒有什麼成見。一個老莊主義者往往比儒家的思想意志來得自由。儒家往往偏於自信，而道家則兼能信人。姚思安對於西方思想，也坦白的接受，爲了女兒的幸福也談論談論婚姻自由，這是很合乎道家不干涉自然的信條的。他認為西方思想把男女青年的婚姻大事付託於青年的盲目的衝動，實在和道教哲學同樣的微妙，不可思議。他認為婚姻是天定的，所以甚至他的長子的婚事，他也不去「干預」。

同時，木蘭稱呼曾文樸夫婦「爸爸」和「媽媽」，她叫曾家的孩子們「哥哥」，像新亞比她長一歲，是她的「二哥」。

時令是深冬了。北京的冬季真是美妙無與倫比，只有這本地的別個季節或許可以勝過她。在北京各個季節有

着顯著的區別，每個季節有她的特點，自成一格，和別個季節完全不同。在這城市裏，人民過着文明的生活，然而同時又是居住在自然界的懷抱裏。極度的物資享受，和鄉村風味的生活融和在一起，同時各自保持其特性。人們好似住在理想的城市裏，既有智力的刺激，又有心靈的休養。組成生活的典型去實現人生的理想，精神是何等的偉大的。確北京的自然風景非常美麗。城裏有着湖沼花園，城外則有着碧的昆明湖和紫色的西山，不啻是北京的衣服玉帶。北京的天色也使得當地的景緻生色了不少。假始天氣沒有這樣清澈的深藍，昆明湖當不致有這樣碧綠的玉色，西山的山坡也不會有這樣富麗的紫色。而且這座城市的構築，的確不愧爲山建築專家所設計的，世界上沒有一個城市具有這樣的活力，莊嚴和偉大，和家庭生活的快感，真是舉世無雙，但是北京雖是人的產物，却不是一個人的產物，而是幾世紀來不能地愛好美化生活的人羣的積累。四產物，氣候，地勢，歷史，風俗，建築和藝術構成現在的北京。在北京的生活，人的成份占着主要的地位。北京四男孩子和小姑娘，男 和女人的抑揚頓挫的聲調，很可以證明這裏的文化和生活愉快。

曼妮在彬亞死後的半年裏，蟄伏居喪，沒有跨出她的院子一步，她可謂只用了感覺，而不是在用視覺，去領略這北京的氣氛。她覺到北京的冬的魔力，牠的乾燥新鮮寒冷的空氣，高爽的青天，和屋子裏的禦寒的設備，和泰安的淒涼的冬季不同，厚厚的簾幕，紙窗和地毯，保持了室中的溫度和安適。外面下着陣陣的大雪，屋子裏還是海棠盛開，人們可以深晚工作而不受寒冷的侵襲。彬亞遺留下來一件貂皮袍子，曾太太叫她改做了自己的衣服，可是她也覺得無甚用處，大部份的時間，她費在八雙繡花鞋子上面，這鞋子本來是由新娘在結婚的第二天早上見禮時送給婆婆

穿的可是因爲彬亞的病，所以沒有動手。這贈送婆婆的禮物是定要新娘親手做成的，一則顯耀她針線的技藝，再則是一種孝順的表示。太太們穿着媳婦做的鞋子也覺得快樂和光榮呢。

木蘭是個北京姑娘，她在那裏生長，充份吸收了這都市生活的繁華。這城市籠罩着她的居民，好像一個慈母她對她的孩子們百般的溫存體貼，處處滿足他們的要求和奢望也可以說是像一棵巨大的千年古樹，令棲息在這一枝樹枝上的昆蟲，根本不知道其他樹枝上的昆蟲的情形，她從北京城裡學得了寬大、溫良、和文雅。她從小看見黃瓦的宮殿，紫瓦綠瓦的廟宇，廣闊的大道和曲的衢街，繁盛的街市，和鄉村般幽靜的境界，種有不可少的榴樹和陳設着金魚缸的平民家庭，和富豪之家的園林巨宅，露天的茶寮，柏樹蔭下，人們懶洋洋的躺在破舊的太師椅上，費掉二角錢可以消磨整個炎夏的下午，溫暖的茶室，在那裏富貴的和貧賤的雜聚在一處，當嚴冬的季節，人們吃着熱騰騰的涮羊肉和大葱，喝着白乾，奇離的戲院，美觀的小吃舖子，市場，賣幻燈和古玩的街道，一月中定期舉行的廟會，貧民賤賤制度和貧民娛樂，露天變戲法，魔術家和十剎海的走繩索，和天橋的廉價戲場，小販沿街叫賣的各種優美的聲調，巡迴的理髮匠的剃刀聲，賣舊貨者的鼓聲，和賣冰涼酸梅湯的銅碗，他們都是聲調鏗鏘，合着節奏，蜿蜒半里長的喜事和喪事的隊伍，和官員們的轎子和扈從，滿洲婦女對比着從蒙古沙漠來的駱駝商隊的漢人，和喇嘛和尚和禪門和尚，露天獻技，吞劍的乞丐，每個人自由地從事他的職業，和百年風俗所形成的不成文法：乞丐和丐頭，賊和賊王，官僚和隱士，聖人和娼妓，貞潔的歌女和淫蕩的寡婦，和尚的太太和宦官的兒子，票友和戲迷，和幽默的平民，渲染着北京的特色。

木蘭的童年生活，激發了她的想像力。她學會了北京的催眠曲，她在小孩子的時候，拖兔子燈，出神的看放花筒，看走馬燈，和傀儡戲，她也聽過盲目歌唱藝人講述古代英雄美人的故事，和大鼓調。在大鼓調裡，優美動人的北京話，達到了聲音，韻律，和表情完美的程度，從這種戲曲裡，她認識了語言的美感，她又從日常的談話，不自覺地練習了北京話的柔順，文雅，和從容不迫的語調。每年的勝時佳節，使她瞭解一年四季的特性，這種定期的時節，像日曆一般，從年頭到年尾，把人生規律化起來，使人類生活接近自然的韻節。她又景慕着紫禁城皇家的光輝，古代文物制度的隆盛，佛敎道教喇嘛回教的廟宇，寺院和他們的儀式，以及孔教的郊社和天壇的雍容肅穆，富家的宴會和饋贈，古塔，橋樑，樓閣，拱門，陵墓，和詩人故居——對她都有莫大的誘力，這些地方的一磚一木，都充滿着神話，軼事，和神秘。

她年紀很小的時候，就學唱豐富的民歌，這些民歌包含着鬼神，迷信，和美妙的成份。有二個神話，她最歡喜，最相信，後來說講給曼妮聽。一件是城北鐘樓上那具巨大銅鐘的神話。有一個鑄造舖的主人，要鑄造一隻銅鐘，失敗了幾次，皇帝威逼着他，限他倘不鑄成，就要加以刑戮。他的女兒爲了要救她的父親的生命，就乘人不備的時候，跳進了這溶銅的鍋子裏，於是這隻鐘果鑄成了，敲起來一些也沒有碎裂的聲音。因此每逢大風大雨的晚上，在鐘聲裏可以聽得一種淒慘的悲鳴，這就是鑄鐘匠的女兒的靈魂的聲音。現在造了一隻鐘，母廟在附近供奉她，人家叫她「鐘聖母」。還有一個神話是講西門外高良橋的故事，這橋名便是一個宦官的名字。當永樂大帝重新建都北京的時候，在一四〇九年，發生了一次嚴重的旱災，城裏缺乏食料。皇帝有一夜做夢，在西門外遇見一對白髮老夫婦。丈夫推妻子，共同拉挽着一輛小車兒，上面裝着一只油簍。皇帝問他們簍裏裝的是什麼，這老人答道：裏面裝的是供給北京城內

的水。次日，他和大臣們討論這夢中的情形之後，便派遣了宦官高良到西門外去，囑咐他當他遇見了和夢中情形符合的老夫婦，就在簞上拍一下，然後迅速回馬向着城跑，但是切不可回頭向後望。高良依着他說的話去了，果然遇見一對老人家推着一部小車，他就拍一下簞子，立即回馬跑。却馬上聽見身後有潮水奔騰澎湃的吼聲跟來，當他到達了西門，忍不住回頭一看，便立刻被潮水衝着，就淹死了。所以皇帝替他建造了這架石橋來紀念他。至今這橋還是橫跨在昆明湖上，慈禧太后常在這裏登船到頤和園去。楊柳掩蔽的堤岸，環繞着農田，村婦陪着洗滌衣服，遊客有的在岸畔散步，有的在湖而蕩船，這種風景很有些南方氣味。這也是木蘭愛好的夏天戶外活動的地方。

曼妮在初守寡的半年裏，對於北京的風物見得不多，她全憑聽覺在這隱世的生活裏認識着北京。這種聲音是奇離和美麗的。早晨她聽見街上小販喊賣的聲音傳進院子來。又聽見鼓樓的暮鼓和鐘樓的晨鐘，雖然這鐘鼓離開會家有一里路長，這鐘聲可以傳遍半個城市。鼓聲在表明晚上的更次，雪華告訴她這鼓聲更次的意義，所以晚上睡醒時，聽見了鼓聲，就曉得在四更大。這些京官和大臣們都齊集在紫禁城東華門了，在五更大，他們要朝見天子了。

曼妮經驗到的事情有許多並不算得新奇，不過無論甚麼，看來總比山東故鄉的好一些，美一些。在她持齋以前，她辦別出北京的臘腸和鴨子比山東的臘腸和鴨子滋味鮮美。冬至日吃的北京糰子比山東湯糰也精美。而且北京還有各式的炒麵和甜食，和各種的小吃，她歡喜美味的山東蔬菜，但是她發現北京也有同樣好的蔬菜，那些蔬菜大氣愈冷而愈可口。現在她仍舊有糰子吃有臘八粥吃。這是在十二月八日吃的，粥裏放着粳米，高粱，糯米，紅棗子，赤豆。

栗子，杏仁，花生，榛實，松子，和西瓜子，和着白糖或紅糖一同煮的，這比山刺的臘八粥好得多了。

關於臘八粥，有一段木蘭和新亞的軼事。

十二月二十日，太醫設宴邀請了會家和姚家的太太小姐們。這天是衙門封印的日子，從這天起官吏們停止辦公，預備過新年了。席上桂姑當着衆人讚賞木蘭和莫愁的刺繡，她說這做工的精緻，花樣的美觀，和顏色配合的鮮明，她從來沒有見過比這再好的了。普通婦女們鞋子上繡的花式，終是依照世俗流行的式樣的，但是木蘭却能別出心裁，她模倣畫中花枝的姿態，畫成花枝的花樣，繡在鞋子上，這鞋子她們姊妹二人做了要送給母親，算是新年禮物的。莫愁還繡着彩色的鴨，繡得看上去好像要從緞子上即將立起來似的。

「看了就相信了，」桂姑對會太太說，「我們回去的時候一定要領你去參觀一下。」

「不要聽她，」莫愁謙虛地說，「不過你好久沒有到我們裏來了，會伯母飯後請和我們一同去坐坐。」

會太太也想去看看鞋子，因為姚家姊妹素來是她羨慕的，所以她跟來到了姚家參觀姊妹們做的生活。這繡的鴨，因為色色澤配合得巧妙，果然看上去好像真的要從黑緞子上立起來的樣子。

「這鞋子穿掉牠真可惜，」會太太說，「這是應該獻到宮裏去的。」她再對姚太太說，「你有的怎樣一個肚子，會生出這樣靈巧的女兒？」提起了這話，又使我想起那天送來的木蘭煮的臘八粥，那味道真好，祖母歡喜得不得了，一連吃了兩碗，這些果肉似乎入口便化，老年人沒有牙齒，是歡喜吃這種東西的。」

木蘭聽了，不由高興，就說：「她這樣的歡喜，我可以到府上來替她再煮些吃吃，好不好？」

娶着一個善於烹飪的媳婦是何等的幸福，曾太太心中在默想。

這樣木蘭真的回了會家的人回到了他們家裏去。她瞧見曼妮在逗引着一週歲的孩子玩。這是一個天氣晴明的下午，幾盆菊花快要凋謝了，立在房裏冬令的灰白的光線下面，發出一陣陣冷冷的清香，這孩子睡在曼妮母親房裡的一只床上，床上還有幾雙緞子鞋頭，是曼妮正在做的針線生活。

「已經完工了沒有？」木蘭問她說。

「只做好了六雙呢，」曼妮說，「還有二雙要動手做的，却是年夜快到了，只好趕夜工，但是有時這孩子吵得厲害也做不上幾針呢。」

木蘭看見牆上掛着一張冬至到冬盡的表，畫着九個圈一排，共有九排，這是接算從冬至到立春日子的方法。現在九十一個圈已經填滿了，寒冷的冬天就要過去，春天的氣候快要來到了，木蘭走近牆，在新年以前餘下的十天上畫了二隻鞋子。

他板着指頭數着說，「你只有十天工夫了，怎麼趕得及呢？」

「假使沒有孩子，做起來是很容易的，」曼妮說。

木蘭附到耳朵輕輕道：「讓我帶回去替你做一雙吧。」

曼妮平常自負着針繡的技巧，從不想請教別人來代替她做針線生活。一方面也沒有機會見識過木蘭和她妹妹的繡工的精巧。

「假使針脚不同了，就立刻要給人家察覺的。」曼妮說。刺繡這件事，針脚要完全勻稱，光滑，和越緊密越好，花瓣的邊上有了極微的彎曲，就留下不經心的痕跡，使得全功盡棄，要每針都做到百分之一寸的範圍以內，是非常費女兒們的眼力的。

木蘭拿起牀上繡好的花樣，細細的察看了一番，說：「我想這生活我還能夠做。」她說着得意地笑笑，接着說：「我不敢說做得能夠和你一樣，但是也決不至於羞辱了你。」

美娟進來說：「太太說，並不當真要木蘭煮臘八粥，但是祖母很歡喜木蘭煮過的花生羹。」

「我們都歡喜你煮的臘八粥。」曼妮說，「你是怎樣煮法的？」

「這也沒有什麼仙法。」木蘭說，「我只是從藥書上看來，放了一種成份在裡面，使果實快些酥軟吧了，假使太太讀成的話，不妨待我現在就煮些。」

美娟去告訴了曾太太，回來說：「太太吩咐她來幫助姚家小姐的。」

「雪華在那裡？」木蘭問。

「她受了寒，有些不舒服，睡在那面一間裏。」曼妮回答說。

「這裏的爐子不夠大。」美娟說，「讓我們到廚房裡搬一只大的來。」她叫了一個傭人搬了一只大爐子來，就坐下來幫着木蘭動手預備，雪華聽見了也起來了，要幫幫她們二人，但是曼妮和她的母親因為她身體正不舒服，怎樣也不允許她動手。

「這是我的職務，」雪華說，「怎敢把這事情煩勞美娟姐姐呢。」

「她是太太派她來的，」曼妮說。

美娟是個驕傲的女孩子，她只揀自己願意服侍的人去服侍，她是缺乏熱情，率直，不肯做額外工作去討人歡喜的人，而雪華偏歡喜這樣做的，在行為方面，雪華可說是圓的，而美娟是方的，她對待曼妮和她的母親也十分謙恭有禮，這使她們覺得不甚滿意。

因此雪華竭力支撐着起來了。在美娟走開的時候，她說：「只是略爲受了一些寒，昨天我睡了一天，現在覺得很好了，我不要再讓人家想我在規避責任啊。」

「誰這樣想呢？」曼妮反駁地的說。

「我知道你是不會的，但是還有別人哩，」雪華回答。

「你還不宜走動哩，」木蘭說，「假使你一定要的話，我們好把花生送到你房裏，你可以在那邊靜靜的動手，等到火生好。」

一只爐子放在正屋十裏，小樂管理着爐子，廚房裏的人聽得姚家小姐替祖母在煮東西的新聞，非常覺得興奮。

美娟似乎很願意工作，曼妮私下對木蘭說：「真奇怪，你能够指揮她做事，母親和我都怕去差她做事的。」

「各人性格不同，」木蘭說，「全靠你如何利用他們，我想美娟終有一天會極有用處的。」

確是奇怪，差不多一個鐘點的時間，花生羹煮好了，這花生幾乎溶化在嘴裏，這湯汁濃厚而帶有黏性，是滋順喉嚨的妙品。花生羹和杏仁湯非但滋補而且對於咳嗽和喉音沙啞都有益處。美娟和小樂跳來奔去的到各個院子去一碗一碗的分送花生羹。老太太真是說不出的快活，她談諧地說，要是木蘭做了她的貼身丫環，每天只管替她煮煮花生羹。

這時會家的孩子們都到廟會去買新年玩具了，木蘭託新亞買一個萬花鏡給她的小弟弟阿飛，這是她從蔣家看來的新玩具，她瞧見了很心愛這東西的均齊的色彩變化。所以新亞回來時一直跑到曼妮的屋子裏去，他而且買了二個萬花鏡回來，木蘭自然格外快活。但是當她問他價錢多少，他總是不肯說。

「你不用付錢給他，他也不肯受的。」曼妮說，「你還是送他一碗花生羹吧。」

花生羹實在只剩下一碗了，本來是曼妮和木蘭留着預備等一會分來吃的，木蘭乃就拿這碗請了新亞。他正從外面冷空氣裏進來，所以覺得加倍的好吃。

「那裏來的？」他問道，「我在家裏從沒有嘗過這樣好吃的東西，是別人家贈送的嗎？」

木蘭笑着不響。

「你有什麼報酬給我？」曼妮說，「假使我想法讓你天天有這樣東西吃一碗？」

「我願對你叩頭。」新亞說。

「好道不是難事，烹調的人就立在你的眼前。」曼妮指着木蘭說，「你問他肯不肯姓曾，假使肯的，那你還可以

享受比這花生羹更好的福氣哩。」

這時木蘭忽然不見了，從隔壁房裏傳過回答的聲音道：「人心總是不會滿足的。這真是一筆嚴格的現款交易，並不是賒賬。一個萬花鏡便換一碗花生羹。你享口福，我飽眼福，假使你想再要一碗，這全憑我是否再要一個萬花鏡。」

待新亞到了母親屋子裏，襟亞已經吃過了，母親把留着的一碗給他，他不敢說穿已經吃過了，却又吃了一碗。他母親問他滋味好不好，他只是淡淡的回答說：「還不壞。」

「不壞！」美娟說，她在曼妮那邊聽見當時的情形的，「在那邊屋子裏他說歡喜每天吃牠一碗哩！」

「那你已經吃過了！」母親詫異的說。新亞覺得很窘，但自己可不知道爲什麼會覺得這樣窘。

木蘭到老太太那裏去告辭的時候，曼妮跟着也一同的過去，會太太和桂姑正伴着祖母。

「我的孩子，」祖母說，「你真聰明！我活了這麼大的年紀，却從來沒有嘗過這樣好滋味的花生羹哩。」

「這不算什麼，這是我孝敬你老人家的，」木蘭答道，「假如你老人家歡喜的話，我可以教薇兒怎樣的煮法，那你可以每天吃了。」薇兒是服侍祖母的貼身丫環。

「像我們這種人家，東西是什麼都有了，」老太太說，「可是我們也切勿可恣所欲爲，過份的貪吃好東西，假使我們能愛惜五穀和別種食品而不浪費，可以減輕罪孽，恐怕我們的丫環們狼藉的東西已經够貧苦人家充足的糧食了，只有這花生是廉價的東西，是貧民的食品，而且是田裡出產的。我老年人歡喜牠，因爲不用費力咀嚼，你是怎樣

煮法的。」

「這並不是什麼神妙的秘法，」木蘭答道，「只要加些蘇打在裏面，便是個訣巧，這是我從書本上學來的。」

「這方法好極了，」曾太太說，「書本展開在每個人的面前，可是我家的孩子們就沒有學到，對於讀書和做人的見識，新亞真比不上木蘭，祖母，你還沒有見過她們姊妹二人的繡花呢。」

當曾太太講她們在那天下午瞧見的東西時，木蘭臉蛋掉轉了過去，一下子又走到了外面去，指導薇兒煮花生羹的方法。她從曼妮房裡拿來一雙鞋面，用絲巾包着，預備帶回去刺繡的，又提防給人發見了。

這時曾太太講述這花生羹的故事，和怎樣美媚搗破木蘭已經先給新亞吃一碗的經過，和他的窘態畢露的情形，這件事使得桂姑、曼妮和祖母覺得很有趣和驚異，木蘭走進房裡來，見他們都在笑着。

「什麼？」她問道。

「新亞在我們房裡吃了一碗去了，到太太房裡又吃了一碗，」曼妮說。

木蘭馬上明白了，羞得滿面通紅，這情形她是難得有的。

「青年們互相和睦是很好的，我非常歡喜，」老太太說，無非是想緩和木蘭的侷促不安的情緒。

「這並不是禮物，不過是一種現款交易，」木蘭迅速的說，「他買給我弟弟阿飛一個萬花鏡，這羹湯是付的款子。」

木蘭帶着萬花鏡和包着要繡花的鞋子的絲帕包裹回去。她不知怎樣的覺得這插曲很有趣味。

第十三章

二年之後才剛已經十六歲了，這一年她第一次經驗到生平未有過的刺激。她進了學校去讀書，她遷了父母之命訂了婚，可是她又發覺墮入情網了。

和種種遭遇有關係的人物，是一個從四川來的傅先生，他對於她這時期的生活，施有很大的影響力。傅先生後來在民國時代擔任教育部長，而且負責正式推行注音符母，從此學校裏把注音符母和正體字一同教授。

傅先生體格瘦小，留着一撮短髭，他是吸鴉片烟的烟鬼，但却是一個多才多藝富有思想的學者。他生平有二大嗜好，便是訪問名山和搜集並整理古書。他的妻子也是受現代教育的女子，所以他們在北京的時候沒有一年不離開京都去訪問幾處名山古蹟的，他們曾經摹倣隱士實行在山裏住上一個時期，他出門遊歷的時候，只帶一捲被褥，中間裹着幾雙短褲和幾件袍子，還帶着一箱古版的書籍，有時污穢的襪子也和書籍塞在同一只箱裏。他是公認的中國目錄學和版本學專家，他在大學裏講授這目錄學和版本學的時候，一定要躺在安適的沙發上演講，學生們望着這瘦小而烟容滿面的人，不勝敬仰係之。

這學者非但學問好，還生有絕大的智慧，他愛好古學之外，還熱心於普及教育，尤其是婦女教育。他和他的妻可算是婦女教育的先驅者。他在二十幾歲的時候，故鄉人士已經公認他是一個有為青年了。二十六歲，他參加了科舉考試，獲得了翰林的榮譽頭銜。再經過一次考試之後，他又榮任翰林院編修的職位。拳匪之亂爆發的時候，他正動身

到北京去，在一九〇三年擔任袁總督的幕賓。當時曾文樸也在總督的幕下，因此木蘭的父親就得和傅先生相識了。傅先生的高瞻遠矚的見解使得木蘭的父親不勝欽佩，所以他們交誼之深，爲曾先生與傅先生所不及。傅先生曾經被派南下調練過新軍，後來回到北京又襄辦直隸教育。在一九〇六年他在天津創辦女子師範學校，由他的妻子擔任校長。

經過傅先生的介紹，木蘭就進了這所首創的女子學校，在女子教育運動中她也是個得風氣之先的人物了。再經傅先生的介紹，木蘭這一家又認識了立夫，一個傅先生所極力讚賞的四川孩子。傅先生和他的妻子常常到姚家去訪問，傅太太竭力的遊說，勸姚家的姊妹們進她的學校去讀書。

從四月一日到四月十五日，在西山碧雲寺有個廟會，木蘭全家要到西山附近的別墅裏去住上幾天，這時傅先生和傅太太也在北京度過春假而且他們又是愛好山水的，木蘭的父親就邀他們一同去住在他們的村舍裏。

木蘭要求曾太太允許曼妮一塊兒去。曾家探訪奇蹟的興趣比較的淡薄，城外也沒有別墅，曾太太說這廟裏她祇去過一次，還是十二年以前去的，那時孩子們還很小。現在曼妮雖然到北京已經一年半，可是出去的次數不會超過十二次的，她出去大部份是到城南去購東西，難得幾次到孔廟等地方去過，在孔廟裏，她看過石碑上刻着的歷次考試中榜的名單，遊孔廟是曾先生准許的，因爲他崇尚儒教哲學，他以爲常常親近孔廟裡的東西的女子，教養出來的子弟，可以有做學者和題名金榜的希望。就是法源寺裏春天開放的紫丁香花，她也沒有和她母親去玩賞過，因爲花是認爲太容易攪擾青年婦女的心情的。偉大富麗的喇嘛寺也沒有去過，因爲那裏有淫穢的偶像，祕戲雜陳，外面

遮着幕簾，只要付些小費給寺僧，就可以入內參觀。她到喇嘛寺去，難免要看見這些東西，所以便和這些廟宇絕了緣。不過照會太太的意見，遊覽一事原則是應該准許的，因為遊廟也是一件敬神的事情。

曼妮變得更像修行的入了。她漸漸的得着翁姑的信仰，可是他們還是要防止她受這世界的各種外界的誘惑。

「她可以住在我的房裏和我一床睡，我可以負責照料她。」木蘭說，「她從未有機會遊過山。」

「蘭兒，你的確很有膽氣。」會太太說，她已經用這親密的名字稱呼她過。「我不常遊山，也活到這樣的年紀了，但是我想她和你一同去讓她散心也不是壞事，我可以和你寄父講講看。」

所以在四月十二日木蘭在她的家屬曼妮傅先生，傅太太，都到玉泉山那邊西山那邊西山附近的別墅裏去了。

姚思安理想中的鄉村生活，是認為沒有女傭侍候的生活比較有味，他們雖然帶着厨司，女兒們常常親自動手燉煮飯菜。

曼妮因為看不慣北京這稱官僚的豪奢氣象，所以這次遊覽確是她的一大快事。一事一物，都使她看得神往——高大的城樓和深邃的西直門像一條四五十尺的隧道，城門外的驢夫和小店，茶館裏的茶客，廣濶的通頤和園的御道，路面鋪着石板，路的兩旁的楊柳已經展放着嫩綠葉了，美麗的郊外，和遠遠的西山的紫色的山坡，襯着蔚藍的天空圓明的遺跡，以至於金瓦黃牆，亭閣森森的頤和園。

她最愛的是玉泉山的近郊，那裏有農舍，有游泳的鴨，西山環繞着北京，好像慈母的手臂擁抱她的孩子。木蘭的屋子就在這裏。在門前可以望見潔白的石塔立在玉泉的近邊，和頤和園的萬壽山，隱在蒼翠的綠叢裏，後面的山上

是星羅棋佈的點綴着一處處廟宇。

她們到達時，正是午餐時分。下午他們遊覽了碧雲寺。爬上四組石級，到了雲石塔畔，已是遊客如雲時候。還早着，他們一直向前走，到了臥佛寺。那裏一尊銅佛有二十多尺長，裝成偃臥的姿態，身旁放着許多還願的鞋子，是皇帝皇太子們所供俸的，有的竟有幾尺長，都用繡花的黃色緞子做成。姚思安勸大家不要走得太疲乏了，因為明天還打算跑得遠一點去遊八大處。所謂八大處是聚在一處的八座佛寺。

次日，他們到秘魔崖去遊覽，這是山中最富有畫意和莊嚴美麗的地方。這秘魔崖隱藏於山頂一羣廟宇的後面，而這些廟宇又隱蔽在嶼岩一角的叢林的中間。年紀大了的太太們和曼妮騎着驢子，只有木蘭和莫愁要和男人家和孩子們一同步行。在這明媚的春天，女孩子的嬌憨聲和趕驢孩子的歡笑聲，打成了一片。

太太們都在廟門口下了驢子，等他們走到秘魔崖，已是喘不過氣來了。曼妮滿身穿着縞素，仍舊像個少女，唯一的區別，是她的頭髮是梳起來纏成了髮髻，像木蘭和莫愁是編着辮子的，木蘭每當走路或在立着的時候，慣常握住辮子尖把辮子拉到面，前繞着食指打着圈兒揮動着。

秘魔崖實在是一個天然的山洞，大約有五十尺深，有一個懸空的石峯伸出來，像個屋頂遊客立在下面的有一種奇異的感想，假使這峭峯一旦掉下來，他們要壓成臘腸了。在這山崖的前面，據說有個深淵，後來恐防有人跌下去，所以用塊大石頭蓋住了。木蘭的父親提起了這深淵，就講述一件兩條龍藏匿在這深淵裏的神話。在第六世紀的時候，有個道家收了兩個孩子做徒弟，有一次逢着大旱，這兩個孩子就跳到這淵裏去變成了兩條青龍，霎時興雲化雨，

大降甘霖，所以這裏至今蓋有一集亭子，紀念這兩位龍王。

這一羣遊夥裏，男人家走到前面。當木蘭走到山洞的入口處，她瞧見一個中年婦人，穿着黑色衣裳，和一個十歲左右的女孩子，一同坐着。他們又聽見有一個男孩子的聲音，一看瞧見一個很瘦小的十六歲左右的孩子，從近邊一間石屋子裏，跳躍出來，立着，髮着手勢，和母親與小孩講話。他生着清明的眸子，端正的鼻子，和伶俐的容貌，穿着淡藍的布長衫，這淡藍色襯托着白晰青年的臉龐，和活潑的身段，更顯得美秀了。「媽，」這孩子說，這裏就是盧師父和兩個孩子修鍊的地方，這兩個孩子變成了兩條龍呀。」他的音調和臉龐吸引了這姊妹倆的注意，她們和舅舅遠遠的立着，看他對他母親和妹子講故事的神氣。

「這倒是個動聽的故事，不過有誰見過這兩條龍呢？」他的母親說。

「乾隆皇帝看見的，」這孩子說，一面仍舊笑着裝手勢。「有一天，他到這裏來，看見兩條細小的青色的海獸在池裏，一個僧人指給皇帝說這兩條動物便是龍，可是皇帝發聲笑道：「怎麼，牠們不過是一尺長的小魚，」這樣說了，這兩條龍就漸漸的大起來，從池裏一躍衝上天去，在雲霧中不見了。」

「你在騙我了，」他的母親說。

「不，龍是大得看不見牠們的頭和尾的，祇有皇帝看見一隻巨大的龍爪，有山一樣大，從雲端裏伸下來，牠的鱗是綠色的，閃閃的發着光，皇帝見了一嚇，回去覺得肚子痛。」

這孩子的母親聽了，揚聲的大笑起來，顯出她是個快樂的婦人，這孩子一望而知是個安慰孤寂婦人，使她的生

活感到滿足和快樂的一個兒子，他不斷的做出種種想不到的舉動，使她覺得想不到會有這樣的一個好孩子。

這幾個女孩子聽了他的故事，和見了他說話的表情，覺得很有趣，也掩着手帕微微的笑着，忽然說她記得這孩子像在某處見過的，木蘭也這樣想，不過想不起是什麼地點了。她很歡喜他的動人的臉蛋兒和態度。她不能確定是否真有這神話。還是他捏造出來引他母親快樂的。

就在這時候，傅先生漫步走着回來，他瞧見了這孩子就喚道：「喔，這是不是立夫？」就上前去招呼他。這孩子的母親對傅先生非常的有禮貌，雖然傅先生好像和他們是很熟悉的樣子。他回過頭來叫道：「來，見見孔太太和她的孩子。」傅先生介紹着他們說道：「這位是孔太太，這位是立夫，這是立夫的姊姊，他們是我們的四川同鄉。這母親只是笑，她走近過來了，木蘭覺得立夫雖然穿着普通的服裝，但是他的頰角和眼睛好像具有動人的特色。

「了不得！」傅先生熱烈的讚賞着說：「你們看我們四川的產兒，生着峨嵋山的精神。我可以說！」木蘭看看這孩子越發覺得富有興趣了，因為她曉得傅先生所讚賞的人一定是有價值的。

立夫有些羞怯，他的母親說：「我們是很平常的人，只是蒙傅會辦格外的看得起我們母子罷了。」

這孩子過來對姚思安深深的作了個揖，又回過來對姚太太深深的作了一個揖，當然他不理姑娘們，這便是合乎禮貌。

「你不是孔夫子的後裔嗎？」因為他姓孔，所以姚思安這樣的問。

「不敢當，立夫回答道：「假使姓孔的都是孔子的子孫，那就要侮辱孔夫子了。」

木蘭聽得忍不住笑了，立天說話很流利，宛是個有辯才的人，而且在衆人面前仍舊態度大方。木蘭的父親也笑着，就是她人看見一個和他差不多年齡的人敢把想到的就說，也覺得敬慕了。

「那末至少孔太太是楊繼盛的後代，他離開現在還不過三世紀。」傅先生說，「我想這孩子也具有楊繼盛的性格。」

木蘭也曾經聽見她父親講楊繼盛的故事，在前門外還有間屋子，據說是他住過的地方。楊繼盛一個學者而任官職。那時正是明朝末年政府腐敗時代。他不顧生命危險，彈劾當時的奸惡的權相嚴嵩，說他有十大罪與五奸的罪狀。楊繼盛因此被殺了，但是他的忠烈的氣節，使得後世的人至今紀念着他，這位不怕死的忠臣上奏章的地點，後人就建築了一座紀念亭，那裏至今有遊客去憑吊牠。

「你住在那裏？」姚旌安問。

「在商城，四川會館。」立天回答。

「今天你們要進城去嗎？」傅先生問道。

「不，我們就在臥佛寺裏住過夜。」

「你們到過香山嗎？」傅先生又問着說。這香山離開臥佛寺只有一里多路，是以前乾隆皇帝狩獵的園囿，不過自從十九世紀中葉狩獵這件事取消了以後，這裏面也不再有什麼玩意兒了。

這園囿雖然沒有開放，不過現在是一個姓尹的人管理着。他在女子教育這件工作上，和傅先生有着深切的關

係，他後來遠在園裏辦了一所女子學校。

「沒有我們走不進的，」立夫回答說。

「我們明天要去，你們肯同我們一起去嗎？」傅先生問他們，立夫很起勁的接受了。

傅先生邀納了新近介紹的人參加姚家婦女小姐的夥伴確是件異乎尋常的事情，不過可見孔家是他的至親密的友人，自己以前也是貧苦的青年，所以他很熱心援助有爲的後進。

在回去的路上，姚太太對她的丈夫說，有青年人一同去對於女孩子或許有些不方便，可是姚先生只回答一聲「噫，哈」聲音短促得幾乎聽不出，然而女孩子們對這事情的突然的穿插，覺得很感興味。

他們漫步走到了正殿上，這地方在拳匪之亂，沒有給聯軍破壞。他們還可以憑弔遠古壁畫的遺跡，那壁畫上繪着十八尊羅漢遊西山的圖畫。從廟裏出來，他們聽見立夫和他母親正從那後面的複線十字架型的門戶走出來，但是距離這樣遠，他們招呼不應了。莫愁聽見立夫拾了一粒石卵望柏樹拋去，驚散了一群烏鴉，這孩子揮動手臂的姿勢，提醒她起了第一次和他見面的地點。

「噫，他就是我們在白雲觀看見的擲銅錢的人，」她對木薩說。

莫愁確是記得不錯。三個月之前，在北京城外一里路遠近的白雲觀裏有一次新年的廟會，從一月一日到十九日，男男女女和孩子們都去遊覽作樂。最後一天，是北方道教的創始者的誕辰。當時成吉斯汗很信仰他，所以他的遺體就葬在這觀裏，觀的四週，有男人的競走，和女人的賽車，許多人都到那邊去。「軋神仙」據說那一天神仙化裝了

到地面上來，遇到他的就有好運氣。他來的時候或許扮個官員或許扮個乞丐，或許變成一隻狗或驢子，妙在究竟那一隻躺着的狗是神仙那一個，臥在蓆上的乞丐是神仙大家瞧不出來，要留心觀察的是這隻狗、乞丐、和尚或是老婦人，是番神出鬼沒的忽然失蹤；假使有一乞丐在幾分鐘之前還倦伏在路的一角，忽然不見了，那末他一定是神仙無疑了。那些曾經見過他的或者給過錢的遊客們就覺得快樂高興了。所以養成一種風氣，大家對於乞丐都很慷慨，對待耆類也慈悲了，又引得神仙裡熙熙攘攘擠滿了人，所以笑話百出的事也層出不窮了。

那天木蘭和莫愁也去遊廟，一進門就有一條橋叫做捕風橋，這座道士院的名字叫做白雲觀，有個和道士們反對的和尚，在附近建造了一座西風寺，意思是西風一起把白雲吹散。這白雲觀的住持就造了這座捕風橋來對抗牠，算是捉掉那佛法造成的西風的意思。橋下面有一個黑暗的洞，洞裏有個老和尚盤膝坐着，洞頂上懸空掛着一個大銅錢，據說把銅錢擲中這大銅錢的人會有好運氣。不過這大銅錢的位置是懸空在洞頂與橋相交的角度裏，所以擲中的機會很少，靠了這種遊戲性的迷信舉動，這和尚倒可以收集許多錢。

當她們也站着問看的時候，有個孩子擲中了這標的，從這些看客裏發生一陣喊好的喝采聲，這孩子得意洋洋的去了。木蘭也試着擲幾個錢，試了幾次也擊中了，人叢裏發出了更大的喝采聲音。這孩子聽得有人擊中這靶子，和叫好的聲音，回過頭來望着木蘭笑了，然後不見了。「這孩子莫非是神仙嗎？」莫愁對木蘭說。

在他們在山崖上遇着了不多一回，木蘭早已認出了，不過沒有對人說起。現在莫愁還說一句，「這是那天在白雲觀擊中銅錢的孩子，你記得嗎？木蘭只是說，「是的，我也這樣想。」

立夫和他的母親和妹妹走在他們後面，大約離開五十多碼路，這兩個女孩子禁不住一次二次的回頭看他，要確定究竟是不是那個孩子。她們瞧見他右手又在指天劃地的揮動，還有隻手挽着他母親，一望而知他是非常的高興。

立夫等三個人在廟門前追過了他們，走在前面去了，因為木蘭這淘夥兒太太們上驢子很費時間，他們注視着在前面走的立夫一家三個人，立夫的母親騎着驢子，立夫牽着妹妹的手在旁邊走着，傅先生把這家的家庭狀況講給木蘭的母親聽，而女孩子們豎起耳朵心神一貫的聽着。

立夫的父親生前在北京任着卑微的官職，一個叔叔又把家財浪費盡了，害得立夫的父親生活清苦。可是他並不冤恨，只是努力自食其力，父親死的時候，立夫纔九歲，立夫的母親是北京人，北京又有完備的學校，所以她和立夫仍舊留居在北京，住在四川會館裏，他的叔叔這時又重娶了一個摩登女郎，住在上海，他的父親死了之後，有一天他叔叔忽然趕到北京來，來奪取他哥哥的遺產，在他想來他做了一任京官，一定是發財的了，由傅先生的調停，纔使這叔叔空手的回去了。從此立夫的母親好似傅先生的被保護人了，她對他非常的感戴，鑒於立夫的聰明通達，傅先生朋友一樣的看着他，並且讓他利用他的豐富的藏書，立夫好比是一隻幼小的猴子，放在樹林裏不用教導，會學得爬樹，從樹枝之間跳來跳去。

這小小的旅行團體進園場的山谷已是日落西山的時候了。頤和園和石塔仍舊在白光裡閃閃的發光，而這園林和山谷已遮在陰影裡，一陣陣清涼芬芳的氣息從松林裡吹拂過來，使得這一天的遊覽，木蘭覺得很滿意，立夫和

他的母親在前面大約離開二百碼，但是在柔和的暮光裡仍舊可以看得見。他們轉向臥佛寺的路上去的時候，聽見立夫揮着手和他們告別。

這晚上，木蘭的父母和傅先生和傅太太討論在秋季送木蘭姊妹到天津去讀書的問題。當時北京沒有女子學校。只有天津的學校辦得最好。傅先生允承他親自會照顧木蘭和莫愁的。此外，她們姊妹仍舊可以每星期日回家，或者每月回來一次，這樣她們父母似乎被說服了。

傅先生傅太太也談及送迪人到英國去留學的問題。傅先生說，他不十分懂英語，並沒有關係，這是在英國補習的。不但妲思安讀同意見，並且迪人自己也很高興的立刻答允了下來。

木蘭的母親還猶豫不決，於是珊姐湊上來說：「一個青年應該到外洋去見識見識，擴充擴充眼界。」她簡單的說。

「時代已經轉變了，」傅先生說，現在留學回來的學生同樣的能够應試，一樣可以考到進士和翰林的銜頭。即使你不希望他做官，你也應該讓他受這世紀中最好的教育。

「我擔心的是，他年齡還是太小，」母親說，「遠渡重洋離家萬里的出去，有誰照顧他呢？」

「我能够自己當心自己，」迪人說，「我是長大了，假使到外洋去，我要切切實實的克苦用功一番。迪人說要動學，這還是生平第一次。」

「或許他會完全改變心情了，」珊姐說，「他現在十九歲了，應該做正經的事了。你看孔太太的兒子，當我們聽

見他伸着母親妹妹一同走，真像一幅廿四孝圖。然而他不是有和別人同樣的一雙眼睛一對耳朵和一只鼻子嗎？

「家貧出孝子，國亂見忠臣。」姚思安引成語的這樣說。這句話倒像在當面指斥迪人。

迪人的父母應承把這件事情考慮一下。他父親所以讚成的道理，一方面因為他有的是錢，一方面實在沒有辦法去處置這放蕩慣了的兒子。迪人熱烈贊同的原因，是因為出洋去可以看看新鮮的世界，可以學最摩登最幸運青年的樣。留學回國的青年，穿着西裝，揮着手杖的跑來跑去，口中講着英語，似乎只有他們可以享受這種權利。不過公平的說一句，他也想學學好。

他母親覺得這件事情不很對，但是一想到這樣可以解決一個目前的問題，她的意見又融洽了。銀屏已經廿二歲了，還是留在家裡，她又不能把她嫁在北京，因為她是個南方女孩子，要回到南方去的，可是又沒有人送她南下。去年春天，銀屏預備跟着迪人的舅父思澤安回到南方去，可是到了動身的日子，終因為有事故動身不得，最後她病了，他們只得放棄送她回南的計劃。現在情形更惡劣了，因為一個廿二歲的寧波姑娘是很懂人事的了。或許依照珊瑚姐的提議，把迪人和銀屏分離開，可以使他重新做人。

第二天，他們到園場去，每個人都很高興。木蘭和吳愁是因為在秋天要到天津去讀書了，迪人是因為要到英國去了，至於他們的父母因為子女的教育問題解決了，所以也很高興。

這花園離開他們的別墅不遠，所以他們就步行過去。傅太太已經和孔太太約定，在早飯後在園隔壁的廟裡聚會。他們到那裡看見立夫和他母親和妹妹已先等好了，在石拱旁邊散步。立夫笑着奔過來招呼，可是對於木蘭、吳愁

和珊她僅是點點頭，這是適合當時的禮貌。木蘭和莫愁細細的觀察他的臉蛋兒，禁不住笑了，因為昨晚聽見他之後，她們對他的興趣更提高了。

當迪人和他談話的時候，她們假裝互相閒談着，一面却留心聽着。迪人聽了講起孔子的後代，就覺得很歡喜。立夫因為他自己是個直率敢言，常常評論官吏的人，其實迪人本來是活潑有為的孩子，不過他逢事不肯依照舊規矩，有些反上的態度，而那些官家子弟的朋友，使他厭煩了。立夫在他看來是別有風格，還和他自己一樣的具有自由思想的青年，或許是因為出身微寒的緣故。立夫完全輕視財產，評論人物，只是估計他自然的價值。迪人遇見了這樣的人，他完全放棄了他的自負的態度，只是平等的對待他。或者這是因為他今天心境很好，所以有這樣的態度。因為他是將要到英國去了，他是要息好了，所以要和老年人所認為好青年的人軋軋朋友。

到了園場的山麓，廟中的方丈和一羣和尚出來迎接傅先生。這些西山和尚慣於迎接高官和太子的，因此他們說得一口流利的官話。方丈手持念珠領路。這個園圍名叫金山，是在那陡峭的樹木茂盛的山坡上面，一直伸展到移山。走完高大的老樹之間的小路，有幾條石級，一直通到山頂的正屋，同時兩旁都有羊腸小道通到各殿。立夫和迪人走在後面和幾個和尚講話，婦女們還跟在後邊，不肖的母親爲了她自己的幾種原因，似乎專心在和立夫的母親交際，藉以增進友誼，因此她們一同走着。至於傅太太，跟着年青的姑娘們，妮和珊姐。

走到一段短的幾步石級那裏，立夫回過來扶他的母親上去。迪人被撤下孤單了，也等着他母親走上來了，也走上去扶住了她。她母親幾乎受寵若驚，快活得叫起來了，「好兒子，假如你每天這樣，我不知要怎樣快樂呢！」迪人也

覺得快活說：「媽，在家裡你有許多丫環服侍你，所以不需要我，至少，我是有顆孝子的心的。」

「不要說大話，」他的母親說，「你看見孔太太的兒子幫助他母親，覺得不幫助自己的母親有些不雅觀了，和他做朋友是有益的，還可能從他那裡學些正當的事。立夫，你願意和我的孩子做朋友嗎？」

「媽太太，你在開玩笑，」立夫回答道。「假使你不以我爲不才，那我是不能榮幸的了。」

珊姐、木蘭和莫愁，瞧見迪人扶掖着他們的母親走上來，他們輕輕的用肘推推，互相看看，顯得有些詫異的樣子。這兩個母親互相詢問孩子的年齡，木蘭的母親曉得立夫是十六歲，比迪人小三歲，木蘭聽見孔太太說，自從丈夫死後，全靠利息度日，現在預備在四川賣掉幾間屋子準備立夫進大學的學費，他們爲了立夫的教育，預備把所有的資產孤注一擲。當她聽了這些話，心中發生一種感觸。她知道世界上有貧苦的人，但是她並不知道竟有要賣掉僅有的小小的家產來維持兒子進大學的，她實在讀成這種意見。

一個和尚提議走旁邊的小徑，這樣可以省力些，婦女們就踏上左邊的小徑去走了。他們跟着和尚到了一圍籬笆裏去，走進裏面的廣場，瞧見一座廳堂，而着一座峭壁，峭壁的頂上蓋着蒼翠的大樹，水從壁面流瀉下去，積儲成一池的清水。廳的前面鋪成一塊廣場，場上有石檯石桌，這真是一塊清靜美麗的園地。木蘭聽見立夫高聲的讚賞道：「啊，真是做圖書館讀書的好地方啊。」

迪人拿出了照相機說：「我要在這裏拍一張照。」攝影也是迪人的一件正當工作，他不但會攝影，還能夠沖洗顯影。這件事，他父親倒盡量的供給他費用，他認爲這也是一件使他不作壞事的一種工作。

於是請太太小姐都站立在一起。這也是木蘭的一種特性，當她見了一件非常美觀的東西，她的每一隻眼睛裏會有一滴，而且僅有一滴，眼淚。她現在聽見木蘭在拭眼睛，就打趣她說：「你爲什麼哭？」同時曼妮也說：「妹妹，你的眼睛怎麼樣？」因此木蘭變成了注意力的集中點，但是木蘭只是微笑的說：「沒有什麼。」立夫和他母親遠遠望着木蘭的母親邀他們過來一起攝一個影。

「來！我們同傅太太都是像一家人的。」珊姐說。

後來，傅太太拉了立夫的母親過來，恰巧木蘭和莫愁站在末尾，立夫就接去站在她們旁邊，但是立夫站立得至少離開一尺遠近。

這也是木蘭的一張拍得得意的照相，她是興奮得好像着迷了，她側着腦袋略略舉起了手臂，好像再要拭眼睛的神氣，真是說不盡的哀頹豔麗。

立夫處在年齡和他差不多同青年女郎的裙釵隊裏，當然覺得很不舒服，所以只和迪人接近着，木蘭、珊姐和曼妮另在一起，因爲木蘭覺得要負責招待。曼妮引她尋尋快樂，至於莫愁，她和她的母親，和孔太太一同散步着，她是個靜默寡言的女兒。兩位太太談話的時候，她總是保守着靜默，並不插口，所以孔太太很歡喜她。到底立夫從早晨到中午，從未和女兒交談過一句話。

在他們離開廟宇到各處廣場和建築物遊覽之前，和尙問他們要吃素齋還是吃葷菜。木蘭的母親說，她和曼妮是吃素的，男子們則是非葷不可的，但是傅先生說，在這種地方，當然要吃素的，而且一個人不嘗嘗廟宇裏的素菜，不

能算吃過素菜。西山的和尚們烹調素菜特別擅長，甚至宮中的太子也歡喜呢。蔬菜的名目，倒也有火腿、雞和魚丸，都是豆腐做的，做得形式和滋味都像葷菜，青菜煮得油水很重，還有各種高尙的饅頭和炒麵。

他們回到山頂的廟裏，廳上二只桌子已經排好了，桌子上陳設着銀杯和牙筷，傅先生和傅太太認爲今天要山他們做東道，所以二人分坐在二桌上，傅太太和女的合一桌，傅先生和男的合一桌，不過女的人數比男的多，姚思安又要和他的女兒坐在一起，他強把她的妻子和孔太太趕到男桌上去。女人的一桌人數還是太多，大家弄得團團轉，立夫的母親要莫愁坐過去，至於二個小孩子，立夫的妹妹和木蘭的幼弟後來坐在女桌上，結果是這樣，一桌上是木蘭和珊如，照顧小孩子，一桌上是山莫愁和立夫，照待他們的母親，這方丈坐了遠遠的，看着等到安排好了，然後對他們說了聲「請多用些」便去歇息了。

桌上的談鋒，轉到了刻着乾隆皇帝御筆的碑上去，這西山上各座廟宇裡都有乾隆的字，在這座廟的門前也有一塊。

「乾隆對於他自己的書法一定很自負的，」姚思安說。

木蘭正在想，到處都留着筆跡，未免有失帝王的尊嚴，這時她聽見立夫在另一桌上說，「物以希爲貴，一個皇帝到處留着字不是太不值錢了嗎？」顯然他們是意見相同的，但是莫愁雖然靜默着不響，她認爲這是對皇帝的不公平的批評。

「你可喜歡乾隆的字嗎？」立夫向傅先生說。

「啊」傅先生說，「筆力還算剛健，但是尙還未臻化境。」

「我也沒有見過一首他的好詩。」立夫說，都是普通的宮詞——大都是歌頌太平繁華，美人和香草——你正好可以猜得出他將說的話。」

莫愁忽然問道：「他講些大家猜得到的話，就不是好詩了嗎？」雖然這在她不過是由於一時的衝動脫口而出的話，對於立夫這句話是直接的抨擊。

立夫驚奇的對她瞧一瞧，他不得不直接答覆說：「假使你說的是人家意料之中的話，那當然這是拙劣的詩了。」

現在莫愁也覺得非再答覆幾句不可。詩人和隱士不是麼着普通的生活，當然不說普通的東西，但是乾隆是個皇帝，他應該說大衆要說的話，因為他要做的是大家需要的事情。隱士的拙作就是皇帝的傑作，皇帝要治理國家，要體會他治下的一班普通男女的思想，一個皇帝應該要普通纔好。」

莫愁想着她自己已經說得超過女子們應有的禮貌了，所以就停止了，她並不認爲這是辯論。

「照你說，傅先生說，就是他的字也算好字了，因爲筆法開架合乎一般的法則。」

「不錯，這是圓潤和飽滿。」莫愁說，「皇帝的書法是不宜過於好奇的。」

「莫愁，你胆敢和傅伯伯辯論嗎？」他母親說，她不懂他們在講些什麼，只覺一個十四歲的女孩子和一個著名學者爭辯是有失體貌的。

「讓她說想到的話，我倒歡喜聽的。」傅先生說。另一桌閒談也停住了，都在準備諦聽莫愁的議論。

「我只是想替皇帝辯護幾句罷了，」莫愁說，「既是普通的遊客也常常在亭子上，巉岩上，廟牆上塗上幾句詩，題上自己的名子，爲什麼貴爲一國的皇帝倒不可以呢？他在這裡重建了好幾座廟宇，就是他自已不願意，詔媚他的入也要請他題上幾個字以誌紀念。而且他是個太平時代的天子，又是個提創文學藝術的人，所以他的詩也是粉飾太平盛世的一類的詩了。宮詞正應當是這樣的。皇帝的字，須要純正，他的字是圓潤飽滿，字體端正，柔軟和圓潤的輪廊裡，含蓄着力量。像一個皇帝應有的品格。」

「各人天性不同，」木蘭的父親帶着滿意的笑容說。「傅太太，你看那三女兒的字就像這樣，圓潤飽滿，一個一個結構得很潔淨。木蘭的字像男子的字。」

「這都不可勉強的，」傅太太說，「書法是品性的標記，假使你的心地不正，決不能寫出純正的字體。」

這幾句話確是傅太太自己的意見，同時也是她丈夫的意見的反映。他更進一層，認爲看了一個人的字，就可以預知他的命運。除了這種前進思想之外，傅先生，像那些多少帶着神秘主義的老學究一樣，也相信星相和算命。

「從一個人寫的字，可以看出是長壽還是短壽，」傅先生說。

「這就是我說意思，」莫愁說，「乾隆活到八十九歲，是歷代在位最長久的皇帝。」

「我不信，」立夫說。

「你年齡還太小，」傅先生說。

「真不懂我爲什麼永遠寫不好字」立夫說。

「那是你過於好奇的緣故」傅先生說，「好奇本身並不壞，但是也需要規律去調和，初學書法的分布，但求平正，既達到平正，再要追求險峻，有了險峻，仍舊要歸於平正，這是書法的最高法則。」

傅先生繼續解釋他的無所不包的二元論，全部的生活是兩種力量的結果——平正和不平。沒有了不平，那就沒有了進步，沒有了平正，那就沒有基礎了。這兩種原則調和的結果，就是人生，好比陰陽交互作用產生了一年的四季。

忽然他們聽見木蘭和珊瑚姐高聲大笑起來，大家都回過去看，有人問道，你們在笑些什麼？」

「沒有什麼」木蘭說，他笑得更響了。

「她們是在笑我呀」曼妮解釋道，「木蘭說我的字像隻老鼠，所以胆很小，像隻老鼠。」

「我只是說笑」話，木蘭說，「根據傅家伯伯的理論，誰寫的字像貓，就可以吃掉老鼠。」

「這要看不同的情形的」傅先生說，「你聽見過老鼠吃貓的故事嗎？」傅先生就此講了。一隻老鼠在饑荒的時候養得很大，甚至能够打敗貓，把貓趕走的故事。

「你的字像什麼？」傅先生問木蘭。

「我的字不像什麼東西」唔，或許像條蛇」木蘭回答說。

「一條蛇也能够吃老鼠的」曼愁從另一桌上說。

「姊姊，你以爲我要吃掉你嗎？」木蘭問曼妮。

「在你餓的時候，或許會的。」曼妮回答。

「假使真的，我不是要給大家吃掉了嗎？」珊姐說，「因為我的字像栗子，既不圓又不方，永遠不能排成直線。」
「你妹妹的字像什麼？」傅太太問木蘭。

木蘭停了一停說：「她的字像一隻春天的鸚鵡，身體渾圓而羽毛光滑。」

正在這時候，知客僧走過來，他聽了「鸚鵡」這二個字，就道歉着菜餚的拙劣說：「我很抱歉，不能煮些鸚鵡肉給諸位。」

大家都笑了。就對他說明他們是在講書法，傅先生給和尚一張拾圓的鈔票，報酬他這席豐盛的午餐。

木蘭至今還沒有和立夫交談過。飯後他們休息了一回，因為曼妮已經在叫苦，說是她這天已到爬得走得够了，大約三點鐘的時候，傅先生和傅太太提議到那邊山上去，但婦女們謝絕不肯參加。於是傅太太只得留着陪他們，說她已經去過了，莫愁是肥胖好諱的，也說要伴她的母親，因為不喜歡爬山，這人因為有他父親一塊兒去，也避而不去，還有立夫的妹妹太小了，也沒有去。結果只有五個人上山去。傅先生、姚先生、立夫、木蘭和她的弟弟阿飛，木蘭喜歡爬山看野景。

道路大部向上傾斜，傅先生像一般的瘦人一樣，是很善於爬山的。木蘭的父親雖然有這樣的年齡，還能够步伐輕鬆的朝上走，像走平地一樣。需要的時候，他還能够每天走一百里路。立夫走走落後了，走在木蘭的淘夥裏，那時年長的都走在前面，他倒不能夠完全不睬木蘭了。他的神經一時興奮起來了，忙祿地手指兒一再的伸伸合合，讓指骨

響發出聲音來，他在書堆裏長大，以前從未認識過美麗的女郎，所以只是和這小孩子說話。木蘭的腦裏活躍着一種奇想，她想出一個滑稽的開端，她對阿飛說：「你問問孔先生，去年新年他是不是在白雲觀，於是立天也借着阿飛回答道：「你告訴你的姊姊，我是在那邊，而且看見她在捕風橋擲擊那幸運的銅錢。」

這種談話的方法真有趣，弄得二人都大笑起來，互相的看看，這樣雙方的談話開始了。

在他們前面十五碼遠近，有一棵高大的白松樹矗立在一個小丘上，這白色的樹皮襯着綠色的山坡非常的可愛。

「孔先生」木蘭說，「你能够射中這白松樹嗎？」

「你要試，我可以試一下。」他說。

他拾起鷄卵大小的一塊石片，擲過去，這石子擊中這樹幹，發出粗鈍的聲音。

「好」阿飛叫着。

做出那不合婦女典型的姿態，木蘭覺得未免羞澀澀，但是她終於也擲了一塊石磚，却沒有中的，大約離開那樹幹還有一尺，立夫鼓勵她再來一下。她第二次又不中，立夫教她手指握石子的方法，還教她兩種拋擲法，一種是舉手在肩上的擲法，從肩膀上面擲過去，一種是肩下的擲法，從下面擲過去。

「你的方法還不對」立夫在她將擲的時候說。木蘭知道這姿勢是不對的，但是她不肯把兩足分開立着。她並緊了腳，試驗肩上的擲法，果然擊中了，這樹搖動得幾乎倒下來。立夫發出一聲讚美的歡呼，阿飛發一聲羨慕的歡呼。

木蘭自己則一聲勝利的歡呼。

她快樂極了，不自覺地又促嘴吹了一聲長嘯，立夫覺得很奇怪。

「啊，你會吹嘯嗎？」

木蘭滿面笑容的對他看看，繼續的吹了一曲歌調兒，這是一只形容一年十二個月景緻的民歌的調子，立夫也和着她，一同向上走。姚思安回過頭來見他的女兒很快樂，他和傅先生講了幾句話，傅先生也回過頭望他們。

他們一級一級的走上去，一幅新的畫面展開在面前。而是深的山谷，和綠色的峻峭的山坡，遠處橫着重重的山嶺，走上了這雲山的深處，木蘭覺得非常暢快，春天的空氣是愉快的，使人覺得心曠神怡，就是小鳥也似乎和木蘭一樣，解除了疲勞，筋骨舒鬆了，在山谷之間飛翔，鳴聲充滿了天空。

這一夥兒在半山亭上休息了下來。他們望見在遠處有奇形怪狀的建築物，牆上做成一個個的雉堞，木蘭問這是什麼東西。她的父親講給她聽，這是乾隆皇帝做的西藏城街建築物，模擬西藏的堡壘，供給兵士們實驗的。有的是他征服西藏的紀念碑的遺跡，一個是他檢閱士兵們比賽射箭的看台，大部的建築久已崩壞了。木蘭想起了「一將功成萬骨枯」的成語，默不做聲。北京離開蒙古平原很近，碧雲寺、臥佛寺和別的許多地方，到處留着成吉思汗等蒙古帝皇的遺跡。

「哼！」姚思安急促的說。「你讀過弔古戰場文嗎？立夫？」

「讀過的，這都歸結到『而今安在哉？』一句上。」立夫答道。「他想幾時要去看西藏」他自言自語的說着。

傅先生唱了一段李陵碑，木蘭輕聲的和唱着，這又使立夫大大的吃了一驚。木蘭的聲調很優美，而且這是最難唱的一節。立夫自己從來沒有學會唱戲這玩意兒，李陵碑是一只悲莊的調子，現在木蘭已覺得生活是悲壯又是美麗的。

木蘭的擲石子，吹嘯，和唱戲驚動了立夫，立夫在回到廟裏去的路上的言語驚動了木蘭。木蘭說可惜別人沒有一同來遊覽，他就問道：「今天看見的風景，你認爲那裏最美？」

「半山亭，」她回答道。「那末你以爲那個最美？」

「這些遺跡，」他回答。

姚太太希望立夫和迪人做成朋友，所以邀請孔家一同進晚餐。一同回去，大家都覺得餓了，提早吃晚飯。姚思安和傅先生都是善飲的，喝了很多的酒飯後，他們坐在露天，討論子女們的計劃，一邊觀賞頤和園上空升起來的月亮。「還是送迪人到英國去罷，」傅先生說。你的經濟又充足，新智識是重要的。這是個新世界，一個人應該明瞭外國的情形，再讀四書五經是沒有用的。」在這瘦小的軀幹裏，傅先生的精神在酒與月亮之下擴大了，他講述他對於未來對於世界的理想。

迪人的母親還是躊躇不決，迪人出洋去，女兒到天津去，可說是家庭的變動，她是本能地反對變動的。但是莫愁說：

「哥哥，你一定要出洋纔好，男子應該週遊世界，決不可常躲縮在一處。」

「是呀，傅先生說：『讓他脫離了這安適的享受，你可以造成他獨立的人格。到了外洋，他只好自己照顧自己，再沒有了環們替他預備洗澡，服侍他漱洗和給他倒茶了。假使要茶，只得自己去預備。這對他身體也有益處。』」這篇辯論使姚思安得了一個結論。

他們計劃明天回去，可是姚思安說：「明天是月半，月色更好。但是姚太太因為家裏祇剩幾個了，環急於回家去，曼妮也掛念着她的孩子，雖則他有他的母親在照料。結果，婦女們先回去了，姚思安和傅先生，傅太太留着又玩了兩天。」

第十四章

木蘭在回到她自己家裏去之前先作了曼妮回家。曼妮的公婆見了很是快樂，不過她顯得這樣的愉快這樣的艷麗，使得曾文樸瞧了有些吃驚，他心中疑慮着是否應該放任年輕的寡媳常常在外邊跑，因為曼妮開始做寡婦的時候只有十八歲，此後還在繼續的生長，現在長得高了，而且比從前格外的美麗。還有木蘭也長成了，改變了，有着像她這樣年齡的少女應有的風度，這使曾文樸見了也有些吃驚，她的臉蛋兒圓了一些，眸子 and 睫毛的顏色深了，一雙眼睛也比較從前有精神了，她的戶外活動加深了她的面色的紅潤，他心中暗忖不知道有沒有福氣得到這樣的媳婦，他還攷慮到這樣容貌和天才出衆的女兒，不知道命運好不好。

曼妮宣佈了他們姊妹倆要出門去讀書的消息。

「還沒有一定呢，」木蘭說，「我的父母不過這樣的說罷了。」

「這麼年紀還要上學讀書嗎？」曾文樸說，「女兒家離開家庭住在學校裏讀書是要學壞的，而且爲甚麼要很遠的到天津去呢？」

杜姑說：「他們又不是我家的人，我們怎麼可以說這些話去干涉呢？」

曾文樸聽了，只是笑笑，曾太太說：「木蘭是像我自己的女兒一樣的。」

「還是留心些的好，」曼妮說，「假使一旦讓這鴿子飛去，你就不能知道她還會回來不回来了。」

「你說什麼呀？」木蘭說道，「我只是出門去讀書，每個月要回來拜望你的。」

木蘭回到了家，正在自己的房間裏換衣服的時候，錦兒走進來對她說：「你出去了，這屋子更顯得寬大和空虛了，乳香回去探望她的家屬去了，銀屏和我感覺得很寂寞，前天我們曾經去探望過翠霞的小孩子。」原來那時翠霞已經嫁給羅大的兒子，他是在王家做工的。

「翠霞現在情形怎樣呢？」木蘭問她。

「她現在很好，」錦兒說，「小歌子生得很俊俏，那天是這孩子滿月的日子，太太並沒有想到這事情，我們就決定用你的名義送了一雙老虎頭鞋子和兩塊錢的禮，我們三個人也合買了一副手劍送給孩子，翠霞說，謝謝你過幾天她還要帶了小孩子來望你呢。」

「你得得遇到很好，」木蘭說，「銀屏好嗎？」

「她倒是很爲難，」錦兒說，「別人都出去的時候，我們兩人在一塊談話得最多，所以我覺得這也不能完全責備他。我們比不得你們做小姐的，我們服侍主子五年只五年，十年只十年，但是每個人要想將來歸宿，像我呢，我願意終身服侍你，假使我可以……」

「當然，錦兒，我們自小一同長大和姊妹一般，實在捨不得分離的。」

「但是銀屏的情形可不同了。」錦兒接着說，「她第一個到這裏來，派着侍奉最長的大爺，可是她現在早已二十多歲了，年齡比大少爺大，她的地位真是太高又太低。她勢必不能等到他結婚，她在這裏過慣了寫意日子，不能

回到家鄉去嫁給鄉下人，她也不願意離開北京。翠霞是結婚了。乳香有爸媽在這城裏，像我，雖然沒有爸媽，可是我知
道只要和你在一處是不會吃虧的，可是她却是怎樣辦法呢？」

「你說得很不錯。」木蘭說，「泥土裏的竹根也要向上發芽，那個不想高出同輩呢？假使她不願意回南方去的話，我們可以替她揀選一個丈夫，把她就嫁在北京好不好？」

「這全靠她的心思怎樣了。」錦兒說，木蘭不轉睛的注目視着她，「天下沒有不好辦的事，只有這顆心，假使她換一個心思就容易辦了，但是假使她心中老是操着這個心思，那就很成問題了。大少爺爲人慷慨，待她又溫和體恤，心中愉快的時候，說話很和善，當然，不快樂的時候，也要發發脾氣的，但是這是男子應有的性情，就是她願意離開這裏，他也不見得允許的。」她說……

這時候乳香進來說是銀屏在肚子痛，迪人叫她去拿藥來。銀屏在去年就有這肚子痛的，也沒有人覺得稀罕了。但是在下午，銀屏痛得比平常厲害了，迪人急得面色慘白的跑到他母親的房裏說，或者要請個醫生來診治診治，珊姐說：「等一會再說。這不是新鮮事情，給她吃一些瀉藥，和止痛藥好了，叫她不要吃東西，只吃些去年的荷葉湯。」

「這一定是你已經告訴了她你要到英國去的事情了。」莫愁說。

「我告訴她，我將要出洋去了。」迪人說，「她說她歡喜我能够出洋去看看外洋的世界。」

「我說仍舊是這個老毛病。」莫愁說。

「你錯怪她了。」她的哥哥說，「她的嘴唇全慘白了。這種肚痛危險不危險呢？」

「我並不是說肚子痛會有危險，不危險，我意思只是說，假使你告訴她你要不去了，這肚子痛就會好了。」

「你真已決定去了嗎？」珊姐問道。

「當然，迪人說，你們沒有一個人確實的解我。你們責備我不用功，和對於學問的觀念的愚蠢。但是這是我的信念，據說「讀書爲求顯達。」請你告訴我爲什麼我定要求官做呢，又爲什麼要苦讀呢？你處在我的地位，我家需要我賺錢養家嗎？需要我做官嗎？你們都讚賞立夫，可是他的母親只在希望他能贖養她。可是我仍舊和別人一樣的要做好人，而我的要知道世界的情形，出洋讀書的宗旨，仍是不同的。」

他的母親對這幾句話很歡喜，迪人容貌非常的漂亮，他生着直鼻子，像木蘭和濃黑的眉毛，像他的父親，加上唇邊長着些短髭，很有大丈夫的氣概，這時他正在施展他的口才，顯得莊嚴堅決，和懇摯的神態。

「只要你真正決心上進，好好的做個人，那就好了，他母親說，昨天你這樣孝順，我在孔先生面前很有面了，我也不要你賺錢做官，只望你像像樣樣的成人，但是你應該改掉你的脾氣，不快樂的時候，不要搗毀東西。」

「這是因爲我們有東西可以搗毀的緣故，母親，我們又可以買新的。假使有錢人不破壞東西，不搗毀了買新的，叫工人靠什麼生活呢？金錢，金錢，金錢！我爲什麼要生在富人家裏？孟子說：「故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我現在既不勞又不餓，天對我也不會計較什麼的。」

莫愁和珊姐都笑了，只有他的母親不懂這套成語。

「我從來沒有聽見過孟子可以這樣解釋的。」莫愁說，「你真懂得孟子嗎？」

「當然懂的。」

「孟子也說聖人和我們都是同類的，人人類天生是平等的人和獸唯一的分別就是一些些是非之心假使搗毀東西算是合理的，那末把米傾倒在陰溝裏，也可算是合理的了。你誤解了孟子，自己犯過倒要責備起天來。」

迪人止住了辯論說：「你也像二妹一樣，你長太得也會教訓我了。」

現在迪人對待女孩子們溫和起來了，只有他的二個妹妹是例外。銀屏正睡在她自己的房裏，這房間是在同一個院子裏的，他回到她房裏，看見她躺着，把被單蓋着臉，他輕輕的揭開被單，問她覺得怎樣，但是銀屏突然的把臉旋了過去。

「你去了很久。」她說，迪人見她在揩眼淚，「方才一陣劇痛，可是現在好些了。」

「你心中不要憂愁才是。」迪人說，「今夜你的肚子休息一下，明天或者可以好起來了，且吃些荷葉湯我們至少要等到明天纔請醫生呢。」

迪人拉開了銀屏掩着臉的手說道，「我方才和三妹辯論孟子，她們都反對我的意見，只有你瞭解我，天上地下只有你我二人是能互相瞭解的。」

銀屏笑了，「你出去了，自會有別人來了解你的，那時還想着孩子時代的丫環嗎？」她宛似一個長成的婦人在對一個無智的孩子講話，而聲調的柔和使他銷魂樣的怡悅。她發言直率，全沒有文明女兒的謙讓，躊躇的語氣。她

的口音和面貌表示特有的寧波型的活力，據說一個甯波姑娘要追求一個上海青年，那這青年是注定倒楣的了。迪人雖有伶俐的口才和強健的體格，可是他的內心好比一個女性型的上海青年，像他方纔說的，他是既不勞，又不餓，只是一個輕殼的蚌，他是誠摯的待她，所以聽了她提出來的幾句話，使他覺得懊惱，就回答道：

「你不信任我嗎？假使我忘却我說的話，或是說了謊，我嘴唇上要生個毒瘡，要生瘰癧病爛死，死後下世變隻驢子給你騎！」

「何必要這樣的發誓呢？」銀屏笑着說。

「你逼我這樣的說的吓！這是我做人的機會，所以一定要去。你替我當心那只狗，假使我回來待你不忠實，那我不如這隻狗了，那時你可以任意的踢我打我，而且我將要睡在你的床底下。」

迪人每件東西都歡喜外國的——外國貨的表，自來水筆，甚至於萬惡的外國照片。他有一隻外國獵狗，到處帶着跑，不過餵食的事情是要銀屏來擔任的，迪人不知道怎樣來對待一隻狗，生氣的時候，踢牠罵牠，弄得牠大大的發昏，所以這隻狗對銀屏到比對主子忠，這時，他指這狗說：人可以不及一隻狗的忠心嗎？

「講智慧，人比狗高，講到忠實，那是狗比人高了。」銀屏回答道，這並不信任你有機會出國留學，當然應該去，我沒有權來干涉你的前程。可是誰知道你幾時回來，我早已年紀大了，即使我要等待你，難免有不可抵抗的事情發生，假使我等得變成黃面的老婢女再不嫁人家，都要問我在期待誰呢？這叫我如何回答呢？假使我由別人擺佈，那末等你回來，我的身體不是已屬於別人了嗎？這種時代，最好不要生成女子，女子是無權顧問自己的前途的。」

銀屏歎口氣，顯出痛苦的样子，額上流着汗，迪人替她揩去了。

「對了，」她說，「你待我這樣的和善，我很感激，但是我們講的都是廢話，你是主人，我是生成的一個奴婢。各人的命運，生出來就注定了，無可更改的，我並不是終身賣給你的。一定有一天，我的家屬會來要我回去。那時候我要和鄉下農夫結婚，回去做農夫的妻子。我在你家吃的好，穿的好，這已算是我的好運氣了。所以我們不要講將來的事。」

這隻狗嗅着有食品在送來，就開口吠一聲，一個傭人舉起簾子，托着盤子，送了一碗荷葉湯進來，再對迪人說：「午飯預備好了，太太在等你去。」

「叫他們先吃好了，我爲什麼要這時候吃東西？」迪人現在是自由行動了，因爲他父親不在家裏。

「我來餵你吧，」迪人等這傭人去了，說，銀屏就讓他餵，這湯不很甜，迪人要到廚房去拿糖，但是她說：「不要防着人家說壞話，」因此他就回轉來了。

於是她說：你還是去吃飯，我很舒適，你應當顧全面子，」迪人聽她這樣說，就走開了，吃過了飯，又來了。

次日的早晨，迪人對他的母親和姊妹宣佈他不要到英國去了，銀屏比英國好！他的父親回來，迪人不敢說不到英國去了的這句話了。

「最好剪掉你的辮子，」一天傅先生這樣說，「還要辦幾套西裝。」

在那時剪辮子是件極端摩登的事情，不過有一點危險性，因爲或者要被人誤認爲計劃推翻清朝的「什麼

黨。」辮子是受清朝統治的標計，因此黨人都剪去辮子。不過對於出國留學的學生，剪髮是准許的，而是認爲是應當樣的。

剪髮做西裝恰投其所好，迪人再也不說不到英國去了。幾個月裏，他的妹妹們聽見了他的西式頭髮，西裝領帶和鈕釦，飾鈕等附屬品覺得非常有趣而且快樂。迪人自己也覺得漂亮得多了。他是如此的得意，舉止行動都像一個新人物了。銀屏是要留心他的衣服和洗濯的事情的，常常把衣服弄得雜亂無章，襯衫的尺寸長得滑稽，而衣袖又是剪裁得式樣奇怪，常常旋來旋去，很難辨別那一面是袖口的外面，她往往把袖扣反裝，她要學習燙衣服，和怎樣摺疊裝箱，可是完全絕望，總是學不會。

「這是什麼理由，西裝是怎樣無理由的裝着許多衣袋和鈕子？」她有一天說。昨天我計算過，他身上裏裏外外一共有五十三個鈕子。」

但是迪人很是快樂，他舉着手插在袴袋裏走路，戴着淺色領帶，衣內藏着表袋，有時一手放在衣襟裏，一手揮着手杖，他全是模倣他所見的留學生和外國人的樣兒。

在那時，一個青年穿西裝是件這樣新奇的事情，所以莫愁也有興去幫助銀屏，而且她看見哥哥這樣的裝束入時，認爲足以自豪，因此她也學得替他摺衣服了。

立夫是常常來望他的，現在一比之下，顯得老式和襤褸了。他並不一定要拜訪姚家，可是他們的母親友誼很深，所以大家歡迎他，漸漸的他在富有之家的侷促不安的情形也不知不覺的消滅了。由於貧富的差別，他和迪人之

間留着顯著的鴻溝。他也欣羨他的安適。他也要想學得有禮貌，善交際，可是他終不肯當着姊妹們打趣說笑，只是小心翼翼的遠遠的站開去。有一次經姊妹們堅決的要求，他含羞地背誦第一頁的千字文。一字一字地倒背上去，因為她們從傅先生那裏知道他能够這樣背的。他常常靜默寡言，可是話匣一開，却是辭鋒銳利，顯得他很有研究，有一次他對木蘭說：「了解一件事是愉快的。」

那時候男女交際漸漸的流行了，可是她們姊妹倆生長在舊式世家，當着男性面前還是羞縮的保持端莊的態度，然而當着立夫，她們難免要把他做談論的資料。

他的辯才和嚴肅，特別的吸引着木蘭。她的哥哥比較有好的容貌，口才，慷慨，溫厚，機敏，可是沒有嚴肅的成份。這些其實並不是缺點，但是兩下裡一比較，除了裝飾之外，全是對立夫有利的。

迪人買了一雙美觀的英國貨皮鞋，價值卅五元。立夫也買一雙皮鞋是本地製造的，這是他爲了學校體操用而買的。但是他並不用鞋油擦皮鞋，所以這皮面變得乾燥而起了裂痕了。有一天，莫愁當他走了之後說：

「你見他的皮鞋嗎？——多麼髒！我真想要叫他脫下來讓銀屏替他擦一擦了。」

「皮鞋擦不擦有什麼關係？」木蘭說：

「不是有礙觀瞻麼？」莫愁說。

「無關觀瞻的。」她姊姊說。

幾天之後，立夫又穿了那雙不擦油的皮鞋走進來了，她們姊妹倆禁不住互相望着吃吃的笑。木蘭看了莫愁一

眼，似乎在她挑她，莫愁就鼓着勇氣說：「立夫，請教一個問題。」

「什麼？」立夫說。

「你的鞋……」

木蘭先笑了，莫愁的話也沒有說完，立夫覺得奇怪，不懂在笑甚麼。木蘭解釋道：「我們是在考考你，傅先生說你能背誦詩韻的，無論那一韻的字都能背，請教『蟹』字的第九韻一共有那幾個字？」

莫愁不勝歡服木蘭的急智把鞋字改作第九音的「蟹」字。

立夫乃滔滔不絕的背誦道：「蟹」「解」「買」「解」「蟹」「擻」「擻」「擻」「擻」「擻」……讓我再想一想，喔，還有「楷」「拐」「駭」。

「欽佩，欽佩！」木蘭說。「毋怪傅先生要這樣的讚你了。」

「這實在是笨事！」立夫說，「這僅是騙騙不會做詩的人的訣巧罷了，定了韻脚做詩實在沒有意義，往往容易戕賊好詩，本來自由用韻可以寫成的好詩都被限制壞了。而且詩韻從創始制定到現在至少有七百年了，現代的人而不用現代的韻去配合現代的聲調，正是沒有理由，孔子時代是沒有詩韻的，可是詩經裡有許多好詩。」

這時候皮鞋雖然破舊，姊妹倆都忘掉了牠的髒劣了。

「我讚成你！」木蘭說，「讀音一定有變遺的。譬如『蟹』字一定讀過『亥』音，否則怎樣可以和詩韻上的「買」字「擻」字合韻呢？」

「對了」立夫說，「譬如我們叫螃蟹有的地方讀做『𧄸亥』鞋子有時讀做『亥』子。」
真不錯，莫愁笑着說，「我們北京叫擦鞋子，像銀屏是杭州人，她念做擦『亥』子，我聽了以爲她是在擦孩子了呢。」

「假如你不信，我可以喚她來。」木蘭說。

於是立夫向下面望望他自己的皮鞋，莫愁到有些擔心。

銀屏進來了，木蘭說：「銀屏你是來替孔先生擦『孩子』嗎？」

他們都笑了，不過銀屏確是拿了一匣鞋油進來，把立夫的那雙唯一的皮鞋擦得光亮亮和新的一樣了。他只覺得詫愕，可是莫愁是滿足了。

這件事，立夫只明白了一半，其餘一半是幾年之後，莫愁告訴他的。

一天，正是六月的天氣，曾太太和曼妮正在下棋，桂姑站在旁邊瞧着。那時彬亞的二週年纔過，曼妮有些精神疲乏的樣子。她的孩子阿善已經會走路了，正在她身旁玩耍。

曾太太說：「這幾天怎麼不看見木蘭？」

「不知道她有什麼事？」曼妮說。「她自從上月底來探望方先生之後沒有來過。」方先生這山東老師到了北京，就住在曾家。他的妻子已經死了，也沒有兒子，只是孤伶伶的一個單身漢，所以打算就在曾家度他的殘年了。名義上，曾文樸給他一個賬房職務，可是他是太老了，並沒有什麼用處。他曾經教過曾家的孩子，照習慣，他是他們的終身

的老師了。而且因爲他是個老學究。當然可以受人優待。

「或許她是在忙着準備他哥哥動身的時候。」曼妮說。

「什麼時候動身。」

「據她說是本月底。」

「爲甚麼一定要到外國去讀外國書，她的母親怎麼放他去的？我是決不肯讓我們小的新亞去的。」

「有一天，鋪兒替木蘭來送禮物給方先生，我喚她到房裡問，可是她不肯說什麼。在下一天木蘭來探望方先生，她自己告訴我這是這件事和銀屏有關係。有人勸她母親，認爲只要使他離開銀屏，他就會改過自新的。」

「但是，僅僅要使他離開一個丫環何必送他遠遠的出洋呢？」桂姑說。

「誰知道？」曼妮說。她的目光又注到棋盤上，她分心着說了話竟然沒有知道她的「砲」快要給會太太的「兵」吃掉了。會太太的弈藝很精，她可以讓曼妮一只「馬」。

「我看你還是放棄了吧。」桂姑說，「太太的『兵』渡了河就和『車』一樣，她可以下來將你的。」

「你的『砲』讓開。」會太太說，「我看你這幾天的面色不好，天是這樣的熱，你可以去探望一次木蘭，藉此也可以活動活動，這樣是有益的。」

桂姑說：「最好我們請木蘭和她的哥哥吃一次飯，這有幾種意義，一替迪人饒行，二替方先生接風，三替曼妮對木蘭還席，吃了別人的不還禮是不行的。這樣我們可以一箭三鵰，這次算是孩子們的宴會，讓曼妮和弟弟做主人。」

「真的嗎？」曼妮高興的說，她從來沒有自己請過客。「我有這意思，但是不敢說。這席可以完全由我負擔，我每月十塊錢的月費根本用不完，而且要積起來有什麼用處呢？」

「你說得不錯。金錢本來是用來聯絡感情應交際的需要的。」桂姑說，「這次宴會用你們三人的名義，你們做主人，更覺得有意義。你應使護弟弟們也有歡迎方先生的機會，而且一同請客比分做三次請的好。再則由孩子們出面替迪人錢行也比較的適宜。」

「那末愛蓮怎樣？」曾太太問道。

「我們可以這樣辦法。」桂姑說，「分成三部份，我擔任付愛蓮的一份，太太付弟弟的一份，曼妮，你負擔你自己的一份。」

「爲什麼一定要這樣？」曼妮說，「這次宴會由我們一同出面，可是賬全讓我一個人負擔好了。我能够拿出二十塊錢來，這數目也足够了。外面冷得很，我們就在我的院子裡舉行。媽，請你給了我這個面子罷。」

「她一定要這樣辦，就依了她吧。」曾太太說。

「請那幾個人呢？」曼妮說。

「那由你。」曾太太說。「姚家的姊妹，和她們的哥哥和阿飛，假使你歡喜的話。我們一方面，只是你和幾個孩子，他們下星期放假了。」

「牛家要請嗎？」

「我想不必，」桂姑說，「我想，素雲就是請了她，也不見得會來的。」原來素雲快要和傑亞訂婚了。過去的六個月，是她的父親，牛度支部大臣的幸運時期。那時風調雨順，五穀豐收，商業繁盛，所以政府的稅收增加了。這裡面自下而上，直至度支大臣自己，一層一層「油水」很多。這大臣曾經對他妻子說：「假使天從人願，下一次的收穫也有這樣的好，國家又太平，那末我們將要在冬天回去到祠堂裡祭祭祖。這都是皇上的恩典和祖先的保佑，飲水應該思源，你應該記住了。」牛思道非常得意，所以決定在端午節舉行他的兒子和一位陳小姐的婚禮，藉此慶祝他的鴻運，並且經他的妻子的鼓動，把他女兒素雲許配給傑亞。現在男女双方的八字已經交換過，不久就要正式訂婚了。

「這又提醒了我木蘭的事了，」曼妮說，「我們最好要幹快進行了，否則就要被別人搶去了，這樣天仙般的姑娘一定訂婚得很早的，誰是捷足就可以先得。有一天我聽說福州人林太傅家要向姚家求婚，我們不可一年年的耽擱下去了。」

「她說的不錯，」桂姑說。

「我也這樣想，」曾太太說，「我實在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讓這件事擱下去的。我常常認爲木蘭是我自己的女兒。」

「不過，我們應該趕快了，」曼妮說，「他就要出外去讀書了。」

「你爲什麼這樣着急？」桂姑說，「是新亞要娶她嗎？還是你？」

「我真的很着急，」曼妮回答說，「既然傑亞訂婚，爲何不也替新亞想想呢？你可以得着一個賢能孝順的媳

婦，至於我呢，可以得着一個園中良伴。假使她那年不會失蹤，我們也永遠不會認識她。還有什麼地方可尋得到像她一樣的女孩子呢？」

「我也不怪你，曾太太說，「無論那一個人見了她都要羨慕的，但是我也要問問小三自己纔是。」

「這也用不着去問，」桂姑說，「假使親事成功，我們那扁鼻子的小三子該自認爲幸運的了。」

「不用擔憂，」曼妮說，「一經提及她，我看見新亞的臉色就會轉紅，而且有羞慚的樣子，有一天，她在這裡，正在和襟亞與我在和先生講話，新亞聽見她在這裡，就衝進來，凝視着她，看得她羞澀起來，接着還慢慢的對她說，「蘭妹，是你將要到英國去讀書麼？爲什麼要聽傅先生話呢？」她驚奇的看着他說，「什麼？」他們說你要到英國去了。」

「他說，面色很驚慌，」你聽錯了，這是我的哥哥，」她鎮靜地說，新亞就顯得很放心，跳躍着說，「真的嗎，真是不去嗎？」當然，蘭妹說，「我爲什麼要到外國去變個外國女人？」這就是我要問你的。」他說，「我嚇得慌了，你不騙我嗎？」我爲何要騙你，你這笨貨，」她笑着又說，「假使我真的要到英國去變成一個外國女人，那你怎樣呢？」

「假使你去，我和你一同去。」新亞就同時他的臉色一陣紅一陣白。他回過來對我說，「你不是對我們說，她要到英國去，而且是傅先生的意見嗎？我就對他說：「他弄錯了。方老先生奇怪的望着他們兩個人一聲不響。」

「當時木蘭面色怎樣？她有甚麼表示嗎？」桂姑問道。

「她是紅霞滿頰，羞答答的，我想或許這是她現在所以不來的緣故。」

這宴會就在二天之後舉行了，木蘭和她妹妹和哥哥都到的。他們談及迪人的行程。談及英國和外國軍艦迪人

和老方先生坐着首位，迪人真是得意洋洋，有說有笑，每個人都注意他的西裝，方先生也非常快樂，喝了許多的酒，曼妮注意到木蘭對新亞的態度不自然，但是新亞是最活潑最快樂的人了。

一切事情都很順利的進行，只有銀屏現在是變得鬱鬱寡言，事事退後了。傅先生在六月的末一個星期從天津回來指導和幫助迪人準備行裝。他答應伴送迪人到天津送他上船。現在迪人的父親對待迪人也和氣了，還領着他到各處去遊覽。常常和他談話，而且和顏悅色的勸導他。他的母親時常流淚，每天預備特別的菜餚請他吃，這幾天家裡是十分熱鬧，她精神上未免感到痛苦。但是她決心把銀屏的問題一勞永逸的解決她。她真不懂迪人對這南波姑娘有什麼中意的地方。她又恨她釀成這種煩擾的事情，逼迫她接受這種犧牲。

在動身之前不多幾天，迪人的母親想起了那條剪下來的辮子，就問迪人要了來，說是要用來填在她自己的髮髻裏，不料迪人回答她早已送給銀屏了。這使他母親非常的不快。「我的兒子呀！」他說「你現在快要出去了，我也不知道那有一天繞回來，你現在是長大了，應該想想正常的大事。銀屏已經服侍了你這幾年，你待她好不好，我也不管，不過她終是個丫環，而且不久就要出嫁了。」

「她固然是個丫環，但是難道她不是人嗎？」迪人有些發怒的說，「我不知道那一天回來，可是我已經吩咐她等候我回來。假使我三年之內不回來，你方纔可以嫁掉她，我的那條獵狗也已經送給她了，在我離家的期內，這狗是屬於她的。」

她母親不由吃了一驚。

「我的兒呀，你現在要動身去讀書了。爲什麼你的心思還是集中在女孩子身上！」

「你要答允我，在我離家的期內，留她在這裡。」迪人說。

當時他母親就答允他，假使她的家屬不來要她，決不叫銀屏離開這裡。

迪人很快樂的去告訴銀屏這個好消息。

「你等着我，」迪人對她說，我是一家的長子，假如你和我住在一處，你可以不用擔憂姚家的財產足使你終身舒服，吃着不盡。」

這是在於銀屏的希望之外的。這幾天，她本來是既不是毫無疾病，又不是真實的生病，她幫助料理種種關於迪人行裝的事件，可是她似乎免除了別種家事的職務，竟是不多走動了。在這家裡的婢女之中，她是年齡最長，最注重自己的裝飾的一個。

她正在迪人房裏試探箱子上的鑰匙，聽見了迪人這幾句話，她的鑰匙這麼一旋，這鎖的答一聲的鎖上了，似乎象徵一件事情的決定了。她慢慢地立起身來，走到鏡子面前，照照身子，撫着她的頭髮。

「你說的真話嗎？還是和我開玩笑？」她笑着笑臉說。雖然是個丫環，她也學會了一個閨女的姿態。迪人愛看這種少女的姿態，手指兒撫摩着頭髮，低首無言，故意的顯示着染色指甲的光彩。

「世界上最靠不住的是男子的心，」銀屏說，「全靠你自己，假使你是誠意的，你不在的時候我自己能够當心我自己的。」

迪人走近她的背後，她旋過頭來用食指輕輕的在他臉上一推，咬咬牙齒，熱情地說：「你這冤家。」

「你肯等我嗎？」迪人再問她。

「這是容易的。」她說，「只要你的心不變，他們決不能驅逐我。假使真真不幸，那還有死的一法呢。」

「嘿！你死不得。」他說，「你要活着等我回來，一同享樂哩。」

「死並不是了不得的事情，遲早每個人都有一死。」鉅屏說，「誰能預料世界上的事情呢？唯一的區別只是死得有沒有價值的問題，假使死了有人爲了他流淚，這是我所謂有價值的死。假使死了沒有人表同情，那是沒有價值的死。」

「不要說這種話！」他十分恐懼的說，「我母親已經答允了，你不用擔憂，我最恨一個美麗的青年女兒講死！」

「有重逢，當然有離別，所以有生，一定有死。」鉅屏說，「你不歡喜聽女人家提起死字，但是你自己不是個女人，女人的生命比男人的生命不值錢，所以死並不是難事。」

迪人聽了不由傷感起來，「假使真有這回事，讓我們一同死罷，這樣也沒有離別，也沒有重逢，永遠是太平平的，也沒有種種煩惱了。」

鉅屏講起死不過是一般了環們通常的口吻，其實她天性非但不肯放鬆的要活命，並且連人生的小災難也完全排除掉。她從眼角裏看見他在認真了，而且很傷心，就走近他坐在他身邊說：「只要你真心待我，我真不願死。——無論環境怎樣，我決不死，但是你可不在外面住得太久。幾年裏的情形怎樣變化是很難說的。」

迪人躺在椅子上，似乎沒有聽見。「或許你說的不錯，「有合必有分，有生必有死。」但是既然要有死和別，那何必要有重逢和生命呢？這不是空忙一陣嗎？」

「我決不死——我決不死。滿意嗎？」銀屏說。

「誰知道你這女兒的心？」迪人說。「我常常奇怪爲什麼世界上一定要有女人。」銀屏呆住了。顯然的，他又在故態復萌，說他的怪話了。「男孩子和女孩子的唯一的區別，只不過是身上多一塊肉和少一塊肉，但是試想種種的煩惱，把你自己和鋪兒和乳香和翠霞而論，只有你全和我一樣的聰明智慧，比她們美，你的品性又好，現在我是你的主人，可是幾年之後，你就要出嫁，誰能干涉你嫁給誰呢？我真不能了解這人生。有時我對我自己說：假定這些女孩子生成主人，而我和阿飛和妹妹生出來做了傭人，生活仍舊不會有多大的變化，或許我也會很自然的承受下去，可是不知道誰是眞眞能享福的。你試想：我的父親有這許多財產，有這許多錢，有幾十個男人替我們做事，在各處裏，大概有六十或七十個夥計——每天在開門關門，和氣地招待顧客賣東西，記賬，收賬——還有好幾百人——大部份到各處去搜集茶葉，裝箱，裝貨卸貨，或者負在肩上搬運，至於我們呢，祇是坐在這裏揀歡喜的東西吃用，和自由自在的到處走動，他們都是爲了這姚家做工。但是你看這姚家是怎樣情形，無論怎樣算法，家裏終是女人比男人多——我的母親，珊姐，木蘭，莫愁和你們，和老媽子，豈不是幾百個男人都在發癡，賺錢供給你們女人消費嗎？是我們做你們的奴隸，還是你們做我們的奴隸？這就是爲什麼我只講消費而不肯做事，這或許也是我的母親所以不做事的緣故。現在我要到外國去了，我們買箱子，做衣服，和購船票，而且我也將要住在旅館裏了，實際上，我出去除了化錢之外，還

有什麼事呢？有時候我這樣的想，處在你的地位，稍爲做一些事，賺錢維持自己的簡單生活，倒是比較的高尚。假設我是你的丫環，你是我的主人，我替你打衣包，由你去遊歷——你肯和我對調嗎？」

銀屏倒一時回答不出來。「打包的是女人的事，遊歷是男人的事。」她說。「男人怎樣可和女人對調呢？」她不儘他講的什麼意思，可是也覺得聽得有趣，她是常常這樣的，因爲他是一個說話有趣的人。但是當他走開了，她獨自的想，她這貧苦無依的南方女兒，竟然很幸運的生長在富有之家，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假使真的，照他所說，做了這人家的女主人，這更是何等不可思議的事情了。至少，假使他的諾言實現的話，她可以和他一同享用姚家的財產。

★

★

★

★

一切都準備好了。在隔夜，姚太太纔覺得她的兒子真的要出門去了，或許一去要幾年。父親雖然沒有和他多講話，可是待他更和氣了。阿飛不時的拉着他的大哥，這時迪人又覺得他自己是一家的重要人物了。對於阿飛和妹妹們顯出大哥的樣子了。

晚飯的時候，母親流着淚，父親安慰她說：「出洋讀書是一件好事情。」

「不過心中怪難受，」她含着淚說，「我想他從小沒有離過家，他現在還是這樣的年輕呢。」

晚飯以後，合家坐在母親的房裏，父親在吸水烟。

「迪人，父親很溫和的說，「你出洋去化掉一萬多洋錢，我倒不在意。錢本來是使用的，我只希望你成個人，你是長子，你走正路，是我們全家的福氣，你走邪路，是我合家的不幸。能够得到學位與否隨你的便，最要緊的是要學做人。」

假如你有興，可以遊歷一下，看看歐洲的情形。不過你應該改掉你的癡想，不要浪費你的智力在無用的地方。你想，假使孔太太的兒子有你這樣的機會，他將要怎樣的利用呀？」

「還有一件事，」母親說，「不要和外國女人混在一起，我是不承認外國媳婦的。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的禮節全和他們不同。每到一處，千萬要寫信回來。」

木蘭見她的母親快要哭出來的樣子，就歡聲的說：「信上要告訴我們究竟有沒有葡萄牙國，聽說不相信一個國家會有這樣滑稽的名字。當葡萄牙公使第一次來見她的時候，她說人家一定在騙她。」怎麼會有一個國家叫做葡萄牙齒呢？」她說，這樣一定也有豆牙齒國和竹牙齒國了。」

木蘭的母親也聽得笑了。「可以。」迪人說，「我一定去坐火車從倫敦到葡萄牙。從那葡萄牙齒的國裡寫信給你。」

這是完全和平的一夜。父母和兒子之間，兄弟與姊妹之間，顯得非常融洽。這屋子裏此後不會再有像這樣和平融洽的空氣的了。

第十五章

第二天的早晨，姚家全家都到車站上去送迪人動身，只有他母親住在家裏哭着，沒有去，還有珊瑚留在家裏作伴，也沒有去。他們的家裏從來沒有過離別，所以這次迪人的遠行，可算得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立夫來送行，和他們在車站上聚會，他和他的妹妹更上車和迪人話別，新亞和襟亞在最後幾分鐘才趕到，急急的奔進車站，別人已經從車上下來了。時間匆促，只能從車窗外和迪人略談了幾句，把一包東西從窗口投給迪人。迪人靠車窗立着，白領頭紅領帶，襯托着白皙的臉龐，高而直的鼻子，活像一個洋鬼子。姚思安默默寡言的站在月台上注視這火車推出車站。最後，火車不見了，會家的孩子回轉道來看見個穿藍竹布長衫的陌生的孩子立在木蘭的身邊。此時立夫正望着這幾個穿湖色縐紗長衫，黑緞子背心，珊瑚鈕子的孩子，在等別人替他介紹。他們的辮子梳得很光，足上穿到雙樑的黑色緞鞋，和白色的短襪，姚家姊妹也穿着最時色的服裝，乳白色的短衫，小袖子，湖綠的花緞袴子。那時飄飄的大袖已經過時，流行着小袖子了，淺顏色的乳白色短衫，襯杆到翠綠的鈕子，在夏天的早晨，愈顯得涼快。木蘭載着梨式紅寶石的耳環，莫愁戴了藍寶石的耳環，每人都有一寸長的捲髮，從鬢骨垂在耳朵的前面。立夫站在盛裝青年男女之間，有些侷促不安。木蘭姊妹都是眼圈濕潤潤的，不斷在擤鼻涕，木蘭破涕爲笑的對會家弟兄說：「承你們來送行，謝謝你們。」很抱歉，我來得遲了。」新亞說：他說着看看立夫，木蘭就說：「孔立夫先生，是傅先生的朋友。」他們互相鞠躬行了禮。莫愁注意到立夫的皮鞋雖則顏色比從前黑了些，可是快要變成灰色了。

這送行的一群走出車站，他們的馬車拉到路邊，姚先生要請立夫坐了馬車送立夫回去，但是立夫說他的家離開車站很近，想步行回家了。「雖則迪人不在家，有暇的時候也請常常來，」姚思安說。立夫答應着，立在路旁，看他們上了馬車，對他們行了禮告別，等到馬車發動離開了，才走回去。

姚思安握着阿飛的手，默不作聲，他正在想這樣把迪人遠遠的送了出門，未免太殘酷了罷。想到這裏，他決意不再將同樣的事情臨到阿飛身上，他要對待這小孩子和對待女兒一樣的親密了。

在馬車裏，木蘭說：「我有種異樣的感覺，好似我們的家卸脫了一付重擔。」

「你想以後他的脾氣會改變嗎？」這父親問着說，或者他想起他自己的童年時期，因而感覺到他的兒子的血管裏的青年的血還沒有完成牠全部的行程。

「他有了這次好機會，」莫愁說：「或能擴充了眼界，受了世界最完善的大學教授的指導，可以使他改變的。」但是她的父親說：「你還年輕，所以這樣講，我家有錢，所以要用，不過出洋與否，對於學業是沒有關係的，學問和做人的道理，隨處可以學到，你看立夫向我們告別的時候，何等的有禮貌，處在成人之間，他並不落人後，舉止穩重，深得他人的尊重，這些事也得要出洋去學的嗎？」木蘭和莫愁見她父親這樣說法，也就不再多辯了。

在回家的途中，立夫心中另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自己也不知道這是妒，還是看了別人出洋留學而激發的暫時的衝動。他也曾聽見過劍橋和牛津這兩個名字，燃燒着他的求智的慾望，不過像迪人不知是否能夠尊重利用這個求學的良機，而且這兩個地方，迪人究竟去不去，還是個問題。

他覺得姚家會家的地位比他來得高，他不能夠度着他們同樣的生活，他和迪人的友誼，並未甚發展。他們的相同點是評論權貴，或者是像他們在學校裏所說的寫「翻歷史豪案的文章」的本領，除此以外，就沒有相同的地方了。迪人並沒積極和嚴肅的性格，立夫以爲會家的孩子也是屬於這一類的，所以他認爲這種人家是自成一個世界的。在西山初次聚會的時候，他聽見姚家姊妹會得自己烹飪，覺得很奇怪，也就是爲了這個原因，他對她們加以重視。照他的傳統思想，他對於富家的女兒，存着畏懼的心理，認爲不敢親近的，這幾個女兒，固然品行端正，受過良好的教育，可是在他看來並不動人，有一次他爲了禮貌關係，也委曲的把皮鞋擦了一次，他認爲擦皮鞋是多餘的，至於是個婢女跪着替他擦皮鞋，實在是退化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也愛好質料良好的東西，像見之於木蘭家裏的種物件，他實在還是個有着貴族思想的人物。

他的家在四川公所，他和母親妹妹住着一宅三開間的屋子，他從小在那裏長大起來，門前有塊小小的空地，流着一條混濁的小溪，在小時候，遊嬉的地方就在那棵柿子樹下面，在他父親當着卑微官職的時期，還是住在這屋子裏，因爲不用付租金就住下去了。講到他父親的經濟力量，很可以在西城買一所住宅，但是他們把這筆款子却放了債，來生息增加進益，他父親死後，傅先生的力量使他們可以仍舊在這屋子裏長久的住下去。看門的說是看立夫長大而立夫覺得也親見，這看門人漸漸老起來做了祖父了。這門柱，這進門的路徑，和門外的一對石獅子，對於他也是這樣的熟悉和他抽斗裏的舊地黃牛一樣。他親眼聽見門檻漸漸的低了，道路漸漸短了狹了，他曾經親手把石獅子的上面摩得這樣的光滑，每只石獅子的嘴裏有個石球是在同一塊石頭上鑿出來的。只在嘴裏滾來滾去，他曾經

幾次想把這球拿出來，直等到年紀大了，聰明些了，才放棄了這個念頭。

這屋子有綠色的門，中央塗着一個紅圓形，門口裡面有條通路，沿着向左轉，通到一個石塊鋪成的庭院，再向
右面穿過一個狹的門口，就是他們住的屋子，那是老式的兩明一暗的屋子，就是說一共三間房子，三分之二當作會
客室、餐室和書室，其餘的三分之一做臥室。他現在和母親合住一個房間，他的妹妹和母親合睡一着牀，他自己臥的
竹牀，靠近向着庭院的窗口，東邊兩間是廚房和儲藏室，一個僕役就住在那裡。

庭院的地面砌着磚頭，中央放着一隻日晷，是一個小專家做的，由立夫尋了塊石片請看門人幫助搬進院子
做日晷儀的架子，在石架子的頂上立夫放一塊灰色的磚頭，有一方尺的大小，磚頭面上放着一隻日晷，這個儀器
包括一只木匣子，面上刻着時辰，一根看日影的紅線，和一只指南針裝在中央的圓孔裡，石頭的面不十分平整，立夫
再用一塊碎磚頭填在日晷儀下面，保持了水平線在庭院中央，如此大的架子上安置一只三寸的木製日晷儀，情形
確是滑稽，有時他移去這日晷，就在原地方裝一只捉麻雀的機關。

不過較大的事情他也做過。有一次在日晷儀旁邊豎了根竿子，縛一條繩從竿子伸展到院子的南面的盡頭，和
儀器上的紅線平行，再在地上創出時辰的記號，和儀器上的日影符合。他母親允許他做這種娛樂，她爲了要使他滿
意，會准許他做各種的娛樂，尤其這日晷儀是合於「惜寸陰」的格言的。可是這樣把繩子橫在庭心，未免妨礙他的
母親和傭人的行路。至幾次遭絆傾跌，終於把這實驗放棄了。但是表示二十四小時的記號，仍舊留在磚鋪的地面上，
引起客人們的驚異，從這種實驗工作上，立夫學到了在春季和夏季日光角度移動的準確的觀念。

會客室是一間中產階級型的會客室，在邊牆上懸掛着他父親的遺像，側面掛着文相國書的對聯，寫着他父親的上款，這付對聯是貴重的遺產之一，是他父親託朋友求來的，地上鋪着地氈，天花板和牆壁糊着白紙，把這屋子裝飾得外觀非常整潔，一只紅木的方檯子靠着牆壁，用作全家三人的餐桌，立夫的書桌排在東窗還有幾只木椅子，一隻裝着墊子的籐長椅，一隻紫色光滑的舊籐椅，和靠住東壁位於照相下面半圓形的桌子，構成了傢具的全部。書架上藏書豐富，其中有部極有價值的歷史，資治通鑑和幾種標準的詩文集，並有一部古版十三經尤為珍品。他的父親只求考試上應用的智識，而對於文學和哲學倒不求深切的了解。然而當時和一班的官員一樣很自得其樂。此外還有幾種參考書，立夫又增加了各種現代課本，和一部梁啟超的飲冰室文集，這是當時介紹新思想新智識的名著，他曾經把這幾部書精讀而獲得透澈的了解。

的確，立夫是這小小庭院的主人，行動自由，他的母親像一般溺愛的母親一樣，不斷的被她的兒子弄得又驚又喜。

立夫曾經在她膝上跌下來，但是毫無損傷，這對她也是一個啞謎。立夫的母親給與他的只有慈愛而沒有教育。所以常她聽見傅先生讚賞她的兒子，她只是微笑，竟然不知怎樣措辭答謝。以前會太太用「你的肚子真爭氣」這句話稱頌木蘭的母親，現在木蘭的母親就用這同樣的一句話稱頌立夫的母親，她越是覺得她的兒子好，越是謙虛。在春天，他們在院子裡養了一夥小雞，有一天晚上，燈下團聚的時候，立夫的母親對立夫和他的妹妹說：「你們看這只黑色的母雞養了這樣美麗的小雞，有這樣小而尖的嘴，這樣圓而黑的眼睛，生着這樣精緻的柔順的羽毛，我覺得

我自己好比這只母雞。」立夫因他母親常常告訴他說他在初生時有片尖的小皮生在上嘴唇，所以就懂得這鷄嘴的比喻。

「三十五元一双皮鞋」立夫從車站回來講起方纔的情形，有些憤慨的說，「這數目等於我二年的學費呢。」

「這秋季你進了大學，費用大得多了，要七八十元一學期哩。」他母親說，「喔，我想着了，今天是月底，你可以去收些利息了。」

立夫聽了，就出去收利息去了，收回來，正好預備學費。

木蘭的舅父馮澤安在杭州住了一年，到七月裡帶着妻子和一個七歲的女兒紅玉回來了，紅玉這小妮子性情很怪癖，木蘭姊妹倆不知費了許多光陰纔使她肯自由的講話，肯接受別人給她的東西，接受了東西，又一定像陌生客人樣的說聲「謝謝」。過了好幾天，她方才覺得沒有拘束，自由自在的和阿飛玩耍了。起初很靜默，這情形未免失去天真，珂姐還以為她懼怕她的北京表兄，然而不久，她竟然會學着北京講話，摹倣她的表兄表姊的說法了，她倒是很聰明的，在五歲時，就能夠識方字，木蘭莫愁就繼續教她講字。幾星期之後，她變得很會說話，姊妹們問她為何起初這樣的靜默寡言，她回答說，恐怕說出杭州音來貽笑大方，所以不敢開口呢。

馮澤安的回來，使得姚太太想着一個計策，她決意要趁迪人離家的期內，驅逐銀屏出去。她願意厚待銀屏，願意正當的嫁她，盡力替她選擇一個佳婿，只是不肯容任她控制她的兒子。世界上沒有一個女人會了解別個女人對男子的愛的。她認為迪人對於銀屏的迷戀，不過是和她天天接觸，因而發生的一段幼稚的插曲。更所以她以為一旦割

斷她與兒子的接觸機會，迪人就會把銀屏忘掉的。她現在還未曾替她的兒子訂婚，所以不贊成迪人未有妻子先有側室，爲了要使兒子脫離銀屏，不得已讓兒子出洋留學，因此非常怨恨銀屏的迫使她接受這樣的犧牲，現在有了計策，也不和女兒說，只和她的兄弟秘密商議，叫他假傳家訊，說是在杭州遇見銀屏的阿嬌，託他替銀屏在北京擇配了，因爲年紀大了。

一天，姚太太就帶銀屏到房裏去，銀屏已覺得情形不對了。自從迪人告訴她的母親允許把她留到他出洋回來之後，銀屏顯出格外的高興，她使得每個人，連迪人的母親在內，發生好感，可是她終覺得迪人的母親不歡喜她，因爲她很少和她講話。

銀屏進來了，立在靠近門口說：「太太是你喚我嗎？」

「是的，你來，我同你講。」迪人的母親說。銀屏就走近她身邊。「到現在，你在我家裏已經有十年了。」迪人的母親開始說，「你也已經長成了，照理，我們應該替你考慮將來的終身大事，這件事情在我心上已經好久了，去年我們想送你回家到南方去，但是你生了病，不能回去，照我想，你雖然是個南方人，也並不一定要回到南方去的，你想怎樣？」說到這裏，姚太太停一停，觀察銀屏的神情，看見她的眼光向下垂着，她的身體有些抖動，銀屏說：「太太請你把你的意思告訴我。」

姚太太接着說：「我已經替你想着個辦法了，老古說：男大當婚，女大當嫁，你服侍我的兒子也很忠心，所以我們要替你選個好男人，將來也可以有個靠傍，這樣，你可以有你自己的家，不用再做了，環了——像翠霞已經有了丈夫，

有了兒子了。」

銀屏仍是不肯開口，姚太太又接下去說：「上星期二，舅老爺從南方回來，他說：遇見你的嬌嬌，照你嬌嬌的意思，既然送你回南方很不便，年紀又大了，應該就近在京城裏替你選一個夫婿。」

銀屏說：「太太，你的意思我明白了，既然我到這府上已經有了十多年，又承蒙太太很優惠的待我，我只希望沒有幹錯事，假如承蒙太太允許的話，我還並不急的要離開這裏，翠霞在去年才結婚，我還沒有到她的年紀，雖然少爺已經出洋，我的事情少了，可是家裏需要幫助的事情正多着，雖然契約上訂明十年，我還願意再多服侍太太幾年，這對於你也並不多什麼耗費——只不過時常一些飯食的花費，我現在也不需要添甚麼新衣裳，只要到了那個時候，你叫我走，我就情願隨的走，也不要你給我辦粧奩的。」

「這並不是我要你走，是你的嬌嬌說，應當替你早些配婚。」

「既是她的意思，她爲何不寫信給我，她不會寫信，也可以託人代寫的，這不是小事呀。」

「可是她既已當面託付了二舅爺，這也够了，難道你不信任他的話嗎？」

「並不是不信任二舅爺，不過這是我自己的終身大事，爲了我自己的一生幸福起見，我要拿到一封家信，像我們貧苦人家的女孩子，命運只好由別人來支配，假如太太不要我，我也沒有別的辦法，只好走，但是我一定要拿到一封書信。」

銀屏說着，眼淚出了，姚太太覺得她是失敗了，但是還說：「假使你一定要封書信，也可以辦得到，不過我是早已

決定了注意了。一有了訊息，我就來告訴你。」她這樣很嚴厲的說完了。

銀屏拭着淚水走開了。她的心上，說不出的恐懼，昏亂和痛苦，她覺得受了欺騙，這是太太在欺騙她的兒子，因為他確曾叫她等待着，而且當面許下了諾言，可是這種事情她是不能夠講出來替自己辯護的。她回到自己的房裏，倒在牀上，放聲大哭起來。「這是他的母親等他一走就要趕我出去的方法呀！」

銀屏的不斷的哭聲，整個屋子都能聽到，引起了紛紛議論，也有表同情的。但是大家又聽得太太也在一邊高聲的叫罵，「這樣辦法，我們並沒有待錯她，女孩子長大了，應當要嫁人，我們不能夠養她一生一世。可是一個小丫頭是不能夠癡心妄想的。」這幾句話的弦外之音是什麼意思，大家一聽都就明白。

這時候，珊瑚，木蘭，和莫愁都聽見，只是在她們的母親盛怒的時候，都不敢插嘴。起初，姚思安以為這是他妻子對付婢子的例行工作，後來覺得事情趨於嚴重了，就到她房裏來詢問原因，姊妹們也聚集到房裏來。婢女們不敢聽，都走開去了。舅舅在店裏，父親問了這事情的原委，母親就告訴他說：她的弟弟帶回來了銀屏，嬌嬌的口訊，要把銀屏在北京配婚嫁掉了。「真的嗎？」木蘭的父親說，「舅舅沒有對我講起呢。」

「你是男人家，這是家事，所以他沒有告訴你，」木蘭的母親回答。

「銀屏對這件事怎樣講呢？」木蘭的父親問。

「她說在出嫁之前，要得到她嬌嬌的書信。她——當我告訴她要替她配婚的事情，却要我索取書信。我從來沒有聽到過像這樣驕橫的人！」

「這也並不難，」莫愁說。「而且有了一封她家裏的信，到是我們的保障。他們沒有把她賣絕給我們，所以我們沒有權照我們的意思去處置她的。除非把契約取回來，他們可以向我們要索這個女孩子的。」

「婢女生病死了或是逃了怎樣呢？要是她有家或是親戚在這城裏，我要叫她拿了鋪蓋立刻就滾了。」姚太太說。

事情沒有解決，父親走了，母親輕輕的對木蘭說：「叫她派羅同去通知舅舅，說是等他回來，太太就要見他。」木蘭覺察這件事鬼鬼祟祟，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地方，但是她並不去過問她。她覺得這件事是遲早要實現的，不過太早了一點。

半小時之移，鋪兒走來，木蘭問她銀屏的情形。「她仍舊在哭。她說她從小沒有了父親，她叔叔把她賣了二百四十元去還賭債，契約訂的是十年，是去年滿了期的，當時她願意回去，只是少爺不讓她去。她說他囑她等他回來，並且他已經得了太太的允許，最少要留她三年。但是這事情當然是不能告訴大家。」我就對她說：「一味的頑強也沒有益處的。少爺是出門去了，沒有人來對護你了。」她說：「假使太太堅持要我去，我只能去，只是我一定要得我家的書信。」你等着，看她是個頑強的女子，還有第二幕戲可以看呢。」

「其實，」木蘭說，「她是在講經身官話了，不過你切不要在太太面前提及一個字。這說話傳出去，不是體面的事情。這件事早應該在哥哥離家之前安排好的。假使哥哥真的曾經答應她的，這到有些爲難了。」

「可以想我大膽的說幾句話嗎？」鋪兒說。「他待她很好，一個人不能忘恩負義。我看動身的那天早晨，他的那

只狗如何情形，這只畜牲一定也覺得要和主人離別了；那末我們對於人類有甚麼詫異呢？這固然是不光輝的事情，不過這種女兒之情是難以避免的。假如現在要我離開你，我也要覺得難受的。」錦兒又說。

「啊！可是你和我是不同的。」木蘭說。

「但是你也想想，」錦兒堅持的說，「她從小服侍大少爺，早晨服侍他梳洗，替他結髮辮，要他拿這個，尋那個，後來她服侍他慣了，別人也不能服侍了，別人拿不着的東西，也記不得在什麼地方；他出了門，她便沒有事情做了，突然的，倒有些舉止失措了；這是事理之常，不能怪她的。加之，現在忽然要叫她離開這裏，我們能怪她覺得難受嗎？」

舅舅回來了，和母親在房裡密談了一小時多，午飯的時候，銀屏照常和別的丫環一同侍候，只是顯得很不快活，大部份時間，她呆立在一邊。乳香現在替代了翠霞的工作了。她正要替姚太太添飯，姚太太說：「不要，我要銀屏添。」銀屏就過來替她添飯，當她把飯碗拿回給姚太太，正放在桌子上時，一滴眼淚落在飯裏了，她慌忙把飯碗再拿起來。

「賤娼貨！你不願意服侍我嗎？」姚太太高聲的罵她，其實並沒有看見眼淚在飯裏。娼貨這句話是下流女人罵人時常用的名詞。「滾開！」她重重的把銀屏一推。「我養到你這樣大，一些良心都沒有。你害得我家顛倒，破壞我家的安甯，爲了你，把大少爺送到外國去，都是你害得我們母子倆離開，你還在癡心妄想癩蝦蟆想吃天鵝肉！」

又羞慚，又傷心，銀屏掩着臉放聲大哭，並且回答說：「我沒有吃掉大少爺呀，我吃嗎？」

女主人在盛怒之下，立起身來向銀屏將過去，舅舅就阻住了她，錦兒急忙勸住銀屏不要說下去。

「小丫頭在東家面前放肆。」馮善安說。

姚思安坐着只是看，一聲也不響。

銀屏回過頭來。她正要哭出來又忍住了，現出傷心和挑釁的神氣。

「老爺，太太，二少爺，」她說，「請你們原諒，我在你家這許多年了。假使我是錯的，情願受罰，大老爺出洋是讀書去的，和我有什麼關係，爲什麼要歸罪到我頭上？他對一個丫環好，這是你兒子的事情。我犯了什麼罪，我怎樣的弄得你家七顛八倒，要任意責罰我。」

「聽她油嘴，」姚太太說。

「銀屏，」珊姐充作調解人說，「你要說話好好的講，不要這樣粗暴。」

「你要我走，我可以走，」銀屏說，「假使你要我死，我可以死在你面前。」

死的威脅是僕役們對付東家的最普通的方法。「誰要你死？」這舅舅說，「你家和我們訂的契約是十年，去年我本想帶你回去，可是你不能去。這次你的孀孀託我替你安排，我們只是依照你的孀孀的話做。假使你一定要你孀孀或是叔叔的信，這也可以辦到的。我可以寫信通知她，那時沒有再爭辯的餘地了，你想怎樣？」

「假使東家不以我爲粗鹵，我要說幾句，」這婢女說，「一期已經滿了，不論你託人送我回去，或是把我在這裏嫁人，我一定要得着我的孀孀的書信。我也明白，我的孀孀並不來顧我的死活，不過婚姻終是一生的大事，我不像一般的青年女子有父母照顧，我應該照顧我自己，結婚要得到我自己的同意。我斷不情願嫁到蒙古或是甘肅去。」

「那末，事情是解決了，」姚思安畢竟開口說，「我們就在北京替你選個好的配偶。我想不見得你會受別人壓

迫的了。」

這件事情，就這樣暫時擱起來了。不過姚太太常常謾罵，一天厲害似一天，所以銀屏很明白她並沒有選擇的餘地，只有遲早的離開這裏。姚太太一提起她，就罵她「無恥的小娼婦」。但是銀屏也無論如何要設法答覆這女主人說：「就是一隻狗養了十年也不應該打牠走，真是人不如狗了。」

第十六章

那年夏天，北京的雨水很多，接連下了十天雨，還不停止，這在北京是一種不平凡的現象，因為那邊的雨總是來勢洶洶，一下子就停止，等到陣雨一過，全城就覺得涼爽舒服了。但這次的雨，却打擾了人們不少遊興，所以木蘭姊妹倆都不大出門，僅僅找紅玉來解解悶，並要求她說些關於杭州的故事。

姚家願意爲銀屏作伐的消息，不久竟傳到翠霞的耳中，因此翠霞就特地來訪問他們，聲明她願意爲銀屏作介紹人，並允許幫她找個配偶。

一天，姚家忽在無意中接到迪人從香港寄來的一封信，說是他趕不上香港的外洋船，所以暫住在香港旅館裡。這件事證明迪人還不能照顧他自己，這使他母親擔憂不少，同時使他父親大爲震怒。但他們都不明白個中的真相，因爲迪人的來信寫得不明不白，很顯然的，迪人的行李行經上了船，因爲信裡明明說起，他已發電給嘉坡郵船公司，叫他們把行李送回來。但這個消息很奇怪，因爲按理而論，迪人應當趕快乘下一班郵船，在新嘉坡領到行李後，繼續前進。

其實情形是這樣的。迪人上了從天津開來的一條郵船以後，無意中認識一個新從英國回國的留學生，在談話中他把英國公立學校裡戲弄新生的情形告訴了迪人，並訴說校中一班新生怎樣替高級生盛飯擦皮鞋，他們的情形是怎麼困苦，說的時候不免故甚其詞，使迪人聽了覺得留英求學似乎是一件苦事。他已完全忘記孟老夫子所說

的「天之將降人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空乏其身……」那些話，因此他不能立刻下決心，雖然把行李送上了船，但到最後一分鐘，終於決定不去。

好在他身邊帶了許多錢，正可乘此機會在香港大大玩一下。他既有錢，而且不耐寂寞，所以就在旅館裡接交許多朋友，不久，他們就請他參加宴會。簡言之，他對於香港的生活越見識得多，他就越發愛這種生活。在這種情形之下，迪人對於自己的意思，既覺得莫明就妙，因此寫起信來，就不能寫得清清楚楚。

三天後，迪人又來了第二封信，說他喜愛香港，願意在留學前在香港先把英文弄好。他又打算在香港進大學，專修英文等語。他父親接到這消息，更覺得終不可過。

這一次，迪人又附帶寄信給木蘭，說他寄來象牙鈕釦兩個給木蘭姊妹，另外又寄一個銀粉盒給銀屏，但這是託木蘭轉交的。至於雙親方面，他却不寄什麼禮物。木蘭姊妹本想把那個銀粉盒轉送他們的母親，但恐怕將來給迪人知道了，事情有些不妥，所以終於把這轉贈的意思打消了。

迪人的母親更覺十分痛心，因為就當時情形而論，把禮物送給使女，似乎故意違反他母親的計劃。她深怕她兒子回來以後，不免和銀屏重叙前情，所以急於想把銀屏嫁出去。

但是銀屏心裡却非常高興，她就決意趁此機會，就誤些時光。一天下午，她竟向主人告假，冒着雨出去訪問翠霞。說是要回拜翠霞，但是木蘭却在疑惑銀屏此行的目的，也許是託人寄一封信給迪人。

到了八月初旬，雨才停止，自從迪人遠行以後，立夫和他的母親都不會訪問姚家。同時姚家因為太爲銀屏的婚

事關心，所以沒有工夫顧到別的事情。後來因為迪人從香港寄些風景明信片給曾氏兄弟，又託他們轉送一張給立夫。這就使姚太太想起立夫，並且說：「爲什麼孔太太和立夫這樣久沒有來看我們？」天一放晴，姚太太就派人送些禮物給孔太太，並請孔家的人過去談談。僕人回來後，就向姚太太報告一切，說是因爲天雨，有一條大樹枝折落在孔家所住四川會館的屋頂上，把屋頂搗了一個大孔，雨水就接連的漂進來，不能居住，只得暫時遷到廚房裡安身，至於器具和衣箱之餘，則暫時堆在廊下。

第二天，立夫親到姚府拜訪，對姚太太送禮表示感謝，一面又乘便探聽迪人所以放棄留英計劃的真正原因。但在立夫的心理中，這件事幾乎是不可思議的。在談話中，姚太太就同立夫談起房子問題，立夫據實告訴了她，說是那天晚上，括了一陣大風雨，把一條又粗又重的大樹枝折斷了，倒下來壓在屋頂上，把屋頂壓壞了，不能居住。此外會館裡的天井，也充滿了水，南城有幾間屋子，也被暴風吹倒了。

「爲什麼你們不搬到別的地方去？」——姚先生問。

「因爲會館裡別的屋子都住滿了，況且雨這樣大，我們要搬，也沒有辦法。」——立夫答。

「可惜我們沒有早些知道，否則我們一定請你和老太太搬到這裡來住。現在你們能搬來嗎？」迪人住的那房間正空着，你們母子三人儘可以住在一起。」

「謝謝你。」立夫說，「雨已停止了，我們正打算僱泥水匠來修理屋子。」

「但是修理屋子，非有幾天工夫不行，而且在修理的時候，你們母子倆也不便多住在廚房裡。」姚太太說：「你

且把老太太請到這裡來住，等到你們的屋子修好了，儘可以搬回去。」

立夫心裡不贊成這提議，他想到住在有錢人家，舉止行動上不免有些拘束，因此就說託詞道：「本人因為這幾天要監督泥水匠的修理工作，所以不能不在會館裡，但是姚先生對於立夫這孩子很感興趣，就插嘴道：「這事你不能作主，停一會，我會親自到府上去，向你的老太太說明一切。」

「姚伯伯！那天，我就把這事告訴母親就是了。請你不必爲這些瑣事親自勞駕。」

「我已經好些時候沒有出去了，正打算坐車子出去走動走動。」——姚先生說。

接着，姚先生就坐了車子和立夫一同出去到了立夫的家裡，就勸孔太太趕快準備一切，在最短時期內搬到姚家去住，立夫的母親起初也不贊成搬家，後來因爲姚先生的盛意難却（原來姚先生會這樣說：「如果你們不搬來，我們怕要在傅先生面前失面子！」）他們終於聽從了他的話。他們把細軟物件收拾在一起，以便隨身攜帶，其於笨重物件，一概留給看門的老頭兒，託他代爲照料（前一天，這個老頭兒已從僕人口裡探聽出姚家是怎樣富有，現在他又從姚先生手裡領到一筆可觀的賞賜。）因此，在這個老頭兒和會館裡幾家隣居的眼光中，立夫這一家的地位已提高不少。

因此在第二天，立夫的母親和僕人就利用剛晴的天氣，趕快把那些堆積已久的污衣洗滌一下，以便搬到姚府作客時，可以顯得整潔一些。所以在天色還不會透亮以前，孔太太已起身，在爐火上烘幾件已經洗過的濕衣，同時立夫則在整理別的細軟什物，一方面安排修理房屋事件。不料在估計修理費的時候，竟把孔氏母子嚇了一下，因爲屋

頂的損壞太大，要把它修好，非換上一個新的棟樑不可，這樣就得僱用一個老練的泥水匠和學徒，繼續工作七八天之久，才能把修理工程辦完。可是費用一項，就非二十番不可，這就要影響到立夫的學費問題。但是立夫的母親以為他們搬到姚府以後，就可以在飲食上把一部分費用省出來，此外他們可以向同住的房客預收租金半月，因為這家房客按月照付租金，向來很爽氣，這次向他們預收半個月租金，想必沒有問題。

「也許傅先生能商請大學當局准我們緩付學費數天，」立夫這樣提議。

他的母親說：「我們不應該這樣，因為如果給傅先生知道了，他也許要借錢給我們。傅先生待我們固然很不錯，但是到現在，我們還不會向他借過一個錢，這是我所引為欣慰的。你的爸爸和我，曾決定不靠借錢過日子，接着我們就這樣做了。至於傅先生平日對我們的一番盛意，祇好等到你長大以後去報答了。」

「母親，我可否問你要一筆賞賜？」立夫問。

「我兒，你要的是什麼？」

「我要一毛錢去買一盒皮鞋油。你知道，我向來不注意這些，但是現在，我既要同姚家會家的孩子在一起玩，皮鞋一項是特別能引起注意的。」

「難怪我時常說，外國的東西總是貴的，」立夫的母親，「如果不是為你們的學校作體操需要皮鞋的話，我總不贊成你們買皮鞋穿。原來一毛大洋，足供我兩個月針線的費用。」

但是她終於允許了，立夫就出去買他第一盒皮鞋油，買了回來後，就把皮鞋擦得怪亮的。

第二天早晨，孔氏一家到姚府來拜訪，姚府的人就在客廳裏迎接他們，立夫的妹妹也同去，但這是第一次，因此莫愁就請問她的芳名，她的母親就替她回答說：「她叫環兒。但我們都叫她環兒。」

莫愁對孔太太說：「環兒的面貌很像你。」孔太太答道：「是的，她比較的像我，但立夫却像他父親。」

現在，進人住過的那房間已準備就緒，讓孔氏母子搬進去住，姚太太並且親自領他們去看看。這個房間裡擺着一架發光的外國銅牀，是人們很歡迎的一種傢俬。孔氏母子遷入後，就在裝成格子的衣櫃裏發見進人留下的許多東西，其中有幾件絲織品的袍子，也有好幾雙穿過的中西鞋子。這個房間的光綫不是頂好，後房朝着一個天井，對面就是姚家的臥室。立夫覺得住在這個房間裡是很舒服，很愉快的。

姚府一家人把客人送入房內以後，莫愁和木蘭彼此以肘輕觸對方的身體，並且彼此詢問有沒有看見一個特點。接着莫愁就這樣問：「你看見立夫的皮鞋嗎？」——擦得怪亮的！」木蘭回答說：「我豈沒有看見，當他進來的時候，我已看到了，而且我也料到，昨天晚上他一定把藍色袍子放在枕頭底下睡着，想必你還能看到這上面的皺紋。」

自從孔家遷入後，姚先生就主張姚孔兩家在一起用膳，使彼此都有歡敘的機會。因此孔家就和姚家同室用膳。當賓主們沿着一張圓桌，分別坐定以後，姚先生就伸手數着人數，一共有十二位，一種熱鬧的空氣充滿了整個屋子。姚先生看了，不覺心花怒放，高興非常。孔太太是一個很有禮貌的婦人，非經主人一再催促，輕易不喫圓桌當中的菜。相反的立夫的喫飲特別快，當他完了一碗以後，正想起身自己盛飯，不料乳香已把一個美麗的漆盤遞過來，定要替他盛飯，這使立夫微微地覺得不好意思。姚氏姊妹用飯就安靜得多，她們一方面喫菜，一方面注意別人的行動，心頭

裡充滿着高興，每當立夫開口說話時，連沉默的莫愁也會顯示微笑的傾向。

他們談論着會家的事，和襟亞同牛小姐的訂婚。立夫很高興的問着說：「這位小姐是不是牛財神的女兒？」

「你知道他們嗎？」——姚太太問。

「不但我認識牛家的次子同瑜，他會和我同學，但已好久不見他了。」

「爲什麼？」——有人這樣問。

「母親，我可以說嗎？」——立夫問。

「你還是不說的好！」——他母親答。

木蘭已引起了好奇心，覺得非聽下去不可，就說：「不要緊，我們是在家裡說話，即使你說了，我們也不會講出去。」

「同瑜帶了一枝手槍，到學校裡去恐嚇他的先生，結果就被開除！」——立夫說。

「帶手槍去恐嚇先生！事情是怎樣發生的？」——木蘭問。

「同瑜在學校裡的時候，每一級都要留上好幾年。他雖然還聰明，但不肯用心讀書。最後一次，他自己知道分數不能及格，得不再留一年，因此他就老羞成怒，拿了一枝手槍到教員宿舍裡去，威迫一位教員給他及格分數，那教員看見來勢洶洶，覺得若不答應他的要求，一定要吃眼前虧，因此他就暫時答應下來，但是過後他向學校當局辭職。此後的情形怎樣，我可不知道了，但是我曉得，這位教員從此不來了。」

「這樣一個年輕的孩子，怎麼會有一把手槍呢？」——姚太太問。

「他常有兩個男僕陪着他上學校去。——一個替他掌書包，一個拿着手槍保護他。起初，他只帶一個僕人上學校。後來他竟仗勢欺人，說是祇要他父親說一句話，校長的飯碗馬上就打碎，因此他就橫行不法，任意侮辱校內的教員和同學。有一次，他竟侮辱我們級友品貴的姊妹，品貴心中大抱不平，就暗地裡招集幾個大一些的孩子，在暗處埋伏，等到同瑜走近的時候，他們就把他攔住，乘機把他痛打了一頓。從此以後，就有一個衛兵保護着他。」

「校長的飯碗有否打碎？」

「不，他們是在學校外邊打他，而且那地方很暗，他不知道誰在打他。」

「這些話是不大可靠的！」姚太太說。「前次我碰到牛太太，她告訴我，她的第二個兒子已在他父親的公署裏做官，看她的樣子，對於這個兒子是很得意的。」

「是的。」木蘭說，「你還記得她的話她說嗎？『你看，像他這樣年紀輕輕，還不到二十歲的人，已經做了一個京官，人人對他很客氣。兵士們都向他行禮，在他走得很遠的時候，他們還在向他立正，甚至連年長官吏同他談起話來，也是很親密很自然的。』她雖這樣自滿自足，但沒有人反對她。」

立夫的母親抱歉着道：「他在長輩面前說話這樣自由，要請諸位原諒。」

「爲什麼？」姚太太問，「我們說話最好這樣，正像一家人，我不主張家庭裏應有嚴格的規律。」

吃了午餐，阿飛要求他父親帶他去見「大水」。他聽說城的北區已經漲了大水，因爲潮水漲得很高，父親問他

的女兒和立夫，是否願意同去。立夫說他最喜歡看水，並且願意帶他的妹妹同去，但莫愁却這樣說：所謂「大水」也無非是一片水，所以不願意去看，情願留在家裡熨衣服。結果姚先生就同木蘭、立夫和另外三個小孩——紅玉也在內——同去。這一羣人，不是一輛車子所能容納，他們四輛人力車，分別乘坐——紅玉陪着阿刑同坐，而立夫則同着妹妹同坐一輛。」

這一羣人出發以後，兩家母親和莫愁就坐着談起話來。過了片刻，室內祇留着莫愁和立夫的母親，因此她們就談起熨衣的事。

「你們家裡既有這許多男女僕人，爲什麼你還要自己熨衣呢？」——孔太太這樣問。

「我們姊妹是時常替自己熨衣的，只要我們有工夫。」莫愁這樣解釋着。「有時，我們也替父親、母親熨些特別的東西。這是一個女孩的分內事。」

「我對於你們姊妹兩個，是越看越喜歡了——你們既能燒飯做菜，又能縫紉、洗滌和熨衣，同時又能像男孩子那樣的讀書閱報。」

「如果能夠，女孩子也應當看些書。」莫愁說，「但是烹調和縫紉是女子的正當職務，否則她怎能治家呢？」

那是因你們的老太太善於教育子女。在別的家裡，如果他們像你們一樣有錢，他們的女兒就不願意擔任這些家務了。」

「孔阿姨」莫愁說：「你有什麼東西要熨嗎？請你拿出來給我。我是願意替你熨的。」

「謝謝你，我沒有什麼東西要獻。祇有綢緞衣服和絲製的襯衫才偶然獻一下。」

孔太太因爲莫愁這樣可親可愛，而且又再三堅持，定要替她獻衣服，結果就把她帶來的一件最好衣服——一件黑色的綢衫——和立夫的幾件最好衣服拿出來，交給莫愁去。立夫的衣服和他家的孩子不同，就在立夫的衣服是永遠不壞的，僅僅在摺好以後，放在箱子裡把它壓平，原來獻衣是有錢人家的一種奢侈品。莫愁動手替孔太太獻衣時，她發見這裡而有男孩子的袍子，袖口是很窄的。她很用力地獻這件袍子，把它獻得很平很直，並且拿出針線來，把一個稍爲鬆懈的鈕扣縫好，交給立夫的母親。當末爾從外面回來的時候，莫愁並不把剛才替立夫獻衣的事告訴了她。

x

x

x

x

姚先生帶着一羣人去看「大水」。這水是從一個湖裡漲上來的。那湖位於皇宮的北面，離他們的家祇有十五分鐘路程。他們從家裡向北出發，到了鐵獅子街，再向左走，沿着禁城北城一直走去，就會在右面看見一個小湖。其實這個湖裡的水，同宮殿方面「三海」的水是相連的，祇因爲湖中有一道柳堤和許多可愛的荷花，因此就成爲一個遊覽勝地。在夏天下午，那邊聚集着大隊羣衆，說書者，擊劍者，唱戲者，賣冷飲者。但是在早晨，遊客就非常之少，因此比較清靜，顯示出一種田園之美。

那天下午，因爲水漲的緣故，遊客絕迹，於是這個勝地幾乎有了荒涼的樣子。泥漿似的水，幾乎漲得和柳堤一樣高，堤的北端便是菜館和宮殿，有幾個婦女坐在圓桶裡，在水面上浮蕩着，目的是在採集一些未被大水沖去的蓮蓬。

在堤的南端的一條路上，木蘭望見遠處紫色的西山，至於北面的菜館，則隱藏在被雨沾濕的柳樹的影裡，一條繫住在湖岸的小船，從遠處望起來，顯示出一種奇異的恬靜和美感。姚先生和他的一羣，因為要渡過「大水」，只得坐着人力車，衝過泥漿和水，沿着柳堤拉去。

他們到了堤的北端，就從人力車上走下來，徒步走到菜館裡去。跑堂的認識姚先生，對他表示歡迎。姚先生說：「我們要在樓上找一間面着湖，而且有走廊的房間，使我們可以看看這裡的風景。你知道孩子們是喜歡看「大水的」的。」

跑堂的說：「是老爺，託你的福。這幾天，我們不會有過一個客人，你老爺是第一位。」

跑堂的把他們領到樓上，請他們坐在陽台的椅子上。姚先生叫他們泡了幾壺龍井茶，拿一些西瓜子和幾個新鮮蓮蓬。那天天氣很好，沒有一些雲霧，所以他們望見湖水對面高聳着的方鼓樓，以及那矗立在皇宮區內北海湖上一個形式奇怪的西藏式的鐘形塔。

木蘭坐在一張低椅裡，從蓮蓬裡剝着蓮心吃，一面低着頭，從紅欄杆中間望着下面的水。紅玉是在杭州長大的，對於遊湖一事很有經驗，她和阿飛環兒同坐一張高桌上，用她敏捷的手指剝着蓮心。姚先生則斜倚在一張很低的藤椅上。工夫也坐在陽台上，並且和木蘭坐得很近，看她怎麼剝蓮心。他雖然吃過糖蓮心，但沒有喫過新鮮的，因此對於蓮蓬很感興趣。

「你這樣喫着蓮心嗎？」——他提出了一個不很聰明的問題。

「當然呀！」木蘭說，接着就把一個蓮心遞給他。立夫把蓮心拿到手裏，嚐了一下，並且說：「很好喫，但和糖蓮心不同。它的味兒這樣淡，使你幾乎辨不出什麼來。」

「正是這樣。」木蘭說，「我們所以喫它，正爲了它的清淡和微香。這種味兒，必須細細辨別，忙碌人是享受不來的。」

木蘭又教他剝蓮心的手法，他嚐了一個蓮心之後，覺得很高興。

「你若喫得很急，你就辨不出味兒。」木蘭說，「你必須慢慢的嚼，一個一個的喫，停不會再啜一口清茶，這樣，你的口裡就留着一股餘香，能保持很久。」

「他們一面啜茶，一面嚼着蓮心，兩眼則望着圓桶裡採蓮蓬的婦女。他們談論各種事情，並提到各人入學的計劃，最後他們又談到迪人的事。」

立夫說：「他既有機會到英國去求學，却故意懶着不去，真使人有些莫明其妙。」

「木蘭立夫。」姚先生說，「你們年輕人不妨寫信去勸勸他，我沒有什麼話要對他說。」

「我們已經勸他過了。」木蘭答，「在他動身前的兩個晚上，妹妹和我同他談得很久。他的誠懇的話，更打動了他的心絃，使他幾乎流淚。」

「那末，他怎麼說呢？」——他的父親問。

「他說，他的心和志向都同別人一樣，請你們不必替他擔心。後來他又說，到了英國以後，他一定要用心讀書。」

每天埋頭在書本中十二小時，以便得些最好的分數，你也知道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當他需要你替他做事的時候，無論什麼事他都會答應，並且會把你說得頭暈目眩，隨他去擺布。但是，父親啊，當他回來的時候，你必須勸他一番，他是否長住在香港？」

「我已去信給一位朋友請他調查迪人在香港的舉動。」他父親說，「迪人身邊帶了一千二百元，和一張在倫敦兌現的滙票。不久以後，他準會把銀用完，那時一定會寫信來要，我可以趁此決定我的計劃。但是，我應當對他說些什麼呢？我一見了他的面，心裏就生氣。如果他真的回來了，你願意再同他說話嗎？他還能稱爲一個人嗎？」父親一想起迪人，就會生氣。木蘭看見了父親的一對大眼睛，灰色的頭髮和前額上堆起的靜脈，她又覺得父親面露憂色……「也許這件事沒有多大關係。」她父親繼續着說，「他不到英國去，也許很好，因爲可以替我省些錢。他到了英國，所能學得的也無非是些拍照的手法——真是孽種。但是，如果有錢人家的兒子都是好的，那末有錢者就時常富有，窮苦者就時常窮苦了。你們應當知道，天道是好還的！」

姚先生一時之怒消失了，他就若無其事地逗着阿弄玩。他是在想到他幼子和兩個女兒的將來。這時的立夫非常沉默，他的神態正和木蘭的哥哥（迪人）相反。木蘭想到，如果她哥哥能像立夫那樣，她們一家一定很快樂，同時也必十分得意。

木蘭心中被一個難題困擾着。她的旁邊坐着一個沒有父親的孩子（立夫），他是貧苦的，但他和有錢人家的兒子一樣，享受着很好的家教。立夫的衣服很簡陋，但他的舉止行動中却帶一種文雅和高貴的氣派。木蘭因此想起

以前她和立夫在寺院裡因擲銅錢而彼此相遇的經過，也許是一種富有意義的先兆。她還不能忘記立夫對他所說的一番關於古蹟的話。

「你愛古蹟嗎？」她說。

立夫就想起他遊西山的時候對她所說過的一番話。「是的，」他說，「但是我所以愛古蹟，不是因為它是磚瓦和石塊，而是因為它是很古老的。」

「將來我們不妨去看看頤和園的古蹟，好不好？」木蘭問。

「如果我們可以進去，我當然喜歡去。」立夫說。

正在這時候，他們聽得樓下起了一陣號呼和騷擾的聲音。他們趕快到樓下去，看見一個採荷花少女沉死在湖裏。原因是她的木桶傾覆了。她就跌在湖裏。起初人們還聽見她呼救的聲音，並且還看見她用力地向上冒了一二次，但接着就不見他的影子了。她的家屬聽見這消息，就趕快跑來救她，但已經來不及了，旁邊人就對死者哭着的母親說：「這個湖裏有許多「水鬼」，所以有許多女人沉死在這裏面。」紅玉是一個知覺十分靈敏的女孩。聽見這消息，不覺面色轉白，並在腦經裏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幾天以後，她還是繼續問着這樣的問題：——當那女孩沉死的時候，她究竟碰見了什麼？後來終於因她母親的阻止，不再提出這樣的問題。

姚先生和他的一羣人興盡而返。各人心中都受了很深的刺激，而且覺得十分淒涼。

x

x

x

x

立夫回到所住的房間裏，把所看見的一切告訴了他母親。他母親對他說：「你最好把衣服換一下。這是一件新衣已經替你熨得很直的。你住在這個屋子裏，必須穿得整整齊齊，和別人一樣。」

「什麼時候你把這件衣服熨好的？」立夫問。「這樣，我豈不像一個花花公子嗎？」

「快穿上，快穿上！」他母親說，「這是姚家三小姐替你熨好的！」

立夫換上了新衣，覺得他是有些腐化了，他的新袍和發亮的皮鞋，使他的神氣也隨着改變了，在吃午飯的時候，莫愁看見立夫穿着她親手替他熨平的那件絲袍，心中十分舒服。但這種舒服她是祕不告人的。

他們買到一尾從溪裏衝出來的大鰻，就交給厨子把它燒好，叫各人可以嘗些難得的鮮味，喫了午飯，兩家的人都到客廳裏去休息——這個廳有兩個房間那樣大，而且造得很高，裏邊的裝飾十分古樸，而又帶堂皇的氣派。這個廳除招待客人的時間以外，平時總是關着的（家裏人彼此間談，總在母親的房間裏）。這一次因為家裏人多，臨時由姚先生作主，把那客廳開放。廳裏有一隻三尺高的「宮燈」，高掛在天花板上，燈光照映在龍雲相間的，深藍的地氈上，和青色的窗帘上，客廳西面放着一隻很大的黑色洋杉木的臥椅，椅上放着硬的藍緞墊子。在臥椅前面是一隻杉木的桌子，桌旁放着兩只腳凳。這個客廳裏的一切，都能顯出偉大、簡樸和嚴肅，還有一張桃花心木的桌子，放在靠北的牆邊，這個桌上祇陳設着三件古玩，放在中央的一件古玩，是一個很古的鑲上金子的景泰藍磁器三腳檯，檯上有着一塊兩尺見方的大理石嵌板，板上畫着雨天和霧露的風景，風景的背景裏，有一半被遮住的山峯和小叢林，以及兩隻漁船。另外有一塊大理石嵌板，它的紋路極像一只大鴨，鴨頭和鴨嘴幾乎是完全的，淡顏色的紋路像是鴨

的輪廓。下面的棕色的泥污，象徵鴨的腳掌。在睡椅上面的牆上，掛着一幅米襄陽所畫的山水，長十五尺，是非常古老的。所以綾子和墨幾乎已經消失，彷彿有些像大理石上的紋路，但是米襄陽的墨色還是非常明顯，像漆一般的，黑筆調也非常遒勁。這個客廳的四周，放着許多硬木椅子，以及幾隻用廣東硬木製成的靠椅。這間客堂所給我們的整個印象，便是挑花心木所表示的堂皇和大理石所暗示的樸素。

「那天晚上發生一件不很平凡的事，原來莫愁覺得非常高興，而木蘭却沉默無言。那時女孩子們都在彼此談話，而父親却坐在一隻硬木的靠椅上，嘴裏抽着雪茄，在他的舅爺談話。木蘭單獨地坐着，靠在一隻低椅子上，好像心不在意似的。」

「今天晚上怎麼樣？」珊姐問。

「今晚不知道怎樣，我總覺得不喜歡說話。也許是爲了吃鱧鱸的緣故，牠是那麽油膩膩的。」木蘭答。

其實木蘭是被那佔據着她心中的思想所煩擾着。她是在思想剛才沉死在頤和園裏的那個女孩子，並且想起他們怎樣吃那從女孩子手裏所採來的蓮子。同時她也在想到立夫和迪人——這兩個名字，時常在她心中彼此顛倒盤旋，甚至於使她把立夫和銀屏這兩個名子混在一起。「我諒必是在發神經病。」她這樣想，這一定是爲了吃了鱧鱸的緣故。」但是她心裏是在煩惱着。她母親告訴他，翠霞剛才來過，並且說，她要把銀屏配給一個麥商。木蘭知道她母親決意趕快辦完這件婚事，但是她母親不准她聽到一句話，也不願讓迪人知道這事。在另一方面，木蘭已在那天下午從她母親那裏聽到迪人快要回來的消息。如果他回來以後，發見銀屏已這樣快的出嫁了，結果必致引起很

大的糾紛

立夫往往在早晨和下午回到自己的屋子裏去，看看修理的成績。到了晚上，兩家的人就聚在客廳裏閒談着，往往談得很晚，並且把阿飛和紅玉當作注意的中心，把他們逗着玩，使家裏的人覺得嬉笑高興。紅玉新學會的北京話，使人人覺得嬌奇，她又愛說一些不平凡的話。其中有幾句有關於眼淚的，因為她說：「眼淚是從鼻子裏流下來的，所以眼睛和鼻管一定連在一起。但是，爲什麼一個人抽烟的時候，烟氣不從眼睛裏出來呢？」

「你怎麼知道眼淚是從鼻子裏流下來的？」木蘭很好笑地問。

「因爲我知道這事。」那七歲女孩子這樣答。

立夫因爲許多晚上同姚家的人在一起談話用飯，所以就詳細知道家裏的一切人，並且漸漸地慣常起來。當家裏的人散開的時候，立夫就同他母親和妹妹退到自己的房裏，立夫就坐在牀上看書，一直看得很晚。有時他從後窗窗牖裏望出去，看看對面女孩子們的臥室裏燈光依然亮着，她們的影子反映在絲織的窗帘上。一天早晨，木蘭問立夫說：「昨天晚上你睡得這樣遲，究竟在看些什麼書。」立夫聽了這話知道木蘭姊妹倆是親看他，從此不敢再向後窗窺看了。

有幾個早晨，立夫跑到姚先生的工作室裏去，目的是要參觀他的圖書室和古玩。立夫對於古玩雖然毫無知識，但是他對於姚先生所搜集的大批刻石，却引起深刻的印象。一天下午，木蘭帶他去看她父親搜集的甲骨文，立夫很

感興趣。原來立夫在吃午飯的時候，無意中談起「說文」這部書——這是一部關於中國書法的演進史，並且自成一種科學。立夫在「說文」這部書裏雖僅研究了五百四十個部首，但他對於中國文字的結構以及它們變遷的原則，却引起很大的興趣，從此他對於中國的字體就更加了解了。甲骨文的研究，現在僅在萌芽時期，所以關於這個題目還沒有整本的書籍。但這些最古的中國字體，是他以前所不知道的，現在却給他看見了，所以很感興趣。他並且覺得，我們對於這些泥污的甲骨如能作一種有系統的研究，那末我們就能發見許多爲「說文」的作者（他生在第二世紀）所不知道的事實。

「請你想一想，這些甲骨是四千年以前的古董，」木蘭說。「不識貨的人，也許會付一百錢一斤的代價！」於是他們就進一步去參觀她父親所搜集的許多古硯，上面還有許多以前的主人所刻着的字；接着他們又去參觀古代著名的書法，他們東翻西翻，翻了很久，並且比較各時代的書法和摹拓。立夫是喜歡那種秀麗的筆劃很圓轉的趙體字，但是木蘭却喜歡健勁而有棱角的嚴正的魏碑。立夫就天真爛漫地說，男子喜歡秀麗的字，而女子却喜歡遒勁的字。正像男孩子喜歡女孩子，女孩子喜歡男子一般。木蘭聽了這話，不覺臉部發赤。

立夫從沒有想到戀愛的事，他似乎是反對女性的魔力，但他却喜歡木蘭因爲她了解這些事，並且有充分的知識和精神，他發現她是一個很好的談話伴侶，並且覺得她是極其美麗，如同趙體字一樣的美，這是立夫心中所蘊蓄着的一切，關於這些感情的事，木蘭雖和立夫同年，但比較立夫要早熟兩年，因爲一般少女常是這樣的。

一天早晨，立夫想起姚先生會請他們寫信給迪人去，勸他悔過從善，因此立夫就在客廳裏寫起信來，木蘭看見

了，就問他是在寫些什麼，他就告訴了她。這是測驗立夫的筆墨的一個很好機會，因此木蘭就說，她和她妹妹也要寫信給迪人說着，就差錦兒去叫莫愁，莫愁就穿着白色短襖進來，頭髮梳得很光亮，並且微笑着說：「你們兩人在做些什麼啊？」木蘭一壁用手握着自己的辮線，一壁說：「立夫兄要寫信給我們的哥哥，但是我想，我們正都要寫信給他。」兄這個字，在朋友之中雖是很平常的稱呼，但是現在木蘭竟用它去稱呼立夫。

「那是當然的，」莫愁說，「我們早應該寫信給他，但是母親却吩咐我，當我們寫信給迪人的時候，切勿提起我們要出嫁銀屏的事情，一面她又吩咐我們，叫迪人不要立刻回來。」

莫愁用眼向立夫斜睨了一下，意思是要阻止木蘭不說話，但是木蘭却說：「不要緊，立夫兄已澈底知道銀屏的婚事，祇有銀屏自己不知道。」

「在我這個地位，寫忠告的信是不容易的。」立夫說，「那末，我應當說些什麼呢？」

「我有一個意思，」木蘭說，「我最討厭用秋水軒尺牘的體裁寫信，讓我們仿照明清兩朝人的書簡體寫信，刪除一切客套，大家直截了當把自己的意思寫出來。我們每人各寫一封信，字數不准超過一百。這當然比俗套的方法更覺有效，而且節省時間。」

「這意思很好，」莫愁說，「那末我們要不要限定時間？」

「那末，我們就拿點一枝香的時間來作我們的標準，你們以為怎樣？」立夫這樣提議。

他們都同意，大家就拿出硯台，毛筆，和花信箋，又在香臺上燃上一枝香。立夫和莫愁同坐在一張桌子旁邊，但是

木蘭却抓着頭，踱來踱去，隨時向窗外望着。

「你好不好坐下來？」莫愁說，「這樣的踱東踱西，使我的心神不甯呢。」木蘭僅僅微笑了一下，並用手慢慢勒着她的辮線。

立夫交卷最早，莫愁也快完卷了，那時香燭上香已經點得很短了。莫愁給木蘭下了一個警告，木蘭就坐下來，口裏說：「天曉得，我還沒有把墨磨好呢！」

「那末，你就用我的墨吧。」莫愁說。接着木蘭就趕快在短時間內寫完了她的信。他們先讀立夫的信：「弟立夫頓首：兄乘長風，破萬里浪，作海外之行，何幸似之！弟則如轅下之駒，發展無由，愧羨交併。今夏霖雨，不幸毀及敝舍，家母及弟均寄寓府上，寒舍如修復，可望收到租金，以作大學學費，此雖已屬萬幸，然吾兄前程萬里，以弟之愚，將來實難望塵也。」

莫愁說：「寫得很好！你是從側面去提醒他的。措辭簡練，簡直沒有一句廢話。」接着他們就讀莫愁的信：

「妹莫愁鞠躬。接手書，知兄遲留在港，然兄此種舉動，是否合乎孟子所云：「行拂亂其所爲」果如此，則天必改變其觀感，而使兄負起重大使命，惟「拂亂」乃天所降，而立志全在乎己。堂上甚爲兄擔憂，近來已漸羸弱。南天酷熱，諸望珍攝！」

「這信寫得很好，並且很莊嚴。」立夫說。接着他們就讀木蘭的信。

「妹木蘭鞠躬。兄允抵葡萄酒後，頗書見告，今竟如何？兄之所謂葡萄酒，或已變爲香茵芽，「所謂『香茵』係香港兩字之雙關語，」惟無論爲葡萄酒，抑香茵芽，馴而至於荳芽，兄諒不能易牙，「按易牙爲古代名廚，」承 兄惠贈象牙鈕，謝謝，惟兄對 堂上，竟毫無所贈。連日下雨，氣候驟然轉冷。現妹等正研墨作書，如 兄亦在此，欣快何似？」

「這信寫得多麼動人！」立夫說——他們都笑了。

正在這時候，乳香進來了，手裡捧着一大束桂花，並且說，曼妮來了。曼妮因爲是熟客，所以跟着婢女一直進來站在門口。

「木蘭，」曼妮喊着說：「你在作什麼？是在自得其樂嗎？」

木蘭覺得很高興，就趕快過去迎接她，口裏說着：「你已好久沒有來看我們了。」

「但你不來看我。我現在帶一些桂花來送給你們，那是從我們花園裏採來的。其中有許多花已被大雨毀壞，甚至我帶來的那枝花也已失了香氣。」

「你也許已經會過孔少爺，」木蘭對曼妮說，「他現在住在我們這裏，因爲他的房屋被雨沖壞了。」

「當然，我已見過他，」曼妮回答說，「我還記得你們出去看過大水。」

「你怎麼知道的？」木蘭問。

「有人告訴我。」

立夫站着，向曼妮深深地鞠了一個躬。

木蘭就想起那天有一大羣人環繞到那溺死的母親，會家的看門人也雜在人羣裏面，而且和他們談過話。他當然會把這件事告訴曼妮，並且說，他曾經看見姚小姐和他的男朋友在一起。曼妮聽了這個消息，就特地來看木蘭，並且要看看立夫。曼妮想起來了，木蘭的男朋友一定就是現在向她鞠躬的一位，因為曼妮的兄弟也告訴她，在給迪人送行的一天會遇着立夫。

她們談論着迪人和其他家務，不久曼妮就回家去了，對立夫有一種很好的印象，一面却決定作迅速的行動。當曼妮辭別的時候，莫愁就微笑着對木蘭說：「你的好姊姊是特地來偵探你的，她當然不是特地來送給你一枝桂花的。」

「那末有什麼事可以給她偵探呢？」木蘭問。

立夫看着她們，好像對她們所說的一點不了解。

一天，立夫從自己的家裏回到姚家來，報告一個很好的消息：「媽，你相信不相信，四川會館要替我們付那筆修理費，這是實在的，是門房老王親自告訴我的，他對我很客氣，並且把會館董事們寄來的那封信給我。」

立夫母子倆對於這件事覺得很稀奇，並料想這一定是傅先生替他們幹的。但是他們既然好久沒有寫信到天津給傅先生，他怎麼會知道他們缺少修理費呢？幾天以後，傅先生竟親自來了，因為他時常往來於京津之間，並時常來探望姚先生。他看見立夫和他母親受了姚先生這樣優待，覺得非常高興。孔太太就把四川會館被毀的事告訴了

傅先生說：「我猜想，一定又是你老人家想法子幫我們母子倆的忙。我真不知道怎麼來感謝你。」

「如果你要謝謝什麼人，你得謝謝姚伯伯。其實我沒有做什麼，祇不過寫了一封信。」於是傅先生就說出他們住在姚家的事他早已知道，因為姚先生在他們搬進以後，立刻寫信告訴了他。不過姚先生說，他願意祕密捐助四川會館二百元，作為房屋的修理費，但他却聲明這是無名氏捐的。

「我們受了姚伯伯這許多恩，真不知道怎樣去感謝他。」立夫的母親說。

「如果你要感謝什麼人，你不妨去謝謝姚伯伯。我想我把個中的祕密說出來，他大概不會介意的。」

當立夫和他母親走去謝謝姚先生的時候，姚先生說：「吓，這不是專為你們捐助的，因為我早已想替四川會館盡一點責。你知道四川對於我是很有恩惠嗎？原來我鋪子裏的藥草，就有一半是從你們貴省來的。」

這幾句話，使立夫和他母親覺得十分安慰。這件事後來漸漸給人家知道了，因此孔太太和她兒子在那管門人和會館裏別人的心裏，覺得更加重要，而且對他們母子倆更加敬重，因為他們是受着會館裏兩位有勢力的贊助人的保護。

中秋——八月十五——是一歲中最大的節期之一，因此傅先生就被姚先生請去一同過節。那天晚上也是立夫住在姚府的最後一夜，因此姚先生就照着中國人過節的習慣，買了一大筐大蟹來請客。

他提議在庭院裏吃晚飯，以便乘時賞月，但是珊姐說，天氣已經冷了，而且有些潮濕，蟹是帶「寒」性的，所以最好還是在屋子裏吃，同時把窗簾揭開，也一樣可以賞月。接着他們就把熱酒拿出來，給各人酌上一杯，又在各人面前

放一碟醋，混以醬油和薑末，目的是要抵消蟹的「寒」性。

吃蟹是家裡的人所最喜歡，且最感興趣的，而且在吃的時候更能引起許多興奮。蟹這種東西的確是講究飲食的人的一種愉快，因為蟹帶着一種特有的香味、形式和顏色。在中秋節，蟹已長得很肥，本年雨水雖大，但沒有影響到牠的出產。吃蟹所以能引起興奮，大概是爲吃的方式和平常吃東西時須由傭人招呼的不同；原來吃蟹是要自己動手。吃蟹的時候，往往使人覺得吃小的很有趣，原因不在乎這裏面有多麼東西可吃，而在乎吃的方式裏邊帶着一種興趣。有些人吃蟹非常之快，有些人却吃的很慢。有人喜歡吃雌蟹的黃，有人却喜歡吃雄蟹的肉，但是也有人喜歡吃蟹腳。所以吃蟹如同玩紙牌一樣，可以測驗一個人的性情和脾氣。有人喜歡把蟹肉啃得很乾淨，但也有人喜歡狼吞虎嚥，不細細辨別味道。在吃完了蟹之後，桌子上覺得狼藉，因為蟹壳和蟹腳都高高地堆在這上面。

大家坐定以後，僕人就端出一隻直徑兩尺寬的青盤，裏面盛着許多美麗可愛的紅蟹。大家看見了蟹，不覺發出一聲「啊」來。傅先生和姚先生不約而同地捲起袖子來，傅先生還叫立夫也捲起他的袖子。立夫就說：「我們的辦法比孔老夫子還好，因為孔老夫子祇有右面的一隻短袖子。」

「那是因爲孔老夫子僅僅寫字著書，」莫愁說。

「如果孔老夫子也在吃蟹，那末，他當然會把兩個袖子都剪短的。」

人人都笑起來了。於是傅先生就說：「那就證明孔老夫子是從來不吃蟹的。」

「我可以證明孔老夫子是吃過蟹的。」木蘭說。

「你怎麼能證明他是吃過蟹的？」

「你記得，孔老夫子是時常吃蟹的，這樣他就有一種吃過蟹的嫌疑。」

「你是在說一些尋開心廢話。」立夫說。

「等一下，我還沒着說完哩。千字文的開端，不是這樣說嗎？『天地元黃』，那『元黃』兩個字就是指蟹黃和蟹膏。這可以證明自有天地以來，就有『元黃』了。像孔老夫子這樣聰明人，怎麼會不知道吃蟹的方法？」

全桌的人都笑起來了，而珊瑚姐因為情不自禁，竟把蟹黃染在臉上。

「那末，爲什麼論語上不記載這件事？」莫愁這樣問。

「那是因爲孔老夫子的門生不能把一切事情都記下，或者雖然記下，却被秦始皇的火焚毀了。我們在讀古書的時候，必須用我們的想像。」木蘭這樣一面說，一面折蟹腳。「我猜想孔老夫子的太太必得替孔老夫子做一件吃蟹的衣服，因爲他很講究，他要他的太太特別替他做一件短袖子的衣服，專爲寫字之用——可見他是一個怎樣苛刻的丈夫！我們也可以看出來，做一個聖人的妻子是怎樣的困難。」

「我願意認真的來測驗你。」傅先生說。「你所說的蟹的『元黃』，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出典的？」

本蘭立刻回答說：「因爲紅樓夢裏有一首關於吃蟹的詩，曾經提到這一點！」

「木蘭，你快些吃蟹罷，因爲你說話太多了。」她母親說。

人人都能看出木蘭的臉部已微微發紅，她的談話也比平常多一些。

「那邊早着呢。」她說，「在同樣時間內，我已吃了三隻蟹，而妹妹祇吃了一隻。」

「你不是在吃蟹，因為你吃蟹像吃青菜豆腐那樣濫嚼。」莫愁說。

其實莫愁雖還沒有吃完一隻蟹，但她却是一個吃蟹的老手。她吃蟹的時候，把蟹片吃得非常乾淨，所以在盤子裡剩下來，祇是些薄得像玻璃和明亮的碎片。

現在有女傭捧來一大盤熱氣騰騰，已經剝去了壳的蟹，「等下，」莫愁說，「那些蟹腳還可以使我嚼上一點鐘呢。」

「不要把蟹腳都吃完，讓僕人們也可以吃一些。」姚先生說。

「吓，我吃一隻蟹的時候，總是留下兩隻腳。」珊姐說。

現在，木蘭開始很認真的吃起蟹來。

她喝了一杯酒，接着又喝了一杯，並且說話也漸漸多起來。當她要求喝第三杯的時候，姚先生就說：「今晚你多麼興奮啊！你最好不要再喝。」

「我覺得還好。」木蘭回答，說着又喝了第三杯。她固然有相當的酒量，但她已經喝了半醉，所以說話有些輕浮，愚笨，但有時也能說一些聰明話。她說：「蟹真是一種奇特的動物，一種奇特的動物！」

立夫和木蘭大家舉起杯來，各喝一杯。其實世界上的事，快樂和憂愁是很接近的，愉快和痛苦也是相去不遠，所以那天晚上，木蘭究竟是快樂或悲傷，沒有人能知道。

不久吃蟹的人都離開他們的座位，用野菊花和水來洗手，同時也有傭人出來收拾桌子，收拾以後，又把稀飯、鹹蛋和醃菜等搬出來給各人吃。

當晚飯將要吃完的時候，傅先生說：「現在的學校不叫學生做詩，實在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否則今天晚上我們就可以一面吃飯，一面做詩，不是一件賞心悅目的事嗎？」

「我有一個提議，」珊姐說，「讓我們折一枝桂花來行一下酒令。前天曼妮送給我們一枝桂花，我們正可以用着它。這所謂酒令，就是拿一枝桂花在各人手裡傳來傳去，同時叫一個人敲鼓，當鼓聲停止時，桂花在什麼人手裏，那人就得喝一杯酒，講一個笑話或故事。」

他們叫阿飛敲鼓，開始行起酒令來。當鼓聲第一次停止時，那桂花恰巧落在傅先生手裡，他就不得不講一個故事。他說：「從前有一個小學教員，因為不能招到學生，就決定改行作醫。他自修了幾部醫學書，並且掛牌行醫。不幸他第一次行醫的時候，就誤殺了一個病人，因此病家的家屬就到法院裏去告他。結果因為他願意津貼死者的喪葬費，就把這件事和平了結。因為他太窮，無力僱用扛材的人，所以他自己的妻子就親自把死屍抬到墳地上去，不幸那屍體非常之重，約有二百磅，以致他們扛到半路，醫生的老婆就要求暫時停下來。在第二次重新扛抬以前，她就嘆了一口氣，對她的丈夫說：『我的好人，下一次你出去醫病的時候，千萬要揀一個瘦小的人。』」

大家聽了這笑話，不覺哄堂大笑，接着他們就行第二次酒令。當鼓聲第二次停止時，桂花剛落在木蘭手裏，她已吃了好幾隻橘子，並且還是那樣自覺聰明的多說話。當桂花落在她手裡的時候，她就開口講這樣一個故事：「從

前有一個龍王，吩咐一大羣蝦蟹將去鎮守海灘。那蟹將每天在海灘上操練蟹兵，一時竟有數千隻之多。當蟹將生病的時候，不幸有一條蛇精起了反叛，龍王就命令蚌精代蟹將去統率蟹兵，於是蚌精就站在磐石上，把身體露在海面上對着海灘吩咐蟹兵排整隊伍。因此蟹兵都從地洞裏爬出來，排成隊伍，並且舉目「向右看齊」。他們的隊伍排得很整齊，使蚌精覺得十分驚奇，接着蚌精就發出「向前走」的命令。但蟹是橫行的，當他發出這個命令以後，蟹兵並沒有朝前走到海裏去，他們祇沿着海邊向右走去。蚌精覺得情形不對，就發出第二次命令。「向後轉」。不料蟹兵竟沿着海灘向左走去。這就使蚌精爲難，弄得無法可想，因爲他不能使蟹兵向海裏走去。因此他就請教副隊長，問他有什麼辦法。副隊長就請蚌精准他發出命令，他就發出「向左轉，向前走」的命令，結果一隊蟹兵就向着海水走過去。因此那蚌精覺得很希奇，就請教副隊長說明其理由，副隊長就回答說：「隊長，他們都是英國的留學生呢！」

人人都明白這個笑話的意義，於是大家都笑起來了，原來英文字往往被稱作蟹行文，並且寫的時候，也是橫寫的，所以說蟹是英國的留學生，是非常諷刺的。

第三次，那枝桂花落在珊姐手裏，她就說：「我沒有故事可講。」

「大家不可以推託，」在座的人都這樣喊起來，「祇要說些使我們發笑的話就行了。」

「那末，讓我們來說一個拗口令怎樣？」珊姐這樣提議，屋子裏的人都表示贊成。於是珊姐就說一個含有同樣音韻的拗口令，大意如下：

有一隻大黑狗，碰到一隻壞黑鴨。

這隻大黑狗狂吠着那隻壞黑鴨。

那隻壞黑鴨怒啄着這隻大黑狗。

家裏的人，下自紅玉和環兒，上至姚太太和馮太太，都在試試那個拗口令，並且想把它說得愈快愈好。結果祇有小阿飛和紅玉把各個音韻說得最對，而木蘭的母親却音韻完全顛倒了。

那時候，姚先生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後來就停在窗口向大家說：「看那雙層月華！」

「我們都把月亮忘記了，」珊瑚說。接着，他們都仰起頭來，看見月亮的周圍有一片發亮的雲彩，但靠近月亮的中心，却有一雙層的圓圈。

「這是預示天氣將要遭遇災難，」傅先生說，「在朝代的末了，往往會出現奇怪的現象，現在是一個不安靜的月光，我們不知道將來會碰見些什麼。」

「那種不安靜是從人的心裏發出來的，」姚先生說，接着他就引證一個無名詩人在亭子壁上所題的一首詩。

天平地平，人心不平。

人心能平，天下太平。

大家繼續閒談了一會，就各自分散去安歇了。

第十七章

那天晚上木蘭已經喝得半醉，而且有些忘形，在這中間她覺得自己有一種個性，是她以前沒感覺到的。那天晚上她多說話，賣弄聰明，而且覺得興高彩烈，當她躺在牀上的時候，她覺得自己有了「一種解放」——這解放無疑地是由於她喝了一些酒，她第一次感覺到，她是單獨地生活在一個世界上，她又覺得宇宙之間有一個專為她自己的世界，她覺得要說明這一種感覺是非常困難的，但她又模糊地覺得在這新世界的後面和裏面，有着立夫的存在。

在立夫和他母親搬回自己的屋子以後不久的一個早晨，曾太太和曼妮就到姚府來拜望。那時莫愁正獨自一人在客廳裏插些鮮花，一看見客人進來，就坐下同曾太太和曼妮等談些家庭瑣事。小樂這孩子也和她們同來，莫愁看見了她，就說：她已改變了許多，而且比她初到北京的時候文雅得多，雖然她還是一個心地簡單的鄉下姑娘。

木蘭手裏握着一串鮮花，舉止很文雅地從花園裏走進來。

「什麼風這樣早把你們吹到這裏來啊？」——木蘭看見她們的時候，就這樣高興地問着她們。

乳香跑出去對客人說：姚太太已經預備好，馬上要出來見你們。那時曼妮微笑似地對木蘭說：「妹妹，不妨自便吧！今天我們不是來看你，是來望你家的老太太的。」

木蘭聽了這話，覺得很奇怪，她不但看到曼妮在微笑，而且也看見曾太太的嘴角邊掛着微笑。「爲什麼難道你們要趕我走嗎？那末，莫愁怎麼樣呢？」她指着莫愁這樣說。

「妹妹，不要這樣說，如果你以爲他的面貌俊美，性情溫柔，那你就嫁給他吧。」木蘭嘲笑似的說。

「嫁得很好嗎？」根據一切社會標準，木蘭嫁給會家，當然可以說得很好。但這種婚事剛在木蘭感覺到自由的時候向她提出——換一句話說，正當她在立夫面前初次感覺到一種如痴如醉，而非非常樂意的時候向她提出，這個思想這樣地佔據着她的腦筋，因此在立夫一家搬回去以後的幾天當中，她依然覺得他是生活在一個快樂的世界裏，並且幾乎忘記銀屏的婚事。她也忘記她已經因了舊時關係而配給會家這件事——其實在這兩家的長輩方面，至少已默認木蘭要配給新亞。是的，新亞無疑的是一個很好的配偶。但這件事使木蘭心中覺得煩惱。

木蘭初次對她的妹妹感覺嫉妬。雖然沒有什麼事可以暗示立夫對於莫愁的關係，但是木蘭心中有一種警覺，覺得莫愁遲早之間是要許配立夫的。如果她能同莫愁易地而處，她將覺得何等高興呢！她斜睨着她的妹妹，說：「我豈不是時常告訴你說，你要比我更有福氣呢！」

「姊姊，我比你究竟怎樣更有福氣呢？」莫愁問。

「沒有什麼。」

莫愁發見她姊姊的回話有些奇特，就不再問她。

木蘭也相信一個人的婚姻是受命運支配的。因此當她母親同父親經過一度商量，並且得了他的同意之後，在喫晚飯以前，同木蘭在房裏談話的時候，木蘭不過微笑了一下，因此她母親就假定木蘭已經默許了。

那天晚上，木蘭睡不着覺。原來命運已經註定了，使她不得不。她開始想到新亞——她記得當她在運糧河的

一條船上看見那孩子的時候，他曾經對她熱烈地笑過一次。命運之神已經把他們拉在一起了！而且當時的一切際遇，好像都是天作地配，使她無法逃避。她又想起新亞的面貌，覺得他這人是怎樣容易對付。對於這樣的男子，她可以不怕什麼。於是木蘭又想起他的母親怎樣客氣的待她；後來她又想到曼妮的態度對她怎樣和善。但是過了一會，她又怨恨曼妮，因她干涉她一生的大事。但是木蘭總是常常想到立夫，想到他所讀的學科和所愛的「古蹟」。在四五天以前，當她和立夫舉杯對酌的時候，他們是何等快樂啊！當他聽見她訂婚的消息時，他又將引起怎樣的感想？沒有想到她是在掛念他？當她想到這事的時候，她總覺得臉頰發燒，好像酒性還沒有過。

當姊妹倆退到房裡的時候，莫愁就向木蘭重行道喜，並且開始說到訂婚的事，但木蘭僅僅微笑一下說：「如果這件事是停當了，那就算是停當了吧！」莫愁聽了這話，好像覺得有些失望，並沒有回答什麼。那天晚上，在半明半暗之中，木蘭看見她妹妹睡得非常舒暢，就以爲她妹妹一定是一個幸運的女兒。

在以後幾天內，木蘭想不去想念立夫，並竭力去思想目前的新局面和會家的事情。在這份會家裡面，除了曾老爺以外，她是無須怕什麼人的。並且她是會家的小媳婦，對於管家的責任當然很輕。但是在會家裡面還有素雲這個媳婦（就是新亞的哥哥襟亞的未婚妻），因此木蘭就想起她本人對於這個妯娌有什麼生活上的關係——這關係大概是困難的吧。

在木蘭同新亞正式訂婚以前，他們必須交換彼此的八字。那時傅先生又到北京來了，木蘭的母親因爲知道傅先生懂得命理，就特地徵求他對於她女兒的婚事的意見，因此傅先生就說，木蘭是「金」形，而新亞是「水」形，這

就是「金生水」的意思，所以這件婚事是吉利的。接着傅先生就引一首詩來證明這件事。這一段話，人人都覺得很動聽，連木蘭自己也以為然，於是他們都來恭賀她。

人類是可以拿金、木、水、火、土五行來分配的。婚姻就是拿一種「形」同另一種「形」配合起來。有幾種「形」在配合以後，能夠互相補充，有的則相忌相尅。配合以後，雙方都要碰到不幸。一對同「形」的男女配合起來，是命理家所不贊成的，因為這樣的配合，祇能增強丈夫或妻子方面的某一種傾向。如果把一個懦弱的水形的妻子配給一個懦弱的丈夫，結果就會使事情變得更壞；如果把一個性急的丈夫（火形）配給一個性急的妻子，結果會使雙方發生破裂。一個性情很細膩，儀表很端麗，而且具有急智的人是屬於金形的。一個骨節很顯露的，面有瘦長傾向的是屬於木形的。一個皮肉豐滿的，懦弱的，帶有黏液性的，並且紋路向下的人是屬於水形的。一個頭腦發熱，脾氣急燥，眼睛流動，性情輕佻，而額角向上斜的人是屬於火形的。一個穩健安靜，具有圓形而飽滿的輪廓和皮膚的，是屬於土形的。並且在一種「形」的當中，還有好幾種小區別——無論是好或壞——正像木頭裏面有紋路的粗細和光毛之分。例如金形和木形是相忌相尅的。同時一個骨節顯露，臉部很闊，而手指很粗的木形的人，也許是同一個柔軟的，細巧的，屬於金形的人相對的。再簡單的說，一個粗糙的而帶有獸性的丈夫，是要使一個神經過敏，形態秀美的妻子感覺痛苦的。

「那末，莫愁怎麼樣呢？」——那天下午，姚太太和傅先生在房裏清談，他把所說的細細想過以後，再向他提出這樣的問題。

「莫愁是屬於土形的。」傅先生說，莫愁是穩健、安詳，而身體飽滿的。這些都是最高貴，最有福氣的特性，她有的是福相。她對於她的丈夫是一種很大的幸福，但是如果拿她配給新亞，那就不好了。土形固然是能同水形配合起來的，但結果是要造成一種柔軟的、帶泥污的，而不很偉大的婚姻。」

「我的意思不是這樣。」姚太太說。

「那末你指的是什麼呢？」傅先生問。

姚太太在傅先生的耳邊輕輕地說了一句話，他就哈哈地笑了起來，眉宇之間顯示出一種得意的神情——

在這時候，姚太太等傅先生的回答，確實等了半分鐘。

「好極了！好極了！」他說。

「你不要空說好極了！你且把實在情形告訴我。」

「好。」傅先生輕聲地說，「立夫是木形，並且是一個很好的木形。「土」能使「木」得到滋養，而「木」就因此繁盛起來。他是同檀香木一樣堅硬，你是不能把它折碎的，但是他需要一個柔軟的人去調和他。他同莫愁的土形配起來，比較同木蘭的金形相配，倒覺得更好；但如果他同一個輕浮的、脾氣很急的妻子配合，結果是要使他爆烈起來的。」

木蘭和莫愁姊妹倆對於上述這一段話，一些沒有知道，但那天晚上，姚太太却把這段談話告訴了她的丈夫，她丈夫就說：「這當然是好的。一個立夫可以抵得上三個新亞和十個她人。」

「那末你看她人怎麼樣？」姚太太問。

「他像一棵紋路很粗的樹，樹枝又是窩爛的，而且樹心已完全被蟲喫空了。對於這樣的樹，你有什麼辦法呢？吃當柴來燒，也覺得不好。」

「我不相信我們的兒子比別家的孩子壞。」那母親說，當你聽他談話的時候，他似乎是那樣敏感，而且很有道理。」

「正是這樣。」她丈夫說，「當你敲着一塊空木的時候，它會發出很響的音來。」

那時母親的腦筋裡起了一個小小的星火——銀屏——那是要把一捆乾柴——她人——很快的燒起來的。她告訴她丈夫，她的弟弟已寫信給銀屏的姑母，並已允許給那姑母五十塊錢，如果她願意寫那一封銀屏所需要的證明信。但姚太太卻不會告訴她丈夫，她已請她的胞弟特為這件事寫一封捏造信——目的是要在她兒子回來以前，趕緊把銀屏嫁出去。

在木蘭和莫愁到天津上學之前沒有多久，銀屏忽然私奔了。在她私奔的前一天早上，馮先生故意把她姑母寄來的信給她看，信裏的意思是請姚太太替她找一家相當的人家，就把她在北京嫁了出去。

現在銀屏既然得知她，主母有意把她很快的嫁出去，所以她就想伺隙而動了。她親筆寫了一封密信，寄到香港給她人，可是沒有方法可以直接得他的回信。因為在家裡，她的信很容易被別人截取了去，而且她也沒有可以信託

的人。

當時她看了這封所謂她姑母寄來的信，她真是有些目瞪口呆。她不動聲色地計算着日子，爲什麼這封信從杭州寄來會這樣快，因此就有些不相信起來。同時這封信，她姑母自己既不懂得書寫，也不會在信上具名，因此就更加懷疑，同時她又要求筆據爲憑證，而今這封信却是一個憑證。

所以到了晚上，大家都已入睡，她乘着夜晚的機會，跑到菜園裡去，一溜烟就回後門跑了。她這一走，帶了迪人的那條狗，一個衣包，和迪人給她的兩只鑽戒。迪人會告訴她，其中一只戒子價值三四百元左右。第二天早飯後，錦兒來報告說，銀屏不在房間裡，她的牀也沒有睡過的模樣。直到十點鐘，他們才發現沿路有狗的足跡，一直到了洞開着的後門口。

銀屏住在北京已多年，全城的大街小巷，路途方向，她都相當熟悉。她雇了一輛人力車，先到了順治門內的西南。她料想這裏離姚家已相當的遠，而這裏人口又稠密，不致有人注意到她，所以就在近城南的小旅館裏宿了一晚，可是最忌的是那條狗，很容易被人識破。次早，她餵了一塊肉給狗吃，便把它繫在鐵牀的腳上，先出去到珠寶店裏兌去一隻戒子。她服飾整齊，珠寶店討了一百五十元的價，使她很驚奇。她知道這戒子果真貴重，所以她便跑到開壁的一家，她索價二百元，果然賣了去。她手頭既有這筆錢，她認爲有半年可以過了。當然這筆錢，她得好好兒的利用，且還留着另一隻鑽戒，即使不做活，也可過上一年半載，等到迪人回來，她心中漸漸的有些安了，她死心塌地的，只要迪人一回來，她就會使迪人和他的母親分手。她是一個婦人，而又深知迪人的弱點。

她裝作一個從上海來此的女人，開始去找一個房間。稍爲便宜的平民居所都是分租的，有時一個院子裏住着好幾家人家，銀屏因爲要避耳目，決意不租這樣的房子。最後她就選了一條冷落的街巷，只有一個小園子，裏面只住着一對孤單夫妻，並沒有孩子。宅主男的是江蘇商人，這時剛在倒運的當口，女的是賣唱出身的。他們有一間東首的大房間出租。傢具是破舊零落的，有一隻木牀，一個面盆架，一隻麻將桌，現在當作家常用了，上面擱着一把舊銅壺和茶壺茶杯。房租按月四元，銀屏却把它減到每月三元另六十個銅子。銀屏因爲說的一口上海話，那個女的就對她特別客氣。這位華嫂子年事還輕，從前必是一個美人，可是如今却滿口黑牙齒，銀屏望見她的牀上放着一副烟具，銀屏後來漸漸得知，她和這個男子私奔出來，當時付了六百元給這女伶的母親，就帶了一千元到北方來。於是男子的父母就不認其爲子，不得已就在西四牌樓市上開着一家水菓糖菓舖子，這幾年來，他妻子就在一家較好的茶館裏賣唱，以便補貼家用，可是因爲犯了烟癮，終於捉襟見肘，難以補苴，現在他妻子連賣唱也不去了。室內東西凌亂不堪，但仍勉強雇着一個老媽子替他們倆洗衣煮飯。

銀屏接洽妥當之後，就一口氣回到旅館裏去，付了錢，攜了這條狗遷入新居。她告訴華嫂子說，她丈夫現在南方旅行，這時不得回家，華嫂子就不再多問了。

銀屏就看出她丈夫白日出去，便有不少婦女來看她。她們來抽烟，或是有別的事，她都不敢過問。一次，她看見她丈夫日落回家，老媽子告訴他，有一個「客」來看過他，他就重新出去過了。

過了幾天，華嫂子忽然問起，爲什麼老是把這條狗吊着，到了這時，銀屏已知道華嫂子已往的歷史，所以把自己

這次的經過一起告訴了她，華嫂子不禁與身世之感，所以也和她很表同情。銀屏既以爲不如把實情告訴她來得方便，所以這婦人也認爲給銀屏知道她是怎麼樣的人來得方便。她也叫銀屏躺在烟榻上來抽一筒，但是銀屏却拒絕了。有一次正在這樣吞雲吐霧的時候，一個男子走了進來，銀屏想要走開，華嫂子却留她等一會兒。

一步又一步的，銀屏漸漸學會了婦人的媚術，不但如此，更加重要的，尤其是做婦女的人生哲學。『人世間是沒有公道的』華嫂子一天這樣說，『你看我好了，父母從小就把我賣了出去，還是儘量的享受罷，你既有了他，切不可輕輕的放過他。你主母真沒有良心，她養着你，不過給你吃了三頓飯。真同你所說，一條養了十年的狗，也不好意思隨意把牠打出去。你得聽我的勸，當他一回來，你就應當權住他。我是此中的老手，我都知道這些手段。』

「倘然你替我守着這秘密，」銀屏和她說，「他回來了，必然重重報答你。」

一天，銀屏有些心動，就開始試吸鴉片。這婦人又把煙燈的趣味說給她聽，這小火頭是怎樣柔和動人，一口抽罷，便覺得滿屋生春，使一個男人覺得極度的舒服適意，她說給銀屏聽。一個女人懶洋洋的躺在榻上和男人談笑，就越發增加嫵媚動人的光彩，或是在旁替他裝煙，燈光照映着她的面部，也會一樣地增加美感，不過在銀屏的意思，祇是吸着這個玩玩，而且還嚴防自己不致成癮。

事實上，銀屏真的覺得華嫂子是相當的成功，她很嫵媚動人，談鋒也很健華。嫂子幫助她寫一封長信給迪人，告訴他一切的經過，他母親怎樣食言，怎樣叫她的名字，以及她自己怎樣潔身自好，矢志守候，一心等他回來。

姚家自銀屏出奔後，宅內的使女等等一概推稱不知情，他們差羅大到琴霞那邊去問，她知道不知道這件事。

豈知翠霞知道了，也不勝其驚異。姚太太和她兄弟商議，他雖然認爲奇突，但她的姑母方面並不認爲緊要，而姚太太當然以爲，如今這個婢女既然不在家裏，倒是一件快事。原來銀屏是自己私奔出去的，姚家就沒有多大干係，她不過說這呆了頭不識好歹，待她這樣好，她一點不知道，現在自然去討苦吃的。「丫頭總是丫頭」她這樣說，但是姚先生可不相信這事便算了結，大家都奇怪銀屏既已出去，她怎樣過活呢？而且出走的時候，絕對沒有偷去任何珠寶古玩，因爲她要偷也很容易，所以他們倒不疑及其他。他們想，她帶了那條狗去，也許容易被人識破，但也不要積極的去追尋她，木蘭個人却認爲銀屏帶了她的愛狗走，此中必另有蹊蹺，這個聽起來似乎很有表示她的忠貞的意思。

在這百忙之中，木蘭和新亞却宣佈正式訂婚，兩家都向親友分送禮品，好不開心。立夫的母親當然也收着一份，母子兩人就同到姚太太跟前去道謝，並且按禮去拜望——特別是在她姊妹倆入校之前來望她們一下。

木蘭直到自己訂了婚，立夫和他母親到她家裡來拜望時，才深深的領略立夫是她應當感懷的人物。當她和立夫的母親說了話以後，立夫母子便向她道賀。

「蘭妹，恭喜！」立夫跟着母親說，一面笑。

「謝謝你，立夫兄。」木蘭笑着說，可是這個笑直有些像要悶死她的樣子。

她注視着立夫，——直接而整個地注視着他，當她叫聲「立夫兄」的時候，她的聲音裏含有一種長縮的成分，這一注視是最勇敢的，在立夫如同無形的槍彈攻入了他的心窩，帶着一種非言語所能形容的消息————真摯的。柔軟的。他從沒有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子送給他這樣美麗豐滿的笑容。

本蘭因有立夫到此，便覺心花怒放，開心非常。她再一度的疏散在愛情的麻醉劑裏，她是愉快的，客氣的，比平常格外健談。

在那個時代之中，良家的女子最不喜歡人們說着她們的愛情，也不容許人們說長道短，因為這是一種污點。攸關她們的名譽和品德。可是立夫去了之後，本蘭很希奇的覺得半天的快樂已成過去，渴望着再有更多的快樂日子。她到了校裏之後，心中充滿着淒涼的情緒，一面在陰雨天氣裏想念着立夫，一面又在光天化日之下想念着新亞，她心裏很願意把她哥哥替她在公園裏所攝的一幀照相帶到校裏去（原來立夫也在其內）她自己半舉手的速寫動態，呈出憂愁的笑容，可是她却沒有勇氣把它帶到校裏去。

迪人在香港歷次收到銀屏的信，他對母親恨極了，直接寄了百元錢給銀屏，這個使華嫂子相信銀屏的話全是真的，就愈加尊重她。他在信裡要求銀屏等他回來，但又叫她住處行蹤等絕對保守秘密，切勿使家裏知道。他最初一得知，便想立刻搭下班輪船回來，和母親清算過去，不過一想到自己的這種行徑，不免有些害怕起來，至少他父母正可以有像他惱怒他母親一樣的權力。因此他就住了下去，進了一個學校。不過他正像在家時一樣的壞，他在北京的窩子裏遜够，如今却在香港把所有的錢都浪費了。不過他在玩女子的時候，並不想放棄銀屏，他明知道他不久就要北返的。

同時迪人的父親已知道迪人的品行，並知道他的錢快要使光了，就直接寫信給公司，申明要把船費退還，深怕這錢也落在他手中。

桃家的母舅現在已接得杭州方面的來信。這封信不是由銀屏的姑母出面，而是由姑丈出面，蓋有他的私章的。信中所示，和去信所要求的大致相同，不過茶葉店的經理却另外寫一封信聲明：銀屏的姑丈所要求的不是五十元，而是一百元，這筆錢已如數照付。銀屏既已私奔，她姑丈當然不愁這個，只把這封信按下了不提，他對銀屏的家裏，也不關照銀屏出走的事。而進人每次寫回來的信，對銀屏的失蹤只伴作完全不知道，希望到了相當時候，由他母親來通知他。

第十八章

迪人想不到他的錢快要使完了——怎麼一回事，他可不知道——他雖記得曾借數百塊錢給兩個朋友，但他們已經逃之夭夭了。

十一月將終，他父親收到了他要求寄錢的信，就回了他一封斷然要兒子回家或是完全和家裏斷絕關係的信。所以有一天，木蘭莫愁放了寒假回家之後，迪人就回來了。他的模樣大大改變了，看起來形容消瘦，面色蒼白眼眶深陷，面頰兩骨突出，頭髮很長留着一撮小鬚，戴了一副黑色眼鏡。而且在到家的時候，身邊只乘了一角三分。

迪人的母親悲喜交集，「我的兒啊，你不知吃多少苦啊！在外面沒有人來照應你啊！所以我一向不主張這樣年紀青青就出門去。」她立刻吩咐做雞湯給他吃。等到雞湯端上來，珊姐對迪人說：「你可以喝了。這湯至少是三四隻雞煮成的，三天以前，我叫人宰一隻雞，但那時你還沒有回來，我們每天都宰一隻，所以這點雞汁是每天煮了又煮積下來的。倘然你嘗了之後，眼睛不會亮一點的話，那些雞兒都是屈死的了。」

正當迪人在喝着雞湯的時候，全家的婦女、使女、和僕役等都環立着，因為他的父親進來了。迪人立刻站了起來，木蘭見她父親張大了眼睛，就猜想她父親會向迪人頭上亂打的，可是她父親嘆了一口氣，便走了出去。整天不要見他，他連中飯也不回來吃，意思是要他們母女兒子過些太平日子。等到吃了飯，錦兒遞給他一把熱手巾，他故意裝作問她：「銀屏呢？怎麼她不見了？」

「我們不知道，少爺一個晚上，她不見了，不見了，就如此不見了。」錦兒發着顫抖的聲音回答他，咬着牙根，很沉默地看着她的小主和主母。

「你的狗和她一同不見的。」阿飛說。

「所以還是這條狗來得忠心。」迪人很感歎似地說，更故意裝出氣憤的樣子。

「你在稱讚着狗呢，還是在罵人呢？」莫愁問。

「妹妹！你又要怎樣了？」迪人答。「我不過問問，她既帶了這條狗去，那就好找了。你們有沒有去找過她？你們即使不爲銀屏也應當去尋尋我的狗，只要我的背兒一轉，他們就被趕出去了。」

「兒啊？」母親說，「你錯了。沒有誰把他們趕出去，她自己逃出去的。」

「逃出去，必然有原故的。」他堅持着說。

「是的啊！他母親說，你出門不久，你舅父在七月底邊就回來了，他帶了銀屏的姑母的信，把她在北京嫁了去……」

「你們想法把她嫁出去沒有？」兒子追問着，「你答應過我的。」

「這是女家的事，你不知道。你出門幾年，他們的女孩兒已到了成婚年紀，而她在這的年限又滿。他們要嫁她出去，我們怎好阻住呢？她姑母有信來的。」

「是她姑丈來的信。」馮太太更正着說。平時馮太太不多開口，且是絕對順從她嫂子的，因爲她丈夫全都依靠

着她們過活的姚太太看了看她，說：「她是對的，她姑母在你舅父離開之前告訴他的，不過銀屏要求正式的信，所以她姑丈就寄了這封信來。」

「不是的，母親，這是她姑母寄來的信，不是她姑丈的。」阿飛說，「因他曾聽到這封假造的書信，但不曾知道後來又假造她姑丈的信，錦兒險些笑了出來，勉強的壓住了，至於他的姊妹因爲不知道還有她姑丈寄信的事，都彼此望着發怔。她人却明白這裏邊是怎麼一回事。」

「你這孩子，你知道些什麼？」他母親說，埋怨着阿飛，「你倘然不相信，她姑丈的信還在這裏咧。你收到的麼？」她這樣向馮太太問。

「不在家，她放在店裏，」馮太太說。

「我可以叫他拿來給你瞧的，」他母親說，「不過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我們也不知道她逃到那裏去。你也不必爲這些事多費心機。」

「我相信，她就是死了，你們也不會管她的。」她人說着顯然比以前更有些怒意了。

「我兒呀，你真瘋了，」母親說，她自己逃出去的，她就是餓死了，也是活該自作自受的。我們原想替她找一家好人家的，翠霞曾經提過一個很好的做生意人，你母親並沒有錯啊！」

她人勃然大怒了。他大聲喊着，「是你把她趕出去的。我知道的，是你把她嫁出去的。你答應我的不是這樣嗎？可是你食了前言。」

他母親哭了，說：「我做母親的真難做啊！」他絕對不以為可恥，但他的姊妹們却替他慚愧，都跑到母親這邊來安慰着她。乳香絞了一把熱手巾過來，木蘭就說：

「哥哥，我想這事可以完了。你原想上英國去，如今你又不去了。你出門又好幾年，怎能把別人的事也就攔起來呢？她既然在此日期已滿，母親預備把她嫁出去，這於情於理，都一點不錯。現在你回來，便把母親弄哭了。你想這樣下去，家裏還有太平日子過嗎？」

「好，你們都是好的，家裡只有這個不肖子不好。」迪人怒着說。「倘然你們不同我理論，我就可以出去，叫你們過些太平日子。」

母親帶了眼淚說：「就只為了一個丫頭，便鬧的闔家不安。我不知道你看上她什麼。等得你成人長大，像我們這樣人家，就是替你找十個丫頭也不足奇。現在你也該倦了，可以去休息吧？」

木蘭見母親對迪人還是這樣和顏悅色，心中大為氣憤。

如今家人安排好了晚飯，父親坐下之後，滿面怒容，人人都有些吃驚，特別是馮太太和她女兒紅玉——因為紅玉從不會見過他老人家這樣一副可怕的臉。迪人的父親個子雖是矮矮的，却有一個很大的頭顱，兩目炯炯有光，頭髮帶着美麗的灰色，當他現出怒容時，看起來愈可怕。迪人只靜靜的在吃飯，知道他老子快要同他發作了。在這中式的家庭空氣中，他一個人穿了西裝，養着一些小髻，戴着黑眼鏡，看起來真是有些不倫不類。直像一個從西洋進貢來的畸形怪物——那裏還是一個兒子，那裏還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姊妹們也在靜靜的進食，這剎時正是屏息靜氣，而

空氣也愈見緊張的當兒。珊姐想打破這沉悶的空氣，就問迪人爲什麼比預定的日子遲到兩天，他就回答說，那是因爲路上難走的緣故，他父親聽了迪人的聲音，就瞪着眼睛發怒道：

「你回來幹麼？」

「你叫我回來的爸爸！」兒子答。

「你別放屁，你還想我寄錢給你在南方濫嫖，你這個孽障！」

前幾月姚先生對他兒子的情形，是從「孽種」轉變到「孽障」。這是說罪的工價，妨害人生的絆腳石，是魔鬼設計之下無可逃避的陷阱，所以「魔障」云云，就是說「魔鬼的絆腳石」。

「他才回來的，」母親幫着說，「你也該給他一點面子，至少不在這些傭人跟前發作。」

「什麼面子嗎？」父親跳起來了，「他還要面子嗎？他還是個人嗎？他出洋去學了點什麼，不過學了這些怪樣子，把眼鏡放下來……給我！」

父親把眼鏡拿來，用右手把它弄的粉碎，只剩了些灣屈的脚和一堆碎玻璃。他的手也被玻璃裂碎了，流着血，也不要人家怎樣。他用這流着血的手把碗盞推在一邊，把椅子推開，就立了起來，足頓着地板，這時候已沒有誰再敢吃東西了。他的面孔和血塗了一色，愈見得可怕了。阿飛已經叫了起來，並且叫聲「阿哥！」

姚先生說：「不許響，這不是你哥哥，這是魔鬼的絆腳石，他可以作你的好榜樣，倘然你長大了也是如此，那末姚家就此完了。」木蘭坐在阿飛旁邊，輕輕的叫他不要作聲，這時馮太太很怕似的執了紅玉的手，叫他不要動。

這老人家很快的轉過去，對他兒子說：「我不是要逼死你，我也不要報賬，我只要問你，怎麼在三個月裏用了一千二百元，我可不肯和你干息。你得自己打算將來做些什麼！」

迪人這時已站着聽話，馮太太也已離了座。迪人用懺悔似的聲音說：「父親啊，我知道錯了。我現在願意去讀書。」
「哼！讀書。」父親說，「你原有機會讀書的。可是現在不給你了。你知道你需要些什麼？最好不給你飯吃。你倘然知道飢餓是怎麼難受的一回事，你便愈加知道你是怎麼一個貨。」莫愁記不起孟子有一句這樣的話。她看着她母親，又看了迪人那副瘦削的面容，真好像沒有飯吃似的。

「把他在我的書房裏關起來，誰也不准給他吃，叫他餓一整天。」

迪人覺得又驚又不敢抗拒，還是馮太太先開口說了：「哥哥，讓我說一句，我的姪兒自然有錯，是不是？不過飯已煮好了，以往的事，現在也不必去追究了。你看對麼？當然到英國去是談不到的，就是在這裏進大學也沒有意思，他過年就是二十歲了，應當學習點生意經，你看對麼？倘然你贊成的話，就叫他上店裏去，學習店務幫助書信，都是好的。」
珊姐也立起來說：「爸爸，飯要冷了。你應當吃一些。這些事，慢慢兒商量不遲。」

「我不餓，我還是要吃什麼？」姚先生說，「明天關他起來！」他說了，就走了出去。
兒童們開始吃飯了，婦女們就把碗裏的飯吃了就放下。這餐飯吃的很悽寂。

「現在你可以改改了，哥哥。」莫愁說，「你很有上進的機會，至少你得振作着自己，使雙親看了也高興些。如今父母年紀老了，你反叫他們擔心，也該覺得罪過。總之，你是兒子，這家就是你的。一個人生在世界上，必須在人面上有好

面子。倘然你聽了舅舅的教訓，定心下來學習生意經，我們做姊妹的也覺得有面子。要不然的話，這事怎麼得了呢？」

「你老是說這些的。」迪人埋怨似的說。

「倘使你還是這樣下去，」木蘭說，「那末我們一定還要這樣說。」

珊瑚喊錦兒再熱些飯和湯菜來給父親吃。當這些都端正好了的時候，珊瑚就提議爲了要表明迪人能從此改過自新，表明他的孝思起見，迪人應當自己端了盤子給他父親吃。可是迪人却斷然拒絕了。末了，仍是木蘭和阿飛過去，認爲叫這小兒子去，定能使老人家容易息怒，他們倆走了過去。先從後面窗縫裏窺探一下，見他父親正在抽水煙，一面看着報。木蘭和阿飛托着盤子和他一同進去。

他老人家一見，好不驚奇，他看見女兒和小兒子，他的心有些軟下來。

「你願意做乖兒子嗎？」父親問。

「是的。」小小的阿飛回答說。

「你切不可學你哥哥的樣兒。你應當做他所不做的，他所做的，你切不可做。」

「我會留心他的爸爸。」木蘭說。

她看見她父親的鬚上帶着一點血蹟，就叫阿飛拿一塊熱手巾來替他拭去。

「明天你真的把哥哥關起來嗎？」木蘭問。

「是的，這於他沒有什麼不好，反而還可以給他一點教訓。他應當知道飢餓是怎麼一回事。」

第二天，迪人被幽禁在他父親的書房裏，父親把鑰匙帶走了。不過到了下午，他母親却跑了過來，從門縫裡對她兒子說，她正在設法用帶子甩進幾個熱餅給他吃，並叫他吃了收拾乾淨別叫他父親知道。

馮先生真是個生意人。他在家庭中具有獨特的地位，人很穩重；他是姚太太的兄弟，而且是姚家經營商業中事實上的經理，他很善良，方方的面孔，和他妹子一樣。他常戴着一頂瓜皮帽子，上面有個紅頂子，手裏提着一桿一尺長的烟管，口上鑲着一塊玉，他的談吐是生意人的典型，滿口是「哈」「好」之類的口腔，一句話前半句還靜靜的，到了必要的當口，就高聲叫囂起來，他有個特別本領，一到重要決斷關頭，聲音便高起來；在講買賣交易的時候，他會表示拒絕的樣子；一到交易快要成功的時候，便格外的誠摯客氣，知道這就是他所以要堅執，而今可以通融或減價的理由。到了最後他就很爽捷給以允許，並做出極友好的姿態，好像在表示優待的意思。他心裡實在要買它的時候，他却故意會說這東西不好，或是用方法拒絕它；當他自己要賣出去的時候，他會滿口的說這東西多少好。他這樣熱烈的辯論着，紅着了臉，高聲的談論，這許多反複的話頭，除了表示他對於你的討價不滿意之外，並無其他作用。當他忽然自己讓步一步的時候，就在你耳邊吹噓着，活像這其間有着極大的神秘，而你也好像是他最親密的信任者。

他經營過相當大的商業，很覺得手，也很得他姊妹和姊夫的信任，因為非有這種親戚關係，決不能如此信任。姚先生因為自己很精明，對於營業的大致方針已經是胸有成竹，遇有重要問題，就隨時來和他們商議取決，至於普通瑣事，他就不願過問，概由馮先生去處理。馮先生每月的薪金入真有很小得可笑——六塊錢，不過年終花紅，可以拿到數千圓之多，這是通常的辦法，和其他雇員一樣的。到了目前，他自己也時常來，運來居然家財與年俱增。

他的意思是，迪人很應當做生意，這不是因爲生意需要着他，而是因爲要使他有個職業。更有一點好處，就是舅父可以時常和迪人密切的談說和勸導，這是他父親所不能的。但是這位舅父也明白迪人對於生意經未必肯認真辦理。

因此到了第二天，馮先生就走到姊夫的書室裏——那時迪人還是關着——對迪人說他父親已允許把他帶到店裏去。迪人的任務並不難，祇是視察店中人是否勤力從公，所以迪人那天早晨出去，他的實在意義，還不止於釋放出獄而已。雙方已說定，他和馮先生一般的，常在店裡用午飯。馮先生便在店裡取出銀屏姑丈寄來的信給他看，這上面有正式的簽名蓋章，由他保存在辦公室的抽屜裏。

中飯後，迪人藉口去望一位同路回來的朋友，却私下裡去看銀屏。他知道她的地址，等到他走近她的門牌，他的心房就不停地跳動着。一宅低濕的小屋，門是舊的，未經油漆。一個老太婆出來開門，這時他聽得他的狗在受驚似地狂吠着，他知道牠是在這裏了。

「你是姚少爺麼？」老婦問。

他一進去覺得很奇怪，爲什麼銀屏不出來迎接他，這隻狗却跳了過來，左右打旋，跳在他肩上立將起來。迪人因爲急於要看銀屏，就把牠的腳放下來，這狗似乎懂得人事，就領了迪人向東首的房裏走去。房門還是關着，狗坐在門檻吠着。女傭把迪人領到客堂裏去，一位年約三十許的瘦削的中年婦人立在房門邊。迪人一見，便認爲她有一雙極美麗的眼睛，眉毛也長的很俊美。

「請進來。」那婦人很客氣地笑着，只可惜開口時她的牙齒是黑的。迪人走進了這間陳設極簡陋的客堂，可是仍不見銀屏出來。

「我姓姚。」他說。

「我知道的。你的少奶奶等了你好幾天了。」說着她便叫女傭去請銀屏出來。女傭回說銀屏身體有病，門裏上了鎖，她不肯開門。迪人忙跑過去，可是這主婦笑了：「說必然她在生氣了。你不知道這三四天她正在日夜等候，望你回來。她甚至無心吃飯，她還時常到門口去立着老等。她甚至於把這狗放出去尋你。」

「這倒奇了。」迪人說。他一口氣走到銀屏房門口，敲着門，叫道：「銀屏，怎麼了？我回來了！」

裏面仍沒有回音。華嫂子也帮着叫道：「銀屏，開門吧！你的少爺來了，你怎麼不起來看他呢？」

銀屏從裏面答道：「一來看我做什麼？你回家去好了，忘記了我吧！不論我死我活，都不和你相干。」

原來迪人給銀屏的信告訴她，可以早四天左右到京的。他遲到的原因，是爲了他到了天津，又過了最後一夜放浪自由的生活，也用完了最後的一點錢。在銀屏則塗脂抹粉，時刻在渴望着他回來。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她等了又等，她怒了，以爲他在有意把她疏遠了。華嫂子於是教她一個法子，叫她一聽迪人真個來到，便裝出不要見他的樣子。這時便讓華嫂子自己來應付他，並告訴他她是怎樣怎樣的想念着他，她對他多麼忠心。又因爲要使迪人死心塌地的貼伏，而且也料到迪人非達到看見銀屏的目的不可，所以當時銀屏一聽得狗吠之聲，就把房門一關，立刻解去背心，躲在牀上，然後再坐起來裝面孔。

迪人看見了華嫂子，埋怨着，而她只是笑嘻嘻的說：「這是你們相好的爭執，你還是賠了不是，因為等了你四天了，你却來看她。」

「這真不公道極了！」迪人說。「銀屏」他又叫着，「你聽我說啊！我還祇是前大到的，因為我被父親關了起來，所以不得脫身。一切我都可以說給你聽的。」銀屏聽了這話，心裡着實軟了下來，就下了牀，拉去了門門，讓迪人進來。他聽見了她的笑聲，見門開了，他帶跳帶跑的走進去，擁抱了她，狗也跟了進去。

「現在可好了，好了，」華嫂子說着走了開去。

迪人是讀過紅樓夢的就真的學着寶玉，專吃銀屏口裏的胭脂。

「慢！慢！現在，」銀屏說着，她把他推開了，啾着嘴兒笑着，她喚女傭泡茶來，領他進了裡面的臥室。

迪人看見銀屏完全變成另一個銀屏了。她穿了一件白色的背心，紅色的襯衣，一排緊緊的銀釦子，下面湖綠色的袴子，繡花的緞子。她的手又白又嫩，戴了一副珠耳環，眉毛畫的的很整齊，和那中年婦人的一般。兩耳旁邊的頭髮垂了兩個髮結，綉的很精緻。

「把門關上吧，有些冷！」她說。

迪人看見她的被鋪半堆半疊的，問她：「你在睡麼？」

「是的，因為身子不好，我幾乎等死了。」

她要把背心穿上去，可是迪人覺得這房裡太冷，不過是一個小火爐，便說：「你還是躲在牀裡去，不然怕要」

傷風」

她坐在被窩裡，可是雪白的手臂，和她穿的密排釦子的紅緊身都露出在外面，迪人坐在牀沿上，只是細細的欣賞這種美，他也把他回家的一切經過告訴了她。

老媽子端進茶來，銀屏叫她在煤爐裡再加幾個煤球，老媽子走了出去，銀屏叫他把房門關上。

「這裡靠得住的嗎？」他問。

「這裡是絕對靠得住的，誰也不能來。我們」迪人開心極了，覺得他有這樣一位夫人，真是人生唯一樂事。「我們在這裡可以盡量自由，不比在你們家裡的時候那種樣子。」

「你看我現在怎麼？」她問。

「你妙極了，」他說。

她指着蹲在床邊的狗，對迪人說：「我把牠養着，和你在家時一樣的給牠吃，我也把你的辮子保存着，我已經盡了我的責了，是不是我要是不冒險逃了出來，到現在他們必然早已把我嫁了出去。」

迪人便說：「我自然也要守着我的話兒的。我要是一直上英國，不這樣回來，你就不是我的了。」

「謝謝你，她說着把他拉近了，吻他。他倒在她的懷裏，她撫着他的面頰說：「爲什麼你這麼好你的母親這樣殘忍呢？我在你家裏真比一條狗也不如。等到你一出家門，她開口就罵我『小娼婦』。我因爲看的毫無希望，可是又不好當面對她說，她已經食了前言。我不知道幾多個晚上從睡夢裏哭醒了，因爲我想若等你回來，必然是太遲了，翠霞

在安排一個圈套，就把我像倒垃圾般的丟去了事，他們還以為我不知道哩！家裏的人都瞞着我。我只想法子把日子就的長久，並且要求等我姑母正式有信來，因為我不信他們的話。後來我姑母的信來了，我就想我得跑出來，不然準是會落在他們的圈套裏，嫁給陌而不相識的人。我對於姑母的信，也並不完全相信，因為我計算日子，不能來的這麼快。」

「什麼？」迪人奇怪的叫着說，「究竟這是你姑母的信，還是你姑丈的信？」

「他們拿一封信給我，說是我姑母寫來的，我又不認得字，所以我除了裝作相信的樣子以外，還『什麼辦法呢？』這信我還留着，你把這包打開來，我拿給你看。」

迪人把放在牀頭那邊的一個包拿過來，銀屏就把信拿了出來。

「該死！」迪人怒着說，「我沒有想到我母親會做這樣的事！因為今天早晨我親眼看見你姑丈的來信。」銀屏從不會知道有她姑丈的來信，這倒使她吃了一驚。

「好啊！這就是你親愛的母親設計陷害我的方法！」銀屏說，「這就是你背之後，他們玩的花把戲。我猜起來，你知道一個丫頭在這種情形之下，除了裝聾作啞之外還有什麼法子，只好聽他們來擺佈了。」

「這事我倒要去問問我的舅父哩！」

「不好，問不得的。不然，他們會知道我在這裏。好在現在事情已成過去，我也已經自由了。我只要有得你在，我還希望什麼。」

「他們這樣的委屈你，我心裏總是說不出的煩惱。」

她又撫着他，吻着他。

他們這樣整半天的坐着，冬天的日子又短，^頃瞬將晚，銀屏要留他吃晚飯，他却回稱不方便，因為他今天第一次進店去，他得先回去，可以和他舅父一同回家。

雖然如此，華嫂子的思想最週密，已經備好幾碟小菜，白鷄，上海式的燻魚，和甬式的熱炒鷄丁等，銀屏知道這些都是迪人所愛吃的，她們定要他坐下來喝一杯燙熱的酒，端了上來，三個人坐下賀着他這次回來，迪人更愛看華嫂子，也對她致意。他取出二十五塊錢分給銀屏，叫她去買一條新棉被，新被單，和房裏要用的東西。他要再給五塊錢給女僕，但是銀屏說：「你切弗這樣花錢。你給她一塊錢够了，她也是很高興的。我們好像在新做個家，我們應當做人家一些。」她把老媽子叫進來，手人拿着鈔票，對她像煞有介事的說：「這一塊錢是姚少爺賞給你的。快些謝了他，下次他來，你得好好服事他。」老媽子手裏接過鈔票，鞠了半個躬，笑嘻嘻的說：「不要忙。我老眼雖然有些昏花了，我在街上還分得出富貴人家和窮苦人家的子弟。少奶奶說起過你的，我想得到你是怎樣的相兒，現在我親眼看見過你，知道她說的都是真的了。少奶奶不知前世修了多大的功績，在今世才會碰到像你這樣的人。」

迪人出去的時候，知道不容易使這狗不跟着他。銀屏看見他走到門口，就輕輕的對迪人說：「下次你來的時候，應當帶點東西送給華嫂子。」他得意地愉快地走了出去，他覺得他已發見了新生命，竟有這樣一個神祕的去處，心中很是得計。

第十九章

姚木蘭這次和她姊姊度過了短期的消寒會，便又離家回到校裏，直到新年放寒假才回來。那時是相近國曆二月光景。她倆對這短短幾天假期中在家裏的經過，一點也沒透露給任何同學知道。可是誰都知道，每個女孩子要是有什麼快心事，或是什麼意外奇遇，總是在校外，而不會在校裏的。

她們放了寒假回來，却和一位同級友錢素丹同來，在她們這是一位新的朋友。她的家住在上海。這個女子，面容是死灰色的，可是富於感情，易受激動，而且出身於教會的家庭裏——因她母親是位基督教徒——可是她的國文科目成績却是相當可觀。木蘭方知素丹在家庭裏簡直是個反動的角色，她和她哥哥母親的思想見地完全相反，且不顧母親怎樣決意進入國立學校去攻讀她的書法很俊秀。她讀過許多的舊小說，她非常的敏捷機智，能和木蘭一般的會唱舞蹈的表情歌曲。她坐着便把雙膝像男子般的交叉着，有時學生們因為沒有絲竹樂器，家在宿舍裏低唱着調兒，素丹便會把手指拍着膝蓋骨，當作打冊板，同時在唱了停的時間做出一種代替樂器的聲音。木蘭因為受了她的薰陶，居然也跟她讀過了許多舊小說，又因舊小說的字體版本太壞，使她的双目不幸也受其害。後來幾年，木蘭的眼睛果然發現有些近視，可是她又不肯戴眼鏡。好在近視的程度還不算深，所以只要自己不宜布，別人倒也不甚知道。只是在遠望的時候，她的眼睛便顯出一種奇怪的神情，好似一種模糊不清的樣子。素丹且會把基督教的方法理論，不論好歹，都灌輸給她，更是因為受了基督教的影响，尤使素丹醉心「婚姻自由」之一途。這便是說婚姻

都由男子或女子完全自主，她認爲中國的舊思想，別的都還可將就，只是對於婦德觀念，婚姻問題，都不能苟同。在表面看，對於她，這是很矛盾的，但於事實則不然，因爲事實證明，素丹無論是生在上古時代，或是生長在今日現代化的中國，她總得要有論嫁娶的事情的。在各種西方來的思潮之中，她贊成所歡喜的，或竟是信仰着自己的思想。

寒假既到，木蘭因知素丹不得南歸，勢必留校度歲，所以就趁此寒假期間，邀素丹一同回北京老家。

姚迪人情形稍定，他的父親餘怒也息，她們姊妹倆知道了也很高興。迪人每天伴着舅父上店裏去，同因爲在外表上他已獲得了職業，並得了去探視銀屏的自由，所以他對於那封偽造信就不再追究了。他舅父對於他在下午出去「望望朋友」也不加禁止了。或是有時回來晚一些，或是在晚上出去，照他告訴他母親，是爲了他被人請去吃飯，或是上戲館，在這些上，他都已獲得充分的自由了。就是他舅父再也不會疑心到他還是和那個使女維持着秘密的關係有時他也向舅父要錢，每次不過數十元，他舅父當然全不在意。

迪人並不傻，可是銀屏却開始金錢的要求了，她的理由是，倘不稍事積蓄，以防萬一，那麼這事一旦洩露，給他父親知道了，她豈不是將瀕於絕境了麼？不過在迪人，以爲年關是結賬時節，他不願因此去驚動他的舅父，反正因此洩漏了春光，給他父親知道了，於事多有不妙。他想最好的辦法，還是等到過了新年，以免發生意外，至少在新年期中可以免去麻煩。在家裏過安穩快樂的日子。

迪人的斃福果然不淺。假使他沒有一個銀屏在手裏，他準會在前門一帶找到了別的婦女的，假使銀屏住在他自己家裏，他也同樣的不得這樣的在外面自由逍遙。他喜的是不特把銀屏藏之金屋，同時發覺在他這次不來走動

的時間中，她竟出落得格外美麗，風格獨標，服飾是考究的，且已是個成熟的婦人，對於男子怎樣應對周旋，尤覺老練。華嫂子和銀屏兩人，眼見得他住在這裏，多麼快樂適意，所以加倍使力服事他，使他盡情滿意。他帶過來的，那二十五元，因為裝璜房間，立刻就使完了。迪人後來看了壁上懸的那幅畫兒，太難看了，第二天就把它拿了下來，換上一幀紅木鏡框的西洋裸女的油畫。此外，新的鏡子，新的腳盆，新的椅子，只等迪人到此，便把他當做東家看待。這裏既沒有人罵他，也沒有有人反對他，銀屏並且儘把他平日愛吃的作好了，端上來給他吃，因此他愈加覺得舒服舒適，真有此間樂不思蜀之概了。那個老闆娘在說要把大房間讓給銀屏，自己願退讓到東邊的廂房去。迪人又答應把這小房間出錢購備傢俱，祇是說必得過了新年，才能實現這計劃。同時他再把這裡來的時間，作很精密審慎的支配，使每週外宿的時間不過是一個晚上，這在家裡，當然是容易通過的。

她們姊妹倆因為在消寒會裡沒有遇見孔立夫，都不免有一番的不高興。這倒是一件意想不到的事。立夫和他的小妹妹原是常到姚家來的。姚老先生因為女兒不在家，時常覺得太寂寞了，立夫來了，便常常敘談，並且叫他下次再來。因此老翁青年之間，在不知不覺之中，竟然發生一種很好的友誼。立夫因為往常和傅先生談慣了的，所以對於政治文學等討論，不難和姚先生追隨商討，可是最希奇的，却是這位老者的思想，反比青年的立夫還要前進得多。近來他在浴室裡新裝了一個沐浴蓮蓬頭，以便在從事半夜操和體育活動以後作沐浴之用。有時他也到北京飯店去吃大菜。他喜歡用英文字母拼華文，在那時尚沒有人想到過這事。他對於舊文學尤加嚴厲指摘。立夫那時正在愛讀駢四驩六的六朝文，但是姚先生却認為這不過是一種彫琢裝飾文字，雖富於詞藻，但是無補實用的死文字而已。他

說：「你應當去讀方苞、劉大櫟和桐城派的作品，和各大先哲的著述。」原來姚先生最愛的是道教的莊子而立夫一讀莊子之後，果然思想煥發，其後更使他在思想上排斥崇拜偶像的觀念。在初時，他因年事尚輕，對於老莊之學，不易有所深解，他只愛莊子雄偉的文體，想像的奇突，又如對莊子幽默的論調，懷疑論者的闡釋，幾疑天地宇宙之倒置，這些都使他迷戀忘返了。

然而姚老先生的影響也是含有建設性的。他說起了西方文化和西方學識的豐富，她老人家的眼睛便顯出百倍的精神了。姚老先生並不識得一個英文字，但是對於西方的一切事物却研究的很多。他是熱烈地無限制地擁護科學，他所討論的科學就是聲學，光學，電學，化學裏的東西，他還警告立夫不必重視歷史一道。他說：你應當把各樣的事物先下一番研究的工夫，而切切不可人云亦云。

道教和科學兩者，是姚老先生所最熱忱擁護的，而且在他的頭腦之中，此兩者之間幾乎是完全可以融會貫通的，這或者是當然的，因為道教重自然，儒教則崇人道，側重人類間的關係，以及儒術歷史等。道教的大師若莊子，曾感於自然的可愛，歲月的無窮盡的推移，萬物的消長律，造物的繁複，無限度和極細小數的神祕。所謂宇宙，完全是瞬息萬變，在物物互相衝突勢力之間，形成相互對流的局面，循着一種超人的靜律的支配，在道家，這種的超人律是無聲無名，因為無可名之，就名之為「道」。在姚老先生的意思，是西方的科學正在揭開這大自然的祕密，立夫是青年有為，正不該把這探求新發現的好機會失之交臂。

「在我們」他這樣的對立夫說：「一個聲音，不過是一個聲音，一個光線，不過是一個光線，可是那些洋人却把

它作爲一種科學，發明出留聲機，照相機，電話機。我聽說還有活動的電影，我却沒有看見過。快些學些新時代的新東西罷。陳腐的歷史科目不妨丟去！

姚老先生這種崇尚新知的精神，實在比他的老友——老學究的傅先生——前進得多，在傅先生則必然有所不能。立夫對於姚老先生這種青年的精神深表欽佩，這樣鼓勵他實在比一位新從歐美回來的留學生來這樣勸他感觸還要深刻得多。

可是立夫之志在研究文學。對於這一點，姚老先生把林琴南氏的西洋小說名著譯本借給他，居然也多能影響他。林氏所譯的柯南道爾一書，尤使立夫讀了愛不釋手，而且因此激動立夫對於西洋文學的賞識，林氏原是古閩一位舊式學者，不知英文，他所譯各書，乃是請一位從英國回來的留學生口頭講給他聽而寫成的。他的最著名的成功乃在乎他在從不會有過其他文人作家用文言譯述西方長篇小說以前，居然用了瑰奇縱橫的筆墨充分的發揮小說所應有的各種規模，而竟然得到成功，得享盛名。

林氏譯本有撒克遜劫後英雄略者，給立夫找到了。木蘭在書中央所做的鉛筆記號，還有一些關於利伯迦和羅伊娜兩位主角的旁註。這在立夫看得大爲得勁，因爲從這些札記看起來，木蘭自然然而的是同情於利伯迦方面的。凡是遇到伊凡荷對於利伯迦的深情密意固然不解的地方，木蘭寫的是「糊塗」或是一「糊塗，糊塗」等字樣。在有一段中說到利伯迦在報稱古堡外的圍攻，而受了傷的伊凡荷却只知道努力廝打，而不介意到利伯迦爲他多少着急，木蘭寫的是「聰敏一世，情懂一時」這些筆記當然是多少天以前所做的，——立夫却很想知道，究竟這是木蘭

什麼時候註的。

十二月二十八日，姚老先生請了立夫，他母親，妹妹，一同來吃飯。這天可巧也正是會家老祖母的壽辰。每年他們照例舉行家宴，而木蘭往常總是去祝壽的。今年可有些不同，因為木蘭既經許給了會家，當然不便去了。這天早晨她便叫錦兒送一籃棗子和福建蜜橘給會家老祖母祝壽，並且叮囑錦兒，若是問起她，就回說不來坐席了。

錦兒正在預備的時候，木蘭忽聽得迪人在房間裏呼喚着來媽——一個中年的女僕，從迪人回來以後，一直派她侍應料理的。從前迪人因有銀屏舒服體貼的在家服事他，可是現在銀屏已不在此了，迪人對於來媽看得蠢笨討厭。受過訓練的少女來服事是有趣的，倘由這樣的婦人來服事，那便是淡而無味了。他和那粗魯的中年婦人的談鋒，也不如他從前和銀屏之健了。他還以為她事事不好，動輒得咎，這或者是為她實在沒有知道就裏，而不能像銀屏那般的事事迎合着他的心理，但也許因為他實在在討厭着她。幸而木蘭姊妹從校裏回來，還有一個客人——素丹，使她服事迪人的功夫減少了些。況時屆歲底，每個傭僕都很忙碌。來媽這時正在廚房裏做新年餅，並且認為少爺總會自己當心的。因此那天早上，沒有去服事迪人。

木蘭現在既聽得她哥哥呼喚來媽，便叫錦兒去看他，錦兒走過去，只見他提着襯衫，掩着拖鞋，錦兒立在門邊對他，說來媽在忙着，問他要些什麼。

「不知道來媽把我的西裝扣子放在那裏了，」迪人回答說。「你給我找一找，好麼？」

錦兒最厭迪人囋囋，總在設法逃避着他，這時不知所措，心裏既不願進房去，退出也不好意思，她答說：「我不知

道放在那裏。」

「看一看櫥抽屜裏，也許在那裏呢！」

錦兒進去翻了一下，却找不着她，出了房去，一回兒又回來，對他說來，媽沒有拿過扣子，也不知道在那裏，迪人穿了襪子，對錦兒說：「你去找找，總是在房裏的，錦兒就向別處去找。她聽得迪人在罵「飯桶娘姨」，爲什麼不把襪上的破洞補綴好，就給他穿。錦兒於是朝地板上尋找，以爲許是掉在地上。迪人這時看了她，見她穿了一件淡藍色的馬夾，一叢烏黑的頭髮，她的身材比銀屏來的苗條，他直看得出了神，樂不可支，她站了起來，他又見她面頰紅潤，他就說：「不要緊我今天穿中裝罷！」

「這是因爲你硬要穿西裝，才有這許多麻煩的。」錦兒說。

「銀屏在此，就不會有這些麻煩的。」迪人說，爲什麼他們派這種笨女人來服事我。倘然你來服事我，或許還比銀屏好多哩！」

「別胡說，我不是銀屏。」錦兒很簡捷的回覆他。

「奇了，你們爲什麼一起聯合了來反對我？我就是妹妹們不在家的時候，你們也不肯來服事我的，你和乳香都是這樣。」

「你何必來問我？」錦兒回答說，她並不想和他多辯論，「到底要不要我找扣子？你妹妹有事要我出，去我沒有功夫。」

「我穿長衫罷！把櫃裏的東西拿給我。」

錦兒把櫃裏的長衫拿了出來，綢衫袴都遞給他，他這次又重新得領略一下這一個美麗解事的丫頭在他屋子裏。錦兒把長衫輕輕的放在他牀上，想要走了。迪人忽然的把雙手伸出來，口裏喊着：「好妹妹，倘然你肯過來服事我，我便和他們說去。」錦兒連忙把手縮了回來，說道：「放尊重些，誰是你的妹妹？」

他看她有些怒意，却面帶笑容的說：「我不過說了和你鬧着玩的，這有何妨呢？」

錦兒半喜半怒的道：「你是主子，我們是奴才，那是和你開玩笑的份兒。你是主子，應當使出自己的尊嚴來，你切勿不要妄想，以爲一個女孩子已把身子賣給你家當了頭。因此就好讓主子隨便蹂躪的。我既沒有銀屏的野心，也沒有像她那樣能幹，她有什麼結果呢？」她訴說了一番，便走了出去。

迪人給婢女訴說了一番，心中不免氣憤，但也無可如何，他穿上了長衫，急急上店裏去，因爲這是年終結賬時節，父親必定在店裏。

木蘭問錦兒爲什麼去了這麼久，錦兒回答說：「他沒了扣子，要我找，說了許多不正經的話。你看他幾曾說過正經話兒？」

「他說了些什麼？」木蘭問。

「他要我成爲銀屏第二，我叫他早些死了這些念頭。」

「好呀！你這才是聰明哩！」木蘭回答了她。

錦兒把禮物送了過去，回來說：曾太太囑咐木蘭務必要去坐席。「這像什麼呢？我沒有面孔去。」木蘭說：到了下午五點鐘光景，雪華來催木蘭去，並且說老祖母在想念她。木蘭還猶疑不決，因為她雖和新亞已半年不見，但和他同坐，終不免有些觀觀似的。同時她和立夫不相見也有好幾個月了。她和母親商量了一番，他們的意思却是要她去，不過去拜望一下老祖母，却不必去坐席。她穿戴好了，便和雪華一同去了。她到了那裏，便見新亞在老祖母的房裏。他們相見都笑了，彼此問了好，可是新亞和木蘭一般的怕羞。曼妮却匆匆的跑了進來，笑着說：「這次你得喚我一聲阿嫂了！你給新亞燒好菜吃，我們都可以佔光了。」新亞覺得難爲情不過，就跑出去了，他們都知道木蘭有些不好意思，所以都沒有強留他坐席。

木蘭很想回家吃飯，況且她也很想看一看立夫，同時與新亞同席也覺得不好意思，她回來的時候，她聽見立夫的聲音，她知道新亞的聲音還要飽滿嘹亮好聽得多，可是立夫的聲音也使她覺得愛聽，竟有些壓制不住自己一般。他們兩人都叫了她一聲「蘭妹」，新亞說的是滿口標準的北京話，而立夫的口音却聽出帶些四川音，都是從他父親的聲音和在商會的四川同鄉那裏學來的，她甚至覺得這四川口音也是一樣的悅耳可聽。

傍晚了，木蘭的父親差人來說，他因很忙，所以就在店裏和馮先生一同進膳，不回家來吃飯了。於是迪人知道父親既不回家吃飯也，差了個人力車夫去通知，今晚回來須稍遲，他就趁這機會去看銀屏。那天的聚餐真是等於一個青年人的聚餐會，而立夫素丹都是賓客。

迪人回來已很遲了，飯也吃過了，正在安排打麻將，現在莫愁麻將打的很好，木蘭則並不高明，因為她太怕了。因

爲很多人想打，所以想按排兩桌。這時人們知道立夫不會這個。木蘭說，他也無心玩這個，願和立夫同作賓客。到後來，姚太太，馮太太，孔太太，和錦兒坐了一桌，另一桌是珊姐，莫愁，迪人，和素丹。女主人再三邀姑娘們和她們打牌，因爲可以湊齊一桌。錦兒起初想坐在年青人的一桌，她雖沒理由，却在要求和珊姐對調。迪人却輕輕的止了她。

大家正在打麻將，木蘭和立夫同坐在室內，裝着和小兄弟阿飛玩的樣子。她手上覺得老是沒勁兒，所以把小兄弟叫了過來，替他梳辮子，乳香把梳子送來，珊姐回過身來說：「這樣晚，何必梳辮子呢？」

「你管自己罷。」木蘭笑嘻嘻的說。她把阿飛的頭髮從當中分散開來，兩邊梳了兩條辮子，正像紅玉的一樣。立夫看她這樣做着，但是木蘭却對他使眼色，意思叫他別做聲。乳香也是看見的，她却不做聲。紅玉在旁立着看，要叫她母親來看，木蘭却低聲的止了她。第一個見了她喊了出來的乃是莫愁，「大家看！二姊在把阿飛裝扮做小姑娘了。」木蘭一面有些惱，却很快的打了辮結，把阿飛和紅玉並排的立着，叫他們兩人同去看他們的母親，兩手握着他們說：「看呀！他們像西方來的一對王母仙子！」大家都朝了過來看，都笑了。

「我的木蘭常會想到這玩意兒的，」她的母親和立夫的母親說。

「我並沒有想，」木蘭回說，「你們的手在動，我的手却空着，我要把他的辮子重新梳一下，我怎知道會梳成兩條辮子呢？」

「這是一種妙不過的想頭，」立夫的母親說，「他們真像一對雙生子，手携手的。」

現在阿飛携着紅玉的手說：「讓我們學西洋人吧，做兩夫妻，他們都是手携手的走着。」可是紅玉很靈敏，立刻

把手縮了回去，跑到她母親那邊去了，回過來埋怨道：「阿飛欺侮我。」

馮太太很快的說：「他祇是在玩，並不是欺負你，你也不可以叫他阿飛。應當叫他二哥。你現在漸漸長大了，你應當學習規矩。你去玩，別來擾我們。」

「等到他們長大了，那時中國人的夫婦，一定也可以手攜手的在外面走了。」素丹說，「他們當然可以自由結婚的。」

阿飛既被紅玉拒絕了，就跑到立在看麻將的立夫的小妹子那邊。他拉了她的手說：「我們來學外國人，我們挽了手臂走。」環兒是天生怕羞的，不過因為她是客人，所以不好意思加以拒絕，何況她也願意和阿飛玩的，而這又是第一個好機會。所以他被領到房間的一面，阿飛拿起了一把掃帚當做外國人的「打狗棒」，母親們都看的笑起來，忽然的她們聽得一陣子啜泣聲，却是紅玉倚在她母親旁邊哭了起來。

「人家原是先叫你同他玩的，你又不肯，現在又爲什麼哭了起來？」紅玉的母親對她說。

紅玉還不過七歲的孩子，却不聽母親的安慰。阿飛的母親看了這情形，叫了阿飛來對他說：「你應當也和表妹一同玩。」阿飛這才知道爲的是什麼，環兒已走了開去，跑到她母親那邊去了。阿飛果然跑到紅玉那邊來，要求和他做「外國人」，紅玉却怒了說：「你玩你的，我哭我的，管你麼的？」說時，一把手掙了開去，伏在她母親的膝上哭了。

「你不知道我這孩子的性情，」她母親道歉似地說，「她人雖小，脾氣倒很大的。」

阿飛站了起來，但不知道做什麼。珊姐就說：「阿飛，你頂好向你的表妹賠不是。」阿飛就過去向着紅玉道歉，叫

她千萬不要見氣，但紅玉却依舊說：「不要來睬我！」後來阿飛就對她說：「妹妹，我願意終身和你在一起玩，以後我不再同別人去玩，你想這樣够了麼？」紅玉就覺得滿意，帶着眼淚站了起來，又微微的笑了。她又用手指抓着自己的臉，對阿飛說：「你應當自己害臊！你是一個男孩子，你的辮子倒梳得像女孩子一樣。」於是阿飛就把辮線勒下來，又把辮子弄散，紅玉就笑了起來。

當她們繼續打着牌的時候，木蘭就問立夫，他是在讀什麼書，立夫就告訴她，他是在讀一本撒克遜劫後英雄略的翻譯小說。

「尊大人把這部小說借給我的，」立夫說。接着又道：「這本小說裏的鉛筆摘記是不是你寫的？」

木蘭思索了一下，想起她以前所記的摘記，覺得有些不好意思。但她却把注意的中心移到林琴南翻譯的小說上去，而且加以討論。因為林琴南是木蘭所欽佩的一個作家，至立夫對於林琴南的作品也是非常歡迎，因此他們對於林琴南就引起一番熱烈的討論。

「爲什麼你是對小說中的利伯迦 (Rebecca) 表同情呢？」立夫問。

「我倒喜歡羅伊娜 (Rowena) 呢！」

「那是很自然的。因爲讀者的同情往往寄託於一位在婚姻上很適配而結果倒是失敗的主角。一般的讀者所以對紅樓夢裏的黛玉表同情，就是爲了這緣故。」

珊姐聽見他們在談論「婚姻」，就豎起耳朵很留心的聽，並且說：「什麼事使你們兩人討論得這樣起勁？你們

不妨講得響一些，讓我也能聽得見。」

「我知道，莫愁說：『二姊是在談論紅樓夢，而且是對黛玉表同情。』」

「嘎」，迪人說：「我也知道二妹喜歡黛玉，而三妹却喜歡寶釵。」

「你究竟喜歡誰呢？」素丹問。

「我喜歡寶玉。」迪人答。

「你當自己慚愧——你這個沒有丈夫氣的少年！」莫愁說。他又對素丹說：「你最喜歡誰？」

「我倒喜歡湘雲。」素丹說：「她是有些男性，而且態度豪放的。」

「好極了！」迪人感嘆着說。

「那末你最喜歡誰呢？」木蘭用低而柔和的聲音問立夫。立夫想了一會說：「不知道。黛玉哭得太多，而寶釵太能幹了。也許我最喜歡探春，因為她是兼有黛玉之才，和寶釵之德。但我不喜歡她對待她母親的方式。」

木蘭很靜默的聽着立夫的話，並且從容的說：「世界上沒有一個人是完備的啊！」

木蘭接着又對珊瑚說：「大姊，我知道你最喜歡誰——李執，我說得對嗎？」

「在這部小說裡，每個人都喜歡和他自己相像的一個角色。」珊瑚說：「如果我們這樣談下去，我們就沒有時間去打牌了。」

當他們打完一圍牌以後——這一圍是素丹贏的——迪人就說，那天他非常之忙，而且覺得有些頭痛，因此莫愁

就提議停止打牌，大家加入談話，於是這一班青年就散了局，但是珊姐還要繼續打牌，就跑到另一張完全女眷的桌上，鏞兒就馬上把自己的位置讓給她。

迪人開始埋怨天氣太熱，就吩咐使女拿一塊熱手巾來，一面把他的皮袍脫下來，他身上穿了一身棕色的綢衫褲。他母親看見他穿着那綢的短衫，就說：「當然你覺得太熱了，你回來以後，還不會換過衣服呢，但你穿着這樣的衣服，不免要受寒呢。乳香，你去替你少爺拿件夾衫來！」

迪人伸展着四肢，坐在椅子上，並蹺起了兩條腿。當乳香把他的夾衫帶來了，迪人就站起來穿上，但他沒有把領口的鈕扣和下沿最後一個鈕扣鈕好。原來他從來不扣領口的鈕扣的，所以當他接連穿上了幾件短衫和長衫的時候，他領口的一串鈕子都不會扣好，也許這就是他不修邊幅的形跡。莫愁是最不喜歡亂七八糟的，就對迪人說：「哥哥，你穿一件長衫，至少應當穿得像君子人的模樣。但你領口的鈕子既不鈕好，而下擺鈕子也不扣上。你看看立夫兄，他穿得怎麼樣。一個人若能把領口扣得好好的，豈不覺得更整齊一些嗎？」

「你所說的穿衣裳不像君子人，究竟什麼意思？」迪人問着說，「爸爸的領口也是不扣好的，你知道一個人把鈕扣扣好了，領頸是不自由的。」

「那末，你袍子下擺的鈕扣怎麼樣呢？你有什麼理由可說？」

「下擺的鈕扣不鈕好，走起路來可以更自由一些。還有當銀屏在這裡的時候，我豈不是時常把鈕扣扣得很整齊的嗎？」他母親聽見他提起銀屏的名字，就仰起頭來，對他很注意的看了一下。

「我真佩服你有這樣老面皮提起這名字，」莫愁說，「怎麼連你衣裳的鈕扣也要叫你的丫環來給你鈕好，假使你能帶銀屏到英國去，替你時常扣鈕扣，我想你一定不會回來的。」

「不一定這樣！」迪人說。

莫愁因為迪人這樣說，覺得很惱怒，就繼續着說：「當你穿西裝的時候，你也時常把你背心的末了一顆鈕子不鈕好，這豈不是也爲了使你走路覺得舒服嗎？」

迪人聽了這話，不覺很狡猾的，同時又帶着發怒的樣子笑起來。

「妹妹，」他很傲慢的說，請你不要談論你所不知道的事情。穿西裝也是有派頭的。把背心的末了一顆鈕子不扣好，那是派頭的一種——他們稱它爲劍橋派。如果你把背心末了的一顆鈕子扣好，別人就要譏笑你。」

迪人是勝利了，莫愁却暫時的語塞，但她立刻振作精神來反攻他說：「吓，你沒有到過劍橋，但你却學會劍橋的派頭。但我猜想，劍橋學者的派頭，決不是單單在乎不扣好末了一顆鈕子。」

迪人覺得他妹妹的閒話裡面帶有諷刺。木蘭覺得不好意思，想把語氣弄得緩和一些，就對他們說：「我不相信英國的君子人都把背心的末了一個鈕子不扣好的。也許不把鈕子扣好是和一個人的胃有關係的。」木蘭說這句話是帶着一種玩意的，但迪人倒鄭重其事的回答說：「妹妹，也許你是說得對的。也許一個人在吃了中餐以後，應該把這顆鈕子寬着不扣好，但在吃中飯以前是應當把它扣好的。對於這問題，我想把它調查一下。」

現在莫愁就不願情面的說：「你既然沒有到過英國，你怎麼學會了這種派頭？」

「那是我從東交民巷的一個裁縫那裡學來的。」迪人說。

立夫正在舉起杯來喝一杯茶，聽見這句話，不覺笑出聲來，無意間把茶噙入氣管裡去，以致把嘴裡的一杯茶完全噴在地板上。木蘭和莫愁也同時笑起來。迪人覺得難爲情，但他却知道怎樣替自己辯護，就很誠諧的回答說：「你們豈不記得當我辭別家庭的那天晚上，父親對我說的兩句話嗎？」他說：

「世事洞明皆學問，

人情練達即文章。」

你們必須有一種達觀，不要拿讀書當學者唯一的方式。

「好好，莫愁說，「你這句話比你對孟子的解釋更說得有道理。」

立夫對莫愁那種含有諷刺性的辯才，引起了深刻的印象——因爲這辯才使他想起三國時代一位叫作陳琳的學者。陳琳在痛罵他的政敵的時候，是十分雄辯的，據說他的政敵在讀了他的痛罵的言論以後，把他自己的頭痛也治好了，因此立夫就說：「現在迪人的頭痛應當治好了。」

「你這話有什麼意思？」木蘭問。

「你的妹妹像一位小陳琳。」

莫愁覺得非常得意，就說：「不，迪人頭痛恐怕是更厲害一些！」但是這一番話，在迪人好像覺得是若無其事。

莫愁看見立夫的袍子被吐出來的茶水濕了一大塊，就趕快去拿一塊乾毛巾來交給他。立夫就把毛巾接過來，

謝謝她。莫愁本來想親自替他措的，但又不敢，所以沒有實行。

正在這時候，他們的父親和舅父都回來了，他們看見每個人都嬉笑談諧，又看見立夫的袍子濕了一大塊，於是父親就問他們在作什麼。

「我們是在談論學者的派頭，但是立夫兄笑得那樣起勁，就把一口茶噙進了氣管。」木蘭說。

「難道學者的派頭這樣有趣味嗎？」他的父親問——他覺得很高興。

這一羣人，在素丹向他們作一番牧師講道式的腔調以後，都笑了起來——接着大家都散開了。

第二十章

在新年裡，少年人和老年人之間，彼此有一種拜年的習慣。這個時節，對於木蘭倒覺得有些不好意思。（木蘭和會家已締了婚約）所以木蘭和她家屬在會家逗留得並不長久，但是會太太和曼妮及精姑等却到姚家來同木蘭和她家裡人作一番長談。同時會家的兩弟兄也到姚家來給姚先生和姚太太拜年，木蘭却把自己躲起來，不肯出來見他們，因此就被她姊妹們所譏笑。

年假完畢以後，木蘭就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回到學校裡去。她們的母親抱怨着說，當這姊妹倆離開這屋子以後，家庭裡覺得冷靜，而且阿飛這孩子除了紅玉在一起逗着玩，就沒有別人同他玩了。不過她們的父親却反對換學校，並且堅持這兩個女孩子仍舊到老的學校裡去，尤其是因為傅太太對於這兩個女孩子特別當心，特別客氣，並且時常照顧她們。因為了這緣故，木蘭和她的妹妹在一九〇八年夏天以前，仍舊在老的學校裡繼續求學，到了那年夏天，莫愁不幸生起病來，結果就不得不回家裡去休息，同時木蘭也回到家裡去陪着她。在這時候會家的人正在談論新亞的婚事，因此木蘭就放棄她的學業，開始為婚姻作起準備來。

當她姊妹在學校的時候，她們常在假期、暑假和年假時回到家裡來省親。所以在學校裡的時候，木蘭已經感覺到別離的意義。立夫這孩子從沒有公開地向木蘭或莫愁求過愛，他們之間也沒有像現代的少年男女那樣地自由走動。她們從來沒有和立夫通過信——當然木蘭也從沒有同新亞通過信，或從新亞方面接到什麼信。那時的風氣還

沒有開，所以木蘭的父母把她配給新亞，她從來不懷疑，她抱着鎮靜的態度去接受她的命運。但是當春天來到的時候，她就熱烈地渴望着要同立夫見面，和立夫談話，並且要聽見他的聲音。每當花前月下，或臨窗讀書，或薄暮時在校園裡散步，她的芳心裡總不能脫離立夫的印象，因此素丹同莫愁常看見她單獨地坐在花叢裡的一塊石上，手裏捧着書，眼睛望着天空。但是她心裡的衷曲，不能告訴她的妹妹，並且因為有她妹妹在一起，也就不能告訴素丹。至於素丹這孩子，因為多少不受她家庭的管束，所以有時竟唱起相思曲來——一種歌女們所唱的下流曲子。這些小曲所包含的情調，雖然很實在很深摯，但措辭却很通俗，有時且近於誨淫。莫愁當然不贊成她在她們的房間裡唱這種愛情小調，同時木蘭也因為這些小曲能引起不良的聯想，所以也不贊成素丹唱這種歌曲。但木蘭却開始愛讀宋朝的抒情詩詞。木蘭因為年紀太輕，對於蘇東坡的詩的欣賞，倒不如對於辛稼軒等詩人的作品更加愛好。她熟讀宋朝女詩人李清照的詩詞。如他所填的一首有名的詞——聲聲慢——開始就是七個疊韻，是非常難得的，那詞句滴落在她心上，如同雨點滴落在梧桐葉上一般。

聲聲慢

「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乍晚還寒時候，最難將息。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雁過也，正傷心，却是舊時相識！

滿地黃花堆積，憔悴損，如今有誰堪摘？守著窗兒獨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這次第怎

一箇愁字了得！

在夏天的時候，木蘭姊妹倆覺得她們的家庭裏有一種表面上的安甯。不過在這時候，迪人有好幾夜回來得很遲，因此她們的母親老是坐着等他回來。據迪人時常說，他是由朋友請去吃晚飯或看戲，他似乎有許多朋友願意幫在他母親面前造成這種印象。當他在半夜二點鐘回來的時候，你發見他母親還在房裏獨自坐着，點着燈，因為她不效心迪人對於了環的態度。在這時候，迪人看見這種情形，心中常常覺得很煩惱。當迪人回來的時候，他母親往往從房裏出來，手裏持着一盞燈，在全家熟睡的當兒，走過一條黑暗的走廊和天井，來迎接她的兒子，看看她兒子是否平安回家。她希望這樣誠懇的態度，或者能感動她兒子的心，使他回到正路上來，迪人當然是受感動的，同時也覺得很煩惱，就懇求他母親不要老是坐着等他回來。

「請你不要這樣等我。」他懇求他說，「也許你會在黑暗的天井裏絆了一跤。」

但他母親不願意聽他的話。當銀屏知道迪人的母親是在等他回去，她就故意在自己房裏把迪人留得愈長久愈好，心裏有一種祕密的快感，她以為這是她磨難她的舊主母的一種方法。

當迪人在晚上稍微早一些回家的時候，他往往看見他的妹妹也是在等候他，而且比較起來，莫愁陪着他母親守夜比木蘭更多。因為莫愁能够在必要的時候警醒着不睡，但是木蘭的眼睛容易發倦，她往往是最先去睡的。到了第二天早晨，當母親起得很遲的時候，莫愁却照她平常的時間起床。

母親相信迪人是在晚上賭博，雖然她把這件事嚴守祕密。至於父親的態度是難以說明的，他顯然不要管他，或者是在回憶他年輕時期的事情，或者他是聽天由命。他以為他兒子是像一般青年那樣，在許多愚笨事情上放縱情

慾，但是他已經停止學業，進了商店做生意，所以這種娛樂是每個商人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他却不知道——其實他母親是知道的——迪人已從店舖裏調用了幾千塊錢。因此在過了清明節不久，迪人又向他舅父要二千元，說是去付一筆賭債。他舅父覺得他近來離店的時間愈弄愈長了，所以不願意對這筆借款負責任，迪人又請求他不要讓他父親知道，舅父就對他說，假使他把這件事讓他姊姊——迪人的母親——知道，那是可以的。於是迪人就拿到了一筆款子，同時他母親和舅父則設法在他父親面前保守秘密。舅父卸了自己的責任以後，對於迪人的行爲就不再關心，並且還對迪人討好，說他是一家的長子，同時他對於他外甥常不在店裏也不介意。從此以後，迪人因爲已經做了一種老例，向店裏調用的款子也愈弄愈多了，——有時一調就是數百元。

他所挪用的幾千塊錢，是拿去給銀屏買手飾和衣裳的，因此銀屏的穿着同任何富家的太太一樣講究。現在她已經搬到她所住的那所屋子的另一大房間裏去，而屋子的女主人則搬到東廂房去住。迪人對於銀屏的結拜姊妹——女主人——也很慷慨。那女主人的丈夫覺得他們現在的境遇比從前好得多了，就不願意再到出賣水菓和雜貨的店裏去做事，但是他的妻子却勸他保守舊有的職業，就對他說，這樣是比較的可靠，而且有職業總比沒有職業好。那時候，這女主人就停止接待別的客人，而專門對迪人獻媚，因爲迪人覺得她是一個多才而又輕佻的女子，又善於唱歌和講述有趣的故事。

銀屏曾經告訴華嫂，說是如果這間屋子裏有許多客人，就要引起迪人的反對，並且勸華嫂把這種事情放棄了。那女主人就很諛諧的回答說，如果她這樣辦，她將得到什麼報酬呢？並且她這樣的幫助銀屏做成好事，將

得到銀屏的什麼賞賜呢？

「我很可以叫他每月津貼你一些錢。否則我自己可以津貼你一些。」銀屏這樣說。

「我不願意無功受祿。」華嫂子回答說。「我做這些事情，一方面是爲錢，一方面也是爲快樂。如果我一天到晚獨自坐在房裏，而僅僅在晚上看見我的男人，這總不是生意經。我要把我們的計劃告訴你。」她在銀屏的耳朵裏輕輕的說了一些話。

「我知道這樣可以使他高興。我很知道男子們的心理。如果他對於你討厭起來，而另外同別的女人要好，你將怎樣呢？但是我對你說，我們兩人是結拜姊妹。那末我們兩人妍一個男人，比較他去同別的女人要好強得多。」

在銀屏的心理中，她的一種志願就把迪人抓得很牢，並使他離開他的母親，所以他覺得這種方法是他的另一種武器。從一般的看起來，她想到這樣的辦法是可以作那女主人放棄其他客人的一種公道代價。銀屏也很覺得她自己還是青春之年，所以有一天當迪人輕輕地半認真，半玩耍的和她說話時，他竟發現她已準備一切，願意接受他的要求，因此他就覺得大喜過望，並讚美她的慷慨，而且相信她一定願意爲獻媚的緣故，可以任其所爲。

因此這兩個結拜姊妹時常照顧迪人，並時常討他歡喜。當迪人有一禮拜以上不來的時候，她們兩人就要責罰他，說是他同別的女人發生關係，而負了她們，但是迪人却竭力否認，說是很忠於他們。

一天，姚家全家的人覺得很希奇，因爲發現迪人的一條狗出現在他們的門口。原來當迪人在他店裡做事的時

候，這條狗就到姚家的門口，被羅大認出來，他就很驚慌地跑進去報告女主人。

事情是這樣的，在兩個晚上以前，迪人從銀屏的屋子裡出來時，就坐上一輛人力車，那條狗就跟在後面，但他却没有覺得。到了半路上，迪人發現了這條狗，就從車子上跳下來，把牠帶回到銀屏家裏。但是當他第二次坐上人力車的時候，他看見這條狗還是在跟着他，而狗的帶子却放在地上拖着。那時已經很晚，因此迪人不能再把牠送回去，最後他在沒辦法之中，就從車上下來，走進一家茶舖，再從後門跑出去，目的要避去那條狗。第二天下午，他再到銀屏家裡去查問，知道那條狗沒有回去，已經失了蹤。現在這狗已回到牠舊主人的家裡，而且似乎非常飢餓的樣子。

那條狗離開老家差不多已有一年，現在忽然回來，就引起家裡人許多疑問，同時他們就提起關於銀屏的問題——他究竟在什麼地方？在北京嗎？她究竟遇到了什麼？那條狗跑進牠自己住過的房間裡去，並且用鼻子嗅着，牠發現那房間裡的氣味已完全不同，牠就蹲下去，很安靜地伏在地板上，斜睨着屋子裡的人，似乎在想到以前住過的人，並且似乎在奇怪房裡已經有了改變。當一家的人都走進來看着牠的時候，牠就站起來，用鼻子嗅嗅牠的女主人，木蘭姊妹倆，以及阿飛，嗅過以後，依舊伏下去輪着，似乎表示失望的樣子，她們就吩咐張媽把一些廚房裡剩下的東西給牠吃。那狗在吃食以前，先用鼻子把它嗅了一下，似乎在表示懷疑。

「也許銀屏碰到什麼意外事情，以致那條狗沒人照顧，就到處跑來跑去。」姍姐說。

姚太太很靜默地看着那條狗，好像覺得這條狗一來，把一種厄運帶到家裏來了。「那個小婊子一定住得不遠，——她終於這樣說。」

「那很難說。」木蘭說，她一面想緩和她母親的恐懼，一面却在自己心裡引起一陣懷疑。「那條狗一定是失了牠的主人。也許銀屏已離開北京，不能把牠帶去，所以把牠拋棄了。」

當迪人回來的時候，家裡的人就注意他對於這條狗的回來究竟取什麼態度。但他到了門口的時候，老董已經把這件事告訴了他，所以當他一進來看見了那條狗，他就假裝驚奇。但是那條狗却非常高興，向他站立起來，並搖着牠的尾巴。

「這可以證明銀屏依舊在北京，」迪人說，「你們爲什麼不去尋找尋找？也許她要餓死，也說不定。」

「如果這樣，」他母親厲聲的說，「那是她自討苦吃。在春天的時候，狗的性情是要出去追求別的狗，雌狗總是雌狗。你還運氣，狗不會說話，也不懂得人的話，否則我一定要問牠幾個問題。」

但是從此那條狗的厄運就開始了。起先，他們叫來媽去照顧那條狗，後來就沒有人去照顧牠，牠就偷偷的在廚房裡覓食。迪人白天不在家裡，並且也沒有時間和心思去照顧牠。有時牠在街上蕩了半天，在人人能够看見牠的時候回來了。牠是一條獵狗，所以時常在雞棚裡追逐雞鴨，在菜園裡引起嘈雜的聲音，後來給女傭看見了，就用腳去踢牠，或用木棍去打牠。到了夏天，那狗懷了孕，並且生了一窩四隻雜種的小狗——小狗是比較像牠們的母親，而不像那不知名的父親。迪人拿了一隻小狗去，說是要送給她的一個朋友，但是他却把牠帶着銀屏的家裡去。

「你爲什麼把這個孽種帶到這裡來？」銀屏這樣問。

「你知道不知道，」迪人回答說，「外國女人喜歡玩小狗，而且願意出重價去買牠。你替我養着這條小狗吧。」

銀屏因爲迪人要這條小狗，就把牠養在家裡，一方面因爲能拋棄那條老狗，倒覺得很高興。

一天晚上，迪人喝得爛醉，在半夜裡回家。他這個樣子回家，還是第一次呢。他大聲的敲着門，並且在老董給他開門以前，還大聲的叫着。老董出來開門的時候，願意扶着他進去，但他却用手把他推開，而獨自搖搖擺擺地沿着東首走廊先過去，嘴裡咕嚕着，而老董却拿着燈陪着他走。那條狗正和牠的小狗睡在這條走廊裡。

「當心這裡有狗，」老董說。

「哈哈，」迪人說，「我的父親說我是孽種，但是這裡睡着的才是孽種呢。」他把身體蹲下去，和一隻小狗玩弄。不料他的身體失了平衡，撲倒在走廊上。幾條小狗就尖聲的叫了起來，而那條母狗也很凶的狂吠起來。但是迪人却很舒服的躺在地板上，不願意起來，並且捉了一條小狗玩着，痴笑着。老狗看見這種情形，又叫了起來。於是迪人打着那小狗，口裡喊着：「孽種！孽種！」母狗就咬着迪人的衣袖，意思是叫他釋放那小狗，迪人就把他手裡的狗用力的向着牆壁一擲，一面又轉過身子來趕掉那條母狗。當迪人用力去打母狗，意思是要叫牠釋放他袖子的時候，她就把手咬了一口，一面去救護那受傷的小狗，這一切事情都是突然發生的，使老董來不及去幫助迪人。迪人被咬以後，因爲受了刺痛，就在地上滾動，一方面罵着僕人，問他吃誰的飯。別的幾隻小狗都跳來跳去，同時也叫着，使嘈雜的聲音更加厲害。於是迪人的母親和父親，就從不同的房間裡趕到走廊裡來。

「我的兒，我的兒，你碰見了什麼啊？」那母親喊着，接着她就在黑暗中絆了一跤，跌在走廊角裡的地板上。繃大就趕快披上短衫跑到黑暗的天井裡來——那天井非常之暗，因爲地板上祇有老董在照顧少爺時放着的一隻燈。

光閃動的荳油燈，而這燈已被老太太打翻了。在黑暗中發出來的一種呻吟聲，使他父親知道，母親是跌倒受傷了，那老人家就立刻發現他的老伴侶伸展着四肢，跌撲在地板上，口裡喊着「倒霉！」

「羅大，趕快點起燈來！」那主人喊着一面在黑暗中保護他的老妻，防護那條狗的侵犯，羅大就趕快回到房裏，拿了一隻燈籠來。當燈籠拿來的時候，他們看見木蘭和吳秋穿着很薄的睡衣，頭髮蓬蓬的和羅大一起趕了來。他們看見迪人如痴似呆的坐在地板上，又看見他們的父親慢慢的把他們的母親扶起來。

她們就趕快跑到她們的母親那邊去。

「當心那條狗，」父親喊着說。

父親把母親留給他的兩個女兒照應，一面就趕過去抵敵那條狗，因為這時候那條狗還是猖獗而吠，準備抵抗任何去侵犯小狗的人。接着了環和女傭等也都出來了。因此全家的人都被喚醒了。羅大就拿着一條木棍去對付那條狗，因為怕懼而跑開，狗的行面跟一羣小狗，那受傷的一條狗，也是蹣跚着腳跟在後面。

「我的兒！我的兒！」母親說，「我早已曉得有今天這麼一天。那條狗咬在你什麼地方？」

現在迪人已經站了起來，並且知道他父親也到了這裏，所以他雖然酒已醒了，但覺得還是裝醉的好。「我覺得還好，我覺得還好。」他說話的時候故意搔了舌頭，並且把身體在老董身上，搖搖擺擺的走開了。那父親扶着母親走進去，並對他的兩個女兒說：「趕快跑到屋裏去罷！這樣的深夜，你們是要受寒的。」

這一羣人，靠着暗淡的燈籠做領導，跑進到屋子裏去。那嘈雜的聲音，有好幾次被一種嚴肅的沉默所打斷。那時

候父親的面容是可怕的，態度是沉默的。迪人躺在自己的床上，還是在裝醉。他的手是在流血，母親手臂是跌傷了，她的面色是慘白得可怕。父親就把母親扶到她自己的臥室裏，又把她扶到床上。父親覺得她手腕的關節脫了，就遷着他從前練拳的本領，用他有力量的手，把那脫臼的手腕捏好了；但當父親用手去捏的時候，母親覺得非常痛，就喊出聲音來。當外科手續完畢以後，母親就很乏力的躺在在床上，口裏作無力的呻吟。

女傭和兩個女兒都是忙着替母親縛紮帶，並且用一隻盤子替母親預備一些強心的熱藥酒。馮氏夫婦聽見老太太受了傷，就趕緊起來走到姚家來，因此全家的人除了小孩以外，都起來陪着姚太太，直到她進了睡鄉。這時燈光慢慢的下去，他們坐在母親的房裏輕輕的談着話。當她睡着的時候，天色已到發白了，而陪着的人們竟在一個夏天的黎明開始上床休息。

第二天，迪人睡到中午方始起身，並沒有到店裏去做事。當他覺得頭痛而醒轉來的時候，姍姍剛巧在他的房間裏。

「昨天晚上究竟碰到了什麼？」她問着說。「你且看你的手！母親的手腕已經脫臼了。」

「是不是傷得很厲害？」

「我不知道。當醫生進來的時候，她仍舊睡着，而我們也不敢驚醒她。我想現在醫生正在她房裡。」

迪人是沉默的。他心裡不免覺得懊悔，並且怕見父親的面，最後他就向姍姍說：「父親怎麼樣了？他講我什麼話？」

「沒有說什麼。但是你知道你應當受些什麼責備。要是母親永遠受了傷，你的良心覺得怎樣？」

「那末，我應當做什麼？」迪人對她說。

「你最好到屋子裡去請母親原諒你。」

姍姍幫助他穿好衣裳，當他躊躇着不敢進去看他父親的時候，她就對他說：你對於所做的一切事，應當由自己的負責。說的時候，她幾乎用手拖他到他母親的房裏去。

姚先生在沉思着對付他兒子的方法——這是對於做錯了事的青年的一個不易解的問題。他知道鞭打他是無用的。他不會打他兒子，已經有好幾年了，現在他已長得這樣大，是不容易用武力去對付的，而且他已經抱了一種獨立的精神，不願意聽信別人的勸告，同時又因為年紀太輕，還不能知道自己是一個傻子。所以當他兒子被姍姍推動着，扭扭捏捏地進來的時候，他便用理智去管束他的怒氣了。

迪人站在他父親的面前說：「父親，昨天晚上我喝醉了酒，我是錯了。」

「你是不是仍舊當我是你的父親？」那老年人帶着怒氣對他說。迪人是十分安靜沉默地站在他父親的面前。「趕快跪在你母親的面前道歉。你幾乎害了你母親的老性命——你這不孝的兒子啊！」

迪人跪在他母親的床前，請她原諒他。她流着眼淚說：「如果你還是看我是你的母親，你應當改過，起來，我的兒

啊！

迪人想要站起來，但他父親不准。

「你這個孽障！你這個敗子！倒你祖宗的面子！人類所以和禽獸不同，僅在乎知廉恥。要保全體面。現在你既然在你同業當中不顧面子。我也不知道怎樣來對付你。我們姚家是完了。當女兒們出嫁以後，我就要把我的舖子出盤，把銀錢捐給學校和寺院，而我個人就要入山修道了。當你出去拉洋車的時候，你就會對你現在的境遇感覺滿意。」

「你說這句話，當然不是認真的。」醫生說，他的目的是要安慰他。他繼續說：「像你這樣有家產的人，不要說做和尚！一個年輕人，有時不免要做錯事的。」說時他的聲音被長鬚髯擠住了，有些含糊，同時也很溫柔，帶些安慰的性質。

「我這話是認真的，我情願把我的家當捐給任何慈善事業，而不願意被這個孽子浪費乾乾淨淨，讓他在這裏跪兩個鐘頭，不准什麼人來干涉。」

迪人就跪在他母親的房裏兩小時，終於使他的膝蓋跪得麻木發硬，他的頭因了痛楚而昏眩難忍，他的姊妹和女傭都進來看他，但沒有人能干涉他的事。

至少在家庭裏，迪人是受辱了。才剛就用長時間同阿飛談論喝酒和賭博的害處，一方面拿他的哥哥當作一種教訓。那天晚上在吃晚飯的時候，乳子預備給迪人添飯，但他的父親說：「讓他自己去添吧，他簡直不是一個人。」迪人一方面老羞成怒，一方面因為當衆出醜，覺得悶悶不樂，很是沒有辦法，祇得自己起來盛飯。他恨他的父親，使他在女傭面前失面子。

他的母親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才能起身，但她的手腕在幾個禮拜之後才能拿碗吃飯。雖然到了那時候，她的手

腕上依然突起了一個塊，這很容易使家裏的人想起迪人所闖的一場禍。在闖了這個禍以後，迪人有好些時候，在晚上不敢很遲的回來，並且有時雖然回來很遲，但他母親並不坐着等他回來。

x

x

x

x

在一個夏季裏，莫愁生起病來。於是姊妹倆就停止入學數月，第一是爲了莫愁的病，第二是爲了傅先生受總督的委託，在北京設立一個女子大學，並且到南方去募捐和招收新生，第三是爲了會家未在計劃新亞和木蘭的婚事。當木蘭姊妹倆還在校裏的時候，襟亞已在春天結了婚，並且在那年初夏，妮在姚家來訪問木蘭，並且告訴她，會太太對於襟亞的新娘覺得不滿意，因爲新娘是牛財神的女兒，她真有富貴人家女兒的習氣，對於任何事情都不滿意。

「在素雲的眼光裏，簡直沒有我這個人！」妮說，「我還是會家的大媳婦，但在素雲的眼光裏，却連灰塵都不如在蜜月時期中，她已開始對襟亞不滿意起來，對於無論什麼事，她總要提起我們牛家是怎樣怎樣的，你的阿婆對於她總是萬分忍耐，但是有一天素雲却拿我們吃飯的一條魚同她家裏的魚比較起來，你阿婆就對她說：『你應當記得，現在你是姓會的了。』她聽了這句話，就突然離開桌子，走到自己的房裏去，並且馬上趕回娘家，在那邊住了三天。婆婆沒有辦法，祇得請她回到夫家來。至於我在她的面前，簡直連一句話也不敢說。當她看見她阿婆的時候，連臉都不瞧她一眼。這樣的婚姻，簡直要使男女兩家發生吵鬧呢。還有素雲在嫁過來的時候，親自帶來了兩個丫頭，所以她的房裏是不准別人進去，也不准別人碰動她什麼東西。我這個人雖然生在窮苦的人家，但也看見過許多像你們姊妹倆這樣有錢人家的女兒，我不知道爲什麼，光是因爲她父親是一個部長，家裏有了一些禮貌呢？當一家的人坐在

一起談話的時候，祇有她是沉默着不說話，彷彿心中有些煩躁似的。她面上所擦的粉至少有三寸厚，並且她說話的時候，她的嘴巴的兩角，彷彿是被封住的，祇有嘴唇的中部在動着。

曼妮說話時，就摹做着素雲說話時的一種姿態，她假裝出賣弄風騷的一隻小嘴，故意把她的下唇突出來，顯出一種蔑視人家的狀態。但是曼妮的面貌總是美麗的，所以裝出來的樣子使得木蘭發笑。她就說：「如果素雲的樣子像你一樣漂亮，那一定是動看的。我不明白一個女人在談話的時候爲什麼不能很自然的呢？」

「我是愚笨的。」曼妮說，「但是妹妹，你在幾方面都及得上素雲，並且比她聰明得多，論到金錢，你們的家產也有幾百萬，我是等着看你將來嫁到我們家裏的時候情形怎樣。你是比她會說話，如果我們兩個人合起來，我們就無須怕她了。」

「我們有錢，這是實在的。」木蘭說，「但是你不知道我們家裏的一切事，原來有一件事，同別人家比來我們是倒霉的——那就是我們的哥哥了。」

「你已經把你哥哥的事告訴了我，他是不負責任的，而且脾氣很躁，但他的爲人倒並不怎樣壞。」曼妮說。

「我不願意把所有的事都告訴你。」木蘭說，「但是我可以這樣說，我猜想他在外面姘上一個女人，就是銀屏。我也猜想他是抽鴉片的。但這是一種絕對的祕密，你決不可以告訴別人。這件事，我同母親也不會談到。」

「但是這件事不能說是很特別的。」曼妮堅持着說，「素雲在這方面並不見得怎樣高明，原來她的兩個哥哥是鎮上最壞的無賴，他們的行爲放浪，一味追求女性，如果這樣的家庭能够長久的興旺下去，那末天老爺一定是沒

有眼睛的。現在我張開了眼睛，看看他們一家怎樣了結。

「我的父親時常告訴我，」木蘭說，「有幾家窮苦人家怎樣興起來，有幾家窮苦人家怎樣敗落下去。他時常說：如果不是這樣，那末，富貴人家就永遠富貴，而窮苦人家就永遠窮苦了。他又告訴我說：世界上最要緊的不是依靠金錢；一個人固然應當享受他自己的財產，同時也應當時常準備，在沒有金錢的時候怎樣過日子。」

「有了這樣的一位父親，」曼妮說，「那就無怪乎你們姊妹倆教養得這樣好，全沒有有錢人家的習氣。但是你知道，全北京的人都厭惡那個貪得無厭的財神。」

「在這個時候，木蘭的父親時常說起要出門去旅行。當他心裏高興的時候，他就會告訴他的女兒們，是要到南洋去遊歷一下——所謂南洋，就是馬萊羣島和荷屬東印度。當他心境不好的時候，他就說，他已決定把他的家產在他兒子能够敗完以前，把它完全用掉。姚先生的心裏表示出兩種現象：有時他像一個老人家那樣，在夢想着他晚年的舒服生活，有時又表示要分散他的家產，出家用去修道，如同虔誠的道教徒那樣。

但是在他門以前，他要辦完兩件事，第一，替木蘭的婚事定一個日子；第二，使莫愁和立夫訂婚。會家已經非正式地表示他們對於婚期的意見——他們提議在春天來迎娶她，但是姚先生因為要出門，對於婚期就不能作具體的決定。當然他喜歡親自參加木蘭的婚事，因為他的參加是很重要的，同時他也很愛木蘭——但他又不願意從旅程中急急忙忙地趕回來。到最後他就允許男家，說是在下年的秋季舉行婚禮。

說到莫愁的訂婚，姚先生要等傅先生從南方回來以後才舉行，因為他們兩人是在孔太太面前說項最適當的人物。立夫還不會畢業大學，但聰明的父親往往很早的就替他們的女兒注意到得意的男人，姚先生在學理上雖然贊成「自由婚姻」，但是輪到他自己的女兒身上，他就不能完全做一個道教徒，把樣樣事情完全聽之自然。還有一機會」在道教中固然被一些不能看見的原因所支配，但也是靠着事件的順序而表顯的。莫愁婚配的機會在這裏有了一種清楚的表现，因為立夫是最好沒有了，所以等到機會來到的時候而不去抓住它，那就違反了道。

姚先生覺得他是站在時代之前，如果讓他的女兒自己去找配偶，而別人的女兒却由她們的父親設法去找青年的配偶，那是不公道的，何況時間是非常的重要，一班優秀的青年往往早已被別人注意到。所以在姚先生的心目中，自由婚姻是一種供他玩耍的烏托邦的理想。原來一個有禮貌的女孩子往往情願守節而死，不願意用她的魔力去替自己找丈夫。在那個時候，因為風氣未開，女孩子自己去找丈夫，是何等的下賤而失體面。

在木蘭以後的現時代，有幾個最優秀的女孩兒居然抱獨身主義，因為時代已到改變了。一方面也因為最優秀的女孩子不願意自己出去找丈夫。而她們的父母也沒有權力同可愛的青年的父母談論婚姻問題。

莫愁的訂婚，因了傅先生的突然回家，以及一九〇八年十月事件的發生，而急轉直下了。傅先生在西湖的時候，突接電報，說是他已被升任為直隸省提學司，因此他就趕緊回到北京，在十月十六日到了京城。傅先生和傅太太都願意玉成這件婚事，所以當天晚上傅太太就去見孔太太，特別提起這件婚事。

婚事是很迅速地完成了。於是男女兩家就換起帖來，並交換彼此的時辰八字。

傅先生特爲這件訂婚事情準備一切，以後，急急趕往天津上任。他因爲能在莫愁和立夫就正式訂了婚，雙方交換一些禮物——男家送去一副金鐲，女家回了一頂帽，一套綢的袍褂，一管玉柄毛筆，和一方古硯。此外還用一種新方法，彼此交換照相。男家送到女家的一副金鐲，是孔太太自己的，這是她爲了她未來的媳婦預先留下的，行聘禮是很簡單的，而立夫也不自以爲同女家一樣富有。一方面也是爲國殤的緣故，並不辦酒。當四川會館的隣居跑來恭賀立夫母親的時候，她就回答說：「論到家庭的地位，我們是不敢同姚家相比的。我們也不敢娶這樣一份有錢人家的女兒做媳婦——如果我們不知道姚小姐是這樣一位穩健、儉樸，又有家教的少女，完全和別的有錢人家的女兒不同。我真不明白爲什麼我的兒子有這樣的運氣。我知道這一定是傅伯伯替我們玉成的。」

至在莫愁這方面，她父親會對她說：「我們已替你決定了這件婚事，我們料想你是反對的。」

「如果我要反對的話，我就老實的告訴你們，」莫愁說。要一個少女說這樣的話，似乎多少有些礙難出口，但是莫愁這個女孩子並不示弱，而且也不怕羞。她是一個重實際的女孩子，所以當她覺得應當說話的時候，她就老實不客氣地說出來了。

姚先生很客氣的說：「你們姊妹倆的婚配是不同的，但是在我們的心裏，覺得你們都很公道。會家有的是錢，而孔家是窮的——你不反對嗎？」

「不，父親，」莫愁回答說，「金錢算不得什麼！」

「你確是這樣的嗎？」

「的確是這樣。」木蘭微笑着說。

「我知道你有這樣的感覺。我告訴你，這是一件美事。丈夫是終身可靠的，而且是獨子，對於母親又很孝順。這是一個快樂的小家庭。」

那是莫愁年僅十六，但在理智上已經成熟了，在品性方面已經很穩健了。如果她心裏很快樂，她在表面上僅僅在嘴唇上顯示一些微笑吧了。但是木蘭的確非常的快樂和興奮，所以她向妹妹道喜的時候，她甚至於快樂得流下淚來。

x

x

x

x

姚先生在那年十一月到南方去旅行。他違反了他妻子的心願，帶了阿飛一同出門，因為他年紀大起來，對於小兒子就越發鍾愛了，他帶小兒子和他一同出門，是不帶一些危險性的，而且他也願意親自照顧他的兒子。木蘭姊妹倆在她們的父親出門以後，才知道他帶了五萬塊錢出去，她們就告訴她們的舅父，說是父親也許會寫信再提款子。當姚先生出門的時候，姚太太曾經問他：你帶了這許多錢出去究竟有什麼用處，但他終於不肯告訴她。木蘭姊妹倆猜想，那大概是爲了父親對於迪人不滿意，所以故意把家產分散。但是這一家的營業和財產，幾乎值一百萬，所以除非把家產完全出賣，並且把金錢丟在海裏，那碩大的一筆家產是不容易把它消滅的。但是當他出門的時候，他允許在下一年春天或夏天木蘭結婚趕回來。

迪人覺得他的父親把屬於他和阿飛的錢拿了去，並且故意把它浪費——他這樣地告訴了銀屏。在大除夕，他

到舅父那邊要一萬五千塊錢。去付他的幾筆賭債結果這個問題就提到他母親的方面，但是據迪人說，他是在賭場上輸了許多錢，必須在新年以前完全付清。他並且說，以後再不賭了；而且他的確有這樣的決心。

「這是一筆很大的錢，所以你父親回來的時候，他一定會曉得。」他母親說。

「媽，這次吧！我可以答應你，以後不再這樣。」他堅持着說，「當爸爸回來的時候，事情已經過去，難道他能叫我把這筆錢從肚子裏吐出來嗎？我也願意當面去見他，要打我就讓他打吧。但是你要曉得，他也是在浪費我們的金錢呢。」

在這以後迪人又從新在晚上很遲的回來，因為父親的出門，是他的一種好機會。他在家裏是不怕任何人的，祇要母親不干涉的話，他的舅父也決不會干涉。

從此迪人就整夜的不回來了，當他第一次不回來的時候，他母親就問他什麼緣故，他就很發怒地回答說，他已經長大成人，不能被任何人關在屋子裏的，從此他不回來的時光也愈弄愈長，有的時候竟一連三四天不回家。

這些日子對於他母親是悲慘和可怕的，以前的他母親老是等他到半夜，知道他會回來的，但是現在他似乎不是他媽所能抓得住了。

在下一年春天的某一天，他母親因為迪人有五夜不回來，就要求他說出理由來。迪人就說：「媽，我不能說出理由來，你還是不知道的好，即使你知道了，也是無用的。我是照着正常軌道做去，你必須相信我。」

「是不是銀屏呢？」莫愁在惱怒之中突然說出這句話來。

迪人躊躇了一下，就赤裸裸地把事實說出來了，並且堅決地說：「是銀屏！我知道母親不喜歡她，所以我免得使母親受痛苦，一向不說出來。」

母親聽了這兩句話，不覺感情緊張起來，咒罵的話也從她嘴裏接連地飛出來，好像是一個平常受委屈的女人。「這個小娼婦在哪裏？這個狐狸精在哪裏，我要把我的老命去同她拚一下！她這地獄裏的吸血鬼，拿了叉來把我的靈魂擄了去！」

祕密是全部的揭穿了，乳香就從房裏跑出去，把這件事告訴了錦兒，並且立刻帶了錦兒回來，連一分一秒鐘也不願意浪費。她們立在門口，聽見迪人在作使人更覺驚奇的報告。

「媽，你必須接受理智的支配，」他說，「你在不知不覺之中已經做了祖母了。有某一個女子已經替你養了一個孫子，而你仍舊罵她爲娼婦。無論她是婊子或不是婊子，她總是我孩子的母親，所以我必須站在她這一方面。」

「什麼時候養的？養在什麼地方？」迪人的姊妹們喊着問。

「在上個月，並且是一個男孩子，所以我不得不在她那邊住上好幾天。我不願引起麻煩，所以不願加以解釋。如果你知道了一切經過情形，我就可以這樣說：自從母親破壞了她對於我的諾言，並且把銀屏驅逐出去以後，我就單獨地在照顧她。我不能把她拋棄。一個要緊的，是他的良心。」

母親聽了這話，覺得很驚駭，並且呆若木鷄。這個關於孫兒的消息，更加使他頭昏顛倒，並且引起了更大的糾紛，使她的祇顧目前的頭腦無法應付。現在她祇有一種清楚的感覺，就是母親是失敗了，而丫頭銀屏是勝利了。

銀屏早已有了這種希望。那孫兒的誕生，就能幫她完成她的勝利，並且使她處於一個穩固的地位。更有幸的是，那所生的孩子竟是一個男孩。在這時候，她更感覺着一種快樂，和女人的一種勝利，在孩子生下來以後，她願意把這消息傳出去，看看迪人的母親取怎樣的態度，但一方面她又忠告迪人，叫他等着他父親回來的時候，把這消息傳去，因為她覺得那父親是比較富有理性，而且對於這樣的局勢是比母親更容易接受；他也許會從新把她召回去，使她居於半了頭，半主婦的地位。如果她能從新回到姚家，使她的血同姚家的血連在一起，這在於她是一種何等的勝利，但是迪人却突然地把這消息說了出去。

她母親立誓不要再見這了頭的臉，但她却要那個孫兒——她血中之血。木蘭和莫愁都想安慰她，但是她對於銀屏的仇恨似乎像海那樣深，同是又像一個老婦女那樣老。所以這了頭雖然替她生了孫子，也沒有機會回到主婦的家裏來。她就和她弟弟商量這事，他就勸她把這事暫時擱開，等到父親回來。

木蘭假允許迪人在母親面前說情，並借着機會把銀屏的住址探了出來。所以某一天，姊妹三人就出去作她們生平最大的冒險——去探望銀屏和她所生的嬰孩。

銀屏曾受過迪人的警告，所以當姊妹三人到她家裏的時候，她是很是禮貌的，而且很端莊，她仍稱呼她們「大姐」，「二小姐」，「三小姐」。一華嫂子知道姚家的地位，所以看見道三位美麗而有錢的小姐降臨到她家裏，就覺得很害怕。那時迪人不在家裏，銀屏照例給她們倒茶，木蘭就趁這機會在屋子裏四面看一下，看見那房間雖然很小，但是倒很整潔，而陳設也很講究——除了一幅所掛的西洋婦女裸體畫——木蘭就明白這一切買傢具的錢是從那

裏來的。有一件事使木蘭覺得很不快樂，那就是丫頭銀屏現在全身穿了綾綢，並且手臂上還戴着一副玉鐲，好像她是一個奶奶。

「小姐，請你原諒我。」銀屏說，「這中間有一層誤會，老太太說我是一隻狐狸精，但你們待我很好，而你的哥哥更有好的心腸。所以到現在我還能活着呢。」她在吐談之中，表示出一種滿意和勝利的感覺。

「過去的事讓它去吧，」莫愁說，「我們到這裏來不是算什麼舊賬，乃是要看看那個孩子。他在哪裏呢？」

「請進來吧，」銀屏說，說着她把她們領進自己的臥室，在那邊有一個肥胖的嬰孩躺在白漆的西式搖籃裏。銀屏就得意地把他抱起來，獻給吃驚的幾位客人看。那個嬰孩有一個尖削的小鼻子，真像他的父親。

「把這孩子借給我們吧，」木蘭說，「我們要把他帶去給太太看看，以後再給你帶回來。當太太看見這孩子的時候，她一定很快樂。」

銀屏對於這樣的要求，表示堅決的拒絕，但是當姊妹們離開她的時候，她對於自己這種拒絕，就表示歉意，並且開始害怕起來，恐怕姚家的人要過來把孩子搶了去。她會把這件事告訴了迪人，並提議要搬到別的地方去。

「如果他能把嬰孩綁去，我豈不能把他綁回來嗎？」迪人說。

「如果真的把孩子綁了去，那末，連我也會趕到姚家去。」銀屏說，「他們當然能阻止我進門，但我能死在他們的門前。」

雖然這樣，迪人仍舊聽了銀屏的話，而搬到前門外另一家屋子裏去。那孩子的母親銀屏，就日夜地照顧那孩子。

從來不肯把他放在她目光所不及的地方

不幸她母親的本能所懼怕着的事情總於臨到了。一天，老董帶了幾個女傭到她新租的屋子裏來，並且用太太的名義要求她放棄這孩子。

那時迪人恰巧不在屋裏，同時和他們一起搬到新屋裏去的華嫂子他碰巧走開了。銀屏坐在孩子的白色搖籃的旁邊，身旁躺着一條獵狗。這條狗已經充分的長大了，名字叫到「戈羅」——就是銀屏心中所想的英文「Cub」——這字的諧音。

銀屏看見老董帶了幾個女傭一起進來，不覺臉色發白，那條獵狗就含着敵意的對這一羣外客狂叫起來，銀屏喝止狗的叫聲，用她的身體遮住搖籃，她的面孔雖然向着外人，但她的兩隻手却抱住嬰孩的身體，並且口裏問着說：「你們這樣做是什麼意思？」

那是太太的命令。老董回答說：「這孩子是姚家的孩子，而太太現在要回她的孩子呢。」

「怎麼樣？」她說：「那孩子是我的。少爺對於這件事沒有說過什麼話。如果她要把這孩子帶回姚家去，我們當中必須要有一個條件。」

「這個我可不知道。」老董說：「命令終究是命令。」

「但你們敢碰我的孩子嗎？如果碰了那孩子，我是要和你們拚命的。那孩子的父親豈不還是活着嗎？」
「我，在這裡無非要執行太太的命令。」老董堅決地說。

「你不可以把他搶去的。」那母親絕望似的喊着說：「這孩子是太太養的，還是我養的！」

老董就帶着恫嚇的樣子跑過來，把銀屏抓住，一面吩咐女傭說：「把他帶去吧！」

銀屏就開始用她吃奶的氣力來掙扎，並尖聲喊叫着。銀屏的一條狗立刻向老董撲過去——這時一個女傭趕快把孩子從搖籃裡搶了去，老董就把銀屏放鬆，回過身來把那條狗趕跑。那個搶孩子的女傭就抱着孩子跑出去了。

「戈羅」銀屏喊着說：「快跑過去咬那女人！」戈羅就趕緊跑過去，在背後咬那女傭的肩部。那女傭吃了一驚，不覺大聲喊叫，一面她的脚步有些站立不穩，幾乎把她手裡的嬰孩放鬆，在使他跌在地上。於是孩子的母親因為怕懼，又喊了起來。有另一個女傭，當嬰孩跌下去的時候，就趕快把他搶去，接着就趕快跑到門外，後面跟着狗。銀屏現在怕那條狗也許會在無意中傷害那嬰孩，就喊着說：「戈羅回來吧！那狗就回來，並且望着銀屏，彷彿覺得很奇怪似的。銀屏想要自己趕出去阻止那女傭，但老董却把他拖住了，銀屏就咬老董的手臂，撕他的頭髮，意思要使老董釋放她。在嬰孩被搶去以後，老董就放鬆了銀屏，跟着別的女傭一起跑出了屋子。那母親在絕望中看見她的嬰孩被人抱去，於是她一面哭着，一面用甯波人的口腔咒罵着說：「斬千刀！戲哪阿姊阿妹，姑母，姨母和祖宗三代的！×！×！×！我一定要把我的妮子搶回來，唔，儂婊子妮子，馬上給我昏倒，儂給我跌進十八層地獄去，千世萬世嚙沒出頭！一當這一羣人跑走以後，她就流了一陣眼淚。華嫂子在十分鐘以後回來了，看見她躺在床上哭着，嘴裡不息的咒罵着。

當迪人回來的時候，知道他的孩子已被搶去，他就很發怒。他的談話之中似乎表示他要謀死他母親，但是要知

道迪人的言行是不符的。

「那末你怎麼辦呢？」銀屏要求着說。

「怎麼辦？我要把孩子搶回來——即使我要殺害幾個人，我也不管的。」

「且慢！俗語說，急事須得慢做。」華嫂子說，「這是一件重大的事情，你且先去看看你老太太，和她談一下，你不妨勸老太太，讓銀屏到你們姚家去住。這是我對於你們的忠告。但是你們二人會不會把我忘記呢？」

「現在我需要你幫忙，我是永遠不會忘記你的。」銀屏說，「如果我死了的話，你會不會代替我照顧這孩子？」

「不要瞎說。」迪人說，「華嫂子，我有一個思想，你且跟我一塊兒去，向我的母親說情。無論怎樣，我是需要你的——因為我不知道怎樣把這孩子抱回來。」

所以華嫂子就同迪人一起到了姚家，迪人就帶到他母親的房間裡。

「你是誰？」姚太太發怒似的問華嫂子說，同時却不同迪人講話。

「我是銀屏的朋友。」華嫂子說。她在跑進姚家大廳的時候，看見他家裡的陳設非常像樣，就覺得心神不寧，所以在她同姚太太談起嬰孩的時候，不免有一半膽怯。

「姚太太，」華嫂子說，「我不過是一個旁觀者，我沒有權干涉你們的事。但是俗語說得好：『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當然那個嬰孩是屬於姚家的，並且應當抱到這裡來。但是老太太您知道，母子的關係是出於天性的，現在那嬰孩既然是抱回到這裡府上來了，你們必得想些辦法，使孩子的母親能時常看見他。就是祖母也不拆散人家的母子。」

您既然是一個母親，您應當替您的媳婦着想。」

「那個無恥的婊子難道是我的媳婦嗎？」姚太太回答說，「什麼時候我派大紅花轎去接她的？」

姚太太不願意聽信任何的勸告。她既然不願意把小孩讓華嫂子抱回去，一方面也不願意讓珊瑚回到姚家來。」

「既然您不願意和解，」迪人說，「那末我必須把嬰孩抱回去。」

於是迪人就跑到隔壁有珊瑚在照顧嬰孩的房裡，要把那嬰孩抱回去。珊瑚因為看她要抱回去，就竭力把嬰孩抱牢，迪人就用有力的手臂把珊瑚推開，把那嬰孩抓住。

「當心，否則你是要把孩子弄死的。」珊瑚喊着說。

「如果我把他弄死了，也是我的孩子，不是你們的孩子。」他說。

迪人就把嬰孩抱出去，強交給華嫂子的手臂中，並且吩咐她跟着他，但是姚太太却吩咐幾個女傭把華嫂子抓住。正在這當兒，迪人就回轉身來把那些女傭打開，從新把嬰孩搶去，華嫂子就在混亂之中單獨地逃出姚家的屋子。老董正在這個時候跑進天井來，和迪人面對面的碰到了，姚太太就用本鄉的話大聲吩咐老董阻止他。結果迪人因為手臂之間抱着一個脆弱的嬰孩，就被擋住了。

「擋住他！快把那嬰孩搶回來！」姚太太喊着說。那些女傭就從新衝到屋子外面去。老董覺得他有用武的機會，就把身體退回去，擋住了迪人所必須經過的到第二個客廳裡去的一個門路。一班女傭就環繞着迪人，拉住了他的

衣裳，他因爲兩手抱着孩子，經不起這許多人的攪擾，就在絕望和發怒之中，放棄了他的抵抗，終於把他的孩子交給了珊瑚，自己走到屋子外邊，批了老董幾不耳光。

銀屏看見迪人和華的嫂子回來的時候，手裡沒有抱着孩子，就着慌地喊出聲來，以致沒有心思去聽迪人的解釋。第二天，在迪人出去買東西的時候，銀屏就獨自走到迪人的家裡去，到了姚家的門口，傭人不准她進去，銀屏就在大門外，噪死噪活起來——她拆亂了她的頭髮，尖聲的哭泣，咒罵着。

「天地良心！」她對着一班聽她哭訴的人這樣說：「他們搶去了我的孩子，但不許我進門，他們要拆散我們母子的關係，諸位隣舍朋友，我要你們哭訴。」

這種舉動對於姚家，是很失面子的。原來「拆散母子關係」是一種嚴重的罪名，並且在官家面前告狀是可以贏的，因爲這種行爲對於孔教的倫理基礎是不合的。從法律上講，迪人的兒子雖然昇屬於他父親的一家的，但從另一方面看，他父親的一家也該對那孩子的母親負責任。因此旁觀的人就在彼此交換意見，並對那哭着的母親表同情。姚家的羅大跑出來，想要安慰銀屏的心，且並終於請她到屋子裡去，同太太說個明白。但是銀屏却不願意進去。

「把我的孩子還我吧！把我的孩子還我吧！」她喊着的時候帶着一些瘋狂的狀態。「如果不是這樣，我就會死在你家的門前。」

銀屏看見地上有一塊埋在泥土裡的石碑，就跑過去把自己的頭向那石碑上撞去。當羅大趕緊把銀屏拖開的時候，她的額上已經流下血來。於是羅大和老董就用力把她拖進去，而銀屏祇能用腳踢着，用嘴喊着，好像他們是要

把她關起來似的。

現在大門已經關起來了，所以街上的一般觀衆不能再看見什麼，祇能聽見銀屏在裡面狂罵的聲音，後來這班看客就慢慢的散了，銀屏就坐在門房裡尖聲地喊着哭着，後來木蘭和莫愁就勸母親同銀屏講話，並且說：「如果她自殺了，那決不是好玩的事，你知道她是有脾氣的呢。」

但她們的母親却如同金屬一樣的堅硬，她說：「孩子是我們的，不是她的。」

「那末讓她住在這裡吧。」珊姐說，她是爲了孩子的緣故，對於銀屏表示軟化。

「你希望我容忍這個潑婦在這家裡嗎？你知道她已經把我的兒子搶去了。」姚太太這樣說。

錦兒和乳香後來同來看她們的老伴侶，並且安慰了她一番。

「你可以聽我的話。」錦兒說，「因爲我同你是同等級的。這裡豈是你可以用固執去得到勝利的地方？你必須把眼光放得遠一些。如果你死了，你能得些什麼呢？難道你們的老家從杭州跑到這裡來，替你控訴這樣一份人家嗎？所以我勸你回去，把這件事細細的考慮一下，因爲這樣的事是不能馬上就決定的。」

銀屏覺得她是失敗了。那個嬰孩從前可以說是她的一種要挾的工具，現在却成了她的弱點的根源了。

當她完全乏力的時候，錦兒就扶着她回到她自己的屋子裡去，那時她已頭昏目眩，神智有些顛倒。當迪人回來的時候，他看見銀屏躺在床上，並且在呻吟着說：「我的孩兒！我的孩兒！」

當迪人懇求銀屏爲他的緣故而起床的時候，他還是不願意起身。她也不吃華嫂子給她搬進去的任何東西。她

是整天的輪着，也不洗臉，也不梳頭，因此迪人在失望之中就不得不離開她。

他是一方面替她憂慮，一方面却在怨恨，因為剛才所發生的那件事，使他處於困難和顛倒的地位。現在他也許以為任何女人都不值得他忍受如許麻煩去取得她。

三天以後，他又來了，華 嫂子就告訴他說，銀 屏還是和從前一樣。他因為有些不耐煩，就用手去推銀 屏關着的房門。當他推開這門的時候，覺得有些困難，所以不得不用一些力氣，當他跑進這房間以後，轉過頭來一看，竟看見了銀 屏，原來她已吊死了。

銀 屏是一個好婦女嗎？是的，但是這裡有一個壞婦女在這裡，我們若能把環境和身分略為改變一下，那末她就能終身佔據一個和木蘭的母親相同的地位——一個富家的奶奶，一個幹練的主婦，一個虔誠的母親，在她子女的眼中是完美無缺的。

銀 屏自殺的消息，由迪人自己傳到了他母親的耳中。

「你殺了她！你殺了她！」迪人在怒氣中這樣喊着說，「但是你要受到報應的。她一定要使你同這一家都倒霉，她的鬼必定有一天來打你，跟着你，束縛你，一直到你去世！」

「他母親聽了這話，不覺臉色轉白，就說：『我兒！我兒！你爲了一個丫環的緣故，竟敢罵你的親娘嗎！』」
「那咒罵你和這一家的，就是銀 屏，但是媽，你是活該受的！」

姚太太在恐怖之中，不覺把雙手擎了起來，意思是要阻止迪人不要這樣說。

迪人有一個月沒有同他母親講話，雖然他母親要求着，但他沒有聽她的話。現在他不能原諒她，因為銀屏已經死了。從此以後，他母親似乎忽然蒼老起來，但他好像若無其事，一些也不注意到。現在他不過在拿東西的時候，偶然回到自己的家裡來。

華嫂子和她丈夫幫助迪人料理銀屏的喪事。在舉行喪禮的時候，乳香和錦兒都來參加。後來他們就把銀屏葬在外城一帶。馮先生也願意幫迪人的忙，但迪人却不准本家的任何人來參加這喪禮。現在他竟不惜同全家人爲難，他更不是他母親所能抓住的了。

大概一個月以後，華嫂子的丈夫因爲患肺炎去世了，迪人到了華家，覺得華嫂子對於他的前妻非常關心，因此就對華嫂子表示好感，並且住在華家的屋子裡。她是很懂事的，試懇的，並且隨時安慰他，使他快活——結果他對她是非常聽話的，這是他對於任何女人所不會做過的。他開始在華家客人當中抽起鴉片來，並且覺得在抽烟的時候有一種非常的舒服和安靜，同外面擾亂的世界比起來，真是相差很遠。從此迪人就同華嫂子發生了幾種關係；特別因爲他們中間的年齡相差很多，所以華嫂子就成了迪人的母親，太太和女主人。當他時常出去，上前門外妓館裡找就人尋開心的時候，華嫂子並不阻止他，她只不過給他一種有經驗的勸告，以免他墮入更壞的境地中。這樣，華嫂子女把迪人牢牢地抓住，並且使他對她抱着一種忠信的感覺。

最後迪人就回到家裡來，但依然是怒氣勃勃的。他走到母親那邊，口裡喊着說：「你殺了我孩子的母親。現在我什麼都不管了。如果父親要把我驅逐出去，那就讓他把我趕走吧！我們姓姚的一家即使是破產了，也不關我的事！」

「這話你聽見嗎？」

他母親不回答他什麼話。她祇不過可憐地望着他，不說什麼話。在這幾個月裡，她的頭髮漸漸變白了。夜裡她會在睡夢中驚喊起來，她害怕黑暗，說是有銀屏的鬼跟着她。

銀屏的孩子叫做白霞，他們把這孩子交給珊瑚照顧。很希奇的，姚太太現在對這孩子發生一種近乎迷信的恐怖，雖然這孩子是她「最長的」和唯一的孫子。因為姚太太有一種恐怖的感覺，所以珊瑚就把這孩子帶到別的地方去，把他養大起來，叫姚太太不能看見他。

當姚先生帶着阿飛從遠方回來的時候，他看見家裡已經變得非常混亂，也看見他妻子比從前老了許多，而且每個人都覺得憂鬱和沉悶。當人們告訴他，說是迪人在大除夕挪用了一萬五千塊錢的時候，他單單說了這句話：「好！」但是他說這個字的時候，他的聲音在他兩個女兒聽起來，是很可怕的。

當他聽見銀屏慘死的消息時，他就責備他的妻子沒有照應銀屏。他說：「總而言之，他是我們孫子的母親。」於是他就親自去看銀屏的墳，並吩咐把墳的幾處地方改變一下。他還至列在家庭的神龕裡立一塊神位牌，上面寫着以下這幾個字：「甯波張銀屏之神位。」因了這個緣故，銀屏在去世後，她的名字才得列入於姚家的神位牌當中。姚太太對於這件事覺得非常失面子，但是因為要對銀屏的神位討好，祇得接受她丈夫的提議。

木蘭就在這的一種環境中準備着她的婚事。她是在爲她結婚的手飾搜集一些珠寶，但是一般珠寶商聽見了這消息，就拿了大批動人的項鍊、手鐲、戒子，和玉耳環等等到姚府裏來，她就當心地選擇了她所喜歡的幾件。但是

這時候家庭裏的空氣已經改變了許多，因為一方面有迪人在對母親表示仇恨，一方面他母親在夜裏害怕銀屏的鬼，所以有時候木蘭爲了她自己的緣故，很願意趕快出嫁，住到一個比較安靜的家庭裏去——會家。

一天晚上，在吃了晚飯以後，父親用一種悲傷而嚴肅的音調對家裏的人說：「禍福循環，原是天道。我祇等阿飛長大起來。木蘭和莫愁二人出嫁以後，阿飛也長大成人了，我就要走我的路，而你們也要走你們的路。」

姊妹二人聽見這話，覺得非常害怕，她們相信，有一天她們的父親要同她們離別。她們也恨惡迪人，因為他把慘劇的陰影帶到家庭裏來。

「爸爸，我們固然是算不得什麼的，但你必須用公道去待阿飛。」木蘭含着淚這樣說，「現在我們的家裏已經有了一個孫兒。有時一個壞竹子倒能够長出好的筍來。」

但是父親沒有說什麼，他只不過向木蘭背了一首俞曲園在晚年快樂時節所寫的短詩，以表示他胸中的懷抱。

第二十一章

也許命相家是錯誤的。也許算命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正像行醫是一種藝術而不是一種科學。如果一個醫生的鑑定是一種科學的斷言，那末一個人在診病的時候就無需乎請年老和有經驗的醫生，也無需乎在緊急時去同別的醫生商量，或徵求他們的意見。我們這般平常人，對於某種絕對的東西需要相當的信仰，因此專門家就得對我們表示事物的確定性，和對於真理的相當把握。在這種情形之下，相面就如同醫生診斷病症一般。在金木水火土五形的面貌之中，是沒有嚴格的區別的。有許多支「形」是彼此合併的。所以問題是，某某幾種「形」是否處有優越的地位，在另一方面。這許多支「形」的合併，在區別上也是變化無窮的。有有經驗的命相家才能看出這一方面的區別來。論到木蘭和莫愁姊妹倆，她們的區別是很顯着的，原來木蘭的眼眶比莫愁來得細長，而木蘭眼中還含有一種情感性的智慧。此外木蘭的身體比較瘦一些，面容也比較的尖一些，而且比莫愁更易改變，更有精神。至於莫愁是屬於土形的，她有圓圓的眼睛，圓團團而多肉的身體，並且比木蘭來得穩健和實在。莫愁的皮色是白而柔軟的，這是她佔便宜的地方，因為這能顯示出她肌理的細膩，和她所過的一種安樂生活。無論是東方或西方，從古到現在，凡是理想的女人都是有白晰的皮膚，溫柔和圓團團的外貌。

人們很可以相信莫愁同新亞配起來是很相配的，同時木蘭和立夫也是能够配得很好的。無論這四個人屬於何種性質，但是他們的「形」都是很好的。莫愁具有實際的智慧，如果嫁到一家像會家那樣富有的大家庭裏去，結

果一定是快樂的，因為她很能注意到家庭裏面的一切瑣務，同上下下的人也都能合得起來。在另一方面，如果木蘭嫁到立夫的家裏去，結果就會改變立夫的家庭生活，使他多作一些快樂的旅行，並且會把他領導到更含有詩意的，比較不整潔的旅程上去。也許她會在蘇州河上，在月兒高照的時候同立夫喝酒行樂，她不是一個謹慎的和節儉的女人，所以立夫娶了她以後，家庭狀況也許要苦一些，但是也許她會替他做一些不化錢的和有趣味的玩意。還有立夫這人的性情是很急躁的，所以木蘭若要勸他「明哲保身」，也許是比較的不大容易。也許她會像立夫母方的祖宗楊維盛的妻子那樣，在她丈夫入獄以後，說要死在她丈夫的家裏。

如果當時的男女間有一種自由選擇婚姻配約制度，那末木蘭也許會同立夫結婚，而莫愁也許會同新亞結婚。木蘭也許會宣佈她是在和某某人戀愛，而且會不顧一切地像現代的少女那樣向會家提出解約。但是舊時代的制度依然很有勢力，所以木蘭對她自己也不大自認她是在私愛立夫，並且她對於新亞的喜愛是從不懷疑的。至於她對於立夫的一種戀愛，是她心中的一種最內在的秘密。

她們姊妹倆的婚姻有了這樣的結果，莫愁把立夫拉了回來，並且多少加以一些限制；至於木蘭對於新亞，那不過是推動他，使他前進。自然，一個女人把丈夫拉回來，比較推他前進覺得自然得多，所以在兩者之間，莫愁是比較上更快樂的，因為在木蘭這方面，要推動一個性急的立夫前進，結果是會發生亂子的。

木蘭是在十九歲（就是中國年紀的二十歲）那一年結婚的。在一九〇九年夏天，會家就派人送龍鳳帖到姚家去，行一種擇日的儀式。在送龍鳳帖的時候，附帶送來了幾色禮物，如龍鳳糕，綢衣料，茶菓，一對白鵝，和四瓶老酒。

家對於男家所選的日子表示贊同，就送了一個回帖過去，並回了十二種麵食。按照古禮，新郎在結婚以前，應該到女家去迎接新娘，這種舉動是完全於新娘有利的，因為女家既把女兒嫁到男家去，男家也應當趁此機會對女家有所報答。

由於兩家的同意，木蘭的婚事將成爲北京城裏一件最熱鬧的婚事。第一因爲男女兩家都很有錢；第二因爲姚先生很鍾愛這個女兒，而會家對於這個新娘也非常得意；第三因爲襟亞的結婚是非常的奢華和熱鬧，所以爲了公平待遇新亞，以及支撐場面起見，會家仍願意在結婚的時候鋪張一下；第四因爲木蘭的父親現在對於財產不很看重，所以在嫁一個得意女兒的時候，多化一些錢，倒成了他消耗家產的一種最好方法——這樣也可以在生前的晚年看見一件快樂的事情。他看財產好像是在黑夜裏放爆竹一樣，在放的時候發出了許多嘈雜的聲音和光亮，但結果祇剩下一些烟霧、灰塵和炭屑罷了。

姚先生的確已在幾個月以前設法到福建去買一種特別的爆竹，而在購辦爆竹的時候，因爲運輸方面花費很多，而且特別帶了一個焰火匠去，所以一共化了一千塊錢。阿飛和他父親在南方的時候，曾見過這樣的爆竹，他並且告訴他姊姊和紅玉，說是這些爆竹是這樣的有趣味。

在舉行婚禮的時候，北京城裏的嘉賓貴客都被請到了——其中有當時最高的官吏，那時袁世凱雖已去職，隱退在本鄉項城，但他所送的一副紅色綾子的對聯，倒是很顯著地同一般大官，如牛尚書、王大人等的掛在一起。那些送紅綾對子的人的姓名，留在會家的客廳裏，好像朝廷裏一般。觀見者的姓名那樣；在這些姓名之中，有當時的幾位

大官，像軍機大臣，侍衛大臣，禁衛軍統領，直隸總督，山東總督，和清廷的王爺等等。會府所有的廳堂，完全爲了這次的婚事出空了。會家的老祖母，那時也覺得很健康，她喜歡把這件婚事辦得很熱鬧。婚事是在十月初舉行的，那時天氣已經涼下來了。會家在舉行婚事以前，把第一個廳裏的窗格卸下，使它和前後兩天井連起來。一方面，他們又在天井和天井旁邊搭起四丈高的明瓦檯，這樣，當賓客們進去的時候，彷彿走進一個八丈深的大客廳，裏面高燒三尺高的紅燭，掛着四五尺寬，十五尺長的紅軸幃——這些紅軸子是密密的掛着的，所以有些牆壁上竟沒有地位把所有的軸子都掛出來，只得把贈送者的名字掛出來。軸幃上的金字被紅燭的光照映着，使整個廳堂裏發生一種金碧輝煌的氣象。在廳堂前面有幾個石階，可以使人走到裏面的一個大廳裏——這就是舉行婚禮的地方。廳的正中洞開着，並且掛着姓陶的王爺的一個大紅幃子，右面掛着樞密院大臣那氏的喜幃，左面的是王丞相的喜幃。在這三大人物的兩旁，掛着親家牛尚書（素雲的父親）的幃子，另外的一個軸子是會家一個不很出名的舅爺所送的。

在準備婚事的時候，會家會僱用了許多花園匠、木匠和漆匠，很忙碌地工作了許多日子，使全箇廳堂煥然一新。那西面通到臥室的一條走廊，已經是從新漆過了，牆壁也已經粉漆過了，窗櫺和天花板也從新用紙裱糊過了，會家的祖母已搬到後面的正廳裏去，以便一家的人容易去省問她。祖母的臥室，本來是在曼妮最初住過的臥室的東南面，現在這房間給素雲搬過去住了——這房間是被一個狹窄的小徑和小花園所隔開的，在西面有一座生着清藤的假山，把素雲的臥室同方老師的臥室隔開。這以外，還有一座很老的舊式的，在夏天可以避暑的廳堂，這廳堂是同祠堂面前的一片空地相近的。這廳堂在前一年已經改造成幾個很舒服的臥室，那一年，會老爺會和桂姑在這裏過

夏，這一個廳是最靠近西南面的一個屋子，住在這裏的人可以從月洞門看到外邊空曠之地。但是當他們替新亞準備婚事的時候，會老爺就爲着他兒子的緣故，主張把這道圍牆拆去（原來會太太記得木蘭是非常歡喜戶外景緻的）這一片空曠之地，已經有一部分被打掃得很乾淨了，並且有一個木臺已經搭好，預備做三天三夜的戲。有一條向着北面的路，是一直通到後面曼妮的臥室的門口；另一條是從南面的天井起，一直到正門方面一個小小的六角亭。在這後面是靜心廳，那是曼妮同她母親從山東初到會家時所住的一個房間。

婚期越弄越近了，準備的工作也就越發緊張了，會老爺的許多下屬，都被借過來籌備婚事。此外還有幾個從山東來的親眷，和山東同鄉會裏的一部分職員，也在結婚以前到會家來住上一禮拜。他們把工作仔細分配一下：他們工作的性質，不外乎寄發請帖，收受和登記禮物，開發小費，管理戲班和吹打，安排迎送的路程，賞器，安排花轎和筵席，以及向會館裏借用器具。他們分配四個聽差管理燭子，燈臺，和喜幛，另外派四個人打掃廳堂和安排器具，兩個人管理桌上的銀器，和象牙篋，還有八個聽差得了管器具的人的幫忙，負責管理茶擔。這些工作分成了兩部分：男客在前廳，女客在後廳，中間隔着正廳。女客是從第三廳進去的，進去以後，就被請到一明廳裏去休息——這個廳是在第三廳的西面，靜心廳的東西。

當準備工作正在開始的時候，老祖母就吩咐一切準備手續應當同去年襟亞娶親時完全一樣。但是因爲今年老祖母的身體特別健康，人又高興，對於新亞和木蘭又特別鍾愛，所以她對於許多新提議——像做戲是去年襟亞結婚時所沒有的——就特別通融而贊成了。全家的人看見老祖母這樣高興，也覺得很高興，他們都想討她的歡喜。

因此準備的工作就超過他們最初所計劃的。

在十月初六早晨——就是結婚的前一天——曾太太、桂姑、曼妮和她母親，以及素雲等都聚在老祖母的房間裏。曾太太就問襟亞說：「一切準備事情是不是都辦好了，襟亞以一家長子的資格，就支配男子方面所擔任的籌備工作，他聽了母親的這句話，就說：『結婚所用的鑼鼓和吹打都預備好了。今天我們所要做的事是向同鄉會去借一些木器來。喜幛是會隨時送來的，我們也會隨時把它掛起來。至於筵席和燈燭，都已派好專人負責去辦，無須乎我們再去煩心了。只是東面的一間廚房還不會蓋好，所以我們打算在今天把灶頭和烟囪都築好，以便明天可以燒菜。此外祇有一個問題，就是明天在北京城裏將同時舉行一起重大婚事，所以素雲嫁過來時所坐的那頂有花玻璃的花轎，已經被別家租去了，而全城裏這樣的花轎就沒有第二頂，我也沒有辦法。但我想到了另一個辦法。原來我記得在今年三月當陶王爺的三公子結婚的時候，新娘是坐了一部馬車到男家去的，現在風氣已經改變了，我們也不妨改用馬車。』」

「這意思很好，一祖母說，『你趕快向陶王爺去借這部馬車，那是用四匹馬拖帶的，馬頭上裝着很好看的絲彩球，在街上跑起來，倒覺得很威風。』」

「我不相信在北京城裏真的不能找到第二頂花轎。」素雲對她丈夫說，「你們爲什麼要坐我去年坐過的那頂花轎呢。」

「我想坐馬車倒是很好，這是很新奇而又美觀的。」愛蓮說。

「如果您同意的話，我可以在老祖母和太太跟前說幾句話。」使女雪華這樣說，「我想這次婚事的場面既然這樣大，我們不應該再用舊式花轎。還有這次婚事的用意，無非是要把新娘迎接過去，而我們所娶的新娘又像花樣的美麗，要是把她放在一頂普通的花轎裏，不但不合事宜，而且也不很相配。」

素雲睨着那使女，不說什麼話。

「你最好派一個人去借陶王爺的馬車，並且請他們在明天結婚時千萬要來，」曾太太說。

「好，趕緊去辦，因為我們大家都同意。」素雲說，說時眼睛斜睨着襟亞。襟亞出去的時候，她對別人說：「似乎外邊的一切都靠襟亞，所以他很忙碌，在過去一禮拜內，他的體重減輕了幾磅。」

「替自己的胞弟忙碌奔走，辦好這件婚事，當然是一個人應有的本分。」祖母這樣說，「我們不應當浪費金錢，但謝謝菩薩，一切事情都辦得十分順利，還有老三是我最小的孫子，而木蘭又是那樣美麗。我能親眼看見他們結婚，我死也甘心了。我不知道木蘭現在已長得怎樣了。她已經有一年不來看我們了，當然，女孩子是害臊的。」

「老祖母，您會覺得很稀奇，」曼妮說，「她長得愈大，她的面貌也越發出落得漂亮了，現在她已長得很高了。」

「今天下午新娘會把嫁奩送過來，」曾太太說，「我聽見有七十二扛呢。」

「這是錦兒那樣告訴小樂的，」曼妮說。

「我不能等着看粧奩進來，因為那樣多的粧奩，看起來眼睛也要發花的，」愛蓮說。

「這原是意料中的事，」桂姑說，「因為男女兩家都贊成把這次婚事弄得熱鬧，同時女家也喜歡盡力鋪張，因

爲木蘭是他們所鍾愛的女兒，而他們又這樣有錢。」

提到金錢的時候，素雲覺得不高興。原來她在出嫁的時候，祇送過來四十八扛粧奩，而在那時已經覺得十分威風了，現在聽說木蘭的粧奩有七十二扛，她就覺得很失面子。她自以爲她是會家最有錢的一房媳婦——這是實在的——她也知道木蘭的娘家有錢，但她卻不會想到木蘭的粧奩會比她的豐富得多——這似乎故意來同素雲比較，要蓋沒她似的。

「我們很有幸，」她說，「也許，我們不但討到了姚家的小姐，而且也討來了姚家的一半家產。」

會太太稍微有些生氣了，所以她說：「其實嫁奩的多少沒有什麼關係。我們是要娶她的人，不是要討她的家當。除此以外，我們在沒有親眼看見粧奩以前，無須多說。」

於是素雲就懊惱着的回到自己的臥室裏去。

那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木蘭的粧奩就搬來了，後面跟着八個男僕。粧奩共有七十二扛，分爲金，銀，玉，珠寶，房中傢俱，書房用具，古董，綢緞，皮貨，衣箱，和棉被等。

這一大批粧奩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以致東四牌樓一帶的交通斷絕了五分鐘，還有一般沒有看見粧奩的人，因爲沒有眼福看見北京城裏最好一次的嫁粧，就覺得很懊惱，在靠近東四牌樓最前面一批人的當中，有一個女人對於這一批嫁粧特別引起興趣，這個女人就是華嫂。因爲迪人已把發嫁粧的時間告訴了華嫂，並且說他父親是化費了五萬塊錢，來辦木蘭的粧奩，此外還陪送她許多古董，其中有幾樣可以說是無價之寶，華嫂站在那裏當

中，把所經過的粧奩扛箱一個個留心看過。她看見每一個扛箱都是由二個人抬着，其中有值錢的珠寶，金銀，和玉器之類，都裝在玻璃的扛箱裏。據華嫂所看見的，扛過的嫁粧有以下這許多：金如意一隻，銀如意一隻，玉如意四隻，彫龍金鐲一副，絞絲金鐲一副，金元寶十隻，銀檯面二席，大銀花瓶一對，小銀花瓶一對，鑲銀漆盤一副，銀燭臺一副，小銀菩薩一對，銀元寶五十隻，玉刻動物一套，紫水晶一套，琥珀和瑪瑙一套。（這些是木蘭自己收藏的珍品）玉簪，玉耳環，和玉戒子一套，大玉押髮一隻，大的玉彩鳳兩隻，大的玉盒一隻，小的瑪瑙箱一隻，棕色玉筆筒一隻，綠玉鐲一副，鑲玉鐲一副，玉耳環一副，白玉觀世音一尊，（一尺高）白玉壺一對，紅玉壺一對，玉柄拐杖一根，玉柄蚊子拂一把，玉嘴烟筒二個，大玉碗一隻，玉花六瓶，長的珠項練兩條，珠別針一副，珠簪，珠耳環，珠戒一套，珠鐲一隻，珠項飾一個。接着還有幾個扛箱，裏面裝着古銅鏡和玻璃鏡，此外還有福建的馬子箱，白銅的手爐，水烟筒，鐘，房裏傢具，揚州浴桶，和普通的衣櫃。接着又來了一批文具和古玩（如檀木製的古玩匣）置物架，木凳，古硯和古墨，古老的山水畫，以及景德和福建的白瓷，此外還有一個漢鼎，一塊銅瓦，（從第三世紀的一個古銅亭子的頂上取得的）和一個玻璃匣子的甲骨文。跟在這些後面的，是一扛象牙的雕琢品，十扛絲織品，（如生絲，紗，縐，和綢緞）六扛皮貨，二十箱衣服，六箱被頭，——一部分專供新娘個人之用，一部分則贈送新郎的親戚。

當這一切粧奩全部送到會家以後，大家覺得這樣豐富的嫁粧，是出乎他們意料之外的。木蘭是我所知道的一位最有幸的女子，曼妮說，「她既有美貌，又有家產，或者可以說她既有家產又有美貌，要是一個沒有她這樣美貌的女子而擁有如許家產，那就未免太不公道了。」

華嫂子站在一個街角的前一排，眼睛注視着這些牲畜，特別是那些金元寶和珠寶，簡直把兩眼都看紅了。她在回家以後，決意好好地勸迪人一番，叫他暫時和父親好好相處，切勿因自己放浪過度，而被家庭驅逐或父子斷絕關係的危險。所以過了兩天迪人來了，她便對他說：

「如果我知道你家真的這樣有錢，那末那一天我就不敢到你家裏去，你又居於長子的地位！好孩子，切勿冒着這個和家庭斷絕關係的危險，否則你便是一個傻瓜了。你應該設法使雙親歡喜你，把我丟開。我一個人不要緊，只要你不完全把我忘了就是了。」

「嚇！」迪人說：「你不知道不知道爲什麼我父親故意把這些珠寶珍品給了我妹妹？這是他故意把錢亂送，要同我比賽咧！他拿了十萬塊錢到南海去——爲什麼？真是天曉得——而這次喜事又化了五萬塊錢。他這樣下去，不出幾年，定會把錢弄得精光的。你不看見木蘭結婚那天胸前所佩的金鋼鑽鈕針嗎？光是這一隻針，就化了五千塊錢。」

「爲什麼你妹妹倒先結婚呢？」華嫂子問。

「我不知道。這是湊巧如此的，木蘭的親事還是三年前我要到英國去的時候定下的，而那時便出了許多事情。」

華嫂子開始替迪人作種種的計劃。

說到木蘭的喜事，那些嫁妝，儀仗，酒席，喜劇等種種排場，都顯示出新娘的珠光寶氣的景象。假使這種富麗堂皇的鋪張即是人世間的最佳樂事，把世人的夢想變成現實，那末木蘭就可以當之而無愧了。可是當她結婚那天的早

晨，她同別的新娘那樣，流了幾點眼淚——從她不可捉摸的內心裡流出來的眼淚。她把阿飛領了進來，面上帶着淚容，把她多年放在書桌上的一個圓形玉紙壓給了她弟弟作爲分別的贈品。阿飛後來果然把它好好地保存在書桌上，從不會離開它。

「你姊姊就到別人家的地方去了，」她對阿飛說，你還有三姊在家。你應當聽她的話，並孝順父母，你現在十一歲了，你應當立志成人長大，做一個有名的人，切勿看你大哥的樣。你應當替姚家爭氣，使我們做姊姊的也覺得有面子。倘然立夫來，你應當陪着牠，和他做朋友。你大哥是沒有希望的了，姚家的希望，就全在你一人了，我們姊妹倆都是女孩子，是不中用的。你不知道你和父親到南方去的時候，我們過的是怎樣的日子。她說了話，眼淚已奪眶而出了。這一番話，充滿着姊弟間的摯愛，使阿飛受感很深，他就時常思想這些話，使他在成人長大之際，愈加奮發向上。後來他提起了這件事，總覺得有一番深刻的情感上的表示，而他所感念不忘的，就是這偉大的姊姊的愛——甚至還勝過母愛多多。

在古代的中國社會裡，一個人向上的觀念繫於家庭的日臻發達的願望，因此他就得保全其令名，使家道日益興隆。惟其如此，我們才能解釋中國人堅強的道德的傳統，對於日常行爲的注重，以及洋溢在文學和歷史裡的關於一個人終生的陳腐論調。

這也是木蘭恨不得生而爲一男孩子的緣故；因爲她自己不是一個男孩子，她就把她小兄弟當作姚家的一種光彩，並將一切希望都寄託在他身上。在當時不知有多少女子，因爲她們的理想不能實現，或有了極高的志向而不

能達到目的，或雖有了極大的志願，因結婚而整個地被打消，因此她們祇得把這一切潛藏在自己的心底，而用希望的方式寄託在她們兒子的身上！也不知有多少女子要想在學業上繼續上進，可是絕對地不可能！也不知有多少女子，希望在畢業中學後升入大學，而結果則全然落空！也不知有多少女子願意嫁給她們心目中所有的那種青年人，可是因爲身不由主，不能如願以償。少年時代的女孩子心目中所有的空泛不定的各種理想，正像一朵花在含苞待放的時候，忽然被狂風暴雨摧折了。這些可愛而無人歌頌的婦女們，無名的女英雄，她們不論嫁了配與不配的丈夫，其所留給子孫的，無非是豎立在野草荆棘中的土堆面前的一方墓碑而已。

木蘭得嫁給這樣的夫婿，已比大多數的女子幸運得多。她和立夫並不會達到真正戀愛的一步，所以她以一顆最純潔的心出嫁。新亞是愛她的，她知道她嫁了給他，對於丈夫的愛是不成問題的。這樣的愛情中間當然是沒有問題的，這也是一對青年夫妻共以終身相託的必然現象。在正常的情形之下，一切都聽自然去擺佈了。一個做妻子的固然不容易留駐在一個天使或女神的座位上，擁有一種戀愛的魔力的源泉，使她的愛人丈夫拜倒於其下，或使丈夫對於妻子也是這樣；但是老天却早已替每一對青年夫妻設備好了一種天然融洽調劑的方法。而可以補綴婚姻上的一切破痕，使它天天煥然一新，這方法就是使每個人的心裡有一種慾望，要去得到彼此所沒有的德性，一方面產生一種互相吸引的愛力。性的愛戀和神祕，在婚姻裡面，正和在婚姻外面，一般地能發生作用；因此人世間的泥濘雖不免要打消男女間婚後的自然吸力，也將無所施我伎倆。

木蘭的婚事，典禮是很隆重的。新娘——萬目睽睽的標的——正和飽滿的月球一般的美麗，男男女女沒有見

過她的，都驚爲天人。除了她兩眼具有迷人的魔力，和婉轉嬌弱的聲調之外，她真有一種神仙般的姿態。我們稱譽一個婦人的美麗和長短適度，說是：「增一分便長，減一分便短。」她的腰身倘使加大一分便肥，再減一分便瘦。一凡喜歡身段高大的女人的看見了她，便說她長；歡喜短小女人的，看見了她，便說她短；歡喜肥碩女人的，便說她豐滿；歡喜瘦女人的，便說她的身段生得苗條美觀。這種修長合度的比例，正具有一種不可解釋的魔力。可是她既不怎麼注意於飲食，也並不作什麼健身操，可是她却很自然地長得這樣美麗。

時代是變遷的，她既具有新的頭腦，新的思想，並沒有把眼睛時刻望地下看，她也沒有和別的新娘一般，板起了面孔，或是毫無笑容。她也沒有把嘴封住不動，她還和桂姑低聲地談笑着。當她很沉默地低着頭的時候，一聽到人群中有什麼趣事的時候，她就會很快地看他們幾下。所以她做新娘，並不像古時代的人那樣拘束。人們看見了她的笑，認爲希奇古怪，違犯了舊禮教的規矩，並在這一點上認爲她不是個好新娘。

在喜筵中間，她和新郎走到每一席去敬酒，祝來賓的健康。新亞覺得高興極了，他的嘴巴簡直合不攏來，他的兩眼幾乎笑成一條線。新娘在離席之後，就匆促地走到新房裡去會一班客人。當她在更衣的時候，桂姑便輕輕地告訴她說：「有一羣新亞的同學要來『鬧新房』，所以祖母特地差她來通知，以防這班青年人胡鬧。」

「鬧新房」這鄉風是有它特殊的目的。當事者用盡各種各樣的方法，動手動口，做出種種惡作劇，引得新娘笑出來。在以前新娘迷人的笑容，視同丈夫的私產，現在就應當公開，使人人都可以瞻仰一下，這是他們所喜歡的。木蘭是進過新式的學校的，也可以說是新式的人，所以不怕人們噓笑她。

「素雲的兄弟們來了，」桂姑說，「他們是這裡最會鬧新房的人，好在祖母已叫素雲過來，請他們小心一些，別要胡鬧，當然是不敢不聽的，況且他們也是新郎的親戚，你怕嗎？」

「我不怕，」木蘭回答說，「只是鞋子有些夾痛，這樣的挨到晚上，我真的要痛死了。」她又問：「曼妮在那裡？」

「她在外邊，不過因為規矩如此，所以她不進來。」原來曼妮是個寡婦，不能進新房的。

「孔太太和她的子女都在這裡，」桂姑說。

「啊，是立夫嗎？」木蘭說。過了一回，她又說：「你可以告訴他嗎？」

「我有些不大認識他，」桂姑說。

「那麼你請新亞和他說，叫他進來招待客人，或許這樣可以好一些。我是不怕人來鬧房的，不過胡鬧却也有些怕，」木蘭說。

鬧新房這班人走進了新房，有一個新亞的同學姓蔣，他的面龐非常肥碩，他會把面孔扭捏裝腔，做出各種可笑的鼻子。起初他是勝利的，每個動作都能逗引新娘笑起來。他凸出了肚子，學着新亞的說話和動作，以及新亞在校時的種種舉動，這時連站在新娘背後的陪新娘者和錦兒，都禁不住笑了出來。於是這班青年人愈加起勁，大家說長道短，鬧個不休。末了，這個姓蔣的又說了一個笑話。

「從前有個壞蛋，沒有錢過年。」他說，「他妻子問他要錢，他就說：『別忙。』恰巧這時一個理髮匠走過他門口，他就叫他進來替他修面。理髮匠給他修了面，他又叫理髮匠把眉毛也一併剃去。可是剛剛剃去了一隻，他忽然大怒，

跳起來大叫道：「混賬！你把我的眉毛也剃了嗎？叫你老子新年裏怎好去看朋友來！我和你見官去！」那個理髮匠嚇做一團，於是給了他三百文錢了事，他妻子見他只留着一隻眉毛就對他說：「你過年的錢是有了，可是你還可以叫他剃另一隻眉毛一併剃去，你不知道你的樣兒多少惡形！」啊！啊！不！這壞蛋的丈夫說：「我們還得留這個過一個節。我是把這隻眉毛留到正月十五用的。」

那個人說了這故事，手裏拿了一張紙，用唾沫沾濕了，貼在一隻眉毛上。大家可真想不到，木蘭不但和他們一起笑，並且還說：「請你再說一個！」

「不！不！」他說，「我不說了。新娘既已笑過了，而今反要同我開玩笑了。這好像玩足球一般，守門的反而走來把球捧進門去。這已不成事了，算我輸了吧！」

大家又催着他順從新娘的意思，於是他又開口了：

「有一個人，他是健忘的。有一天，他胃痛病大發，就跑到一棵樹底下的一塊空地上去休息。他把扇子掛在樹枝上，當他站路來的時候，看見了這把扇子，就高興起來道：『誰遺了這把扇子在這裏？他就開步走了，不料竟踏在自己的糞上。』『老天啊！』他叫道，『那個肚子瀉，把這公衆地方也弄髒了！』」

木蘭不知不覺地又笑了起來，新亞說道：「老蔣，我想你最好還是學做畜生，叫你做豬叫給我們聽，做個豬八戒。」

於是老蔣便裝出西遊記裏醉了的豬八戒的樣子，在滿屋子裏亂跳亂舞起來。這個却使木蘭不喜歡。立夫因時

制宜，便說道：「這次新娘沒有笑，你可失敗了。再找發笑的！還是學驢子叫吧！」

老蔣在做獨腳戲了，他把兩隻手張開了放在頭上做驢子的耳朵，又跑到新娘新郎跟前，做驢子叫。木蘭仍然不笑。立夫看了她，就對她說：「新娘，這遭你應當笑了。這隻驢子不是叫得很好嗎？」

她頓然覺得立夫在幫着他，便拉起了老蔣的辮子，笑着說道：「蔣先生，你真好啊！謝謝你，今晚這般使勁，使大家這樣高興！」

這時空氣頓然一變，大家不免吃了一驚。新娘忽然說出這番話來，宛如把桌子壓在他們的身上一樣，老蔣也搖着頭走了開去，自己覺得這樣的鬧新房，未免太覺沒趣了。現在新娘居然來謝他的鬧了！這樣急轉直下的方法，再沒有一個人要鬧下去了。牛同瑜走了出去看戲。他對他兄弟說：「我們從出世到如今，從來不曾見過一個鬧房的反而被新娘鬧了出去。這真是一個新派的女子！」

客人漸漸散去了，可是新娘新郎還得等着有客人來看新娘，新亞的同學走了之後，他謝了立夫的幫忙，木蘭也說道：「謝謝你，立夫哥。」他們就在這鬧房的人失敗而去的時候相對而笑。

立夫辭了出來，說是母親和妹妹都在等他一同回去，客人漸漸散盡，樂聲則猶未絕，木蘭從窗子裡望出去，花園裡的燈光還是很亮地照耀着。到了半夜，樂聲才停止，錦兒和伴新娘的都幫她卸裝，一面請新郎新娘去安息，自己走了出來，並隨手把門鎖好。

在下半天的「合巹杯」的典禮中間，木蘭和新亞已略有交談。在他和她之間，並沒其他新郎新娘那種陌而不

相識，一旦同居一室時所流露的奇怪的姿態。

所以木蘭的第一件事，便是把太緊太窄的鞋子脫下斜着身子擦她的兩只脚。新亞看着她，不覺微笑起來。

「你在看什麼？」她追問着。

「在看你妹，妹！」他說。

跑過去要，想幫着她。她立刻把穿着襪子的一隻脚放了下去，說道：「這個不干你的事。我的鞋子緊得要命。」

「妹妹，讓我替你擦吧？」他仍然不放鬆地說。

她把拇指在自己臉上劃了一下，半嗔半喜的說道：「倒霉啊！」可是他伏下去替她擦腳的時候，她初時把腳縮了幾下，後來就不響了。新亞又用雙手把她的雙腳抱住了，說道：「這遭怎樣？我已把你捉住了！」

她心頭的小鹿在別別地跳躍着。「你可記得我們在運河船上第一次相見時的情形嗎？」她這樣問。

「是的，你可會記得我們到你們山東遊泰山的時候，我們在爭論着你們的山多麼高，我們的山多麼小嗎？」他立了起來，讓她先上牀，他倆還是在談說着在透露出曙色之前，他倆簡直不能入睡。

次早木蘭起牀，非常愉快。喜娘連忙進房去道喜。這又是很忙的一天，她要「獻茶」給會家的新親眷作爲見面之禮：她先向祖母獻茶，接着又向別的親眷獻茶，每一位尊長都在茶盤裏放着一見面禮。那天中午又得擺席，名爲補席，請昨天不及到席的來吃酒；到了晚上，又當喜宴新娘的全家，各叫「會親」。

到了下午，木蘭偷着閑在新房裏打個盹，她確是想睡，忽然聽得錦兒在外面低聲叫一個丫頭別作聲。錦兒躡進了房裏，木蘭又聽她走去，低聲說着她在睡了。

「有什麼事，錦兒？」木蘭叫着問，錦兒走了進來說道：「薇兒在外面，祖母現在很高興，全家都聚在那裏。新郎官也在那邊。祖母叫我來看看你在做什麼。她在望你過這邊來。我見你睡着了，不敢來叫醒你；不過你還沒睡熟。」

「我不過在打個盹。我怎好真的睡着呢？」木蘭答，「現在什麼時候了？」

「大約四點多鐘了。我們一家的人大約五點鐘到此坐席。有一個姨母領了她的孫兒來看新娘。」

「那一家的姨母？」木蘭問。

「我沒有見過她。聽說她是這家太太的一個表姊妹。住在北京相近。」錦兒答。

木蘭坐了起來，趕快把自己端正好。薇兒已經到門口，和小樂笑話地站在那邊，不敢進來。

「進來吧，薇兒，小樂！」木蘭說，「你們爲什麼不去伺候你們的太太？」

「小樂要我陪她來看報時錶。」薇兒說。

「她自己也要來看看啊！」小樂說，「真的嗎？錢太太（桂姑）已和我們說過了。」

木蘭叫錦兒把金錶拿出來給了頭們看，把手按下去時，這錶便會在一個小鐘上敲出幾點幾刻鐘的。這兩個丫

頭看見了，覺得奇怪極了。

「錢太太在告訴祖母，昨天晚上，新娘反而在取笑開新房的，大家都高興極了。」小樂說。

「二太太在那邊嗎？」木蘭問。

「不在那邊，」小樂答。現在大家都舒齊好了，小樂可不肯放下那個鏡，他要木蘭拿去給祖母看。

木蘭進了祖母的房間，屋子裡的人幾乎都在這裡。祖母正斜倚在椅子上，丫頭薇兒站在她旁邊。坐在她對面的，是一個六七十歲的老婦，服裝像是窮人的樣子，而身子却和一般村婦一樣壯健。她十歲的孫子穿了一件長出二吋的沒有洗過的竹布長衫。曾先生曾太太坐在靠椅上，首，桂姑和鳳兒侍立在背後，曼妮的母親坐在對面，曼妮却站在她後面，雪華則站在兩人的後面。木蘭在早上已經正式地和她們見過禮，這時是家人隨便敘談的時候了。站在門外的幾個婢女已在報告新娘過來了，室中已起了很大的騷動，祖母就吩咐薇兒招味她坐起來。

「你不必這樣，母親，」曾太太說。

「她是新娘，」祖母說，「今天我尊重她，日後她要尊重我，服侍我，管理家務，生兒育女，這一應家務，不交給孫媳婦，還交給誰呢？」

木蘭進了屋子，祖母笑容可掬地迎着她，說道：「我的孩子，過來見你鄉下來的姨母。」

「對不起，我來的遲了，」木蘭說。她對全家人笑着說她穿着一件繡花的粉紅色的短襖，和密密地鑲着雲頭和波浪形的長裙，看起來比先一層大婚時的喜服苗條得很多。她胸前懸一顆綠柱玉，很美麗的雕着一隻猴子和一個仙桃，却不用前一天所用的鋼金鑽鉚針。她走到靠椅跟前，先對祖母鞠了一個躬，然後再對姨母行禮。

「這位是你的姨婆婆，是我的表姊妹，」曾太太說，「你還不會見過她呢。」

錦兒托了一盤茶和糖菓跟了進來，木蘭接過來，請新姨婆吃。

「姨婆！」木蘭說。這老婦人探手到自己的口袋裏摸了一下，摸出一個紅色的小紙包來，裡面包着兩塊銀洋，放在盤子裏說：「真的，我的姪女，你看起來真像人家新年裏買來的軟洋囡囡一般。」

木蘭把盤兒提了給錦兒，她便站着不知怎樣是好。這姨婆拿出一副老色眼鏡，戴上了說：「我的姪女，不要走開去，讓我看個清楚。」她把她的手握了起來，週身打量了一會，便道：「我聽老太太說，你上過學，會讀書寫字的。我的姪兒真好運氣，娶了這樣一個有才學的妻子。過來，讓我看你胸前掛的是什麼。阿彌陀佛！這是真寶玉啊！就是龍王的女兒也沒有這樣好的玉戴啊！」

祖母道：「我這個孫媳豈愁沒有玉戴！」

這位鄉下姨婆執了新娘的手，看她戴的戒指和臂環，摸到她手上綠玉的手鐲，她又叫道：「我怕這副手鐲，就是走遍了全北京城，也找不到第二副呢！我的老眼真好福氣。」她對孫子道：「你必須格外用加上進，將來可以做官，娶一個穿戴像你表姊那樣美麗的新娘。」

薇兒輕輕地，在祖母耳朵旁說了些話，祖母就說：「好孫媳，你把金鑲給我看。」

木蘭從袋裏摸了出來，拿給祖母，薇兒按給她看，鈴聲便響了。祖母聽了這聲音，轉過來說：「這些外國人雖不懂什麼，可是也能做出這些聰明的玩意兒。」

「這位鄉下姨婆一見她孫兒擠上前去看，就駭極了，他便連忙叫道：『不要碰。要是你弄破了，就是賠上一百』」

担穀子和荳子也是不夠的。」

「不要緊的，讓他看吧！」木蘭說着，就拿給他看，但他却不敢看，很怕的樣子，把手縮了回去。

「讓我看吧！」曾太太說。木蘭便拿給他婆婆看，小孩子們都擠了過來。

「請坐下，」曾太太對着新娘，指着靠近她的一個座位說。

「大嫂們都站着，我怎麼坐呢？」木蘭說。接着曼妮就坐了下來，祖母就說：「我們都是在家裡，全是一家人，自由

些好了，不必拘執。」因此木蘭也坐了下來，大家很小心地把錢傳過去給人人看，甚至丫頭們都進來，看這個奇東西。

「光緒二十六年那年，」那位鄉下姨婆說：「我從來不曾聽見過這種稀有的寶貝。這一定是幾百年前的古物

呢。」木蘭說。這是她父親從新加坡買來的。

祖母忽然想起了素雲，爲什麼她沒有來看木蘭。

「我想她是在害頭痛，」襟亞說。

「叫她來。全家的人都在這裡，對她說，我要她過來，」祖母說。

素雲因爲頭痛，所以坐在房裡。據她說，因爲昨天喜事忙碌，所以發頭痛病了。其實是會家最富有的媳婦的地位，

現在已受到了威脅。她的家的確比木蘭家富，不過不是每份有錢人家肯在嫁女的時候作過分的鋪排的。

現在她來了，很出人意料之外的，就是她穿着便衣，不戴任何珠飾。

「這是我第二房孫媳，」婦祖母對鄉下姨婆說，「她是牛部長的女兒。」

素雲看見這繡紋滿面的鄉下老太婆在屋裏，覺得驚異得很，然而她却隨便坐下來了。

「她父親是牛財神嗎？」鄉下姨婆這樣問。

「確乎是的，」祖母說，「你在鄉下也聽到他的大名嗎？」

「一點兒也不錯，」老姨婆答，「北京城裡和城外的人真沒有一個不知道這位牛財神呢。啊，老祖母啊！人家說，門有藏金窖，藏着金塊銀塊。就是他們的看門人也有了幾千幾萬家產。他們在城裏開着好幾家當舖，在鄉下有許多他田地。前年，看門人的老太太做壽，官府也都去送禮的。怎的幾位最富的姑娘們都會嫁到我們的家裏來。」

「素雲雖不知道這回她家裏看門人在家裡做壽的底細，但已覺得，心裡好過了許多，好似爭回了許多面子一般。大家的目光都對着她，她只是一點不作聲。曼妮坐在她上首的旁邊，把那金表傳給她看，說道：「這是新娘的表。我們正在看咧！」說着，隨手錶了一下，鈴聲叮叮的響了。

「是的，倒好玩的，」素雲說着，露出討厭的樣子，連手也不提起來接表。曼妮既遭拒絕，就拿着表跑過去還給了木蘭。木蘭心裏也懊悔着，應該不帶來。新亞的父親却沒有看過。所以他就拿來仔細的看，按了不停的響着。

「這真是很好的，」他說：「老人家晚上睡不着，只要一按，便知道幾點鐘，不必燃燈了。」

「爸爸，倘然你喜歡，」木蘭說，「就奉送給你，我叫父親在新加坡再買一隻來好了。」

「我不過說說吧了，」父親說着，把表遞了過來，但是木蘭却站了起來，雙手捧給了公公，說道：「這算是一點小禮物，奉敬兩位老人家吧！」

「我已經收過你的禮物了，」母親說。

「不過這點小東西請你們收了吧，表示我的一點心，同時也要謝謝你們在小時救我活命的恩惠。」

「那麼我們收了它吧，」會老爺對他太太說，「她可以再去買一個的。」

「做公公的竟會公然收受贓物，」老祖母尋開心似的說着，「小老三，我不許你去嚇她。你們的婚事完全出於老天。」大家對素雲看着，兒子只是微笑而已。

「老祖母，」桂姑說，「讓我替你說明吧！倘然新亞的新娘會被她丈夫或別人嚇倒的話，我可以把頭顱割下來給你望。老祖母，你應當叫木蘭別吃癩小老三才是。你不知道昨天一班鬧新房的，反被她下了面子呀！」

「你說點給我聽聽，好孫媳婦啊！」祖母說。

「別相信她，祖母，」木蘭說，「我不過謝謝那個來吵房的小夥子。別信錢太太的話兒。我在這裡是最小的孫媳婦。在我上面有公婆，再上有你老祖母，平輩的有丈夫，大伯，大嫂子們，還有姑娘們。倘然我敢欺壓別人。還有什麼家規呢！」

「你聽她怎樣說話，桂姑說。」

「不過她說的是有道理的，」祖母很高興地說，「真的好口才，必須合理才是。」又對兒子說：「我的兒，我的孫兒們都已成婚，全家都團聚快樂。你應當對這班年輕人說幾句怎樣做人的話。」

父親就笑嘻嘻地說：「曼妮，你到我家已有五年了，我可找不出你有什麼不好，這應當歸功於你母親的教導有

方襟亞和新亞，你們二人現在已成了家。這兩房媳婦都是名門之女，且受過良好教育，程度還比你們二人好些。我們做父母的真是很得意，現在這一家都在你們青年人的手裏，我們老年人不久是要交卸的。持家之道，不外勤儉兩字。我很高興，因為木蘭把她的表送給了我，這並不在乎一隻表，而在於一種崇儉的意思，和一種慷慨地想到別人的存心，你們媳婦們在家裏都受過良好的教導，你們頭一件事不必我再來說，就是要幫助丈夫。愈是一個受過教育的女孩子，尤其應當在家裏表顯好的樣子。不然，讀了死書，反而會害了一個人品德。奉侍你們的婆婆，幫助你們的丈夫，你們幫丈夫就同幫我一樣。」

這篇演說相當的好，却未免形成了一種比較。素雲是乖戾的，但是木蘭在家庭中既因了她的樂觀而大方，又有一種天然的美麗，贏得了大家的歡喜。——因此她心中大有快快不快之概。

現在木蘭家裏的人來「會親」了，全家的人都迎了出去，愛蓮跑過去問木蘭：「這表要多少錢？」

「這我不知道。是我父親買來給我的。」木蘭回答說。

「倘然你父親還要買來一隻的話，請你叫他替我也買一只好嗎？」

「只要你歡喜，當然可以的。」

素雲站在旁邊，對愛蓮道，倘然你要買，你應當買兩隻——你自己一隻，再留一隻給你未來的公公。不然的話，當你結婚的時候，又得到新加坡去買一隻，多麻煩？

木蘭聽了這種諷刺的話，祇好忍耐着不答，只做沒有聽見。

木蘭家裏的人，來了坐不多久就走，並沒有吃，因為這「請」席不過是一種例。她父母看見自己女兒的態度這般雍容大方，心中不勝欣慰，而莫愁也被會家親屬大加讚賞。

第四天是新郎新娘回郎的日子，新郎由女家設宴款待。他這的鄉風是新人須在天未破曉之前，起身到達女家。據說這是由於一種迷信：新娘回家時不得看見自家的「屋脊」，無疑這是有戲劇裏的話做根據的，而現在已忘却了。回郎的日子，不過家裏自己幾個人參加罷了。木蘭雖然離家不過三天，如今回家探視，心裡也很快樂，尤其是看見小兄弟阿飛、新亞也很喜歡他。

這晚坐席終了，便有放焰火之舉，阿飛看起來是其中最活動的角色。他先說了一些話，留神着把焰火放在一根高桿上，豎在屋子西首的廣場上。因為後面的果園地位略嫌狹小，樹木也太多，容易妨害視線，而木蘭的父親的意思，是要使這焰火使近隣人家都有賞覽的機會。這次的喜事早已盡人皆知，今晚有特別大焰火，尤其是膾炙人口，轟傳遠近。所以到了七點鐘光景，前街後巷，已是人山人海，有許多人已爬上廟牆坐着。

那晚的焰火，花樣非常多，掛在一根橫擔上，像帆一般在。一枝二十尺高的木桿上擴張開來，放出火花的時候，是整齊的相連的，而且自動地放出各種花色。在未放出以前，這些焰火望上去好像掛在桿上的幾包紙頭和竹頭架子，其實它們都須經過佈置和安排，並妥為保護，以嚴防火燭，不然便先自着火燒了。在木桿頂上繫着一隻紙做的仙鶴，在開始放射的時候，那隻仙鶴的口裡先吐出一枝火箭，直衝雲霄，隨後便放出金色、菊黃色的火花。其後又接連放出七套焰火，叫作「九龍入雲」。

「這還不是頂好的，」阿飛說。「下面還有一套猴子兜圈子哩！」

果然，在一個竹架上放出一個紅色猴子的焰火，火焰的炸裂聲當作是猴子的叫聲。從猴子的臀部裡放出噼噼的火花，所以站在木桿四週的兒童和婦女的面孔，都在火光之下照得很亮。

「那是猴子在撒尿啊！」阿飛勝利般的喊着。

再放出來是一個大而青的西瓜，火花又向四面飛散。紅玉有些怕，把兩手捫住了兩縮小耳，阿飛說：「這沒有什麼可怕的。下面還有葡萄咧！」阿飛好像記得全套的花樣，西瓜的烟消完了之後，果然放出一串紫色的和白色葡萄。忽然發出一道輕而靜的紅光，看的人沒有一個不讚嘆備至，眼看着這樹脂的質料漸次焚去，終於跌到在地上。

這下面一套是「散桃」，有一個旋轉的輪子，用飛箭的原理在自動地旋轉，這次那最精彩的一套也來了。霎時間出現了一座五尺高的分七級的寶塔，筆直地懸掛在天空裡。每一級裡面好像點着一盞燈一般，接着又是靜靜兩三套花色，放出各種顏色的雲彩。又下面是「立開荷花」和「慢開荷花」。接着「投鼠」也放了出來，但見空中有一團彩色的烟霧，隨即落到地上，向四面飛去，使隣近站着的人大吃一驚，起了不少紛擾。下面是各種的趣畫，如「八仙捧壽桃」和「七聖滅妖」在烟霧中消滅了。此外更有田野的風景，畫舫的風景，朱紅色的樓閣，裡面坐着美女，焰火的末了是「三連進」，是一枝很大的火箭式的東西，連續不斷的射出三種爆烈的火箭，射入高空。焰火放完了，衆人就都散去，恨不得再看下去。

紅玉最喜歡看末後的焰火，每次看了一個，總是叫着：「別放了！爲什麼燒了！我要看下去！」等到焰火放完，她就

問道：「完了嗎？」

「完了，」阿飛說，焰火總有時候要放完的。

「那末我，下次再也不要看焰火了，」紅玉說。

現在阿飛把紅玉帶了去，新亞就對木蘭道：「你看你們的表妹，她太可憐了，她太聰明了。」紅玉站在木桿下面，呆呆地望着已放完的焰火架子，委實是太可憐了。這條木桿上面僅僅留着一二條還未燒完的小繩子，眼看着樓閣、畫舫、美女等在一個兒童看得十分有趣的時候，忽然間烟消雲散了！

那個放焰火的——一個老者——把辮髮盤在頭上，老是拿着烟管抽烟，對於所放焰火認爲很得意似的，也和其他看焰火的兒童一樣高興。阿飛跑過去領他去看新娘。木蘭稱讚他的焰火，這時候才知道他是個福建人，他聽不懂她的話兒，阿飛因爲到過南洋，曾經學得一點福建話，就特爲譯給他聽。新亞拿出兩塊錢來賞給他，他就深深的打了一個躬，並向新郎新娘道謝，覺得很高興。新亞還問他怎樣學得這副本領。這老人說：他們一家依此爲生，已有三代了。

木蘭的婚事算是告了一個段落，可是紅玉還是吵着要玩點不盡的花紙燈。

(上冊終)

